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聖清淵源

錄三十卷

003-001

22.6.11/03

光緒戊申九月

禁於鳳山學舍

聖清淵源錄第八小序

聖清表章七經統紹姚姒醇乎其醇爰進碩辟爰啟

講席輔臣賜履憲臣象樞言稱堯舜學規程朱臣斌臣介
亦步亦趨諫臣隴其沒祀賢官疆臣伯行

天鑒孤忠彬彬章甫翕然從風巒酋侍子聽講辟離南雷
崑山厯下關中石莊石船易堂蘇門徵訪夷逸束帛蒲輪
皋皮坐擁羊裘奮起巖谷響應聲教四溢海內又安右文
偃武章句之儒研求訓詁侍從之英詠歌蹈舞重譯互市
冬不閉關張彼景教移我愚頑白蓮煽亂髮捨交訐湘鄉
專閩羅李從戎說詩敦禮講學軍中卒夷大難在泮獻功
於錄我

皇上祀

宣聖祔顧黃王頹風以振道學昌明於斯爲盛述

聖清淵源錄第八

聖清淵源錄目錄

第一

道學錄卷七十一

御製周易折中序

御製書經傳說彙纂序

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

御製春秋傳說彙纂序

御製三禮義疏序

孫奇逢

孫博雅

孫韻雅

錢佳選

劉嗣美

趙御眾

王餘佑

李來章

崔渭源

耿帝德

第二

李中孚

李柏

陸卿鵠

秦松岱

馬嗣煜

張珥

黨湛

白煥彩

道學錄卷七十二

王化泰

王心敬

李士瓚

蔡啟胤

啟賢

楊堯階

舜階

王吉相

李彥珣

張承烈

馬穢士

羅魁

文佩

王建常

強嶽立

王承烈

張秉直

第三

道學錄卷七十三

謝文游

甘京

封濬

黃熙

危龍光

曾曰都

湯其仁

宋之盛 黃震

湯之錡 金傲 鄒雲升 章大士 鄒組綬 姚琛 蕭銘功

顧培 族弟整 孫裘仁

邱維屏

彭士望

彭任

潘平格

鄭賡唐

劉丁

惲日初

干特

高厚

范明徵

邵廷采

張問達

康呂賜

顏元

皇清御製通志卷之三

三

003-010

聖清淵源錄表上

北學

孫奇逢 夏峯 直隸客城

孫博雅 君儔 夏峯子

孫韻雅 君夔 夏峯子

錢佳選 西齋 見河南

趙御眾 寬夫 見河南

李來章 禮山 見河南

劉嗣美 爾涵 見河南

耿帝德 亦夔 見河南

王餘佑 介祺 直隸新城 右六人均

夏峯門人

刁包 蒙吉 直隸邢州

于成龍 玉山 見山西

問答

私淑

崔渭源 清夫 直隸長垣

夏峯 再傳

黃叔琳 昆圃 直隸大興

黃叔瓚 玉圃 直隸大興

尹會一 元孚 直隸博野

右三人均 方靈 臬友

馮濂 周溪 直隸甯晉

陳法 定齋 直隸安平

崔元森 燦若 直隸新安

劉芳喆 宜人 直隸

王植 棧三 直隸深澤

興起

李鴻藻 萌孫 直隸高陽

李江 繼淵 直隸蘇州

于蔭霖 女棠 直隸奉天

邑青淵源錄表上

魏倚介 石生 直隸栢鄉	張玉甲 西山 直隸大興	湯斌 潛菴 河南睢州	耿介 逸菴 河南登封	徐鄰唐 爾黃 河南商邱	田蘭芳 梁紫 河南睢州	賈克勤 靜庵 河南栢城
張潛 倘若 直隸磁州	李明性 洞初 直隸蠡縣	湯準 釋庵 河南平	賈容遠 榜村 河南	范泰恒 松年 河南河內	劉司直 潛溪 河南洛陽	劉明如 潛溪 河南洛陽
岳起 小瀛 瀋州	張莊猷 威南 河南鹿邑	王鈇 寶儒 河南新鄭	蔣湘南 子瀟 河南固始	杜培城 樞亭 河南裕州	李惠 明如 河南林縣	劉明如 潛溪 河南洛陽
崇綺 文山 瀋州	以上均直隸人	王鈇 寶儒 河南新鄭	徐定唐 鄰海 河南林縣	杜培城 樞亭 河南裕州	李惠 明如 河南林縣	劉明如 潛溪 河南洛陽

昌許汝漢金三

右六人均
孝先講友

錢佳選 西齋 河南密縣

趙御眾 寬夫 河南密縣

李來章 禮山 河南襄城

劉嗣美 備涵 河南陳留

耿帝德 亦變 河南太康

夏五人 均孫 河南太康

耿應斗 樞宸 河南襄城

李 迢 瓶水 河南睢州

李 棟 京木 河南魯山

賈之彥 瀝溪 河南洛陽

李二 曲友

許三禮 西山 河南安陽

璩美斯 鳳星 河南濟源

韓逢吉 旋元 河南鄆陵

胡 煦 滄曉 河南

裴 泰 九章 河南新安

馮惟憲 慕賞 河南獲嘉

王麟呈 兆聖 河南鄆陵

高 玠 荆襄 河南柘城

殷元福 慶五 河南新鄉

王如岳 泗水 河南洛陽

陳履中 質夫 河南商邱

呂瀛曾 宗則 河南新安

張遠覽 俸瞻 河南西華

景 嶠 林峯 河南嵩縣

王辰順 耕舍 河南西華

李 洲 居來 河南魯山

李 渡 子峽 居來之弟

馬時芳 平泉 河南禹州

王際虞 仲襄 河南鄭縣

邵寶華 荆獻 河南西平

劉廷詔 虞卿 河南永城

王道升 伯允 河南內鄉

武士選 萬青 河南長葛

倭 仁 良峯 河南駐防

張安雅 菱塘 河南頃城

高劍中 勉之 河南頃城

光緒二年進士 政學 九年朔北提督

張仁黼 鄧孫 河南固始

馮安常 敦五 河南鞏縣

門人 平泉

劉國輔 觀陸 虞卿從孫

王檢心 子涵 伯允門人

王滌心 子潔 子涵之弟

趙振先 惠南 河南睢州

杜 芾 仲菱 河南汝州

張爾岐 夜若 山東濟陽

顧亭 林友

劉源淶 崑石 山東安邱

閻循觀 懷庭 山東昌樂

范鎬鼎 鹿西 山西洪洞

李生光 闕章 山西絳縣

陳廷敬 子端 山西澤州

黨 成 冰壑 山西絳縣

于成龍 于山 山西永寧

陶世徵 親菴 山西絳縣

孫嘉淦 錫公 山西興縣

均 闕章 友

邱維屏 郭士 河東

曹續祖 子成 山西大南

以上均山西人

李觀瀛 十州 山東膠州

姜國霖 雲一 山東雒縣

趙國麟 仁圃 山東泰安

以上均山東人

薛于瑛 仁齋 山西芮城

李用清 菊圃 山西平定

仁齋 友

孫鳳德 應文 山西猗氏

仁齋 門人

李中孚 二曲 陝西藍屋

惠思誠 含頁 陝西藍屋

劉鳴珂 伯容 陝西蒲城

李柏 雪木 陝西郿縣

史調 復齋 陝西華陰

賈之彥 灃溪 見河南

鄭士範 伯法 陝西鳳翔

陸卿鶴 孝標 見江蘇

李元春 仲仁 陝西朝邑

王守恭 遜鄉 陝西華陰

秦松岱 證巖 見江蘇

楊樹椿 仁甫 陝西朝邑

王詔 反之 陝西郿陽

康呂賜 一峯 陝西武功

賀瑞麟 角生 陝西三原

楊鳳詔 信甫 陝西朝邑

王心敬 爾緝 陝西鄠縣

蔣若采 少園 陝西長安

右三人均角生門人

王建常 仲復 陝西朝邑

右二人均仲仁門人

張珥 敦庵 陝西同州

友

李士瓚 文伯 陝西同州

白煥彩 含章 陝西同州

王化泰 省巷 陝西同州

皇朝辭原長上

文 佩 鳴 廷
甘肅涇州

牛樹梅 雪 樵
甘肅秦安

蔡啟 肩 紹 元
甘肅

蔡啟 賢 紹 元 弟
琴 齋

右二十三人均二曲門人

以上均甘肅人

聖清淵源錄表下

嚴 毅 <small>江蘇全匱</small>		顧 樞 <small>江蘇無錫</small>		高世泰 <small>江蘇無錫</small>								陸世儀 <small>江蘇太倉</small>		南學									
汪 璉 <small>見安徽</small>		汪 佑 <small>見安徽</small>		張 夏 <small>江蘇無錫</small>		高 愈 <small>江蘇無錫</small>		徐世沐 <small>江蘇無錫</small>		王石隱 <small>江蘇太倉</small>		江士韶 <small>江蘇太倉</small>		陳 瑚 <small>江蘇太倉</small>		盛 敬 <small>江蘇太倉</small>		問答					
楊履基 <small>江蘇金山</small>		黃商衡 <small>江蘇吳縣</small>		陳 鉉 <small>江蘇太倉</small>		陸 耀 <small>江蘇吳江</small>		沈 彤 <small>江蘇吳江</small>		程 樹 <small>江蘇長洲</small>		吳之枚 <small>江蘇無錫</small>		戴祖啟 <small>江蘇上元</small>		董以甯 <small>江蘇武進</small>		過元啟 <small>江蘇長州</small>		沈執中 <small>江蘇長州</small>		私淑	
														廖書豐 <small>江蘇嘉定</small>		劉熙載 <small>江蘇興化</small>		興起					

馬洋洪涉金卷下

右二人均
彙勝講友

湯之銜
世調
江蘇宜興

金倣
江蘇武進

吳慎
見安徽
右五人均
彙勝門人

秦鳴雷
震字
江蘇無錫

章大士
我任
江蘇武進

鄒組綬
天目
江蘇無錫

姚琛
江蘇無錫

蕭銘功
江蘇無錫

鄒雲升
江蘇無錫

顧培
江蘇無錫

顧鏊
江蘇無錫

孫炎仁
江蘇無錫

潘天成
江蘇無錫

右九人均
世調門人

彭正乾
揚人
雲容之孫

楊名時
賓字
江蘇江陰

顧炎武
亭林
江蘇崑山

山東張
櫻若友

彭隴
雲容
江蘇長洲

方苞 靈皋 安徽桐城

黃叔琳 見直隸

黃叔璥 見直隸

尹會一 見直隸

右三人均 靈泉友

施璜 虬王 安徽休甯

汪佑 啟我 安徽休甯

汪燧 文儀 安徽新安

吳慎 徽仲 安徽績溪

右四人均高 棠湖門人

謝文沛 約齋 江西南豐

雷鉉 靈皋門人 見福建

姚胤 姬傳 安徽桐城

吳定 駿麟 安徽歙縣

程尙友 硯伯 安徽婺源

右二人均 姬傳友

江永 慎修 安徽婺源

汪紱 雙池 安徽婺源

洪騰蛟 麟雨 安徽婺源

馬翻飛 震卿 安徽桐城

胡嘉亨 汝通 安徽太平

葉敷 九習 安徽歙縣

甘京 建齋 江西南豐

封溶 禹城 江西南豐

許魯 子秀 安徽桐城

陳用光 見江西

李兆洛 見江蘇

汪兆虹 見江蘇

右三人均 姬傳門人

余元遜 秀書 雙池門人

朱魯存 安徽桐城

吳廷棟 竹如 安徽霍山

涂宗灝 朗軒 安徽六安

方宗誠 存之 安徽桐城

方潛 魯生 安徽桐城

楊德亨 仲乾 安徽石埭

以上均安徽人

饒拱辰 海夫 江西新城

毛震壽 小栢 江西豐城

方載軒 失名 江西彭澤

黃 熙 江西南豐

危 龍光 江西南豐

曾 曰都 美公 江西南豐

湯 其仁 密齋 江西南豐

宋 之盛 未有 江西星子

黃 震 江西盱原

吳 瑗 豐玉 江西高安

干 特 達士 江西星子

陳 道 紹洙 江西新城

鄧 元昌 慕謙 江西贛州

譚 旭 東白 江西新建

羅 有高 臺山 江西瑞金

彭 士望 躬菴 江西南昌

彭 任 中叔 江西甯都

右二人均 約齋講友

朱 軾 可亭 江西高安

劉 丁 先庚 江西南昌

張 貞生 贊山 江西廬陵

羅 維善 涼士 江西

陳 用光 碩士 紹洙之孫 慕謙門人 江西雩都

宋 昌圖 慕謙門人 江西雩都

以上均江西人

陸隴其 稼書 浙江平湖

愈存齋

徐正誼 方子 孝標之子

徐桐 蔭軒 浙江永康

張玉甲 見直隸

蔡宣之 德修 浙江蕭山

朱一新 鼎甫 浙江義烏

范鎬鼎 見山西

郭永麟 芥子 浙江甯波

徐善建 孝標 浙江嘉興

向璿 荆山 浙江山陰

周好生 右二人均 稼書門人

潘諮 少白 浙江會稽

凌克貞 渝安 浙江烏程

陳梓 古民 浙江

沈磊 石長 浙江

張朝晉 莘阜 浙江海鹽

何汝霖 商隱 浙江

祝淦 人齋 浙江海甯

張履祥 楊園 浙江桐鄉

楊園再傳

張嘉玲 岫瞻 浙江

姚瑚 蟄菴 見江蘇

應寶時 敏齋 浙江永康

右三人均

右三人均

潛齋
友

徐狷石

施相

謝廷賓

勞史

鄭廣唐

李光坡

王之銳

楊名時

徐用錫

李光地

柴紹炳

潘平格

高厚

丁珞

湯金釗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汪鑒

以上均浙江人

李夢箕 季豹 福建連城

張鵬翼 藍子 福建連

詹明章 我士 福建海澄

李榮芳 福建

右二人均張孝先請友

陳復平 虞章 福建海澄

熊賜履 青岳 湖北孝感

高霖旃 門人

胡承諾 石莊 湖北天門

李圖南 開士 季豹之子

朱梅崖 福建

童能靈 龍佛 福建連城

蔡世遠 閩之 福建漳

我士 門人

蔡新 次明 福建漳浦

彭鵬 奮斯 福建莆田

蕭企昭 文超 湖北漢陽

喻國入 春山 湖南郴州

汪璣 遷漢陽 由安徽

右三人均青岳講友

夏力恕 觀川 湖北孝感

陰承方 靜天 福建甯化

謝金鑾 退谷 福建侯官

孟超然 瓶菴 福建閩縣

雷鉉 翠庭 福建宜化

世遠 門人

陳光亨 秋門 湖北興國

官御史掌印給事中四品卿銜

著有美和堂集

劉傳瑩 蕉雲 湖北漢陽

萬斛泉 清軒 湖北興國

林啟 福建侯官

以上均福建人

洪汝奎 琴西 湖北漢陽

蕉雲 門人

宋鼎 湖北興國

鄒金粟 湖北興國

右二人均清軒門人

建寧州原家卷下

曹本榮 厚菴 湖北黃岡

彭大壽 松友 湖北孝感

劉醇驥 千里 湖北廣濟

王夫之 而農 湖南衡陽

程大純 漢舒 湖北孝感

李殿邦 左麓 湖北孝感

蔣鳴奎 西章 湖北漢陽

張燕翼 安中 湖北江夏

唐端笏 躬園 湖南衡南

米元侷 吉人 湖南長沙

譚瓊英 湖南衡南

劉宗源 湖南衡南

楊如炯 異三 湖南新化

李元祿 涵萬 湖南興甯

陳鵬年 北漢 湖南湘潭

李文昭 元朗 湖南善化

馮禮藩 介菴 湖北漢陽

友 燕雲

清軒

余廷燦 剡雲 湖南長沙

孫占鼇 玉山 湖南零陵

王之鈇 左仗 湖南湘陰

龍尙御 大章 湖南安鄉

陳 惠 仁五 湖南慈縣

李遠經 涵萬子

李遠緯 象明子

唐明德 湖南東安

余世本 立齋 湖南慈縣

以上均湖北人

鍾近衡 荅州 湖南湘鄉

賀興範 協光 湖南湘鄉

李禮賓 迪菴 湖南湘鄉

李續宜 希菴 湖南湘鄉

楊昌濬 石泉 湖南湘鄉

右五人均羅山門人有傳

羅信南 雲浦 湖南湘鄉

王 鑫 璞山 官至布政使銜 湖北卽補道

車无咎 補旃 湖南邵陽

劉之珩 鈍軒 湖南安鄉

熊超 班若 湖南善化

王元復 能愚 湖南邵陽

張鳴珂 王友 湖南甯鄉

右五人均 元明友

段起玲 松廬 湖南新化

劉志騫 希孟 湖南安鄉

何浩然 希孟 湖南桂陽

劉香 九蘭 湖南湘潭

王立楷 勿齋 湖南湘陰

李家傳 千之 湖南甯遠

潘興祚 孝橋 湖南平江

王敬禧 春壘 湖南武陵

唐學古 荆園 湖南零陵

朱文煊 慎甫 湖南瀏陽

唐鑑 鏡海 湖南善化

賀長齡 精庚 湖南善化

曾國藩 滌生 湖南湘鄉

李杏春 石仙 季賈

劉蕃 春池

謝邦翰 臨莊

易良翰 介山

羅信東 曉峯

羅鎮雨

鍾楚池

李光熾 右九人均 山門人待訪

杜貴墀 仲丹 湖南巴陵

涂啟先 舜臣 湖南瀏陽

楊家貞 湖南善化

皇清朝原象定下

十一

陳宏謀 榕門 廣西桂林

卿祖培 滋圃 廣西灌陽

勞潼 我野 廣東南海

胡方 大壘 廣東新會

劉大紳 奇菴 雲南南州

錢澧 東注 雲南昆明

趙士麟 玉峯 雲南河陽

羅澤南 羅山 湖南湘鄉

劉蓉 霞仙 湖南湘鄉

龍啟瑞 翰臣 廣西臨桂

朱琦 伯韓 廣西臨桂

朱次琦 穉士 廣東南海

陳澧 蘭浦 廣東番禺

李文耕 心田 雲南昆明

楊勳 剛齋 雲南昆明

寶埈 蘭泉 雲南昆明

何桂珍 丹溪 雲南師宗

以上均湖南人

以上均兩廣人

以上均雲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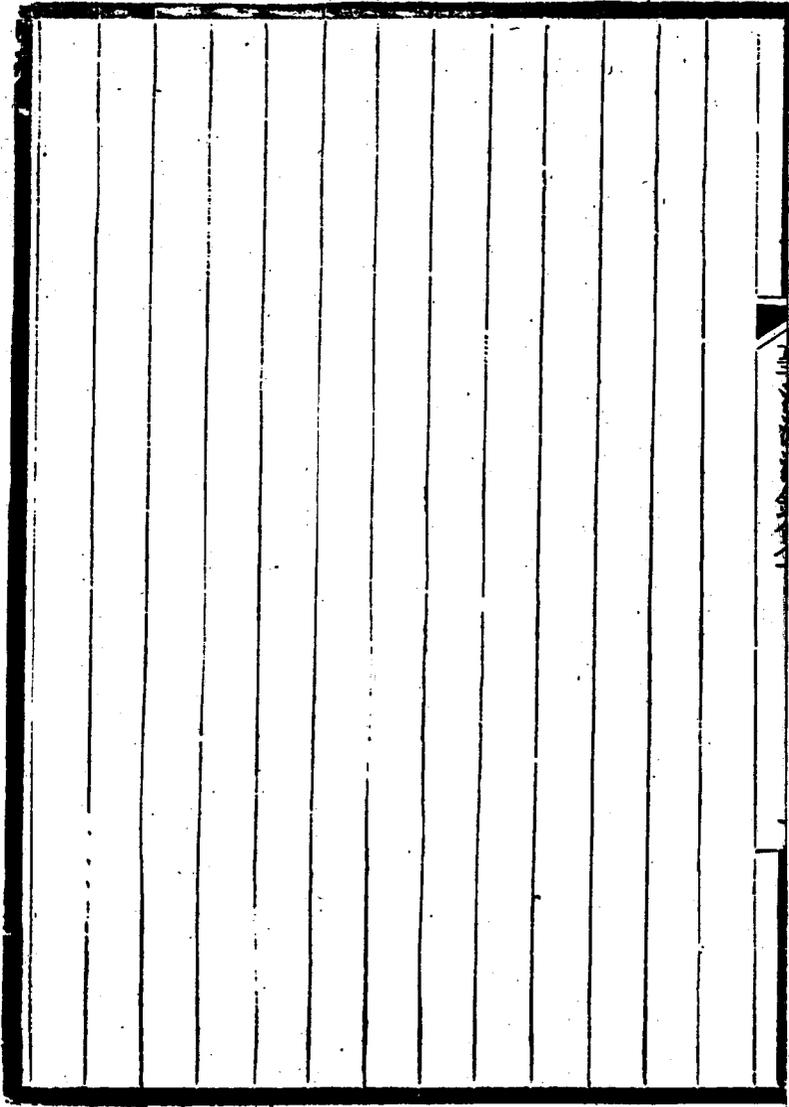
聖清淵源錄第一

道學錄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

御製周易折中序

易學之廣大悉備秦漢而後無復得其精微矣至有宋以來
 周邵程張闡發其奧唯朱子兼象數天理遠眾而定之五百
 餘年無復同異宋元明至於我朝因先儒已開之微旨或有
 議論已見漸至啟後人之疑朕自弱齡留心經義五十餘年
 未嘗少輟但知諸書大全之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深知大
 學士李光地素學有本易理精詳特命修周易折中上律河
 洛之本末下及眾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
 之越二寒暑甲夜披覽片字一畫斟酌無怠康熙五十四年
 春告成而傳之天下後世能以正學為事者自有所見歟康
 熙五十四年春三月十八日書



003-034

御製書經傳說彙纂序

朕思六經皆治世之書而帝王之大經大法昭垂萬古者惟
尚書為最備蓋自繼天立極精一執中二帝三王之心法遞
相授受而治法亦因之以傳今觀書所載成天平地經國造
邦建官立教禮樂兵刑之弘綱大用與夫廣闕都俞之休風
嘉謨嘉猷之陳告凡所為永膺天命而致時雍協和之效者
雖相去數千年尚可於方策中想見其欽明寅畏之衷敷布
經綸之跡後之君臣得奉為模楷以追踪於唐虞三代之隆
詎不於書是賴哉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聖學淵深治功弘遠存於中者二帝三王之
心發於外者二帝三王之治而稽古好學於典謨訓誥之篇
沈潛研究融會貫通初

命講官分日進講著有解義一編頒示海內復

皇朝書目原委序一書經

道學錄卷七十一

指授儒臣蒼萃漢唐宋元明諸家之說參考折中

親加正定廣大悉備於地理山川援今據古靡不精核爲書經傳說彙纂凡二十有四卷茲值刊校告竣與易詩春秋諸經次第傳布敬製序文勒之卷首夫後世之天下唐虞三代之天下也而治法之垂爲典章心法之原於性命者先後同揆百世之聖君賢輔未易能也故爲君者必思比德於堯舜禹湯文武而後無忝乎爲君爲臣者必思媿休於皐夔伊傅周召而後無忝乎爲臣朕夙夜兢兢冀克守主敬存誠之道以遂覲光揚烈之懷尤冀卿尹百執事共體元首股肱之誼殫協恭勵翼之忱寅亮天工誠和民志俾薄海內外永底乂安於以遠宗聖哲而仰承

皇考尊崇經學啟牖萬世之盛心願不美歟是爲序雍正八年

仲春月十二日

御製詩經傳說彙纂序

朕惟詩之爲教所以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其用遠矣自說詩者各以其學行世釋解紛紜而經旨漸晦朱子起而正之集傳一書參考眾說探求古始獨得精意而先王之詩教藉之以明國家列在學官著之功令家有其書人人傳習四始六義曉然知所宗尚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右文稽古表章聖經

御纂周易折中既一以本義爲正於春秋詩經復

命儒臣次第纂輯皆以朱子之說爲宗故是書首列集傳而採漢唐以來諸儒講解訓釋之與傳合者存之其義異而理長者別爲附錄折中同異間出已見乙夜披覽

親加正定書成凡若干卷名曰詩經傳說彙纂朕惟詩三百篇先王所以明勸懲而行黜陟蓋治世之大經而後世文人學

士乃以風雲月露之辭自託風雅學經者又溺於訓詁詞章之陋習烏在其能明先生之道也我

皇考指授儒臣勒爲是編期以闡先王垂教之意與孔子刪詩之旨學於是者有於興觀羣怨之微而深明於事父事君之道從政專對無所不能則經學之實用著而所謂用之鄉人用之拜國以化天下者亦於是乎行焉刊校旣竣敬述

聖意序之簡端雍正五年春三日朔

御製春秋傳說彙纂序

六經皆孔聖刪述而孟子特言孔子作春秋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各述所聞以爲傳門弟子各衍其師說末流益紛以一字爲褒貶以變例爲賞罰微言旣絕大義弗彰至於災祥讖緯之學興而更趨於怪僻程子所謂炳若日星者不因此而反晦乎迨宋胡安國進春秋解義明代立於學官用以貢舉取士於是四傳並行宗其說者率多穿鑿附會去經義逾遠朕於春秋獨服膺朱子之論朱子曰春秋明道正誼據實書事使人觀之以爲鑒戒書名書爵亦無意義此言真有得者而惜乎朱子未有成書也朕恐世之學者牽於支離之說而莫能悟特命詞臣纂輯是書以四傳爲主其有舛於經者刪之以集說爲輔其有畔於傳者勿錄書成凡四十卷名之曰傳說彙纂夫春秋之作以游夏之賢不能贊一詞司馬遷稱

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而人人異端當時已無定論後之諸
儒欲於千百年後懸斷聖人筆削之指不亦難乎是書之輯
亦唯擇其言之當於理者雖不敢謂深於春秋而辨之詳取
之慎於屬辭比事之教或有資焉是爲序康熙六十年夏六
月朔

御製三禮義疏序

三禮之傳遠矣周禮六官河間獻王上之儀禮十七篇禮記四十篇高堂生戴聖傳之漢唐以來箋疏訓釋無慮數十家考其義或相牴牾先儒嘗譏其聚訟要其掇拾灰燼之餘傳先王制作之舊得什一於千百好古者所爲鄭重而愛惜者也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表章羣經旣

御纂周易折中而詩書春秋則以分授儒臣纂輯義疏頒布海內惟三禮未就朕御極之初儒臣上言今當經學昌明禮備樂和之會宜纂輯三禮以藏五經之全爰允其請開館編校越十有一年冬告竣夫禮之所爲本於天設於地達之人倫日用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斯須不可去者天不變道亦不變此其本也其制度品節服物采章隨時損益

屢變以適其宜者禮之文也三代去古數千年矣修其教而教明循其道而道行謂三代至今存可也何則其本得也若其用之朝廷邦國名物器數之具周旋進退之儀雖先王處此必將變通以適其宜而不泥其迹故言禮者惟求其修道設教之由以得天禮之意而已顧其教之不泯道之所由傳未嘗不賴乎經好學深思之士讀其書有惜不能俯仰揖讓於其間者先王制作之精意尙可想見於抱殘守闕之餘則經傳之爲功也大矣鼎彝鉤劍之遺篆籀之蹟流傳有自尙摩挲而寶護之況制作之精意所賴以傳者歟獨其質於眾說無所取衷爰命校纂諸臣芟煩截浮約文申義敷暢厥旨至其說之不可強同者稍爲辨正而仍其舊蓋其承傳各異必牽合附會比而同之則其惑也滋甚故無取焉刻旣成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俾隆禮者有所考云乾隆十三年冬十月朔

孫奇逢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厯庚子舉人徵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郡縣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弔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業耕者廢耒里老嗟歎子弟輟誦絃聲督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厯甲申十二月十二日享年九十有二矣道學之傳自濂洛關閩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當梁溪吉水講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室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旣沒獨肩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邵眞積力久篤實光輝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峯今之河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纁帛賁於巖谷守令敦趣就道者數矣先生高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徵君云先生諱奇逢字啟泰號

鍾元保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祖廷寶皆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庠員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孺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遇俱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時慷慨有大志十四歲謁楊尙寶補庭補庭問設在圍城中內無糧芻外無救援當如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卜子生平矣補庭者忠愍公子也十七舉於鄉私居不蓄一錢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偕兄弟結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嘗語人曰少年妄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慟窮苦中證取本來面目覺向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貞予公舉仁體以告恍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忠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蓋定交高陽孫文正公

督師關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游塞上徧覽山海形
勝指畫如掌孫公留共襄軍事急辭歸語茅元儀曰將相
不合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
啟末年逆闖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縱騎
森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拮据調護供其藁餽且告之曰
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主張宜早定其子弟僕從厥衛
嚴緝莫敢舍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頓左營督學三輔
又屯田有惠政時誣坐熊經略贓拷掠備至先生與鹿太
公謀設團建表於門曰願輸金救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
投匭者雲集左旣拷死則又按籍俵散去京師不二百里
舉旂擊鼓不畏闖知闖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遣弟奇彥
同鹿公子馳關門上書高陽公求援公卽上疏以邊事請
陛見面奏機宜都門謹傳公與晉陽之甲闖夜繞御牀而

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令公回而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
人爲國家元氣非但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天也而世徒
以節俠視之過矣客氏弟光先以時餒牢籠士大夫介所
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摧秣辭致摧秣之需以病軀不
能乘辭待小人不惡而巖類如此崇禎戊辰督學御史李
公蕃舉孝行奉旨建坊旌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
土垣將圯窮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略士民協力捍
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都御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
詔褒嘉兵部尙書范公景文聘贊畫軍務固辭不就時寇
氛漸逼都城移家入五公山結茅山中親識從者數百家
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
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當兵戈擾攘時雍容禮
樂盜賊睥睨不敢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

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回也 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
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外大臣推轂日至先生絕意仕
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
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來學者甚眾有大僚歸老於家
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遣其子從游者公卿持使節過衛
源不入公署屏騶從以一見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邃白
強不息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卽疾病未
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
淺深疊疊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
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嫻
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
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眾爲之修理見人
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

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
尊敬至於事變之來眾人震撼不知所底者處之裕如未
嘗幾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
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
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
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
不敢自欺識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言語文字可以
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
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戰兢惕勵不敢將就冒認惟
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讀易大旨四書近指書經
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歲寒居文集答問日
譜畿輔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乘四禮酌乙丙紀
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歎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

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眞見道之大原無建安無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造化與游者矣程子曰世無眞儒天下質質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以亂孔聖之眞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斌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以來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凝道之君子何疑與哲人云萎斯世何宗故不禁涕泗無從也元配槐孺人先生下第慰之曰下第何妨卽終身不第我未見布衣可輕富貴可喜此豈尋常婦女所及繼配楊孺人當先生釀金救左魏時出嫁時衣匳佐之撫前子如已出事槐孺人母如已母奉養終身子六立

雅恩貢奏雅望雅皆生員槐出博雅韻雅尙雅增廣生楊
出孫十二曾孫十三女二孫女八曾孫女五四世孫一娶
聘皆名族銘曰

至道浩浩待人而行貞元會合大儒挺生定交江村志紹
濂洛奧旨微言開闢啟鑰窮理盡性本於孝弟表裏洞然
天空月霽雲臥蘇門韜光斂耀安樂窩叟千載同調我峩
夏峯萬仞其高攀援莫逮仰止爲勞松楸鬱鬱幽宮在茲
我銘不磨永式來思

孫博雅

孫君諱博雅字君僑容城人徵君鍾元先生之第四子也幼端重不苟嬉笑同年生見之輒爲斂容甲申年十五應童子試提學御史陳公純德賞其文將放榜值流寇陷京師陳公殉國難君遂棄舉子業絕意仕進從徵君避亂於雙峯一時同避亂者皆弄弓矢刀劍譚兵事君獨日攜書卷坐古柏下與人語唯經史及古今忠孝節義事娓娓不倦曰他非吾所及也徵君將遷居蘇門道出祁州刁君蒙吉留講學於家者三月旣去而君與母楊孺人獨留貧無以炊賒柿餅以供母徒步奉至蘇門徵君撫之喜作詩勞之母病君不解襟帶不交睫者三旬餘及卒孺子泣三年不見齒徵君年漸高偕兄弟朝夕上食祝嘏祝噎夜則更臥牀前候其欠伸未嘗少離有所著作則侍筆劄時四方

遊徵君之門者屢交於戶有數百里或數千里至者君爲之設榻供食各得其宜徵君晚年重聽諸弟子問難必藉君轉達雖反覆開示不厭更端間有未暢其旨者君輒援經據傳發言外之意聞者往往灑然解悟故遠近來學之士與君日親君僑之名滿天下徵君著書不下數百卷編摩訂正君之力爲多嘗數易橐皆手書字體古健無一筆苟簡蓋其孝謹好學類如此己酉 詔舉山林隱逸郡守程公啟朱曰河北諸郡邑吾所知者惟孫子耳以其名上之方伯撫軍君自陳一介腐儒學不通時父年八十安能遠親就徵諸公深歎重之遂不相屈亡何徵君卒哀毀骨立喪葬以禮觀者莫不感動君至性過人漸濡家學德氣日益純粹與人交和易可親見人有善贊揚不置口人有過不顯言默然端坐閒引一二古語相感發聽者爲之聳

然多見省改問以時事似不別黑白至談古今成敗得失
曠若指掌也丙辰弟韻雅坐事被逮繫司寇獄君具橐籥
以從庚申夏將遠徙兼染時疫君往來省視僕僕於烈日
黃埃中守衛悍卒咆哮怒罵君怡然受之婉轉爲弟致藥
餌飲食更周卹其同繫者幸朝夕相顧視君故貧又竭產
供給弟者已四年故交欲有所贈遺逡巡不肯受旁觀者
察其形容憔悴勸之自愛勿徒累死君曰吾弟行免矣吾
何病時方館於崔學士玉階家每獨宿假寐口中嚙嚙細
聽之皆其弟事也頃之竟病不起彌留猶張目曰吾弟免
矣遂卒當其弟之被逮也君追送之奔馳炎暑策蹇隨
一蒼頭遇暴風雨失道幾溺死後歸家聞有赦隆冬赴京
徹夜行冰糊其口呼不成聲僮仆於路幾死又嘗讓蹇驢
於同難之械繫者徒步以從解役疾驅百餘里兩足皆腫

不得休幾困頓飢渴死當是時君惟痛念先人之積德不宜獲此報也先人之家聲不宜自此墮也弟之懵然驟遇此難冀僥倖獲爲天所矜也而不知己之憂勞可以死也死後不數日而弟事漸寬竟免遠徙於是聞者無論識與不識皆泣下霑襟曰孫君之死也蓋死弟難也其友也本於孝也精誠足以感通神明也年五十有五所著詩文曰約齋集若干卷子漢有文名

史氏湯斌曰昔孔氏衰融兄弟爭死載之史冊兩稱其義若君僑之於其弟也風雨慘淡肝腸寸折至於不自知其身憂愁況瘁竟以客死嗚呼難矣其詩曰苦海無舟焉問岸福堂有弟遂成家讀之誰不酸鼻流涕者而況平生交遊如余也夫君僑德性學術天假之年必能昌大徵君之傳而竟以此終抑又悲夫

孫韻雅

振能往者及侍孫徵君啟泰先生於夏峯因獲友逸士君
僑風期印合好我良深自徵君先生卽世後君僑急其弟
君夔之難南北奔走數載寒暑中不遑甯處余詩慰之有
句曰誰念孤鴻天外影常隨風雨泣離羣君僑得余言而
泣下也卒以憂思客死京師柩還余哭之復爲語曰但解
憐同父誰知殞一身人閒兄弟好千載見君眞聞者稱不
謬云迨君夔無妄禍解振能復來握手兼山之堂而君僑
不可復作矣悲哉然今者九京之下業已含笑無遺恨而
君夔獨心悲其兄無已又履難之餘才情磨勵學問有加
焉是其爲徵君之子逸士之弟也夫

錢佳選

君姓錢氏諱佳選字升階西齋其別號也密縣人爲人醇靜簡默好義樂善而不急急於功名年十五補諸生二十五以拔萃貢太學是時父建吾公在堂謙德彌下勉以取友之義每佳客到門建吾公卽戒庖治具命君欸接至久能敬不衰建吾公歿君事嫡母劉溫清惟謹而一切請與曲體無違二十年未嘗觸母怒色君素無宦情親舊以君屢蹟秋闈或勸使就職不應聞容城孫徵君先生講學蘇門躍然起曰科名有數性命吾所自具昔人謂道義由師有之吾其負笈往乎聞者竊笑不恤也因渡河納費得聞孔孟以來相傳之學旣歸服膺師訓歲往返質疑於是四方有道就正蘇門者無不知密縣有錢升階云君平生不趨勢利不慕榮達口無雌黃身無華服獨好友能施見之

事行其最著者定興馬搆斯狷介自守獨不厭君之廬劄
君之粟而君爲之謀生計聯婚媼皆人情所難他若雍邱
馬某史上谷耿保汝登封馮仲展嵩山適庵禪師諸君子
皆文行卓犖高寄清修之士咸以素心訂交時時相過從
而君邨居超化當洎綬交流有竹圃稻畦菡萏鶯花之勝
南望大隗錦屏峯巒層翠袁中郎遊履所經鐫題猶依稀
丈石間君每偕良朋植尊登眺時一釣獵發浩歌舒長嘯
響答幽谷時人莫測也君體豐多痰甲子春忽得疾不能
語越十日卒悲夫君之先山西洪洞人始祖稱爲三老者
遷居密縣超化邨六傳至尙德是爲君大父生五子建吾
公其季也嫡母劉氏生母王氏早卒君娶馮氏名族女克
家相夫先君一年卒子一經庠生女三所適皆名族孫二
君生於崇禎庚午十一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甲子十二

月十日年五十有二卽以月之二十二日合葬君夫人馮
氏於宮原之阡銘曰

質濟文行順命學有宗得其正篤友生慕古道不辱親永
厥孝山悠悠水泠泠君首邱順以甯繩後昆衍福祉善在
天榮之始

劉嗣美

劉嗣美字爾涵陳留人順治己丑進士改庶吉士遷御史
巡按山西歷荆西道剔弊梘姦剷盡委密歸與湯文正同
受業於夏峯先生嘗自箴曰學存不睹不聞內功在勿忘
勿助間

趙御眾

趙御眾字寬夫號惕翁密縣人廩生早年絕意仕進經史
載籍無不流覽康熙初從孫徵君講學蘇門稱入室弟子
徵君嘗謂曰吾門中若孔伯之端亮寬夫之善補過求之
古人亦不易得蓋隱然以顏子方之晚號超化老人手輯
夏峯遺書爲傳信錄並著有弗措錄山曉堂詩文集

王餘佑

先生諱餘佑字介祺保定之新城人隱五公山北地學者
至今稱五公山人初先生父延善縣諸生尚義當明之末
散萬金產結客三子長餘恪季餘嚴先生其仲也繼世父
建善令魯山會闖賊陷京師先生自魯山歸父帥三子與
雄縣馬魯建義旗傳檄起兵討賊容城孫徵君奇逢亦起
兵共恢復雄新容三縣斬其僞官未幾賊敗

清師入先生父爲仇家陷執入京三子將行餘恪以先生
後世父不可死揮餘嚴爲復仇計獨身赴難父子畢命燕
市餘嚴歸帥壯士入仇家殲老幼三十口無孑遺於是急
捕先生兄弟會上官力爲解迺免先生於是奉魯山公隱
於易州之五公山此五公山人所由稱也先生少有志嘗
受業於孫徵君學兵法國變後更與徵君往來講學究經

史授生徒教以忠孝務實學兼文武才搢紳先生遑遑構
講堂具安車幣迎受業遠近從遊至數百人既隱五公學
無不究嘗彙古人經世事爲居諸編數卷此書十卷萬勝
車圖說一卷兵民經畧圖一卷諸葛八陣圖一卷皆霸王
大畧又湯幢草三十卷文集三十二卷自少壯數十年感
慨激烈之致一發於詩爲文數千言立就每談兵述往事
論忠孝大節目炯炯如電聲若洪鐘願平居與人和易從
容簡諒以講學著書爲事隱居教授不求聞達年七十卒
學者私諡文節先生尹會一曰吾觀王或庵撰五公山人
傳謂先王負經世才其詳得自吾邑李剛主讀其遺書至
撫卷太息曰此諸葛武鄉之流嗟呼吾嘗怪世之人動以
儒術迂疏爲道學訪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
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望溪先生嘗與余商訂北學亦

爲先生屈一指余故采或庵所載書其畧以志嚮往云北
學編云

李來章

先生諱來章初名灼然以字行號禮山明恭靖公後裔生而穎異自知向學初授書卽日記千餘言年十五入邑庠時更制以策論試士邑前輩傅夢翁太守評其策云侃侃鑿鑿是規胸中經術他日必爲名臣李氏自恭靖公後世以理學著稱中州先生爲肖雲先生曾孫於書無所不讀詩古文詞一學卽工旣而一切棄去專心於濂洛之書以興復先業爲己任就學於輝邑孫夏峯徵君與整屋李二曲以正學相砥礪康熙乙卯舉於鄉復受業於魏庸齋象樞之門庸齋有欲除妄念莫如立志之語因作書紳語畧復與睢州湯潛庵柘城竇靜庵上蔡張仲誠往來簡札剖析經旨凡所持論總以不肯先儒有益世用爲主嘗謂近思錄一書爲周孔眞命脉學者不從此入手皆斷港絕流

欲求入道難矣與登封耿逸庵中牟冉蟬庵同講學於嵩陽書院發明程朱之旨時孫夏峯徵君與耿誠齋諸人講學於輝之百泉書院兩河相望一時稱盛焉已朱太守璘聘主南陽書院作達天錄及南陽書院學規士習爲之日上旋以母老謝歸增修紫雲書院讀書其中學者多自遠而至筮仕得廣東之連山瘴烟蝥雨獠獠雜居先是排獠負險跳梁提督殷化行討之反爲所乘事聞遣將分道會勦始就撫距公涖任甫隔歲耳聞者皆爲先生慮先生曰獠雖異類亦有人性吾當推誠待之乃仿王文成公遺意日延耆老詢疾苦招流亡勸之開墾薄其征賦復深入獠穴爲之置約延師務以至誠相感動創見連山書院著學規日進邑人訓教之而獠民之秀者亦知向學誦讀之聲徹巖谷制府中丞交獎曰忠信篤敬蠻獠可行信有徵矣

己丑行取上官考語謂有文翁化蜀之風壬辰補授兵部
武選司主事監督北新倉革運官餽遺差竣引疾歸田相
國從典少司馬李先復少司寇王企靖交章以真正實學
可資大用保薦奉

旨徵召先生方以疾辭遂不出嘗謂欲爲聖賢須從慎獨
做起著衾影錄年六十有八卒於家陳大中丞榕門以先
生與孫夏峯湯潛庵張敬庵耿逸庵冉蟬庵竇靜庵張起
庵爲中州理學八先生增祀許州七子祠道光十四年栗
樸園中丞題請列祀河南鄉賢祠部議遵

旨以理學眞傳褒之著書四十餘種其行世者有禮山園
文集及連陽八排風土記洛學編云

崔涓源

嗚呼自吾鄉孫鍾元先生倡道蘇門一時合志同方共講
明正學者河南則湯潛庵先生河北則崔玉階先生也洎
鍾元先生歿而湯崔兩先生亦相繼卽世學者無所師法
遂置正學不講其有毅然以斯道爲己任不居講學之名
而克盡其實者以慶所見數十年來惟我肖玉先生一人
而已先生諱涓源號清夫玉階先生次子也其先世居保
定之新安祖九圍領順治辛卯鄉薦任白水縣令始自新
安遷長垣故先生爲長垣人考玉階先生諱蔚林戊戌進
士累官官詹立朝有古名臣風而生平尤潛心聖學深入
理奧當代稱儒宗焉先生幼穎異神清而質粹年十五六
時卽致力聖賢之學白水公奇愛之因字之曰肖玉蓋深
喜先生之克肖其父也爲制舉業精潔淵微而屢試不第

僅登乙酉副榜士林爲益掇然先生雅不以科名得喪介懷惟篤志力行閻然自修爲務憶戊子歲與慶偕試都門寓報國寺僧舍嘗語慶曰爲學必向日用倫常中著力方是實際功夫庸言庸行其味無窮彼務名而不務實者必不知此中真味也嗚呼至哉言也卽此足以概先生之生平矣方先生年六歲母梁淑人卒哀毀盡禮一如成人又恐父過傷每忍痛從旁勸慰此尤人所難者宮詹公予台歸林下嘗養痾蘇門先生涕泣請從每食畢輒呼從者進肩輿先生挾書一卷茶一鐺隨其後宮詹公嘯歌山巔先生以書聲佐之至暮而歸日以爲常及宮詹公疾篤延醫侍藥左右於病榻前不暇食不安寢者七晝夜宮詹公病竟不起先生時年十四執喪三年寢處於土室不鑪不扇後每至宮詹公邁疾日輒潛然內傷越旬餘猶咨色慘

戚一若初喪然是時白水公猶在堂也先生以孫代子事
 之十餘年如一日白水公性極嚴見人稍有失輒訶責之
 惟先生委曲承順能得其歡心焉繼母張淑人素多病先
 生竭力奉養終身無一事一言拂其意者侍疾於旁常至
 夜分不數命之退不敢退雖嚴寒風雪中亦然張淑人外
 家貧嘗解囊周給之不待張淑人言也事伯兄以事父之
 禮敬而愛之閱四十餘年無幾微毫髮之間張淑人嘗命
 先生與伯兄析居於分產之外張淑人自留養老地四百
 畝又以三女在室各除地百畝爲遣嫁費及張淑人卒先
 生悉歸之伯兄復加以地三頃屋三區伯兄辭之先生乃
 著歸正說以堅求其受曰此非讓產也乃兄所應有而弟
 歸之耳性好義樂施嘗做范文正義田以周族黨然又不
 欲以義田爲名曰吾惟隨分自盡而已有堂兄以地求售

索價百金先生卽其價買之既而復以地歸其家曰我非
買也相助耳與人交坦易和平不立崖岸故凡與先生遊
者如飲醕醪而向冬日焉有女奴買已逾年後知其曾字
人也卽召其父母還之不問原值其人泣謝而去有盜賣
先生田者置不問曰此迫於飢餓故耳何足較其厚德之
及人類如此嗚呼先生一生誠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自父母兄弟推而至於宗黨內外實無一欠缺罅漏使人
可指摘而疵議之者矣雖平時不居講學之名而已克盡
其實故自吾鄉孫鍾元先生而後足任斯道之傳者吾斷
以歸之先生先生元配胡孀人吾姑也先祖湖廣布政使
諱戴仁公女沈靜端莊與先生相敬如賓辭執紼而甘淡
素若桓少君之於鮑子都焉前先生三十一年卒繼配成
孀人按察司參議諱某公女柔順和易貴而不驕前先生

二十六年卒兩孺人之事張淑人也必敬必謹令無不從
 妝匳巾帨之屬窺張淑人心所喜者卽奉之必求受而後
 已其孝事繼姑蓋得於先生刑于之化深矣造室李氏舉
 丈夫子二長鑰領雍正己酉鄉薦承先生家訓能身體而
 力行之言動舉止酷肖先生識者知爲遠到之器次鈔亦
 能以學行世其家女二孫男四女孫二聘字俱士族先生
 清癯善病至晚年連遭繼母伯兄之喪哭泣自傷而病增
 劇然病中神志湛然每舉存順歿甯之義爲家人述之及
 疾革令取巾櫛自沐浴子女家務一無所屬惟命子鑰纂
 述宮詹公遺事續入家譜言畢正容而逝時雍正庚戌六
 月二十二日也距生於康熙甲寅八月初二日享年僅五
 十七越三年壬子鑰卜以十二月八日奉先生柩與兩孺
 人合葬於垣邑鄧岡之原而前期專使來雍邱以先生墓

門之石屬慶爲之銘嗚呼慶何足以銘先生況先生生平爲學惟務闇修不惟不求名於當時抑且不求名於後世慶卽心摹手追舉先生嘉言懿行薈萃成編以告來者亦非先生所樂居然按其事狀追維疇昔之言益信先生非我欺則取平日所心悅誠服之實德實行勒諸貞珉以示天下後世非鑰之請慶亦有所不能自己者又豈容以不文辭哉惟是慶才庸辭拙於先生不可傳之真意未能形容其萬一此則慶之不能無愧於先生者耳先生旣中副車例應授職旣子貴例應得封又於慶爲親屬之尊今乃不以尊屬稱亦不以官階稱而獨稱之曰肖玉先生者重道也且以著崔氏家學之有傳也睢州湯潛庵先生有季子曰穉平亦能傳其家學與慶素相友善今慶旣爲此志又將緘寄穉平相與憑弔而哀輓之九原如可作也亦可

以幸吾道之不孤矣銘曰

望佳城兮鬱蒼蒼弔靈均兮召巫陽先生之體兮於此焉
藏先生之神兮猶充塞於八荒一片肫誠兮固亙古而有
常想形容於彷彿兮常覺益乎其洋洋下則精金璞玉呈
其象上則景星慶雲耀其光知心源之未死如覩之於羹
牆嗚呼先生可謂不亡

耿帝德

耿帝德字亦夔太康人康熙癸卯舉人幼有至性曾從孫
徵君游官永城教諭著有學規日知錄慎思錄孝經序解
等書

聖清淵源錄第一終

聖清淵源錄第二

道學錄卷七十二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李容

先生諱容字中孚號二曲布衣至孝其父信吾翁從軍討賊以身殉難於崇禎壬午年與五千人同死襄城先生幼不逮事孝思殷摯哀慕不已淚盡繼之以血閱三十年抵襄招魂撰文禱於隍神之廟約牒五千遊魂隨信吾翁歸宿華嶽襄令張某於其歸也爲之勒碑構祠俎豆千秋以慰孝思以彰義烈將歸前一夕邑之襄事於祠者凡數十人聞鬼聲號泣悽愴悲涼沁人肌骨共駭異焉而縮舌不敢吐諸工役中有一人強出數語安其靈乃止嗚呼誠之所感若是其神乎先生母歿終身聖室作聖室錄感以寄

蓼莪之痛其示子云我日抱隱痛詳具錄感一書祗緣身
本奇窮不能事吾母於生前服滿永棲聖室晨夕瞻禮供
奉聊事母像於沒後不意爲虛名所累棺屨屢及儻見逼
不已惟有一死死後宜懷藏錄感斂以粗衣白棺權厝像
側三年後方可附葬吾母墓旁我生爲抱憾之人死爲抱
憾之鬼斷勿掛紙開弔輕受親友之奠惟望封鎖祠宇勿
令閒人出入以時灑掃勿斷香火稍有資力卽圖葺治垂
戒子孫虔修時祀是可知先生之孝先生之志矣先生學
在反身道在守約功在悔過自新於人問入門下手之要
曰我這裏論學卻不欲人閒講泛論只要各人自覓各人
受病之所在知有某病卽思自醫某病卽此便是入門便
是下手又於人問格物曰格物窮理貴有補於修齊治平
否則誇多鬪富徒雄見聞若張茂先之該博陶宏景之以

一事不知爲恥是名玩物如是則喪志愈甚去道愈遠矣
又其授受紀要曰重實行不重見聞論人品不論材藝夫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原爲畜德德既畜矣推已及人有補
於世若多聞多識不見之實行以畜德人品不足而材藝
過人擅美炫長於世無補徒以誇閭里而驕流俗烏足齒
於士君子之林乎又其錫山要語曰求易於易不若求易
於己人當未與物接一念不起卽此便是無極而太極及
事至念起惺惺處卽此便是太極之動而陽一念知斂處
卽此便是太極之靜而陰無時無刻而不以去欲存理爲
務卽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欲淨盡而天理
流行卽此便是乾之剛健中正純粹精希顏之愚效曾之
魯斂華就實一味韜晦卽此便是歸藏於坤親師取友麗
澤求益見善則遷如風之疾有過則改若雷之勇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動靜不失其時繼明以
照四方則兌巽震艮坎離一一在已而不在易矣嗟乎先
生處處從身上驗真修事事從約中求實踐而猶謂踐履
弗篤躬實未逮口頭聖賢紙上道學張浮駕虛自欺欺人
墮於小人禽獸之歸自反之嚴亦至矣曾子十目十手何
以異乎夫先生之嚴若此篤守程朱夫又何疑而門人所
記體用全學謂象山陽明之書爲斯道大原程朱諸錄及
康齋敬軒等集可以盡下學之功或者自反之初亦有取
於陸王之本體乎觀其謂六經皆我注脚爲象山之失滿
街都是聖人爲陽明之失則其確宗程朱家法亦大可知
矣所著有二曲集四書反身錄

從學諸子

白煥彩 吳發祥 陸士楷 吳發育 張光復

尤霞 朱士蛟 鄒隆祚 羊球 徐超

張濟生 左輔 張珥 李士瑄 趙之俊

王心敬 駱鍾麟 李修 王天如 李鍾麟

樊嶷 岳宏譽 吳光 高世泰 唐獻恂

李柏

雪木先生既葬之十年其冢子崧謀立其墓道之碣而東來委記於余嗚呼自先生歿典型之感時厯予心矧知先生者更無如予而可以不斐辭耶謹按先生姓李氏名柏字雪木自號太白山人原籍漢中府褒城人七世祖某徙郿之曾家砦居焉遂爲郿縣人父可教母王氏生三子先生其仲也生而赤面偉軀器宇異常兒九歲而孤母王孺人鞠之爲延師入小學卽往往吐奇語驚人及年十七八至二十二三輒自負其氣善談兵家言不肯俯首研習制舉文師屢責之不聽一日師怒而笞之數十母孺人聞之亦痛加督罰先生乃屈首誦文課藝無幾時遂入庠補弟子員又無幾時歲試學使者賞其文之迥由性靈遂拔之冠一軍而文名藉藉颺邑庠矣然終非其好也嘗曰率置

制舉業於其案而所私讀者則經世之書陶冶性情之詩
一日負鋤出耘家人饋之食則見其依隴樹而誦漢書又
一日驅羊出牧則背日朗讀晉處士集亡羊而不知凡聞
西鳳名勝地與老成耆德輒徒步遊訪雖祁寒大暑跣踵
而不辭太白山者終南萬里閒第一險峻寒遠之山也必
一年一遊至山巔對天池必徘徊浩歌久而後去或問山
路山氣如此之險寒一遊得其概足矣歲歲必登也何故
先生曰登山之巔爲之塵眼空對山之池爲之塵慮淨生
平快事孰過於是聽者爲之掩口而笑先生不屑也及年
四十有八貢期將偪先生則謝而去之或以爲言先生滄
然曰前爲吾師吾母應此役今歲且近暮矣亟還故我猶
以爲遲尙又奚戀耶晚年高風逸韻風動關中賢守宰往
往折節交下風歲庚午西風大旱先生乃攜家就塾漢南

洋縣得東道故太守仲貞張公款留乃託足焉越三年以
商南牧仲宋侯江西質人梁公蘇州采書張君之邀乃辭
漢南北反而仍寓家樊川蓋愛其地之盛又喜生平故知
之咸在臨邛也而先生則仍爲耀州守穆庵李公延之課
于於耀州山孫真人洞一日以酒醉墜牀而病病中仍歸
於郿曰是吾邱首之宜也歸郿又一年年七十有一而卒
嗚呼先生賦高岸曠達之姿生平信心徑情不投時好處
或不能無至其心事之光明磊落若時下齷齪委瑣之態
二三巧詐之愆則毫釐不以縉其素定之天而如遇美酒
逢故人開懷放意於上下古今無不語語之又靡不慷慨
淋漓使人欲歌欲涕而不能已則既老之年依然不減於
少壯也又先生氣甚盛而高邁意所不可雖貴人前必伸
其意之欲言而心則甚虛守又復甚固見善卽不難屈已

以從敬年二十五時遇先生於二曲先生所齒幾長予一倍而遇予一言之近是未嘗不亟加贊許自後每見凡有規勸無有不欣然意納者終其身布衣蔬食或有極人之不堪而襟度瀟然畧無怨天尤人之意介於言貌間蓋先生素志有在終身未能自遂其本懷而如其蹈履任真一意孤行嗚呼卽傳紀所載古較然不欺其志之高人逸士亦奚以過彼議先生者固爲不知先生卽譽先生而不得其實者亦爲未盡先生之真也先生所著有槲葉集十卷其文率出自胸臆不蹈襲前人詩則自成一家而聲韻頗與彭澤相近蓋生平最愛者淵明故於淵明之詩嚙咀尤熟不知不覺風韻偁真耳子二寇義孫七先生以某年月日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葬其樹碣也則以雍正十八年某月某日也嗚呼先生成古人矣今復易遺斯人

也耶易邁斯人也耶

聖經新約卷之三

三

陸卿鵠

先生諱卿鵠字儁公別號孝標武進人世有名德父完學
厯官太子太師兵部尙書勲業德望載在國史爲近代名
臣卒諡端惠先生其仲子也少承庭訓恪守先型修孝弟
廉讓之誼厭薄聲華浮習讀書惟求自得爲文盱衡今古
一本性靈弱冠游庠崇禎壬午中鄉試副榜恩貢以端惠
軍功蔭中書舍人恬退自守不求仕進端惠立朝清謹莫
敢干以私先生日侍左右多所贊襄及予告歸里疾作先
生躬奉湯藥籲天請代居喪哀毀骨立動循古禮服闋代
更遂絕意世務婆娑邱園潛心聖賢遺訓悠然有以自樂
遇荒挺身倡振逢疫癘則捐貲施藥掩骼埋胔濟困扶危
爲德於鄉不求人知晚年嗜學益篤嘗取其祖聚岡公所
著講義與諸名宿考遡淵源刪繁就簡重刊廣布謂季子

士楷曰此吾家衣鉢也須實體於躬而力踐之不可徒事
脣吻庚戌冬余遊武進先生聞風冒雪履冰首顧余於城
南龍沙相與論學有契自是日必一至至則諮詢維殷凡
進修之要安身立命之微靡不究極旣而迎余養痾於家
堊晨夕從事訂證繇密命士楷北面受學而身執弟子禮
愈恭其孳孳向道念切性命如此余疾瘥西返率其子若
甥操航遠送丹陽泣別後書問不絕深以不獲再晤爲憾
常寂處一室屏緣息慮晝夜默體有得則寄音遙質丙辰
丁巳之交卧牀病革猶念余不置口占長篇貽余卒年八

十有二

二曲野夫曰先生年倍於余爲先輩而折節問學雅意殷
篤卽此一念虛心過余遠甚余又何能相益耶生平守身
以清白事親以愛敬年彌高而德彌劭心無玷而行無愆

捐館之日巷多隕洒蓋棺論定與有公評余撫今追昔因
爲傳以識不忘云

秦松岱

秦松岱字證巖江南無錫人左諭德松齡弟國子生幼讀
王守仁傳習錄高攀龍靜坐說因有志於學後師事族祖
鏞鏞故攀龍入室弟子自是識解益進時蓋屋李中孚武
進憚日初慈溪黃宗羲皆前朝遺老以講學相應和松岱
馳書質證往復累千言家故豐而菲衣糲食治家一守故

禮

馬嗣煜

先生名嗣煜字元昭二岑其自號也同州人父朴歷官洱海道副使能文章先生幼承庭訓弱冠卽以古學自任後感悟信向理學一以洛閩爲宗戒空談敦實行以選貢謁選山東濟南府通判清衙蠹屏巨猾一切餽遺俱絕政暇卽與諸生有志者講明學術朔望宣講鄉約誨諭反復尤諄復於忠孝節義之防士民蒸蒸向風會郡有叛兵之變武定州缺守當事者委先生攝事先生不辭而赴至則悉力捍禦州賴以全然賊熾未受招也未幾新守至先生將去士民遮道懇留以爲寇將再至非得別駕威略鎮捍之將奈百姓何因擁輿號泣不聽行先生惻然乃留與新守分城而守賊至則晝夜攻城城且破或且勸先生易服而逃先生瞪目曰若等可去我死此矣城破賊重先生名逼

使降先生大罵之賊遂殺而投諸火事聞贈太僕少卿君
子謂先生此時已無武定之責本可以去獨以不忍負百
姓之留遂身殉而不悔古之殺身成仁蓋如是而平日之
講學真不徒空談也子穉土敦龐向正學從事李二曲先
生附載二曲門人之列云

張珥

張珥號敦庵同州人爲人好正學尙德行以進士林居言
行動止非禮不爲至與鄉人處則退讓謙恭絕不以等威
自異同時黨兩一向道而至貧白泊如年等而守正敦庵
皆折節下之州人無少長士庶無不敬愛其爲人者歲戊
申二曲先生爲其鄉肅迓至白齋公之年幾長先生一倍
有所請益必跪而受教先生每力辭之不從二曲先生每
嘆謂生而後時不及見成弘嘉隆間先正風範如敦庵之
篤雅謙恭卽前輩名世諸老其質行何加焉蓋明之一代
崇尙性理一書宗法有宋濂洛關閩五子同州則氣之醇
本甲三輔兼浸被馬二岑先生風澤暨萬厯天啟間西南
二百里則馮少墟先生提唱正學者數十年鄰邑則蒲城
單元洲先生以性命氣節之學鼓舞同志故一時同蒲諸

邑流風廣被人士往往向往理學惟恐或後有宋道學之
盛不能過也惜乎時移代易記載缺然可勝嘆哉

黨湛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嘗以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人爲天地間第一等事故號兩一以自勗父兄皆籍邑庠兩一獨不事帖括勵志正學常日手宋明諸儒先書恒不去手會心者輒書之壁壁爲之滿性至孝父患瀨家人莫敢近兩一獨晝夜侍調養及父歿兩一獨廬墓三年遠邇稱黨孝子焉生平不營產業薄田自給筆瓢陋巷恬不爲意晚年獨處一窰靜久有得覺動靜云爲卓有持循每遇同志講切輒娓娓不倦年蹟八旬猶冒履冰雪於五百里外訪二曲先生於整屋商證所學留住積日嘗至夜分未嘗見有情容亦不以已年倍長恥於請益卒年八十四張忠烈公深重其品二曲先生爲之傳旣葬郡丞郝公署州守監碑墓前大書理學孝子兩一黨先生之墓以表之同時本

州有白煥彩者白希彩之弟以積廩貢成均每聆兄敘述
師說輒私竊向往後乃博集羣書與鄉先達太乙張公陵
海武公集同志講明正學旣又與元昭馬公講學於寄菴
晚而與蒲城省庵王公肅車迎二曲先生於盤屋集同志
日會家塾前後凡兩度爲之賓客滿堂略無倦色一時同
志依爲主盟者積年至於祀先孝親恭兄敦宗與夫信友
周急美行縷縷蓋惟恐善之有一或缺於己焉年七十八
卒二曲先生爲之傳畧州守郝公表其墓

白煥彩

先生諱煥彩字含貞號泊如出馮恭定之門明末與張太乙武陵海同講學後所與游則同州黨兩一王思若張敦庵馬立若蒲城王省菴等以道誼相切磋黨兩一先生名湛字子澄嘗言人生須做天地間第一等事爲天地間第一等人故號兩一王省菴先生諱化泰篤志理學與黨兩一切砥密詣又同時有周先生澹圃究心濂洛關閩立身行已大體卓然與白黨諸先生同爲一時學道之士

王化泰

王化泰號省庵性剛尚氣誼與同邑單元洲先生厚善時
時講明忠孝性命之學及國變單以死殉國公乃身隱於
醫遂與同州白張黨馬諸君子以學術相切砥而於黨兩
一尤稱莫逆然諸老皆敦尚行履而省庵則中有獨契嘗
據靜中所得連吟三絕識者嘆爲見道之言年幾古稀不
遠數百里造訪二曲先生於盤屋求質所學一見心折直
欲納贄門墻先生以其年高幾倍固辭後又與同州泊如
白公肅車迎先生於白齋晚而每自憾日汨歲暮虛度此
生輒歔獻涕零生平性至直見人過輒面斥不貸遇人一
長一善則又欣羨推許不啻若其口出刊布迪吉錄僞學
禁二書寓淑人成物意蓋於爲善惟日不足者也卒年七
十五二曲先生爲之傳太守董公爲樹墓道之碑

王心敬

王心敬字爾緝號豐川鄴縣人生十年而孤母李拮据寇亂之餘育而教之不少假以辭色年十八補博士弟子員旋爲廩膳生李念科舉之學不足以教子使就學於二曲先生又以習舉業有妨正學謝諸生專誦宋五子書以聖賢爲必可至且曰吾不願汝祿養但使德業侔於先正毋負汝父託斯之謂孝歲歸省二三次歸亦不久留從學二曲者十年歲奉膳脩之費皆母紡績爲之豐川服膺師訓尊所聞而行所知遂爲二曲高弟母嘗問學聖賢者如何用功對曰以存心盡性爲實履成已成物爲分量母曰汝便如此學去若讓古人獨步非夫也二曲先生每語人曰吾不及見古孟母若爾緝母李太君恐古人亦不過也特述母教一篇梓行之豐川學旣成以母老歸養折衷宋五

子以及河會姚涇之學咸師其長而融液於大學明德親
民至止善之宗自信以爲此道必合天德王道於一貫乃
本末不遺用功之要則敬義夾持知行並進方不墮於一
偏海甯陳實齋誦撫黔聘先生主講陽明書院儀封張清
恪公亦延先生入閩講授皆以母老辭實齋移撫湖廣又
以書聘母命一往遂至楚與張石虹汪武曹友善從游者
眾先生亦問答不倦皆切已反躬之學士風丕變歸而母
疾遂不起喪葬盡禮一時旌賢母者如林皆無愧辭服闋
張清恪公又聘先生赴姑蘇講學時尙以關陸王爲尊朱
先生力與之爭先是鄂公撫秦時疏薦二曲於 朝其公
子額倫特總制兩湖復薦先生 朝命敦迫先生引疾自
吳門歸老於鄆遂不復出額督部又求先生所著書有易
說詩說尙書質疑春秋原經禮記彙編皆精思博攷一洗

前注之謫失延江夏令金廷襄參訂付梓別爲豐川正編
續編外編又有答岳中丞陳實齋中丞與陸學使金應枚
及擬上部台籌荒各書尤足見其通達古今事理爲有用
之才年八十餘卒

○李士璜

李士璜字文伯同州人未冠卽知向學甫四十以積廩貢成均不就廷試惟文史自娛性至孝父疽發於背衣不解帶者月餘口咀瘡毒而愈庚申奇荒以應聘入幕之金糴粟活其親眷數家又嘗拾五十金仍訪還其人前後州守聞名優禮歲戊申二曲先生爲其鄉諸公敦邀因聞性命之旨欣然當心乃首先納贄其實齒倍先生也一時謂其忘年向道有古人風垂年九十手不釋卷所著有理學宗言九種藏於家其歿也二曲先生爲之傳

蔡啟胤

蔡啟胤字紹元天水人弱冠人庠食餼而性喜宋儒書每至忠孝節烈則往往拊膺向往欲卽其人父病籲天祈代不時之需旁求必獲嘗爲親預營壽器入山採漆虎遇之輒避寇起陷城母被獲則哀號請代寇感其孝遂并釋以歸待三同胞弟教訓課業則甚嚴而家庭居處恒怡怡如也癸未逆闖入關兵薄秦隴迺衣冠趨學校龍亭九叩慟哭欲以身殉其父固諭而止然心終於此耿耿也及以積廩將貢遂堅謝不應日惟耽玩濂洛關閩諸書後聞二曲先生風迺執贄門牆每得書必拜而後讀每發書請益必拜以送使逮後病危兩親皆年及期頤尙在子蕃問後事則大慟曰先親而逝吾罪人也尙何言戒之歛以斬衰暴棺野次以明未能送終之罪前後督學使者多旌其門所

著有四書洞庭集蒙解集鑑觀錄溪岩集藏於家弟啟賢
孝友性成亦知向正學司鐸整屋自處清潔學政整嚴士
至今誦之

楊堯階 舜階

楊堯階舜階胞兄弟商州洛南人早歲皆入庠食餼同納
贄二曲先生門洛南居商州東南萬山中風俗素稱樸陋
堯階兄弟本自潔修自是益循禮矩事事遵奉師訓惟謹
制舉外讀諸先儒書講反身悔過之旨商人稱洛南二士

聖朝開元後考二 楊堯階 王直相 遺學錄卷七十二

王吉相

王吉相字天如邠州人。生而抑退端諫，非禮不行。中壬子鄉試第一，丙辰成進士。選庶常，每自嘆學不見道，何容以未信之身立朝事主？告歸。及二曲先生門，聞知行合一之旨，天如躬行實踐，期於必至。未三年，一病不起。二曲言：如天如之行，已有恥使其有成，不愧前賢。而中年摧折，蓋吾道之不幸云。

李彥珣

李彥珣字重五三原人生而清謹孝友母歿恪遵禮制不飲酒食肉居內室者三年以孝廉考中書待缺家居兄彥瑁坦衷好施厯官凡數十年在外彥珣代兄理家政恪恭愷悌歲荒尤悉心賑濟宗戚于二曲先生爲同宗事如兄凡砥德進道之訓循奉惟謹每閉門靜坐體認未發氣象二曲先生稱之曰重五孝友性成晚年尤篤於學吾黨德行之科也及補中書同官有公罪以一身任之聞兄卒黃州大慟遂卒

張承烈

張承烈字爾晉晚年自號澹庵武功人生而性任俠年幾
五十一日悔其前非奮志心性之學嘗對人曰少無師承
爲俠客誤我二十年爲諸生二十年今尙可爲鄉愿誤耶
乃節讀程朱書交遠邇正人時長子志坦幾冠亦篤向正
學乃率之受業二曲先生門自是父子刻意砥礪期於必
若心齋父子而後已志坦先亡澹庵遂不勝哀傷以歿同
人惜焉

馬穢土

馬穢土同州人二岑先生子生而習聞家學兼氣質醇慤
讀書寫字外更不復識世有可榮可慕事亦不知世機械
變詐事中年納贖二曲先生門益向學守禮先生嘗言使
世皆穢土朝廷刑罰可使盡措卽理學家規矩準繩亦可
無事諂諂矣年踰七十卒

羅魁

羅魁字仲修咸甯人爲人敦篤好學尤孝於親自爲諸生時士林重之大府每敦延以訓子弟後受業二曲先生門尊聞行知以拔貢教諭麟遊修學宮振學規刊布聖訓旌表節孝諸生之貧者節縮衣食賑之謝病歸麟人士爲立教思碑卒祀名宦同時如富平孫長階清醴孝友以副貢入成均韓城賈締芳生爲貴公子未冠卽修潔自好均崇志正學年未三十卒士論惜之又竇雞李修秉心慈良亦不失爲有恒富平惠龍嗣篤於師友宰通海以循良著皆師門之先覺者

文佩

文佩字鳴廷平涼涇州人弱冠食餼年二十五徒步從二曲先生學歸而倡率同志數十人爲正學會及二曲卒又建祠於宅旁爲講習地定以朔望會講之規凡數十年不替年六十一授甯羗州訓導踰年卒於官鳴廷內行純篤誘掖後進與之游者皆愛而敬之猶惜其所施未大顯於世云

王建常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性篤樸有堅守前明邑庠弟子員及代革不復應試事日惟讀宋明諸儒先書或有心得卽記錄於冊家素貧淡泊自甘數十年如一日晚病重聽尤深居簡出蓋生平確守孝經始於立身之義雖盛暑衣冠不去其守爲人之極難至其生平述作於吾儒二氏之分辨之尤不遺餘力其諸尙志守節之逸民與同時又有關獨可者亦朝邑人逸其名與其弟某者俱爲前代邑庠生兄弟咸與仲復同操亦不復應試而好理學家言朝邑人推爲一門兩高士二曲先生過朝邑嘗一見之後每稱其篤實朴茂淵乎見太古醇龐遺風於仲復獨可伯仲之間惜乎其學術之詳無考無從紀述云

張嶽立

人有邀鄉曲之譽而幽獨隱微不堪自問者乎有負不韙之名而踴躍獨行之死弗渝足以雜風表俗者乎斯二者蓋古恒有之矣砥節礪行或不宜於俗而竊虛聲以欺人者人或莫之識如予與健齋不大類是也哉健齋自其少時卽有志聖賢之學以爲諧媚非所以居心苟同不可以處眾廉隅弗立卽不能自固其藩籬於是規行矩步固肌膚束筋骸刻意兢兢凡拱揖進趨言動食飲之節必以古人爲師又好接四方知名士或尊爲師親爲友其所耳濡而目染者皆非尋常所可幾而予則自交健齋後始稍知向學顧意度委靡不能自振又無名師益友相與啟迪於是友朋不知者皆以予之苟同爲可喜而健齋孤立寡和幾若不能自容於鄉黨且至於死而其學其行終不免悠

悠之口也嗚呼聖學之廢久矣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人生八歲卽入小學教之以灑掃之節進退應對拱揖坐作之容其學之者無不自以爲宜而其目而觀之者亦無不以爲學固當如是也自後世學校旣廢相尙以輕薄自喜其佻達一有整飭之士僅僅不自廢弛莫不物議沸騰憎茲多口蓋自宋程朱大儒以來風已如是而況於今日此予於健齋墓銘之文所以不能不爲之三歎也健齋強氏諱嶽立世居韓城縣樂善岡其世系子姓卒葬年月俱詳某某行述中韓城自賈懷伯先生從二曲徵君游一時聞風興起者頗眾健齋其一也先生韓城名士吉君月三王君巨庵孫君渭川與今解君可貞皆以學行文章炳蔚先後而健齋皆與爲友邠陽太乙康先生韓令聘修邑志健齋延其家卽拜爲師後又從二曲高弟豐川

王先生游亦以師禮待之同時程君某某高君五軒久庵皆力剗俗學刻意古處而健齋以農賈之家不惜多費或結爲友或延爲子師卽以予之不肖初謁健齋時年纔十五耳而建齋卽待以成人之禮非眞屈己下賢有樂善不倦之心者能臺臺如是不厭哉健齋旣以學行自勵其動止嘖笑自不敢苟隨於俗又得豐川門下指授謂學莫先於孝弟而孝必自善則歸親始於是凡可以彰親之善者靡不竭力焉世之君子久沈溺於魏晉遺習視禮法之士旣冰炭不相合而又見健齋所以彰親之善者或稍過其實於是互相非笑詆譏不已至以僞學目之夫世號爲學士大夫言非而辯行僻而堅父子祖孫同惡相濟而不悛者豈少也哉不此之責而沾沾一守禮之士至擯之若不能容嗚呼此亦可以占世風之升降矣健齋嗜學喜蓄書

自宋雒閩後諸先儒語錄文集靡不搜購珍藏予得縱觀
先儒之書頗能條析諸儒異同離合之辨實得之健齋關
中之學有明最盛 本朝朝邑復齋王先生實宗朱子而
其學不傳二曲先生不知其學所自大約得之東林後調
停朱陸之說爲多其徒散見於四方而其高弟能傳其學
者爲豐川徵君豐川之學傳之韓城而君獨爲弟子且後
卒自君卒後後生小子或有志向學畏其排擠似君莫敢
毅然自樹一幟雖以予不肖嘗得從君問學亦不敢大聲
疾呼以自鳴於世蓋自是而闢學之傳遂絕矣學者日讀
聖賢之書啣唔占畢若將弗及至語其立心制行則曰吾
弗敢學聖吾姑爲俗學云爾嗚呼其不可哀也哉健齋卒
於乾隆某年月日先是三年予有事至韓別歸健齋送予
十里外茶亭予涕泣拜別蓋予自覩衰憊恐不能復奉教

言仰視健齋貧困危羸恐亦不能久於世也而今竟驗矣
健齋沒予衰不能弔奠故不俟其子之求爲銘文以遺之
蓋不獨朋友之私情亦以發健齋之學足以維風表俗俾
泉壤幽魂得一吐其不平之氣云銘曰

名爲世所珍亦鬼神所忌蓋不獨吾學之有虧亦由斯人
之多忤嗟吾健齋何慕於是而與世齟齬而多生顛躓道
喪千載賴有一二岸崖之士以傳弗替雖不今合知希益
貴有美斯傳靡善不記秉直爲文庶慰幽殤

王承烈

王承烈字遜功號復庵涇陽橋頭人端節王先生四世孫也少精舉子業兼博通聲詩古文詞年四十三始以五經解於鄉及鄂縣令蕪湖張侯開館造士招先生主講席館王豐川先生家講明心性及修己治人之學逮成進士授庶吉士辨諸儒真偽安貧守志力行不怠

世廟承大統聞其學行擢諫垣剛方守正不避權貴授湖北督糧道

召對 養心殿講明明德之義稱

旨旋升江西布政使政肅而惠冀展其所學以報

國恩由副憲授少司寇踰年卒之日幾無以殮蓋好施與學又清操自厲不使囊有餘俸也有日省錄毛詩書經解行於世時年六十有四

上鶴用方殷未竟其施
朝野惜之

張秉直

先生名秉直字含中號蘿谷澄城縣人世以詩書相承幼失怙叔父督責甚力口授小學四書易詩書三經十齡時悉能背誦稍長卽不自菲薄不以聖賢爲不可及年二十補諸生制藝非其所好博覽羣籍於六經獨重四子書四書尤重論語嘗曰孔子萬世之師也學聖人者宜學孔子論語孔子教人之書也學孔子不讀論語不得其門而入矣朱子孔子之真傳也學孔子者宜學朱子小學朱子教人之書也學朱子不讀小學亦不得其門而入矣論語小學之旨學者有可持循要之明理盡性希聖達天俱不外是舍是他求不入於卑近則流爲空虛矣先生廣文一時名流旣從康百藥无疾遊又往謁二曲高弟王豐川心敬不復應試遂以學法除名而元明以來諸力學之人程朱

後諸儒講學之書益周知而多購焉故其爲學以窮理爲始知命爲要先生少有至性讀史至忠孝節烈必再三誦往往涕流被面鄉人有不法事輒面數其過惡一狂男子焚邑文廟先賢牌位知縣學博皆自若先生適在城往哭之遂置男子於理內行純篤尤敦友誼歲饑質地賤給鄉族雖藜藿不充弗顧也仁讓之風里黨漸濡二十年無爭訟者中丞陳文恭公欲疏薦於朝固辭乃止先生與人無忤而亦多不合晚年所養益粹矜持悉化論者或高其巖峻或重其含容至其探理精勤見道親切同學或莫之知也自謂與石門某氏有深契焉所著有四書集疏附正論語緒言治平大略開知錄文集文談徵信錄已行於世又有刪訂四書集疏某氏遺言聖廟從祀位次私議讀書存疑評學部通辨等書

聖清淵源錄第二終

聖清淵源錄第三

道學錄卷七十三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謝文洊

先生諱文洊字秋水號約齋明季諸生初講陽明之學年四十與同人會講於新城之神童峰有王聖瑞者力攻陽明先生與爭辯累日爲所動取羅整庵困知記讀之始一意程朱闢程山學舍於城西名其堂曰尊雒著大學中庸切己錄發明程子主敬之旨以爲爲學之本畏天命一言盡之矣學者以此爲心法注目傾耳一念之私醒悔刻責無犯帝天之怒其程山十則一以躬行實踐爲主時甯都易堂九子節行文章爲海內所重星子髻山七子亦以節概名先生獨反已闡修務求自得髻山宋之盛過訪先生

先生遂邀易堂魏禧彭任會南豐程山講學旬餘於是皆
推其篤躬行識道本南豐甘京與先生友已而服其誠也
遂師之卒年六十七先生左傳濟變錄自序曰處 國家
之事惟變惟難得失成敗恒在幾微呼吸之間使閭者當
之惘惘然莫得其方神亂氣沮一再躊躇而大事已去智
不足也智稟於天而未嘗不得之於學恃天者每有奇中
之能然事遂功成往往以不善居而敗知於始而闕於終
有足悲者惟得之於學以勇則沈以養則遂遇事不震不
徐而適投其機功成之後又恬然若未嘗有事者雖猜主
妬相而不假以隙此之謂大智夫學明理於經而習事於
史史與學居十之六而閱歷鍛鍊又居其四事變無窮莫
可究詰然能學古人之成案精思而力辨之置身當日如
親受其任而激撓衝突於其間如是者久之則閱歷鍛鍊

已兼具於讀史之中矧身世所遭得之於動忍增益其力
又有大焉者乎以此知得於學者全而得於天者半身在
天下者烏可無智欲智者又烏可無學也洵生也閭幸而
天下事未嘗及身年已望六可免覆餗之恥賤貧多暇授
徒左傳見其時名卿大夫濟君國之險艱識深力堅誠有
不可及者因每國取數事評註得二十八篇又余友魏裕
齋有杜預癖深謀至計一一摘抉出之發從來讀左者所
未發輯左傳經世一書予多取之夫以予之閭又老且賤
安能與一時英少抵掌談天下事惟是取古人陳迹神而
明之以補天所不足雖不徵之實事庶幾心目開朗俾不
至於闇終則厚幸矣乃若明體適用之學非全力不足以
幾自共學以至於立立而至於權不容陵節而施亦不容
畫地而限夫學至於立則窮不失已達不離道似亦可以

自畢然使時勢安常則以立者居之有餘一有變故非權
曷濟故學不至於能權則才不足以御變天下事既身入
其中能保其有常而無變耶至於立之未臻而急於用權
則將以義爲利詭御思獲此又豈識聖人之所謂權者耶
春秋時諸名卿大夫未必一一不謬於聖人惟是學之有
道則變化在我雖以小人之智毒如烏堇亦未嘗不可炮
而製之以神吾生人之權得是意而推之將博觀全史以
盡古今之變區區守一左氏猶恐不足以濟吾閭也

甘京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少而跡弛及壯負氣慷慨期有濟於世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下上於有司行之毋稍變山賊起潛身走出山砦下知其險易因陳策於大吏請勦之與文洵同學一日會講程山服其理趣昭博便請北面稱弟子粹然有儒者氣象矣其論朱陸也曰朱陸歸宿不異所趨之塗不無異所趨之塗之異不害但其塗異而亦自有失見其失而攻之無害惟護其失而爭之則有害矣既又與易堂諸子講習文益進不應試隱居爲童子師自給嘗編家禮酌宜修了溪家譜又取其十九世祖以下七人詩次之爲了溪一家言自著軸圍彙凡十卷魏禔爲之序其軸圍不焚草則芟臙之作也子表字衷素有膜堂存彙

封濬

封濬字禹成南豐人少補諸生以明經貢於鄉門下生且百人年四十更事文游小文游五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才若不敏而性耐勞勩爲人解紛排難秩秩有次序易堂彭士望以出位爲戒因自號曰位齋魏禧謂爲篤行有道君子又謂當爲治繁劇之良有司而惜不用也

黃熙

黃熙字維緝南豐人與文洙爲友折節師事之服童子之事進退惟謹不以爲勞順治十五年進士邑令方度田熙與封濬任其事毋敢干以私者閭里有不平事皆平心平之無不服當謁選乞養歸父母終復乞病遂不出與甘京封濬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號程山六君子卒年六十二子國望國垂簡其日錄分事親守身論學各爲一卷并所爲詩文及雜錄總曰做園遺橐行之

危龍光

危龍光字二爲又字在園南豐諸生善事繼母繼母遇之
非禮委曲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以呂氏鄉約法約其族
人旌別善惡救卹患苦宗黨皆推敬焉有告以過者辭雖
厲無所忤人曰今之子路也

曾曰都

曾曰都字美公南豐諸生年四十餼於庠忽棄之受業程山腐豆賣錢以自食其學務實體諸已因自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之篤於行誼關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魏禧嘗曰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健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已而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己之不同也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也又有高識者講學程山隱居不仕年二十七喪婦有一子不再娶識字敏生亦南豐人

湯其仁

湯其仁字長人又字密齋南豐人歲貢生居家有法每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卹之著四書切問省克堂集同邑傅與字同人諸生在文游門早卒有禪根論文游爲箸錄於程山集中又李萼林字仲闢一字深齋讀生程山門人好施與嘗割產以濟人弗惜也聞有才俊之士徒步百里訪之

宋之盛 黃震

宋之盛字未有居匡山下白石邨人稱白石先生嘗與程山甘京論祭立尸喪復之禮不可廢魏禧贈云穆穆良時運貞元吾爲師百草愛春日安知秋所爲

黃復一名震盱源人幼慧性端慤好讀書而家貧甚年十四父欲其從業勿從益肆力於學既補諸生試輒高等有名臨川陳大士亟稱之閩人朱仲生講學於其鄉復一從之游學益進嘗竟日正襟端坐容色充然明崇禎己卯舉於鄉座主馬公世奇深器之庚辰下第復一上書馬公惟以閱理未精養氣未充自視欲然求責誨絕無窮愁抑鬱語馬公得書欣歎裁復數百言謂性命經濟都無了局門下能作此語勝昌黎上宰相書百倍矣甲申之變復一致書縣令徐公曰聞都門不守五內俱裂吾輩所讀何書所

皇清州原集卷三

宋之盛

六

道學錄卷七十三

立何品甯甘爲保全妻子計哉某雖登賢書尙未離書生
之局勤王旣非所主倡義亦無其賞願經綸巨手明以教
誨我一切身家非所敢問也俄總督揭公重熙御史朱公
統銅俱特疏薦復一知時不可爲謝勿就然自是不復應
進士舉而復一已卯同榜安福劉渤豐城鄔見分宜何山
星子宋之盛新建何一泗高安劉日杲清江蕭宏緒此七
人亦終隱不出云

湯之錡

金饒 鄒雲升

章大士

鄒組綬

姚琛

蕭銘功

湯之錡字世調江南宜興人明季布衣遭世變屏居田野講求聖賢之學嘗游無錫其學宗顧高主靜立極之旨而歸於踐履篤實既歿諸弟子祀之錫山之麓又金敞武進人負氣節有經濟魯王監國官僉事 大兵渡錢塘江易服行遯事定歸里與同邑章大士從湯之錡講學無錫悉遵東林舊規敞流離顛踣不忘忠孝疾革時呼弟子取缶吐鮮血盈器曰一腔熱血盡矣遂卒大士字我任時則無錫有鄒組綬姚琛蕭銘功及組綬從子雲升組綬字天目少卽有志於學厯事湯之錡金敞與顧培兄弟同主講席爲人樸訥寡言而自守廉潔家極貧未嘗假人一錢間爲古文爲甯都魏禧所稱賞以布衣終琛銘功雲升俱逮事敞雲升尤覃精儀禮之學

--	--	--	--	--	--	--	--	--	--	--	--

003-134

顧培族弟鏊 孫襄仁

顧培字昉滋江南無錫人與族弟鏊同受業於宜興湯之
 錡有志聖賢之學時武進金敞長之錡三歲而師事之之
 錡卒培與敞築室於錫山之麓曰共學山居以招四方學
 者其學以靜為本而以九容九思為入道之要每春秋兩
 會遵高攀龍復七規遠方至者常不下百餘人敞卒培與
 鏊主其事家故豐裕後日益貧至晚年日闕無儲而接引
 學者諄諄不倦年七十九卒鏊字雋生年二十六始志於
 學習靜三十年用力勇猛徹夜無倦容自號恒惺取常惺
 惺義易簣時猶延族兄培至榻前講學不輟其與培共主
 講席也學者恒樂培之和易而苦鏊之嚴毅然誠意懇至
 其面刺人過初若不容久之無不心服同邑孫襄仁字立
 三父維嘗從宜興湯之錡學仁年十九刻意厲行束躬收

道學錄卷七十三 顧培

道學錄卷七十三

欽時共學山居方盛乃從顧培顧整遊講求高攀龍靜坐
之學每春秋舉行復七會會者近百人仁據坐講說日昃
歌詩數章聲出金石晚以貢入都邑人吳鼐言於江陰楊
名時擬上疏薦之仁力辭未幾卒於京邸子諸生錫信孫
訓導開濟並敦士行

邱維屏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吾姊之壻也祖一鵬萬厓丙子舉人官至湖廣按察司僉事以廉聞天下父如泰直諒好學先徵君與爲至交故特以吾姊字邦士也或謂邱生貧甚君女不思噉飯處乎徵君曰在我耳分僮婢田宅錢財嫁之而邦士性不事產內外皆倚辦吾姊嘗絕炊姊屬邦士借米鄰家不至使人矚之則袖手立塘塍上看往來行人姊別借米炊既熟使人請邦士食邦士食竟亦終無一言也爲人高簡率穆讀書多元悟生平最得意所自作時文謂包籠三百年先輩大家之長而別出機軸然其所作古文乃獨爲吾黨所推司馬子長歐陽永叔而下庶幾焉性靜默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不識者以爲村老常不與拱揖有問之者日夜言娓娓不倦至爭辨事理輒高聲

氣涌面發赤頷下筋暴起如箸嘗與予爭辨時文體制盡善及繼統者必爲之子至座中人皆罷酒聲震山谷鼾睡者悉驚寤不爲止廉於財非其義一介不取也志意慷慨若揮擲千金不介意者與人必誠直視達官貴人與田父牧子無異所居室如斗大牀竈雞豕雜陳衣服破敝不能易然人常迎致精舍居之衣以裘段直著不辭蓋視之與陋室敝衣等云晚尤精泰西算易數歷法皆不假師授冥思力索而得之桐城方公以智以僧服來易堂嘗與邦士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青州翟君以翰林院出知韓城傲辟苛暴獨禮迎邦士講易數邦士箸易數書偶乏紙卽用牌票紙背書之翟君悉以錦軸裝潢其草廩敬事如師禮而暴亦爲少霽青州宰相欲邀一見邦士卒不見也所著易勦說易數歷書高三尺許皆垂成未竟他時文雜

古文各百數十篇邦士爲文深思窮力一字不輕下嘗數月數日不成篇旣脫橐隨手散漫或爲鼠齧去或人傳覽相失亦不自惜也予嘗請易堂諸子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絕似之又曰吾輩立意爲世所不可少人邦士自然爲世所不可及人諸子以爲定論邦士年二十三補弟子員第一督學侯公峒曾奇賞其文再試皆第一餼甲申後棄諸生服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生矣易堂彭士望曰邦士乃棄會元邦士年六十餘尙健嘗自河東一日往還翠微山教授弟子手批口講日夜不輟業已未九月病噎不食死年六十六先是淮海閻氏以椿藹一匹將書求爲其妻銘墓未作也死之先日邦士命家人取藹出曰以付冰叔還淮安閻氏時予方就醫泰和未歸

西清別錄卷三
魏禧曰邦士易堂之一禧少蓋從邦士學古文也廣東陳
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
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蓋不得其解云

彭士望

彭士望字躬庵南昌人父哲明季以諸生游公卿間名籍甚士望少自負不屑爲庸人年十六補縣學生與新建歐陽斌元輩相厲爲有用之學哲聞漳浦黃道周平臺召對語歎曰鐵漢也臨卒語士望當師之士望畢殯葬卽往謁道周則道周觸思宗怒繫詔獄因傾身營護之而國子監生徐仲吉以疏救道周下獄辭連士望士望走鎮江見東林諸公謀會宜興周延儒再起相道周得論戍事解甲申變聞故兵部職方司主事楊廷麟謀起兵士望爲募兵九江福王稱號有以蜚語中廷麟者並及士望乃罷而楚崇陽王華燧薦士望以兵部司務宣諭楚豫至南都部司索賂與同薦六人怒叱之遂弗用閤臣史可法督師揚州招士望時斌元亦先在士望至則進奇策請用高左兵夾攻

清君側之惡斌元助之可法駭曰君年少氣銳果爾得爲
純乎由是憚兩人兩人辭歸時乙酉歲四月也六月金聲
桓入南昌士望挈妻子走建昌因至甯都依魏禧居翠微
峯巔後與禧兄弟輩稱學於此所謂易堂諸子者也當是
時楊廷麟守贛州進吉安而諸將徐必達等氣驕不遜以
士望與必達雅故乃強起之假授湖西道護諸將諸將始
戢丙戌改湖東湖東治臨江居戎馬間擁羸卒數百士望
脫文法謹偵謀一意殫力民事民愛護之數月免逾月贛
州破廷麟赴水死士望遂自廢躬耕食力閒以相地術游
江南北復教授甯化而爲學益力時江西講學者易堂外
在星子者曰髻山南豐曰程山士望皆與往復大抵以陽
明念庵之說爲宗而歸於有實用可試諸行事嘗謂天下
學者之病在於虛經義氣節曠達文章延而至於理學經

濟皆虛病也又曰學者凡病皆可醫惟偽不可醫欲以此
激發後學而造就之使有用於世生平嗜朋友海內宿望
結納殆徧其規諍過失竦切深痛而樂道人之善夕聞一
士迫不待旦至老不衰卒年七十四士望自廢後常以不
死自恨顧心非傲倖反側之徒金聲桓之將叛故大學士
姜曰廣與其謀召士望士望辭去不願云所著有手評通
鑑二百九十四卷春秋五傳四十一卷詩文集四十卷三
子厚惠厚本厚下迄於今凡八世皆籍甯都以文學科第
世其家

論曰明自嘉靖後講學日盛率皆竊姚江之近似而失其
真猖狂恣肆以至國亡躬庵始亦講學既而曰不可以身
謗聖賢遂止而發學者之痼一言以蔽之曰虛埽除積嬰
以待來者豈不偉哉

彭任

先生諱任與同邑魏先生禧嘗集同志講學於易堂世所稱易堂九子先生其一也著有草堂文集其論朱陸異同謂學者之病不在辨之不啻而在於行之不篤九子中如甯都李先生騰蛟著有周易剩言邱先生維屏著有周易剿說南昌彭先生士望著有恥躬堂集皆易堂講學之人也

潘平格

慈谿潘先生諱平格字用徵著求仁錄謂孔門之學以求仁爲宗求仁所以復性仁也者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吾人日用平常之事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渾然親長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怵惕惻隱勃然而發直捷痛切不自知覺渾然孺子一體則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也渾然一體之充周於日用條理於發見如此則知皆擴而充之以保四海豈難事哉故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又謂吾性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則復吾渾然一體之性斷須一體萬物之志故大學首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爲軌則欲明明德於天下乃吾性渾然一體之

真欲不從功能伎倆起見從功能伎倆起見則日事於強
日事於多聞識有智慮惟吾性之真欲則能反而求之欲
平天下先治國欲治國先齊家欲齊家先修身欲修身先
正心欲正心先誠意欲誠意先致知而致知在格物蓋有
是明明德於天下之欲自能直追病源知平日人我習見
之爲礙必務格而通之也知卽良知所謂愛親敬長不忍
殺觶乍見惻隱時常發見於日用之間者是也格者通也
物卽物有本末之物物有本末之本末卽本亂末治之本
末本者身也末者家國天下也格物卽格通身家國天下
也不忍殺觶之牛良知也致不忍殺觶之知在推恩以及
百姓乍見孺子之怵惕惻隱良知也致乍見惻隱之知在
擴充以保四海孩提之愛親敬長良知也致愛親敬長之
知在達之天下推恩以及百姓擴充以保四海仁義而達

之天下格物也推恩以及百姓而後不忍殺鱗之知至擴
充以保四海而後乍見惻隱之知至仁義達之天下而後
愛親敬長之知至物格而後知至也知至而後意之存於
中者無僞運於事者必慊無自欺可知意無自欺而後心
復其渾然寂然周流四達之體無所可知心無所而後無
親愛賤惡敖惰之辟而身修身修而後宜其家人爲父子
兄弟足法而家齊家齊而一國興仁興讓國治矣國治而
好民好惡民惡彼我之間各得分願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而天下平矣又謂大學乃曾子極言一貫之全書在明明
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三語已盡一貫物有本末事有終
始兩語已盡一貫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一語已盡一
貫格物是打通一貫物格是實到一貫物格而后知至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

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渾然一貫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天子庶人皆是一貫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反言以見一貫一貫者一身以貫乎家國天下一修身以貫乎齊治平盡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格物者貫身家國天下爲一物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爲一事所以復吾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性也自格物之學不明而一貫之道晦矣今學者欲聞一貫之道其必如曾子之曰省吾身而後可哉又謂學者之患大率在於不知真心見在日用而別求心故有種種弊病以各成其學術若能審求仁之學脈而得性善之眞旨者不別求心蓋真心見在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當恭敬自恭敬當是非自是非非有所藏而發亦不期其然而然雖梏之反覆者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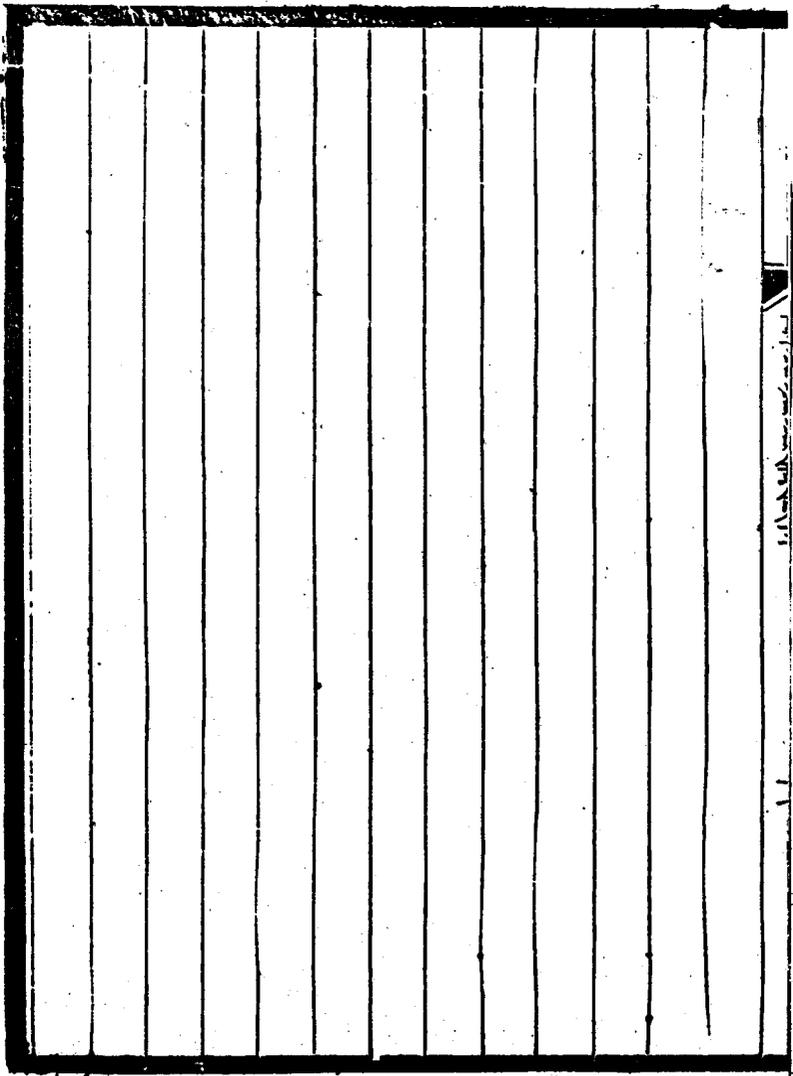
嘗不流行於倫物之間本見在何俟於理會參求無刻不
流行何待於靜中養出又謂有操持則分內外心意爲內
事物爲外以心意爲內則見滿前無非引心之境益不得
不提省照管操持涵養使此心常在腔子矣夫吾心渾然
天地萬物一體者也而照管操持欲使之常惺惺於腔子
則心勞真心主也意識賊也操持意識以爲心則實主雜
糅心勞則神思不安而魂夢擾亂主賓雜糅亦宜神思不
安而魂夢擾亂故日間執持有滿前無非引心之苦向晦
燕息有魂夢顛倒不安之苦知求仁之學脈者吾心本渾
然天地萬物一體以天地萬物爲外則非吾渾然一體之
心性矣焉得有內外之殊又謂操持者意也識也操持此
心是以意識治意識也知求仁之學脈者擴充四端強恕
反求孜孜焉以盡吾分日見吾分之未盡而慍慍焉不敢

忽易夫孜孜焉以盡吾分全體是敬日見吾分之未盡慄
慄然不敢忽易亦全體是敬敬卽是心而非敬以治心心
卽是敬而非主敬持敬然不過孜孜焉以盡吾分耳日見
吾分之未盡而慄慄然不敢忽易耳初不自知其爲敬也
不自知其爲敬乃所以爲敬卽是心心卽是敬也又謂實
發渾然天地萬物一體願欲實用渾然天地萬物一體工
夫自能實證渾然天地萬物一體性分如是工夫復如是
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是工夫是謂本體工夫非有二如
是工夫副如是願欲如是願欲故有如是工夫是謂真志
真功非有二如是願欲復有如是性分如是性分故有如
是願欲是謂真性真欲非有二所以某嘗謂明明德於天
下乃自性之欲格通人我乃自性格通自性之欲則非強
立大願自性格通則非作意用力復性之功卽是率性誠

之者之人道卽是誠者之天道豈非對針直縫凡聖同條
天人共貫之學脈與又謂立志之始須刻刻自提或於空
閒無託之際默默自提曰我何以無志或於倥傯恍惚之
際默默自提或於因循舊習之際默默自提久久則志漸
切漸堅而立矣然提志與提心不同提心者認靈明知覺
爲心欲常在於腔子常患此心之走失或至作意而動火
提志者不然不過自責志之不立而已陽明先生立志說
云一毫私欲之萌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
之動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怠心生責此志卽不怠
忽心生責此志卽不忽敖心生責此志卽不敖吝心生責
此志卽不吝燥心生責此志卽不燥忿心生責此志卽不
忿慢心生責此志卽不慢忍心生責此志卽不忍畏難之
心生責此志卽不畏難怨尤之心生責此志卽不怨尤自

小自棄之心生責此志卽不自小自棄求人非人之心生
責此志卽不求人非人無一事而非責志無一時而非責
志無一地而非責志無一不責志則志立矣學者知所以
責志自不至錯於提心而因藥發病之患其庶免乎又謂
眞志旣立則一日十二時打成一片志旣打成一片則事
事盡分皆眞志所率由豈見有工夫工夫二字起於後世
佛老之徒蓋自倫常日用之外另有一事故說是工夫若
主敬之學先立體以爲致用之本窮理之學先推極知識
以爲遇事之用亦是另有一事可說是工夫嗚呼爲主敬
窮理之學者豈知是特地工夫耶亦曰爲盡倫常日用故
不可不主敬窮理也然則非學養子而後媠者耶嗚呼爲
學本無工夫力行而已矣不篤志必不能力行與學者言
但言篤志而已矣立志果足立志果盡立志之外果無容

更有言說又謂工夫不是做的是自然的志不是要立的是自然的只起初思量乃是勉强勉強提起之久至於思路漸熟不俟起念時時見前無間閒忙無間蚤暮不由汝思量不由汝比勘自不覺知恥發憤精神煥發而志立矣先生或言真心或言真性心性並未分明又每以不忍殺鱗乍見惻隱孟子之隨時指點者卽據爲渾然之一體卽認爲豁然之一貫視擴充爲直達流行無工夫之可驗其言集義亦以格通家國天下當之嗚呼豈不誣乎夫孟子之博學反約知言養氣皆格致誠正窮理居敬之事也所以擴充者在此所以集義者亦在此豈實願實證真心真性當下直捷之謂乎先生誣孟子矣



003-154

鄭廣唐

公鄭氏名廣唐字而名別號寶水處州縉雲人生時大父日強方丞崇仁崇故有元吳文正寶唐書院因命名孕唐而字曰而名蓋以名世期之也後改今名公少聰穎善屬文弱冠舉天啟丁卯鄉試卽有志聖學躬行實踐克自砥礪問學南屏深有契於姚江之旨每以新建自勉人亦不以爲夸也旣屢困禮闈益講求經世之務崇禎甲申闖賊破京師中原魚爛明諸藩多避寇南徙福藩立於金陵時議將以括婺二郡改封崇藩括土瘠民貧建藩供億紛紜民不堪命公叩闈言處州萬山轟突登涉艱辛田疇旣瘠商販復少又鄰邑武義江山浦城嵩溪龍賊麻盜屢屢見告聞有藩封彼將生心無兵無食何以鞏維城而奠磐石因言其不便者七議得寢未幾南都告變閩省有所擁戴

公以夙望薦起爲翰林院待詔旋晉吏部稽勳主事轉驗封員外郎攝文選事有選人以千緡餽公司閣以進杖而叱還之選事一清時疆土日蹙權貴鴟張岌岌然有不終日之勢公感憤時事上書數萬言豫章曾公櫻見而嘆曰眞救時碩畫也然卒莫能用會福甯兵備缺公以參議往任方簡車乘蒐卒伍閱鎧仗峙糗糧思有所樹立而時勢已不可爲矣因辟地長溪叢箐閒架木爲簣自處隱約公尊人念公切遣僮使趣公歸公踟躕未決客語之曰公有二人在奈何以身浪擲因念衰親獨子誼不忍留痛哭謝歸覲兩尊人後卧山中不復出郡帥檄召公公以死自矢會有解者乃已時兩尊人年高日侍庭幃晨昏定省踞起如孺子父助教公生強健無疾疾亦不親藥餌公不敢違但潛命醫於戶外詞何必復初乃就子舍否則衣帶不解

也家貧無私蓄所入悉以奉兩尊人迨兩尊人卒公當不致毀之年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則躬操槨畚與備作參蓋天性純篤如此居平論學以聖人之道莫大於易而其志具在春秋於是爲讀易蒐春秋引斷二書易蒐鈎亡精微多發人所未發其論亢龍也謂其時之不得不亢存知進而已何能慮其退惟知存知得而已何能慮其喪義以伊周觀之上下危疑流言繁興斯時欲慮退於進虞相於亡患喪於得能無餒乎論泰之初九曰卦以泰交爲義所謂內君子外小人者正欲與之相安不欲與之相激相安則小人可化相激則君子亦傷否之六二曰二以中正應五中正爲能包容小人之心承順君子之德使小人皆受其吉卽大人否亨之道此雖與小人爲羣而轉移變化在我豈得而亂之哉坎之九五曰器盈則人槩之盈者人

之所概也不盈則適得其平虛中以受天下何險不濟其
解義精確類此引斷多采諸說之長者而間申以己意皆
爲通人所稱治經外復取古事可疑者辨析成書曰古質
疑漢語林其辨周公未嘗殺管叔論尤宏偉有關倫常教
化詩文十餘卷而最奇崛者爲箴上吟一卷洞金石而泣
鬼神語二子曰此吾志所在存此一卷足矣晚遂有欲以
遺逸薦者公笑曰吾豈以終南爲捷徑者哉力拒之公二
子長惟颯次載颺皆舉進士高第有文章名

黃生曰余從次公中翰得見公遺書竊嘆其經有師法可
著錄乃中翰君言公生平雅志勳業自長溪歸方強仕耳
卷懷而處以著述聞非其志也予謂不然公遜世無悶安
貧守志非賢者孰能之況其書具在卽儕之古人奚惡焉
予故特錄之以爲傳儒林者之選

劉丁

自象山陸子之教不明士墮於章句訓詁者三百餘年洎
王陽明先生倡明絕學然後士知有躬行實踐之功當是
時王門弟子江西爲最盛南昌梓溪鄉貢進士劉公諱廷
詔其一也公再傳至曾孫山陽訓導諱一琮並以學行世
其家訓訓導公生子諱曷負才早世遺孤諱丁字先庚甫
十二歲卽文學先生也先生自失怕恃蘄然能自立誦鄉
貢進士公遺書卽志爲實學慨然曰學非文藝之謂亦非
徒論說要使義理浸灌於心乃可貴耳自是言動造次必
於禮法每讀書正襟危坐至夜分未嘗敬側待人必誠信
弱冠補弟子員授徒自給來學者必教以整齊嚴肅收斂
精神曰此固聖學卽舉業無他巧也鄉先達杜公果學行
伏一世首命子來學於是成就者甚眾每晨起奉先展拜

始詣塾與生徒肅揖環座講解各因其氣質提撕之咸惕然懼亦忻然各有得也生平嘽不逮養親尤嚴祀事祭器祭物省視必躬必信質明行事悽愴怵惕觀禮者恒動容學無所不窺未嘗敢自炫少時偶與同社雞豚之會語及穉事有長者詰子弟五穀獨以稷命官何也其子弟不能答先生亦止作思索狀既罷會或叩先生豈不能知蹙然曰白虎通德論謂稷爲五穀之長不知古人意果緣此否且人不能答吾豈獨能耶其謹畏如此然與人爲善款款惻惻發於至誠里黨有爲不義者遙望冠冕恒反走曰吾不敢見劉先生往往徙其所爲涵養既靜言事多預中金聲桓之下江西也人方倚以靖亂先生獨憂之密語所親曰忠信眾之師也恭敬位之表也誕則失民驕則無上斯人久於此南昌其塗戾乎未幾果叛殘井邑 王師南征

半歲而後定先生艱於嗣初娶袁氏繼王氏又娶張氏始生子某又久未有孫歲庚午年七十矣以易筮之曰今歲必得好孫然吾不及見其成立當命名紹聞僅可耳吾訓而已是冬果生孫踰二年而先生卒康熙壬申七月十一日也紹聞以康熙五十二年舉於鄉榜名吳龍以紹聞爲字雍正元年成進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今歷官刑科給事中能傳先生之學以清慎稱先生著述甚富有經義二百篇詩古文八卷又歷代典略正學粹言等書凡數十卷其最精者在易獨不立語言每謂三才萬物一理應感眼前日用莫非圖象不得以傳註求也嗚呼若先生者可謂能世其家學無失陸子陽明子之教者矣今科舉之士豈復有斯人乎宜其晚始食餼僅以諸生終也初先生葬地未安紹聞將以今壬子歲乞假歸葬於某山之原因來乞

銘余方有志於先生之所學而媿躬行之不逮也敬爲銘
曰副墨匪子維誦匪孫學惟心得有之於其身佑啟後人
其永瞻斯吁矣乎

惲日初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遜庵祖諱紹芳明福建布政司左
參議珠之八世祖也父諱應侯明國子監生先生由武進
縣學生入國子監中崇禎六年副榜貢生遂久留京師十
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先生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
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三年而明亡唐王聿鍵入福州自
立而魯王以海亦稱監國於紹興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
遣使聘先生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 大清兵
下浙避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復至建甯之建
陽是時 大清兵席卷浙閩粵三省唐王與弟聿錞被執
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騰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破滅
而明遺臣民擁殘旅徧彊走拒迨奉永明王由榔金壇人
王祈聚眾入建甯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數百人謀

於先生之門固請先生不得已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
喻之而退 大清總督陳錦張存仁侍郎李率泰統兵六
萬來圍建甯永明王使揭重熙赴援至邵武不能進建甯
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走廣信尋入封禁山中數月喟然
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如何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普
天牽土齧齒撫膺愚妄謂卽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於此荼
毒百姓何益遂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入江甯敗
走譚傳煌言弟鴻翼先生門人從師匿縣官將收捕先生
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旣而事解卒年七十八康熙十七
年戊午也先生少時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於百
氏無所不窺尤喜朱儒書時商業於同里張璋璋生於崇
禎末副劉念臺先生宗周掌憲垣因介先生師宗周學由
是益進先生旣歸常州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憲公

攀龍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間知常州府路鍾麟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聞大儒緒論也先生長子楨次子桓幼子格避兵時常從建甯破楨死之桓被略不知所終格自有傳

003-166

干特

嗚呼墓之有表何爲而作也耶豪傑奮興負瑩識瑰行數
百里僅見其人而流俗汨沒心惛目昧莫能崇信又從而
非議之君子所爲大聲疾呼表而出焉冀惛者之悟昧者
之明而於豪傑之士無增損也若南康干先生非所宜表
而出之以拯惛昧者歟有宋象山陸子蓋直接孟子之傳
者也鹿洞之講朱子固已率同志奉其說爲入德之方至
於晚年全用陸子所稱尊德性求放心之法遺書具在可
考也自明初以科舉取士經書束以一家之訓士習益偷
苟時文講章外憎無所識其黠妄者偶聞朱陸有異同之
論乃輯其異去其同排陸尊朱藉以希世取寵曰吾以尊
功令不知陸子固與周程張邵諸子並從祀孔廟功令尊
朱未嘗排陸此之不知欲以論學妄也甚矣明之中葉王

陽明先生會一開示重陰暫明久而復晦蓋舉業之士知爲學者萬不得一固也其難明也

國朝隆興士多實學若孫鍾元彭躬庵李二曲黃梨洲湯潛庵諸先生皆能窺尋此旨其卓然不惑於流俗則干先生爲尤難焉先生諱特字達士晚以存名庵學者因以爲號祖諱魯以德行祀鄉賢父諱應漢以文行爲名諸生世居星子縣清泉鄉先生早慧十歲能綴文十五補弟子員試於有司以第一魁其曹者四十有五而鄉試獨不售湯惕庵先生講學白鹿洞先生爲堂長嘗著書曰志道編自言少志於道歷諸生平此志未常不立而行不敢苟其書辨別聖賢至德隱行多昔人所未發折衷經學敷陳治術皆有益於世其尤偉者取黜妄之書援引偏蔽自以爲尊朱而排陸者駁正八十餘條流俗下士駭歎詆譏不知皆

先生躬行實踐而得之於心考之朱陸二子之書確有所
據可以質先聖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者窮老諸生昌言
正論於惛昧萬眾中獨立而不懼可不謂豪傑之士哉表
而出之惛昧者或有覺矣乎先生德性凝定涵養湛深遇
事不亂嘗禦外侮避山寇皆井井有法謝絕貴游雖有折
節願交者不屈也儀封張清恪公巡撫福建闢書院講學
致書延請聞其說多分別門戶因答書婉諷之竟不往應
康熙乙未歲四月微疾言十四日吾當終至期果然年七
十有六子男四人長建邦進士任舞陽令遇 覃恩封先
生如其官次經邦副榜貢生次和邦平邦並諸生女二人
孫男十人女九人曾孫男女各二人先生經明行修不施
於世以恩貢生終而子孫貴盛其次孫運昌亦舉於鄉公
車北來乞文表墓先生嘉言懿行不能備書也書其大者

俾有志聖學之士知自奮焉

003-170

高厚

公諱厚字古生先世餘姚人以遊學徙居錢塘少博羣籍有聲藝林閒崇禎末中原寇興公絕意仕進授生徒講學里門先德器而後詞業言坊行表爲後進領袖東陽遠近多宗之嘗居喪過哀毀三年未嘗去衰經人勸以勿過公曰先賢子羔爲吾宗所自出三年泣血當時不以其踰禮而貶其賢吾嗣吾宗賢幸矣事伯兄如父所遺猶子三女一公爲之嫁娶親黨有貧者恒饋之或給以產鄰里有所乞無勿應會越大饑郡守王孫蘭司李陳子龍令所在設粥廠公特立廠於里門貸錢燒糜全活甚眾且復儲樁柳掩齒骼以廣德意臨歿書忠孝二字呼嗣子以勿忘君父爲囑所遺詩二卷文一卷格言一卷朱陸異同論三首康熙二十五年以子貴 詔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講學士

二十七年巡撫金公提督學政王公巡鹽常公從士民之
請崇祀杭州府學及餘姚縣學鄉賢奉主入祠後學史官
毛奇齡謹撰事狀而勒之主陰二月朔日謹狀

范明徵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閒始祖好禮自玉田徙霑化祖某貢生判温州父某諸生先生少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家爲制舉之文於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旣屢躋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鉤貫於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宋儒濂雒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者率薊甯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始倡於一二人旣而取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於范子曰人謂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

道而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爲
聖賢而宗法孔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孟而可謂
之異端哉象山蓋異於考亭非異於孔孟也譬之適燕者
東人由於齊西人由於趙其所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
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而略問學於不事是蹊於禪者也
豈聖賢之旨乎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
之道亦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
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者今謂
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載未嘗不教讀
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
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旣立各有
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
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

五六亦可謂其別爲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於心而成其爲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於天地可傳於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爲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爲告子之學已異於孟子矣曰此未足爲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子爲楊爲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於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於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山所以高告子者以爲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爲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之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於其原本折之不爲隨

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爲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爲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兩先生爲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於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爲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爲之乎陽明爲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龍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聞也會崑山徐學士元文被命爲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沈張璉之非予爲祭酒有清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

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簷事李公呈祥參政杜公澆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於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縉紱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於家子一汝恕孫二牲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據其大者著於篇

003-178

邵廷采

邵廷采浙江餘姚人餘姚自明王守仁講致良知之學弟子甚眾江西秦州龍谿並述學案頗異師說而餘姚傳其學者有徐愛聞人詮胡瀚錢德洪德洪傳沈國模國模傳韓孔當邵曾可曾可傳其子貞顯貞顯生廷采廷采爲諸生與徐景範皆從孔當受業又問學於黃宗羲初讀傳習錄無所得既讀劉宗周人譜曰吾知王氏學所始事矣蠡縣李塨貽廷采書論明儒異同兼問所學廷采答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後願學葢山孝感熊賜履以闢王學爲已任廷采曰是不足辨顧在力行耳又私念師友淵源及身而絕思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陽明扶世翼教作王子傳城山功主慎獨忠清節義作劉子傳王學盛行務使合乎準則作王門弟子傳金鉉祁彪佳張兆鼇黃宗羲等能

聖清漢水集卷三
確守師說作劉門弟子傳又作宋明遺民所知傳姚江書
院傳倪文正施忠愍諸傳凡數十篇康熙五十年卒年六
十四弟子刻其文爲思復堂集

張問達

江都張先生諱問達字天民生平墨守陽明良知之學所著易經辨疑七卷黜數崇理而談理一歸之於心其自序首推王弼又引陽明箇箇人心有仲尼及求諸我心之是諸語是卽象山六經註我之說也其取於輔嗣之虛無宜矣

康呂賜

武功康先生諱呂賜字復齋號一峯著有讀大學中庸日錄二卷言王文成以格物致良知此功夫知行兼到自是切實精詳又云中庸揭出慎獨卽孔子修己以敬血脈王文成更提掇明快二錄大旨已盡於此書首載自作墓誌一篇述其講學宗旨最詳亦自稱爲姚江之支派云

顏元

顏元字渾然又字習齋博野人明季父成遼東衛卒於戍所元貧不能治裝束徒步數千里至關外覓父骨歸葬世以爲孝子元論學雖宗王守仁加以清剋潔慤自爲一家之說嘗論孟子性善卽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爲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徽州姚際恒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彷彿班氏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門徒習之

聖清淵源錄第三終

聖清淵源錄目錄

道學錄卷七十四

第四

魏象樞

陸元輔

魏裔介

刁包

于成龍

張潛

申涵光

曹本榮

李棟

耿應斗

李遙

第五

道學錄卷七十五

黃宗羲

倪會鼎

羅維善

丁 珩

王大經

陳 確

第六

道學錄卷七十六

顧炎武

康姬冕

康乃心

張爾岐

聖清淵源錄第四

道學錄卷七十四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魏象樞

先生諱象樞字環樞號庸齋官至刑部尙書以道自在朝激濁揚清進賢退不肖無虛日自給諫洊歷左都御史陳奏至八十餘疏凡

國家大根本大綱常大典禮大政事以及吏治積弊民生疾苦無不周悉而薦舉清廉參覈貪墨尤凜凜焉若日月之可揭鬼神之可盟先生之學蓋主於誠成於忠而終身存省於勿欺者也嘗曰士君子未有不學爲高賢大儒者也然只要實實行去曾子之日省孟子之反身諸葛武侯之淡泊甯靜趙清獻之焚香夜告工夫各有所得子一言

以蔽之日勿欺無論立朝居鄉每日所作之事內可以告
妻子外可以告朋友便是聖賢路上人若干百事中有
二事難以出口者還是工夫未純去聖賢路尚遠其講吾
日三省一章謂看此章纔見吾身何等關係何等重大凡
齊家治國任重道遠都在這身子上反身不誠便虧體辱
親了怎麼擔的這擔子起雖指出三件事來卻總是毋自
欺一念如爲人謀是人我一體的胸懷如舜爲堯謀禹皋
稷契爲舜謀孔子爲天下萬世謀方是忠與朋友交乃五
倫中大事四倫都要靠他成就必如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孔子所云朋友信之方是信傳是道統絕續關頭必如精
一執中舜承堯禹承舜孔子所云三人有師善者從不善
者改方是習道三件在人看作小節目曾子看作大綱領
人看作欺他人曾子看作欺自己故不忠不信不習都在

心苗上檢點人不及知而我獨知之三件正是忠恕工夫
用到純熟田地所以獨得一貫真傳後來啟予足啟予手
時候方卸下宏毅擔子完了自省勾當此真時習之學終
身不能盡一日不可忘的想我輩受病處或不止這三件
且學曾子從三件下手莫把天生父育的身子輕輕壞了
令人痛惜大家各自一揣爲人謀較爲己謀孰忠責善的
朋友交較與比匪的朋友交孰信傳道義之傳較與傳名
利之傳孰習從此肯一省便是曾子後身也其講賢賢易
色一章謂人在世學成箇賢人孝子忠臣信友纔不虛生
一場學者終日講求千言萬語只要明這道理道理不明
先由心地不清多因好色不肯好賢既不好賢一點誠心
已彫喪了那有誠心愛父母於父母必不竭力那有誠心
愛君於君必不致身那有誠心愛友於友必不全信人若

識得好色念頭是病心上一轉移變而好賢妄念變爲眞
念人心變爲道心心地何等清明或見賢人所行之事實
實效法他或聞賢人所立之言實實遵奉他世間孝子忠
臣信友都是賢人都是我所好的我所好在孝子事父母
就能竭力我所好在忠臣事君就能致身我所好在信友
交朋友就有信這力如何竭也有菽水承歡的也有爵祿
榮養的總要立身行道纔不辱了父母這身如何致也有
庶人服役的也有卿士奉職的總要以身許國纔不負了
君這言如何信或言賢當好色不當好的或言爲子當孝
爲臣當忠的總要責善告過纔不欺了朋友這樣人人倫
上明明白白完完全全難道沒些學力做到這地位既說
他未嘗記誦這等清心寡欲明善誠身可以對親可以對
君可以對友在不睹不聞之地理欲交戰之時用了多少

功從勉強而幾自然豈不是眞實學力子夏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一生功力和盤托出可謂善學聖人之學吾輩細看學莫大於五倫則以賢賢居首政莫大於九經則以尊賢居首可見虛心屈己是第一難事是第一要務此處見的明行的當別項一線穿去自不差錯學者不可不知也觀此可以知先生矣先生尙名節重道義而當時有毀棄防隅志行虧喪託尊崇朱子以爲名者先生與之往來問答是亦不免失所審擇矣所著有寒松堂全集日知錄元明儒言錄嘉言錄

問答諸子

- | | | | | |
|-----|-----|-----|-----|-----|
| 刁蒙吉 | 孫鍾元 | 左翼宸 | 白東谷 | 魏貞庵 |
| 裴晉卿 | 張伯珩 | 馬玉筍 | 黃大音 | 王敬哉 |
| 徐子星 | 宮宗袞 | 浦潛夫 | 于北溟 | 郝雪海 |

皇朝開原縣志 魏家樞 三 道錄錄卷七十四

湯荆峴

李毅可

王君棟

張逸之

○陸元輔

嗚呼道之不明也經學之失傳也經學之失傳世無真儒以爲之師也古者通天地人之爲儒而天地人三才之道大小遠近高下精粗莫不該貫於六籍學之者有以知夫道義之全體事理之當然以至名物象數之間莫不究極焉而有以考見然後以之投業解惑爲大師爲都講羣學者北面而宗事之非虛也已後世溺於舉業家言用其至淺陋之說以取世資而干祿利經學之傳似存而實亡先聖之道之泯沒於天下久矣吾邑菊隱先生姓陸氏名元輔字翼王今之大師都講也先生爲嘉定新涇里人初就傅卽知向學塾師授四子書節略傳註先生默識其餘不遺一字既長取十三經注疏伏而讀之章通句解橫豎鉤貫寒暑晝夜無所間嘗夏夜酷熱斗室中蟲歎如雷同學

香造先生先生方危坐讀儀禮執筆丹黃汗流被肘呼之
不應因前勸先生曰鬱蒸如此盍少休乎先生曰果熱耶
吾心入書中不自覺其勤學如此方是時明之末造黃陶
庵先生以文章模楷天下邑中儒先皆節義磊落經行修
明通政侯公廣成時以宦游去其鄉有弟曰雍瞻先生與
通政名相埒子曰元演元滯元潔陶庵有弟曰淵耀以及
夏先生雲蛟唐先生全昌相與結直言社人置一冊日必
劄記言動與所學有疑有得相見則出以相咨考不以闇
暗自欺不爲輒媚之談以相取悅而先生師事陶庵勵志
尤切社中諸友咸敬憚焉陶庵嘗品其及門曰翼王以敦
篤之姿爲精微之學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苟一言之不合
於道一行之不得其中小經指摘立自刻責飲食都忘甚
者泫然垂涕吾黨之能受盡言未有如翼王者也其見稱

如此明亡兵至嘉定城陷之日陶庵以下相與抗節致命
其存者惟雍瞻與先生先生少時亦師雍瞻兩人者以爲
可以無死號泣去之相保於鄉之厰頭雍瞻以其孫棨及
開國受業於先生居無何雍瞻亦被逮逮急時先生念巢
傾卵覆師友之誼當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急排其闔挾
棨與俱且視所藏書有侯氏先世及廣成父子之遺文與
夫雍瞻所作搜取凡數十束載小舟潛去間道入越中旋
聞雍瞻亦以死殉位而哭事平乃與棨俱返而侯氏家集
亦藉先生得完先生脫去博士弟子籍分將潛深伏澳以
布衣老矣而當世大人先生以其經師必欲力致之先生
念已於前朝未有祿仕出亦無害而以負故餽口四方亦
非不義之粟故以禮來聘者先生不之拒於太倉則太原
王氏崑山則東海徐氏南陽葉氏長洲則廣平宋氏而東

海公乾學力趣先生入都則又有宛平王公崇簡孫公承澤蔚州魏公象樞江甯王公宏澤皆虛已授餐或俾子弟執經焉先生所主既皆海內巨室大家發其藏書益資閱覽每擁皋比則前後書卷屹然如城手披口吟午夜不撤門人侍側者欠伸思睡先生取其所業反覆詮解朗誦數過無不蹶然起又往往徧借異書手自繕錄擊脫不倦積多至千卷先生於是遂博極天下之書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前大學士吳公正治首以先生名薦州縣敦迫至京先生念異時師友嘗抱隱痛又既棄諸生不欲違初心 召試詭不入格又多規切語主者得之不敢獻然先生輩三四人諸公雅重其名因奏未與選者年近七十以上加中書正字等銜以寵之時先生年六十有三具以實對遂罷去二十一年大治余公國柱巡撫江南延先生

爲二子師先生自講誦而外語不涉私顧吳中有大利害必一一力陳無所靳頗有助於興除余公治吳有聲 丙
 召以都察院復邀先生借入一二年遂參政府所舉措漸不洽衆望先生年將髦重聽甚絕不知外論云何顧時對
 余公侃然方格進迂濶語旣而過所知言曰吾主人位冠人臣來者多耳屬而語似不爲流芳事也將辭之南下余
 公遽以劾罷復留徐公所期年而歸先生前後客京師幾二十年諸公貴人爭羅致之慮不可得海內名人魁士咸
 欲就先生質經義 今天子嚮意儒術甲子乙丑之間累
 召文學侍從臣親試賦詩記說箴銘等或有所徵用故
 實欲考其所從出時被顧問懼不能對咸退而諮先生先
 生爲其道某書某事輒舉其詞與其首尾卽檢書以驗無
 一誤者人各如其意所欲得先生德成行尊士大夫相語

往往稱陸先生雖不舉其字而知必其人也先生對客樂
易可親而嚴凝內持雖卿相之尊視之不過如平交而吾
吳中如故相國宋公德宜徐公元文侍郎葉公方藹及原
任尙書今徐公乾學皆以兄禮事先生先生終無所讓束
脩所入大半用以購書在京師有書數千卷力不能致之
家以是欲去而徘徊者二三年生平未嘗妄取未嘗假貸
既歸貧不自給復館徐氏家然以年力漸憊不能客外乞
所代輯書以歸雲章往視之先生殆病矣猶矻矻事編纂
不少休語雲章曰余於書有所未卒業者若干種與志所
欲爲稍稍哀聚而未編次者今老矣子能爲我續成之乎
雲章唯唯縮踏而退時雲章亦館於徐氏家先生病亟時
以相國之喪不克還視先生比至而先生易簀實康熙三
十年九月十四日也先生子宗濉方客京師向所受業者

侯君開國迎雲章相與慟哭經紀其喪發書報徐公賴其
賻以殯殯之皆以禮題其銘旌曰清徵君前文學陸菊隱
先生嗚呼先生已矣學失其傳人喪厥師豈獨吾黨之私
悲哉先生於師友之分最篤陶庵旣沒圖其像懸之室晨
起必肅揖言必稱先師搜其遺藁於劫灰之餘而梓以行
世其周旋侯氏之難而保雍瞻一孫於流離瑣尾之餘皆
人所難者學本陶庵而晷益充實不雜佛老博綜子史惟
欲資以發明經訓有所要歸嘗與友人書謂六經千聖之
道法四書六籍之精華當循序致精一一返諸己自早年
以存誠主敬自勵至老而自強不息有得於濂溪所云學
聖以一爲要者期自寡欲進於無欲以實踐斯語又論明
代理學以方正學薛文清胡敬齋羅整庵爲正白沙之後
流爲甘泉陽明之後流爲龍溪近谿泰州卓吾山農心隱

狂瀾旣倒迴之者惟無錫高忠憲顧涇陽東莞陳清瀾閩中陳仲好武水陳幾亭數賢至若周海門聖學宗傳一書併驅伏羲以來諸聖賢俱入二氏尤無忌憚後有眞儒火其書可也嗚呼可以知先生爲學之大較矣所著有十三經注疏類鈔若干卷續經籍考若干卷明季爭光錄若干卷菊隱記聞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嘗欲輯本邑文獻未有成書又經籍考雖經編次而欲重加論列以續馬端臨之後此先生未竟之志也先世本姓王氏高祖自太倉徙居嘉定曾祖松撫於陸氏遂冒今姓祖繼魁父昌期廣東番禺縣沙灣司巡檢敕授將仕郎妣秦氏先生奉二親孝謹居喪一遵朱子家禮將仕仕粵有勳績可紀先生列其狀言之彼中之修統志者得載名宦夫人錢氏子男一人卽宗濂監貢生先生命復姓王氏二女適蘇世才錢繼序孫

男三人允恪國學生允恆允忱尙幼先生門人爲達官者
數人其在嘉定者原任翰林院庶吉士孫君致彌及侯君
開國最知名於世先生之沒侯君爲之狀而二君者相與
屬雲章以墓中之文雲章少未獲執經於先生旣壯始見
先生於京師先生袖其所爲文徧告所識曰吾邑奇士也
將適江南幕雲章送之以序先生已命駕亟下車走蓬勃
中攜此序以示故相國徐公公閱之竟曰子之鄉故多人
物遂館置之雲章實未嘗以一言請之先生也其好獎借
後進多此類今將以某年月日卜葬先生雲章其敢以不
文辭遂序而銘之銘曰

維膠作邑五百祀始以文鳴媯雖子項瘠先生自崑徙弟
子就學安亭浹寥寥歐曾有續似厥派演迤實清泚襲李
唐程連鑣起繼以陶庵加卓詭早年入室先生是腹笥便

便充經史尤精六學躡孔軌博存諸家別臧否構問道難
發微旨友教卿相師傅士世稱鴻儒數練水 詔書徵辟
加祿仕先生捐志不失已出幽升高非所喜老衣儒衣歸
鄉里述作煌煌羅萬紙有欲求之道在邇

魏裔介

先生諱裔介字石生號貞庵歷官大學士守周程張朱正脈身體而心會之著有聖學知統錄及知統翼錄其知統錄序曰聖學知統者述見知聞知之統也自孟軻氏既沒聖學晦蝕火於秦雜霸於漢佛老於六朝詩賦於唐至宋乃有濂溪程朱繼起伊洛淵源粲然可觀其後爲虛無幼妄之說家天竺而人柱下知統遂不可問矣余因子輿氏之意而發明之由堯舜而前始自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由孔子而後終於許薛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其間或考諸經史或徵諸先儒蓋推天命人心之自然以發大中至正之極則而功利雜霸異端曲學之私不敢一毫駁雜於其間誠不揣固陋亦欲存天理遏人欲息邪說放淫辭有助於化民成俗之意也學者志聖人之道由是而求之

水木本源豈不昭然覺悟而知天之所以與我者良有在乎昔論語終篇述帝王治世之要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則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也吾願學聖人者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其知統翼錄序曰余既作知統錄矣復瀨以翼錄者何嗚呼自孔孟以後道之不明於天下也久矣豈道之難知哉天命人心至善之道本自易知不求者失之不著不察而過求者失之索隱行怪此其所以終於不知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中行者聖道之醕詣狂狷者聖道之干城也伯夷柳下惠論語以爲逸民而孟子躋之聖人之列乃又曰隘與不恭蘇子由古史則云夫人而不能無可無不可而尙足以爲聖人乎吾從孔子而已然余觀二子之

所學實亦未易及者。雖道遜孔子，亦亞聖之儔。清和之贊，良非誣也。天運遞行，賢哲代興。自董江都以下，至高存之，或材力有厚薄，學問有淺深，時命有隆替，師友有淵源，德業不同，要皆篤志進修，挺然自立，不惑異端，潛心希古，豈非所謂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者耶？使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造又豈止是已乎？以之羽翼聖道，鼓吹六經，亦猶泗淮之歸於江海，龜鳧之儕於岱宗也。余因摺撫遺傳，詳爲論述，俾後世學者知所景行焉。至於世所好尚而悖於理，與近於理而未深，未醕者，並不採錄。夫豈不欲汎愛兼收，誠恐開不正之端倪，而未合於天命人心之本然也。尚冀海內大賢匡其不逮，而誨之。若曰：知我罪我，則吾豈敢又聖學。知統合錄說曰：吾序述知統錄，自伏羲至薛瑄而止。吾序知統翼錄，自伯夷至高攀龍而止。有生而知之者。

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知之者及其知之一也虞廷言中成湯言性論語言仁大學言止中庸言誠孟子道性善知之理備矣周濂溪作大極圖通書程伊川作易傳朱晦庵作四書集註通鑑綱目薛文清作讀書錄蔡虛齋作蒙引林希元作存疑知之理復大備矣老子之空虛佛氏之寂滅告子之無善無惡管商之雜伯功利荀子之性惡楊雄之善惡混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李贄之誣毀聖賢褒頌奸雄皆知之蠹也夫道者天地人物之所不能外也知道則知天矣知天則知性矣知性則知仁矣知仁則知義禮智信矣知仁義禮智信則知誠明之合一知誠明之合一則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爲千古聖學之極則格物致知其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其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其充知之量也究其歸則體用兼

賅顯微一貫窮以淑身達以濟世歸於仁而已矣又致知在格物論曰知物之所以爲物則知知之所以爲知不知物之所在而強言致知之學者非明德之本指其於學也爲妄而已矣知外之物非物也物外之知非知也若以其超然立於萬物之上而不與物以爲偶以是冥然自號曰致知致知則未也夫惟顯微無間精粗一致直窺夫天人合一之大原而不忽其用力之方於是乎窮理之學乃以有功於天下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明明德之始事何其灼然哉夫物之說至難言矣聖門論述未有訓釋之明文此固啟天下後世以疑似之端者也然紛紛於百家爲恫恍無據之說不如還考於六經有至當不易之理易曰精氣爲物凡物未有不合精於氣而成者所謂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謂之道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物未

有無則者所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孝慈之德是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理一本而萬殊萬殊而歸一本蓋不知物之爲我我之爲物也如是而物之爲物亦大可識矣四海有聖人焉此物此知也有賢人愚人焉此物此知也烏用格然而知不遺物仍以知達之於物則有燦然明備之象物不外知卽以物涵之於知則必有極深研幾之功吾乃知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者伏羲之格物也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者孔子之格物也能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以參贊化育者中庸之格物也道性善而稱堯舜四端之發擴而充之火然泉達者孟子之格物也物卽是知格卽是致窮理盡性至命一以貫之矣然正心誠意而曰先者次第而及之

之義也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更無別解之義也先儒高
存之曰聖人之學所以與二氏異者以格物而致知也致
知而不在格物自以爲知之眞而不知非物之則去至善
遠矣所係豈其微哉斯言也有得於格物致知之心傳又
著希賢錄十餘年而成其書有五門二十五目一曰爲學
門目曰格致曰存省曰謹慎曰遷改曰闢距二曰敦倫門
目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兄弟曰朋友三曰致治門目
曰宰輔曰臺諫曰牧守曰教化曰武備四曰教家門目曰
勤儉曰學問曰敦睦曰仕宦曰祭葬五曰涉世門目曰頤
養曰度量曰謙忍曰義命曰應接蓋致知格物正心誠意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俱蘊括其中矣先生本所學以立
朝由臺諫而風憲而銓宰而閤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凡
有關朝綱國紀吏治民風者皆窮源溯委詳悉敷陳以求

見

九而後已所著知統錄希賢錄以及孝經註義四書大全
纂要四書朱子全義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約言錄
鑑語經世編古文欣賞集左國欣賞集唐文欣賞集古文
分體大觀集諸書士林多未之見至其交往中所稱孫非
海者非可與講學之人也是不可不辨

刁包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諱包字蒙吉別號用六居士父諱克俊有道而樂施與學者所稱貞惠先生也先生生而魁岸又性穎異年二十有五登天啟丁卯賢書既再詣春官不遇遂絕舉子業以斯文爲己任於城隈闢地爲齋曰潛室亭曰肥遯讀書其中無間寒暑學者宗焉執經之履常滿戶外甲申闖變設思廟主於所居之順積樓朝夕哭臨賊命敦趣以死拒幾及於難會賊敗得解入

國朝遂不仕日取四子五經及宋元以來諸儒書反復尋玩積二十餘年所著有易酌十二卷四書翼註十六卷斯文正統十二卷辨道錄八卷潛室劄記二卷用六集十二卷其學以謹於言行爲要嘗曰君子守身之道三一日言語不苟一日取與不苟一日出處不苟又曰吾日三省吾

身心無乃有妄念言無乃有妄發事無乃有妄爲乎於梁
溪高忠憲公尤篤好之曰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主奉之
如貞惠禮一言弗檢一行弗實必晨詣悔謝曰某不肖甚
媿吾父吾師不可爲子不可爲人其勇於自克如此年六
十有六以居母憂毀悴遂不起門人私謚爲文孝先生先
是貞惠卒三日勺水不入口母哭慰之始勉進一溢米鬚
髮盡白杖而後起令門人治喪一倣文公家禮既葬廬於
中庭簷下三年不飲酒不食肉不入內室每朔望忌辰悲
號感路人居恒木訥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則正色而談
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爲斷流
賊圍州城毀家糾眾誓固守城得不破兵退後流民載道
設屋於西關聚養之疾病受傷者給以醫藥全活甚衆有
山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往送之臨行八

拜以重託家人皆感泣竭力護送無一婦不得所者又篤於故舊終始如一慎於交遊然諾不苟與魏蔚州及東林諸君子爲神交各以其所得遙相質正問學至老不倦先生歿後無錫人士遂於道南祠崇祀焉當湖陸先生與刁再濂書曰不佞在江南時已聞尊公先生之名恨未得讀其書頃至恒陽見用六集稍慰飢渴之思猶以未得生平著作爲恨聞尙有斯文正統及潛室劄記易酌辨道錄諸書謹專人走請其已刻者幸將來紙刷印賜教其未刻者乞將原本借抄抄畢卽當專人奉歸記室斷不敢遺失亦不敢污損想高明諒其求教之誠必不吝也尊公先生行實并求賜教統希垂鑒不宣

于成龍

先生諱成龍字北溟號于山由知縣歷官兩江總制聖賢之學體用一源有真體者必有真用有真用者必有真體如先生者所謂有真用者也而真體卽於用中見之自省六戒曰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惕愓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于左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子之喻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謹其寒煖事事發於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

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卽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
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
隨事加恤更有裨益若徒從外面撻拾一二便民好事以
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一日
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况人爲萬物
之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
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
此呂叔簡戒刑書內所以有不輕撻不就撻之說也至於
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冤枉
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
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
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一日絕賄賂爲貧而仕
雖委吏乘田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

此而外多求便利卽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懔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人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子連累清夜省此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一日杜私派小民最苦額徵尙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計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民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况長吏派一錢則胥吏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吏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挪

正供現價現買而卽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卽人民利益處也至於因公苛斂任意誅求種種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外此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著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卽使無弊自好者尙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尙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占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况鳩形鵠面此等困苦小民欲陰搜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者是不可不戒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

用度相繼尙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訶卽
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
已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
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尙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
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
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惟恐
長吏之稍奢也是不可不戒此六者語語從心上箴砭不
言克治存省而克治存省備矣他若弭盜條約明以立法
威以成仁所歷之地無不服教畏神者此也先生之眞體
用也初選羅城榛狉豺狼之區也山獠不遵法難制相識
者多止之先生謂義不辭難慨焉有吞鴆獠餐烟瘴死而
不爲少屈氣槩及入境榛莽滿目先生朝捕賊夜枕刀約
會鄉民申明保甲截路劫搶者緝而誅之嘯羣擾害者剿

而滅之頑梗不畏殺者以利皮爲令三年而盜風息民乃得安書其功者稱之爲勇余曰非勇也仁也仁於民故勇於除害民者也由是而合州而黃州而至總制兩江皆此法此意也勇之至仁之至也之任江南驟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在制府兩載餘日食麤糲一盂粥米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食肉味江南人號爲于青菜嘗徒步微行早晚出入僧舍中於是人人轉相驚愕各有一于總督在眉睫間彷彿如或見之舉凡面赤鬢白形貌微似者卽皆屏息而避焉其素經創懲革面自新者言及輒泣下曰吾賴于青天乃有今日吁先生之清令人畏令人服令人感泣何若是其神也則以其出於誠也真體真用於是乎見之夫而後知先生之政書卽先生之學案也天下之言清者孰如先生天下之言勇者孰如先生曰仁曰誠先生可無

愧矣先生吏者之師也而後之最相似者莫如樂園嚴先生嚴先生諱如煜汝浦人生而豪傑才智過人自作諸生卽以天下事爲憂樂適三廳山苗不靖上平苗策當事偉之舉孝廉方正特蒙

召對簡發陝西知縣辦理教匪積功超擢漢中府知府先生興學校勸農桑作紡具以補女紅講團練以備民衛南山在境內各省無業之民雜處其間木竹各廳以及叢祠黑店俱易藏奸先生跨一騾出入往來道之以墾種與之言善惡利害數十年安靖無事先生之力也山中人與先生習感先生恩至今思之者猶稱爲嚴一騾云官至按察使卒贈二品入名宦祠所著有三省邊防備覽苗防備覽洋防輯要等書

張潛

柏鄉魏先生爲之傳曰先生名潛字尙若生而穎悟數歲
讀書卽通曉大義年十二補弟子員順治丙戌領鄉薦己
丑捷南宮壬辰選翰林院庶吉士與湯潛庵先生共砥礪
爲聖賢之學性至孝聞母病卽力請終養躬親湯藥母病
遂瘥後連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葬如禮服闋赴補適有
詞林外轉之命同人錯愕先生怡然歸鍵戶讀書於身心
性命之理靡不窮究蒼萃古人格言懿行訓勉子弟家居
二十年不妄交遊惟與蘇門孫徵君先生往復論辨無虛
日嘗曰眞學問在行誼若知而不行猶未知也又曰除忠
孝倫常外別無道學可以見先生之所得矣年五十八卒
於家所著有澹甯集十卷

五折洋銀金貨四

六

003-224

申涵光

貞庵魏先生爲之傳曰申涵光字孚孟號鳧盟永年人申
端愍公之長子也少而穎異博涉經史下筆爲文章高潔
岩逸超出尋常蹊逕外顧善爲詩端愍公宦遊四方在家
鍵戶約束僕從不干戶外事戊寅冬地方有城守事捐四
百餘金登陴者賴以濟壬午立觀社三郡名士畢集質疑
問難經藝行於遠邇甲申避地廣羊山與鉅鹿楊猶龍雞
澤殷伯巖爲患難交會京師陷端愍公殉難扶柩旋喪事
畢卽南赴淮上依路皓月先生時路任漕運總督經濟長
才負人望且其子妹壻也故省之求先人舊交作志傳墓
表捧以歸丐四方名筆表章煌煌焉鄉居力耕課二弟誦
先人遺書足跡絕於城市時有同邑人張葢字命士岸然
高尚以古人自處與鳧盟相善也詩歌倡和酒後耳熱或

相泣殷子伯巖則自睢甯棄縣令歸日與之遊卽妻子呼
之歸弗顧也人皆異之鳧盟旣屢墮場屋又痛先端愍公
殉難而歿春露秋霜環塚而號近淚無乾土焉爲詩多且
久自祕惜不以示人有好事者傳之遂名噪於壇坫人爭
錄焉一時紙貴猶龍楊公持以示余余曰此風雅鼓吹也
會

詔訪前朝死難諸臣舉封墓之典余時爲諫議上褒錄幽
忠疏其二十餘人端愍公姓名列奏中已而格於部議余
一疏再疏爭之卒與祀典鳧盟乃跼足至京匍匐座側曰
先人之忠節垂諸不朽大諫之力也余曰公道不可混耳
何敢爲德蓋鳧盟舊與余弟辯若相識於京邸而余之識
鳧盟始此也自是詩文相往來無虛日長安士大夫高才
博學蜚聲藝苑者莫不求識面願結交隣巷中之車滿矣

甲午遊泰山過厯下登李于鱗白雲樓劃然長嘯旁若無人有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意遂至大醉同遊者扶掖而返奚囊之什多奇貯焉丙申訪楊猶龍於太原時爲某司留署中月餘每談竟夕猶龍遷豫州方伯復見之於蘇門因與孫徵君先生共發天人性命之祕或以爲鷲湖之再見也時

朝廷有詔郡縣辟舉孝行有司欲以鳧盟名應力辭之上書曰孝道至大昔賢所難光雖不肖豈敢以終南片席爲梯榮地哉有司乃止同郡中表王襄璞爲山右方伯邀至署未幾造歸襄璞訝其速答曰此中有高士傳青主貧居不能蔽風雨公以身下之勝於光之留多矣襄璞爲之捐俸買宅一時傳爲盛事青主者枕石漱流人也辛丑弟盼成進士選庶常教之惟謹鳧盟亦以恩貢入成均辭病不

赴

廷試曰吾才不堪仕宦耳靳太安人卒於京奔喪不及憑棺擗踊血淚俱下風木之恨抱痛終天丙午弟煜登鄉薦教之惟謹戊申

恩詔舉薦山林隱逸之士余謂鳧盟稱其選欲公言之於當事鳧盟託弟隨叔婉辭余欲成其高亦遂己辛亥王子連舉二子作書寄余引劉隨州詩云未知門戶誰堪主且免琴書別與人會隨叔告假歸兄弟聚首衡門反鎖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陶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焉蓋鳧盟之於詩一以少陵爲宗而沐浴於高岑王孟若李空同何大復亦兼採所長其他競如也遂以詩名海內然自辛丑後不復多作古文辭不輕著筆曰瓶獲未易勦襲我亦恥爲之年逾知命玩味諸先儒之書不釋手作堂聯曰眞理學從

五倫做起大文章自六經分來又曰主靜不如主敬敬自
 靜也又曰求放心只是敬又曰士人要有岸然自命之氣
 又有欲然若不足之心又曰好勝者必敗恃壯者易疾漁
 利者害多驚名者毀至又曰朱陸同適於道朱雖迂而穩
 陸似捷而危在人自擇耳皆格言也二弟經出口授文成
 大家兄而兼師矣性不喜釋老解琴理鼎彝書畫寓意而
 無留意也交友不濫生平同聲氣者不過數人拯危扶屯
 挽殷伯巖於寇難賙李志濟於戍邊赴義有如飢渴取與
 之間一毫不苟晚而學益進悔名之爲累也蓬蒿滿徑長
 吏式廬者遜避不出官其地者愈重之邑人執費問字者
 亦不拒爲之指陳大義親友至者脯菜蔬食而已不尙宴
 會曰是勞人奚益興至則獨酌數杯輒止丁巳六月晨起
 猶與客談娓娓不倦詣兩弟歸及堂楹一仆而卒年五十

入或謂其數與杜少陵相符云所著有聰山詩集八卷文集四卷荆園小語一卷進語一卷說杜一卷性習圖義利說等書魏子曰余嘗作續高士傳而嘆世之難其人也又讀先儒諸集而嘆其人我見之未盡化也若夫昭昭然浩浩然不違親不絕俗混跡風塵蟬脫物表彈琴咏先王之風樂而忘死其所自得爲何如也郭林宗黃叔度之在東漢孟襄陽之在唐其近之矣世徒吟咏其篇什得詩人之冠冕固不足以知之也余與冕盟稱莫逆交其行誼至高耳目睹記之深以切故述其梗概如此餘則載於觀仲隨叔所述不必盡詳也噫世不復見有斯人矣

曹本榮

先生諱本榮號厚庵順治六年進士授祕書院編修應

詔上聖學疏千言其略云

皇上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為學誠宜

開張

聖聽修德勤學四書五經及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治平
大道者內則深宮燕間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
詳君德既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侍

講幄辯論經義奉

敕同傳以漸撰易經通注九卷自著五大儒語周張精義
王羅澤編諸書以國史院侍講學士乞假回籍卒於揚州
先生之學半從新建半歸紫陽故論次五大儒以程朱薛

與陸王並叙雜而未略是可知矣而平生勵志清苦始終不渝病革時行李蕭然門人計甫草在側猶以窮理盡性爲諄諄其安貧守道斃而後已如此柏鄉魏先生序其書紳錄曰昔余與厚庵長安朝夕號爲良友其居學錄一帙余嘗取之彙於雅說集中特以世之向學者少故未嘗輕出以示人不幸甲辰歲厚庵逝世余曾有詩弔之蓋痛斯道之失人而余有離羣索居之歎也丁未春爾唱盧子持書紳錄以告曰此傳所聞見於吾師者也請先生序之余惟理學二字世所不樂聞譬如魚在水中而不知爲水鳥在空中而不知爲空也亦足異矣今厚庵見道真切其言性善言物格皆有合於先賢之的指論太公望散宜生與余知統錄合而謂顏子不改其樂從戒慎恐懼中來謂明德與仁皆心之妙用性原不睹不聞見此之謂見道聞此

之謂聞道龜山三先生指訣在喜怒哀樂未發一語非其
見地親切能一一道出乎嗟乎學之不講久矣而上天厚
愛斯人亦終不欲泯滅故往往於晦明絕續之間篤生數
人以續其脈厚庵倡之爾唱述之一堂授受詎非斯道之
羽翼哉吾嘗訪閩中志學者於陸咸一處一首以爾唱對
爾唱其由此益加精進也考亭在望庶幾升堂入室焉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filled with vertical lines, which appears to be a redacted table or a scanning artifact. The lines are close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across the entire width of the rectang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ectangle, there is a small, partially visible label that reads "Page 1 of 1".

003-234

李棟

嗚呼人生而不獲師友之益欲望其學之有成豈不難哉昔程子之賢也師濂溪朱子之賢也師延平程朱之門若游楊謝尹諸君子直卿九峯諸先生使不得程朱爲依歸其造道之深未必至於如是是諸賢何幸而得程朱以爲師也余生也晚不及游於古先大儒之門自少時初就外傳家大人延商州李東木先生爲之師是時余六歲先生年七十五余未有知先生亦唯授以四書句讀而已越五年大人升睢州知州余隨之任所而先生留商州大人別延蘇州計叢邨先生爲余師次年先生以歲貢需次除麟遊縣訓導將之任途中墜馬棄官歸訪大人於睢州官舍大人留之數月余見計師好讀世說新語因購得一部乞先生爲加丹黃以便觀覽是時余仍未有知先生亦未有

以詔之也至庚辰余年十六頗厭科舉之文有志聖賢正學而不得所從入求之書肆中得近思錄一部日夜披玩不置猶恨無爲之指南者俛俛焉如瞽之行於途而莫之相也會余姊夫齊槐堂自商州來先生寓書於余曰吾子讀書當以六經四子及程朱諸大儒之書爲宗鄉時所購世說新語一書且不必讀讀之恐流入魏晉人簡傲一路不可不慎也余捧書而喜復憶先生在睢署時每觀書之暇輒瞑目靜坐如泥塑人意先生必深有得於道者因槐堂歸商州遂上書先生求示入道之方而先生以書答余曰吾子札求入道之方余竊儒何足語此然竊有聞也人之一生心爲主故曰天君周程張朱只是敬守此心不令放失吾子但時時提醒此心聲色貨利毫不撓我方寸萬事當前天理澄湛卽此是道卽此是入道之方薛文清做

秀才時刻意詩賦後讀通書易解東西銘歎曰此爲入道
正路詩賦何爲哉遂焚所作詩賦潛心斯道卒成大儒值
權闖橫譖死生不以動心學問勳名一代所推配享孔廟
此學者所宜法也嗚呼先生之所以教余者至矣先生之
所以望余者深矣自是以來余服膺師訓罔敢失墜乃至
今三十七年余之學猶有未成所云敬守此心勿令放失
萬事當前天理澄湛者時誦先生之語而滋愧焉茲檢閱
舊篋復睹先生遺札不禁捧讀而泣因作述訓一首以誌
不忘繼自今雖以遲暮之年尙當勉之又勉則三十七年
以前有愧於先生之言者庶幾自今以往猶可無負於先
生之所以教與先生之所以望余者也先生名曰棟東木
字也本河南魯山人明末避寇至商州因家焉晚自號睡
庵又號鼯齋老人康熙辛卯年九十六無疾而卒著詩經

古韻余爲授梓行世又有遇母錄一卷自序避寇時事云

耿應斗

耿應斗字樞宸襄城人順治辛卯選貢青田知縣性孤介
讀書好深湛之思雖儒先成說未嘗曲附會艾千子稱其
文淵微古奧可自成一家人先生叔父華國博極羣書晚尤
喜易先生從學著有周易隙見乘翁集捫心集

李 遙

李遙字襄水雒州人順治己亥進士除彭澤令民多以里役破家公爲設均平法力請於上官行之毀五顯淫祠尤禪風化著有學庸說註易解春秋三傳鈔等書

聖清淵源錄第四終

聖清淵源錄第五

道學錄卷七十五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黃宗羲 子百家 萬斯選弟斯備

國史館本傳

黃宗羲浙江餘姚人父尊素明天啟間官御史以抗直死魏闖之難宗羲奉母里門畢力著述康熙十七年 詔徵博學鴻儒掌翰林院學士葉方藹欲薦之宗羲辭以疾且言母老十九年左都御史徐元文監修明史薦宗羲辭如初乃 詔取所著書關史事者宣付史館二十九年 上訪求遺獻刑部尚書徐乾學復薦宗羲宗羲仍不出然宗羲雖不在史館而史局每有疑事必諮之宗羲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

更滋流弊故學者必先窮經然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之誚必兼讀史又謂讀書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羣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所著易學象數論六卷謂聖人以象示人者七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對之象方位之象互體之象後儒之爲僞象者四納甲也動爻也卦變也先天也乃崇七象而斥四象又謂遁甲太乙六壬世謂三式皆主九宮以參人事乃以鄭康成太乙行九宮者證太乙以吳越春秋占法國語伶州鳩之對證六壬以訂數學其持論皆有依據孟子師說二卷闡發良知之旨推究事理不爲空疏無用之談亦不盡主姚江之說文集則有南雷文案吾悔撰杖蜀山諸集及詩集後又分爲南雷文定晚年爲文約南雷文定十一卷文

約四卷又著明儒學案六十二卷叙述明代講學諸儒流派分台得失頗詳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彙集明人集二千餘家擷其菁華典章人物燦然具備又深衣考一卷今水經一卷四明山志九卷歷代甲子考一卷二程學案二卷史學則欲輯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明史有三例一國史取詳年月二野史取當是非三家史備官爵世系明史稟出於萬斯同斯同之學出於宗義也天文則有大統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卷圍解一卷割圍八綫解一卷授時法假如一卷回回法假如一卷其後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驚爲不傳之祕而不知宗義實開之晚年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合之明儒學案以誌七百年儒學源流歸里奉母以老紹興府知府李鐸欲以爲鄉飲大賓宗義遺書

日宗義蒙 聖天子特旨召入史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
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宗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
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 詔以行者也若召之役
則避勞而不往召爲賓則貪養而飲食衍衍是爲不忠卒
辭之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弟宗炎宗會並負異才有三
黃之日宗炎於象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神悟著周
易象辭三十一卷尋門餘論二卷圖書辨惑一卷力闢陳
搏之學謂周易未經秦火不應獨禁其圖至爲道家藏匿
二千年至搏始出其學術大畧與宗義等而稟岸幾過之
宗義子百家能傳其家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著句股
矩測解原二卷康熙中徐乾學延之修明史

神道碑銘全祖望撰

康熙三十四年歲在乙亥七月初三日姚江黃公卒其子

百家爲之行畧以求埏道之文於門生鄭高州梁而不果
作旣又屬之朱檢討彝尊亦未就迄今四十餘年無墓碑
然予讀行畧中固嗾嗾多未盡者蓋當時尙不免有所嫌
諱也公之理學文章 聖祖仁皇帝知之固當炳炳百世
特是公生平事實甚繁世之稱者不過曰始爲黨錮後爲
遺逸而中間陵谷崎嶇起軍乞師從亡諸大案有爲史氏
所不詳者今已再易世又幸逢 聖天子蕩然盡除文字
之忌使不亟爲表章且日就湮晦乃因公孫千人之請摺
撫公遺書參以行畧爲文一通使歸勒之麗牲之石並以
爲上史局之張本公之卒也及門私諡之曰文孝子謂私
諡非古乃溫公所不欲加之橫渠者恐非公意故弗稱而
公所歷殘明之官則不必隱近觀明史於乙酉後諸臣未
嘗不援炎興之例大書也公諱宗義字太冲海內稱爲梨

洲先生浙江紹興府餘姚縣黃竹浦人也忠端公尊素長子太夫人姚氏其王父以上世系詳見忠端公墓銘中公垂髫讀書卽不瑣守章句年十四補諸生隨學京邸忠端公課以舉業公弗甚留意也每夜分秉燭觀書不及經藝忠端公爲楊左同志逆奄勢日張諸公昕夕過從屏左右論時事或密封急至獨公侍側益得盡知朝局清流濁流之分忠端公死詔獄門戶隳隳而公奉養王父以孝聞夜讀書畢嗚嗚然哭顧不令太夫人知也莊烈卽位公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京頌冤至則逆奄已磔有詔死奄難者贈官三品子祭葬祖父如所贈官蔭子公旣謝恩卽疏請誅曹欽程李實忠端之削籍由欽程奉奄旨論劾李實則成丙寅之禍者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五月會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蔽體顯純自訴爲

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公謂顯純與奄構難忠良
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尙不免
誅况皇后之外親卒論二人斬妻子流徙公又歐應元胸
拔其鬢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主前又與吳江周延祚光山
夏承共錐牢子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時欽程已入逆案
六月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李永
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又陰致三千金於公求弗質公卽奏
之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
時以錐錐之然丙寅之禍確由永真填寫空本故永貞論
死而實未減獄竟偕同難諸子弟設祭於詔獄中門哭聲
如雷聞於禁中莊烈知而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旣歸
治忠端公葬事畢肆力於學忠端公之被逮也謂公曰學
者不可不通知史事可讀獻徵錄公遂自明十二朝實錄

上邈二十一史靡不究心而歸宿於諸經既治經則旁求之九流百家於書無所不窺者憤科舉之學錮人生平思所以變之既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雲樓錢氏窮年搜討游屐所至徧厯通衢委巷搜鬻故書薄暮一童肩負而返乘夜丹鉛次日復出率以爲常是時山陰劉忠介公倡道戢山忠端公遺命令公從之游而越中承海門周氏之緒餘援儒入釋石梁陶氏爽齡爲之魁傳其學者沈國樸管宗聖史孝咸王朝式輩鼓動狂瀾翕然從之姚江之緒至是大壞忠介憂之未有以爲計也公之及門年尙少奮然起曰是何言與乃約吳越中高材生六十餘人共侍講席力摧其說惡言不及於耳故戢山弟子如印章諸公皆以名德重而四友禦侮之助莫如公者戢山之

學專言心性而漳浦黃忠烈公兼及象數當是時擬之程
邵兩家公曰是開物成務之學也乃出其所窮律厯諸家
相疏證亦多不謀而合一時老宿聞公名者競延致之相
折衷經學則何太僕天玉史學則某侍郎某某莫不傾筐
倒庋而返因建續鈔堂於南雷思承東發之緒閣學文文
肅公嘗見公行卷曰是當以大著作名世者都御史方公
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種子也有弟宗炎字晦木宗會字澤
望並負異才公自教之不數年皆大有聲於是儒林有東
澗三黃之目方奄黨之錮也東林桴鼓復盛慈谿馮都御
史元颺兄弟澗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而踰時中
官復用事於是逆案中人彈冠共冀然灰在廷諸臣或薦
霍維華或薦呂純如或請復涿州冠帶陽羨出山已特起
馬士英爲鳳督以爲援阮大鍼之漸卽東林中人如常熟

亦以退閒日久思相附和獨南中太學諸生居然以東都清議自持出而扼之乃以大鉞觀望南中作南都防亂揭宜興陳公子貞慧甯國沈徵君壽民貴池吳秀才應箕蕪湖沈上舍士柱共議以東林子弟推無錫顧端文公之孫杲居首天啟被難諸家推公居首其餘以次列名大鉞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薦紳則金壇周儀部鑣實主之說者謂莊烈帝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寒奸人之膽使人主聞之其防閑愈固則是揭之功不爲不鉅壬午人京陽羨欲薦公以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遊市中聞鐸聲曰非吉聲也遽南下已而大兵果入口甲申難作大鉞驟起南中遂案揭中一百四十人姓名欲盡陷之時公方之南中上書闕下而禍作公里中有奄黨首糾劉忠介公並及其三大弟子則

邢都御史彪佳章給事正宸與公也。邢章尙列名仕籍而公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挂於彈事聞者駭之繼而里中奄黨徐大化姪官光祿丞者復疏糾遂與杲並逮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貞慧亦逮至鑣論死壽民應箕士柱亡命而桐城左氏兄弟入甯南軍晉陽之甲雖良玉自爲避流賊計然大鍼以爲揭中人所爲也公等喘喘不保駕帖尙未出大兵至得免南中歸命公踉蹌歸湖東則劉公已死節門弟子多殉之者而孫公嘉績熊公汝霖以一旅之師畫江而守公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隨諸軍於江上江上人呼之曰世忠營公請援李泌客從之義以布衣參軍不許授職方尋以柯公夏卿與孫公等交舉薦改監察御史仍兼職方方王跋扈諸亂兵因之總兵陳梧自嘉興之乍浦浮海至餘姚大掠王職方正中方

行縣事集民兵擊殺之亂兵大諫有欲罷正中以安諸營者公曰借喪亂以濟其私致千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監國是之尋以公所作監國魯元年大統麻頌之浙東馬士英在方國安營欲入朝朝臣皆言其當殺熊公汝霖恐其挾國安以爲患也好言曰此非殺士英時也宜使其立功自贖耳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其不當殺也熊公謝焉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日於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也臺爾三府以供十萬之眾北兵卽不發一矢一年之後恐不能支何守之爲又曰崇明江海之門戶曷以兵擾之亦足分江上之勢聞者皆是公言而不能用張國柱之浮海至也諸營大震廷議欲封以伯公言於孫公嘉績曰如此則

益橫矣何以待後請署爲將軍從之公當搶攘之際持議
嶽嶽悍帥亦懼於義不敢有加自公力陳西渡之策惟熊
公嘗再以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而返至是
孫公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公公與王正中合軍得
三千人正中者之仁從子也其人以忠義自奮公深結之
使之仁不以私意撓軍事故孫熊錢沈諸督師皆不得支
餉而正中與公二營獨不乏食查職方繼佐軍亂披髮走
公營異於牀下公呼其兵責而定之因爲繼佐治舟使同
西行遂渡海劄潭山烽火徧潮西太僕寺卿陳潛夫以軍
同行而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等皆來會師
議由海甯以取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百里之內牛
酒日至軍容甚整直抵乍浦公約崇德義士孫夷等爲內
應大兵已纂嚴不得前於是復議再舉而江上已潰公

遠歸入四明山結砦自固餘兵願從者尙五百餘人公駐
軍杖錫寺微服潛出欲訪監國消息爲扈從計戒部下善
與山民相結部下不能盡遵節制山民畏禍潛焚其砦部
將茅翰汪涵死之公無所歸於是姚江跡捕之檄累下公
以子弟走入剡中己丑聞監國在海上乃與都御史方端
士赴之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時方發使拜山
砦諸營文臣輒自稱都御史侍郎武臣自稱都督其不自
張大亦莫如翊宜優其爵使之總臨諸營以捍海上朝臣
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弗善也俄 大兵圍健跳所城
中危甚置鞞刀以待命蕩湖救至得免時諸帥之悍甚於
方王文臣稍異同其間立致禍如熊公汝霖以非命死劉
公中藻以失援死錢公肅樂以憂死公旣失兵日與尙書
吳公鍾巒坐船中正襟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厓

而已公之從亡也太夫人尙居故里而中朝 詔下以勝
國遺臣不順命者錄其家口以 聞公聞而嘆曰主上以
忠臣之後仗我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亂矣吾不
能爲姜伯約矣乃陳情監國得請變姓名間行歸家公之
歸也吳公掉三板船送之二十里外嗚咽濤中是年監國
由健跳至翁洲復召公副馮公京第乞師日本抵長琦不
得請公爲賦式微之章以感將士公旣自桑海中來杜門
匿景東遷西徙靡有甯居而是時大帥治瀨東凡得名籍
與海上有連者卽行翦除公於海上位在列卿江湖俠客
多來投止而馮侍郎京第等結砦杜畧卽公舊部風波震
撼齟齬日至當事以馮王二侍郎與公名並懸象魏又有
上變大帥者以公爲首而公猶挾帛書欲招婺中鎮將以
南援時方搜勦沿海諸砦之竊伏與海上相首尾者山砦

諸公相繼死公弟宗炎首以馮侍郎交通有狀被縛刑有日矣公潛至鄞以計脫之辛卯夏秋之交公遣間使入海告警令爲之備而不克甲午定西侯閒使至被執於天台又逮捕公丙申慈水砦主沈爾緒禍作亦以公爲首其得以不死者皆有天幸而公不爲之憚也熊公汝霖夫人將逮入燕公爲調護而脫之其後海氛漸滅公無復望乃奉太夫人返里門因始畢力於著述而四方請業之士漸至矣公嘗自謂受業戴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又不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始多深造於是胸中窒礙爲之盡釋而追恨爲過時之學蓋公不以少年之功自足也間學者旣多丁未復舉證人書院之會於越中以申戴山之緒已而東之鄞西之海甯皆請主講大江南北從者駢集守令亦或與會已而撫軍張公以下皆請公開

講公不得已應之而非其志也公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
糟粕不以六經爲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受業者必
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方不爲迂儒之學故兼令讀史又
謂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爲俗
學故凡受公之教者不墮講學之流弊公以濼洛之統綜
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
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連珠合璧自來儒林
所未有也康熙戊午 詔徵博學鴻儒掌院學士葉公方
藹先以詩寄公懇息就道公次其韻勉其承莊渠魏氏之
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葉公商於公門人陳庶常錫嘏曰
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而葉公已面奏 御
前錫嘏聞之大驚再往辭葉公乃止未幾又有 詔以葉
公與同院學士徐公元文監修明史徐公以爲公非能召

使就試者然或可聘之修史乃與前大理評事興化李公
某同徵 詔督撫以禮敦遣公以母既耄期已亦老病爲
辭葉公知必不可致因請 詔下浙中督撫鈔公所著書
關史事者送入京徐公延公子百家參史局又徵鄞萬處
士斯同萬明經言同修皆公門人也公以書答徐公戲之
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
今吾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是時 聖祖仁皇帝純心正
學表章儒術不遺餘力大臣亦多躬行君子廟堂之上鍾
呂相宣顧皆以不能致公爲恨左都御史魏公象樞曰吾
生平願見而不得者三人夏峯梨洲二曲也工部尙書湯
公斌曰黃先生論學如大禹導水導山脈絡分明吾黨之
斗杓也刑部侍郎鄭公重曰今南望有姚江西望有二曲
足以昭道術之盛兵部侍郎許公三禮前知海甯從受三

易洞璣及官京師尙歲貽書問學庚午刑部尙書徐公乾學因侍直 上訪及遺獻復以公對且言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老不能來此外更無其倫 上曰可召之京朕不授以事如欲歸當遣官送之徐公對以篤老恐無來意 上因歎得人之難如此嗚呼公爲勝國遺臣蓋瀕九死之餘乃卒以大儒耆年受知 當亡又終保完節不可謂非貞元之運護之矣公於戊辰冬已自營生壙於忠端墓旁中置石牀不用棺槨子弟疑之公作葬制或問一篇援趙郝卿陳希夷例戒身後無得違命公自以身遭國家之變期於速朽而不欲顯其故也公雖年踰八十著書不輟乙未之秋寢疾數日而歿遺命一被一褥卽以所服角巾深衣殮得年八十有六遂不棺而葬妻葉氏封淑人廣西按察使憲祖女也三子長百藥娶李氏繼娶柳氏次正誼娶孫

氏閣部忠襄公嘉績孫女戶部尙書延齡女繼虞氏次百
家聘王氏侍郎女未笄殉節娶孫氏百藥正誼皆先公
卒女三長適朱樸次適劉忠介公孫茂林忠端被逮忠介
送之豫訂爲姻者也次適朱沈孫男六千人其季也孫女
四公所著有明儒學案六十二卷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藪
也經術則易學象數論六卷力辨河洛方位圖說之非而
徧及諸家以其依附於易似是而非者爲內編以其顯背
於易而擬作者爲外編授書隨筆一卷則淮安閻徵君若
璩間尙書而告之者春秋日食麻一卷辨術樸所言之謬
律呂新義二卷公少時嘗取餘杭竹管肉好停勻者斷之
爲十二律與四清聲試之因廣其說者也又以戴山有論
語大學中庸諸解獨少孟子乃疏爲孟子師說四卷史學
則公嘗欲重修宋史而未就僅存叢目補遺三卷輯明史

案二百四十四卷有贛州失事一卷紹武爭立紀一卷四
明山砦紀一卷海外慟哭紀一卷日本乞師紀一卷舟山
興廢一卷沙定洲紀亂一卷賜姓本末一卷又有汰存錄
一卷糾夏考功幸存錄者也厯學則公少有神悟及在海
島古松流水布算筭筭嘗言句股之術乃周公商高之遺
而後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竊其傳有授時厯攷一卷大統
厯推法一卷授時厯假如一卷西厯回厯假如各一卷外
尚有氣運算法句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圓要義諸書共若
干卷其後梅徵君文鼎本周髀言厯世驚以爲不傳之秘
而不知公實開之文集則南雷文案十卷外集一卷吾悔
集四卷撰杖集四卷蜀山集四卷子劉子行狀二卷詩厯
四卷忠端祠中神絃曲一卷後又分爲南雷文定凡五集
晚年又定爲南雷文約今合之得四十卷明夷待訪錄二

卷留書一卷則佐王之略崑山顧先生炎武見而歎曰三代之治可復也思舊錄二卷追邈山陽舊侶而其中多庀史之文公文又選明三百年之文爲明文案其後廣之爲明文海共四百八十二卷自言多與十朝國史多彈駁參正者而別屬李隱君鄭嗣爲明詩案隱君之書未成而卒晚年於明儒學案外又輯宋儒學案元儒學案以志七百年來儒苑門戶於明文案外又輯續宋文鑑元文鈔以補呂蘇二家之闕尙未成編而卒又以蔡正甫之書不傳作今水經其餘四明山誌台宕紀游匡廬游錄姚江逸詩姚江文略姚江瑣事補唐詩人傳病榻隨筆黃氏宗譜黃氏喪制及自著年譜諸書共若干卷公之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

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變者雖千古
如一目也此足以掃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公之文不
名一家晚年忽愛謝皋羽之文以其所處之地同也公雖
不赴徵書而史局大案必咨於公本紀則削去誠意伯撒
座之說以太祖實奉韓氏者也厯志出於吳檢討任臣之
手總裁千里貽書乞公審正而後定其論宋史別立道學
傳爲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時朱檢討彝尊方有此
議湯公斌出公書以示衆遂去之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
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之事一洗昔人之誣
黨禍則謂鄭鄭杖母之非眞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
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確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厲死甲
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
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蓋

自漢唐以來大儒惟劉向著述強半登於班史如三統厯入厯志洪範傳入五行志七畧入藝文志其所續史記散入諸傳列女傳雖未錄亦爲范史所祖述而公於二千年後起而繼之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襄雲一人公弟宗會晚年亦好佛公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公於異端之學雖其有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初在南京社會歸德侯朝宗每食必以妓侑公曰朝宗之尊人尙書尙在獄中而燕樂至此乎吾輩不言是損友也或曰朝宗賦性不耐寂寞公曰夫人而不耐寂寞則亦何所不至矣時皆歎爲名言及選明文或謂朝宗不當復豫其中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例不以爲金人

者原其心也夫朝宗亦若是矣乃知公之論人嚴而未嘗
不恕也紹興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曰吾辭 聖天
子之召以老病也貪其養而爲賓可哉卒辭之公晚年益
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歛之叢桂堂鄭氏禾中
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然嘗戒學者曰當以
書明心毋玩物喪志也當事之豫於聽講者則曰諸公愛
民盡職卽時習之學也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書蕩然諸
孫僅以耕讀自給乾隆丙辰千人來京師語及先澤爲悵
然久之今大理寺卿休甯汪公澂鄭高州門生也督學浙
中爲置祀田以守其墓高州之子性又立祠於家春秋仲
丁祭以少牢而葺其遺書於祠中因屬予曰先人旣沒知
黃氏之學者吾子而已予乃爲之銘曰

魯國而儒者一人矧其爲甘陵之黨籍匡海之孤臣寒芒

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其一則黨人之習氣未盡蓋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誼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並未見有萬公擇董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尙與時人交接以是爲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間不能一無干涉

身非道開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資藥裹以是歎活埋
土室之難也一見之鄭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
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牧庵書殷殷求其酬答蓋
士之報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
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
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潔
及觀其送萬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則
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是固論世者所當周詳攷
覈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末見於予所
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
之碑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

〇 倪會鼎

孝靖倪先生會鼎者字子新晚而自號無功明忠臣文貞
公元璐子也年十六補諸生其時於書已無所不讀會漳
浦黃先生道周方謫官江西以病稽於越文貞舍之衣雲
閣命先生稟學焉既而黃先生復被逮廷杖下詔獄先生
從之京師經營橐篋受學於獄中黃先生戍辰州阻於賊
未赴先生從之大滌又從之武夷會文貞以兵部侍郎召
先生始歸崇禎十七年三月明亡莊烈帝崩文貞死之四
月越中變聞左都御史劉先生宗周蘇松巡撫祁公彪任
吏科都給事中章公正宸等皆衰經荷戈慟哭於軍門請
討賊而巡撫黃鳴俊不時出師先生以文貞柩在賊中將
微服北行乃募壯勇數十人與俱布討賊之檄於天下南
都既立福主福主亦無意出師而我大清兵入關討賊

賊竄走遂葬莊烈帝於思陵先生亦得扶文貞柩以歸先是文貞在兵部以禽劉超故蔭一子錦衣僉事至是以殉難故又蔭一子錦衣僉事先生當得兩僉事明世武臣無丁憂例累檄促之赴官而是時皖人阮大鍼翻逆案驟起兵部事先生遂以喪服辭不赴也南都再亡唐王聿鍵僭號於福州漳浦以大學士督師承制授先生職方郎中監其軍事先生復以喪服辭漳浦遺之書曰屬以時事之難思借箸於君非敢以一官相溷也正使縞冠素鞵出入戟門於君何譏於僕何損先生雅不欲與唐王事以漳浦故不可以不赴迤邐廣信邸舍待之漳浦至議兵事多不合漳浦憤然曰君昔者在吾前嘗略輻輳今喋喋如此老生耳先生曰先生正欲爲火追文天祥然於事無濟若何婺源敗漳浦見法於江甯先生請其元葬之事畢遂歸杜

門不復出順治九年 世祖章皇帝哀恤明代忠良贈諡
葬祭咸備先生北向稽首慟哭曰 新明之於先臣至矣
而遺孤墮草莽將何以報哉念生平經世之學所受於漳
浦者尙歷然胷臆間乃倣四通二術之例臚爲一書以告
六官長屬冀以裨補萬一書凡二百七十餘卷名之曰治
格會通其自序畧曰予少聞禮於趨庭長執經於漳海妄
以習聞臺閣自許無何銅馬蔓滋潢池冀沸攀髯灑碧岵
裂山頽恭際 聖皇整旅入關受天成命奄有九夏揆文
奮武以開萬世無疆之休於是仰山川之再秀觀日月之
重光攀龍附鳳之彥罔不出其經綸以黼黻明盛小人有
母奉菽水詠太平已耳會老友蔣子杜陵來自雲間以網
羅散失相屬予心慙之特念四通二術互進迭興而世鮮
湛深之士者以有二具也編簡浩繁望洋無際則畏之端

倪雜見作止屢遷則畏之我思古人厥有二道溫公作通鑑時流猥以引睡機仲患之離爲二百餘事事爲本末俾若散錢之歸緒貫而後天下知讀書之樂東萊作大事記又復爲之解題考亭善之稱其一句便括一段使如尺衡之占象緯而後天下無泛讀之憂今法機仲則多其綱目綱有分總以統其全自有巨細以析其杪層積眉列而本末自出則錢無不連於貫者矣法東萊則歸重細目連篇累牘之文括諸數字轉喉凝睇之始洞其指歸則緯無不周於衡者矣其次則言刪通衍相積其勢不得不刪然刪恆不刪特刪同不刪異刪遠不刪近刪瑣不刪大刪文不刪義其大指也亦有事本恆瑣而不刪者如屯田牧地則存其境陟賦稅課程則存其規額下至桑農畜牧器用百工旣關治道則不得而去亦有事屬殊特而刪之者如民

族六書七音以至金石草木之類博雅所資而無關政要則亦不得而存又其次則言述四通遞嬗續考最後畫於神宗之中祀今以崇禎爲屆四朝典故雜而難稽史志未成稗官叢謬雖就所聞見紀之心焉惴惴下容不跂足於後來之彥也若夫燿燿微明夸稱尙友竊窺往世所操不同杜王矜慎評騭眞膺纖鉅畢宣漁仲天資敏妙瞻矚高遐雄辨所歸不無武斷求其渾脫經史鎔鑄古今層折入微動中窾綮厥惟馬氏所願學也若才之不逮蜩唱蛙鳴自適已事已爾六十而濡毫八十而輟筆擯鑑卻扇心摹手追生平精力盡於此書冀或免於臘車覆瓿其曰治格者本諸西山大學衍義所云治天下之律命格例也會通有三義言學者以研辨通之言治者以因革通之而言六經言三代者又必會兩漢唐宋元明以通之也先生旣攷

攷撰述一切外事皆不問康熙二十年越大水西江塘圯自臨浦至褚家墳決口凡十三處當事者務苟且欲小小補苴先生慨然而起謂宜合山陰會稽之山以助蕭山按畝而輸分段而築務爲百年之利而四時鄉人姚宮保啟聖方總師閩中議並修三江開馳書請先生主其畫先生乃刻其石以禦湍流其餘烹秣灌鐵一如舊法又修磧堰麻溪壩治其貧洞之淤塞文移書牘商榷詰難相往復者蓋數百萬言皆先生手書自辛迄壬廢寢食者一載有餘而後訖工工既訖復攷攷選述如故漳浦戴山皆文貞執友而先生之學主漳浦不主戴山其所與游如黃處士宗羲姜京兆希轍董山人瑒以至孟學思祝守壘等皆戴山弟子宗羲著明儒學案七十卷先生亦著明儒源流錄二十卷以明示異同其他自詩文集外又有古今疆域合志

越水詹言等書皆與會通相表裏膠州高相國宏圖遜荒居東城禹跡寺先生糴粟肉終其身雲間蔣大鴻平階卽所謂孝友杜陵生者也寓越主姜公子垚先生亦時闕其困乏其後遺民逸老漸次凋謝而先生享大年巍然獨存或以爲得金丹之術先生笑曰非也康熙四十五年終於家時蓋八十有七議諡者宜與陳維崧

三樵氏曰文貞居戶部以三做名其堂三做者正做大做實做也先生進退取予嚴於絲髮可謂正做矣著述務極於宏博可謂大做矣至於水利所關精思曲算勞精億神毅然以魏尙書戴湯兩太守自任則所謂實做非耶嗚呼先生身逢革代自以兩膺世賞職在周廬故山薇蕨苟無飢餒而本朝史法嚴斥貳臣其不容抱器之奔亦久矣雖然藏舟在壑有川不濟其自號無功也亦傷之爾而三

聖賢言行錄
三

做家法卓然如此則先生非無功者也

羅維善

羅公諱維善字淑士號四樂別號友蘭其先世家西昌闕城庶常仲昇公愛車田地僻家焉數傳至文莊公整庵時姚江良知之學盛行獨文莊往復辨論相與頡頏士大夫宗之是爲公曾伯祖公生而慧初就塾父諱某出對試之曰風行樹尾搖卽應聲曰雷動筍頭出一日父偶遺貲案上適客至母孺人取數金給之曰爾可攫此爲書筆資公以大學註不寶金玉寶善人爲辭父聞而喜因命名惟善時公雖幼學已礪志文莊家傳除夕父命書聯則特錄文莊二語曰不規規於事爲之未惟勉勉於仁義之太年十二就郡試郡守命論題適周問禮老明意其童未諳也公立就郡守奇之以是年補弟子員公自是好學博物文名日著遠近負笈問奇者踵至尤喜引進鄉里來學或父兄

有佳子弟不能延師者每引同硯席教誨有成且言坊行表動容周旋悉合矩度人登其堂者擬之程門時麟定康公雅重公師範構大中堂延之每對人嘆曰四樂先生真盛德長者至詩古文詞特其贍技無難也居常以文莊學自勉且以教人嘗念文莊困知記舊版殘闕急倡族子補之或與人言學輒摘取困知記解究弗倦其與學者言易則曰一部上下經只元亨利貞四字盡之亨利貞三字只元一字盡之孔子曰元者善之長吾人習經只一善字做得盡頭方是能習經且吾儒讀書不但讀經難卽讀論語亦難吾生平苦志力行少而壯壯而老不能究者卽顏淵問仁仲弓問仁司馬牛問仁問君子四章亦做不了工夫公素慎然諾寡言笑端慤持已和厚感人西山鄉多巨族或同姓異姓有雀角者公雖納言無排難解紛術然間出

片言勸解爭者皆曰此忠厚長者言無不釋然鄉有竊僧
常巨者羣議急沈之水公獨謂此小過竟活之其人卒感
悟爲善公教家庭子弟見受人侮抱不平者輒訓以婁公
唾面自乾見懷宿怨念報不已者輒訓以呂公云若記其
名終身不忘見兄弟鬩牆者輒訓以世間易得者田地難
得者兄弟見同族遠房角立門戶者輒曰各房其初兄弟
也兄弟其初一人也祖宗墳墓戒人必親往祭文莊祠宇
晨起每自行灑掃嘗本父命名惟善之意曰其樂有四樂
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願自號曰四樂尤愛
惜物命方長不折喜梅有和曾公槩梅花百韻喜蘭嘗取
自作詩及古詩騷詞詠蘭者書葉上因別號曰友蘭讀書
無間寒暑夏不扇冬不爐坐立不倚寢食不言所著有綱
目發明補養正齋蒙談易經爻象證醒世箴言俱有益學

者之書公遇試輒高等然遠觀廣識雖屢躓秋闈毫無得
失之意於中終其身惟惓惓學不厭誨不倦公眞不愧文
莊苗裔且學之所至常夢尼山夢考亭易簣之夕又夢神
禹昔吳康齋篤學躬行常感前賢入夢公豈其流亞哉公
長君諱懋章克世家學予自讀禮山居延之學園朝斯夕
斯似不能須臾離者公年八十有一子恐長君膝下憂深
高堂念切因堅請公至舍時已嚴冬沍寒公猶手一册曝
日鈔謄雖喘疾間作毫不爲意書法草隸俱眞大家踰年
辭歸爲予書讀書養氣四大字堂額時予倡吉州人士重
建景賢書院公聞而喜作上梁文援筆立就復自集大學
衍義補纂要寄示予次男世坊點畫精明毫無懈筆以公
矍鑠猶昔日夕無憂又固畱長君同寢處者一年丁未正
月四日長君歸拜新禧公喜見於色隨曰神倦欲就榻又

曰清氣在頂遂不病而寂異哉公之鬢眉不改來去如寄
豈真地行仙哉生明萬曆丙戌八月二十九日子時歿今
康熙六年丁未正月初六日辰時子二長卽懋章府庠生
次懋華業儒孫景且業儒章出孫女一適司寇蕭公某孫
閔遠卜葬於某山某形歸窆之日懋章兄弟持狀勾銘銘
曰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柱砥魚遊躡躡羽化形有緇伸脈無
代謝曰吉三羅相從地下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a redacted table or a placeholder for data.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across the entire area. On the right side, there is a small, partially visible label that appears to be '1111'.

003-282

丁 珮

進士丁君覺民既歿其嗣君世溶哀君之詩文及其平日講學之書以狀來請銘君爲余同榜進士同出心齋沈先生之門心齋先生與兄萼軒先生少並受經於君稱執友君以丁酉副車貢入太學王子與萼軒先生同舉北闈己未心齋先生分校闈中得一卷以爲宿學薦之榜發卽君也於時皆奇君之遇稱一榜盛事云余與君同籍同門又以心齋先生師資之雅相與周旋尤數特愛敬君君久困諸生間潛心性命之學眞知獨詣超然默契於千載之上於人世得失一不以介意晚而發聞於鄉國庶幾有合於古之隱居行義者而齋志以卒未竟其用爲可惜也君諱珮字羽玉號覺民先世濟陽人宋南渡遷於湖之長興傳至王府長史曜曜生富州同知良卿良卿生應嗣以明經

薦應嗣生元禮文學高等君之考也君性至孝少長與伯
兄相切劘篤志於學其入成均時陳文和公爲祭酒今長
洲相國宋公爲司業雅器重君有勸君留都門者云三年
可投中翰君念母在堂急治裝歸不以屑意甲辰復奉母
命來京閱歲而訃音至君號慟幾絕卽星夜馳還中途墮
馬有牛車從臂上疾驅而過觀者愕眙君狼倉起復上馬
馳竟不受傷抵家居喪所臂乃大發腫親友驚問故始知
其純孝有默佑也戊申秋北遊天雄留燕薊間四載閉戶
卻掃體驗身心與聖賢之旨相證合或披衣達旦隱几終
日仰天而噓浩然其有得也嘗自謂戊戌以來十餘年苦
心一無所得總是好異之心誤之今日始知極平淡處是
極神奇處凡一涉奇怪便非君生平於慎獨二字實有得
力故其言如此幼與諸兄弟同課家塾諸兄弟或有故不

食卽相待不食姊妹有孀居乏嗣者棺殮之費親爲措置
無憾而後已疾則往視之無數適值賀誕哽塞不御酒食
君病時其伯兄亦病先卒君扶病起哭失聲遂至沈篤君
奔母喪時得咯血證後時作時止竟以是卒其孝友至誠
出於天性也君少負奇志秀搜韜略奇門王乙諸書若欲
建尺寸於當世已輒棄去曰此小道不足學昔賢所謂致
遠恐泥者也性坦白無他腸急人之難甚於已有相負者
置不與校不爲翕翕然不妄爲同異亦不濫交曾往來金
陵弔六朝遺蹟游山陰訪禹陵蘭亭東山諸勝興之所寄
形於嘯詠無疾言遠色言若不出諸其口相對終日澹如
也至大義所在謬謬不少控長邑諸生以編審糧役觸忤
縣令幾致大獄君力爲排解姑釋因戒諸子姪曰士貴守
身君子懷刑亦守身之一端也爾其慎之有舊戚老而貧

其居爲富商所占訟之商以金餽君祈勿預君麾之曰此
吾先祖始後裔終不以暮夜金改行冥冥之中也卒白之
官其立志不欺如此所著有聞知錄及詩文若干卷君生
於明天啟癸亥八月二十四日亥時卒於康熙癸亥十月
十九日未時年六十有一妻吳孺人壬子舉人靈璧縣令
仕讓孫女文學時騏之女子二于蕃例監生候選縣丞娶
許氏世溶縣學生娶姚氏孫男三棫娶衛氏桓未聘于蕃
出植世溶出孫女四長適歸安學生吳培餘幼未字世溶
出者一曾孫一同曾棧出以某年月日卜葬於某原銘曰
有美君子合珪璋嶽嶽介行眞懷方刮摩濯垢敦土常抱
獨守身內含光奇氣耿耿映玉堂志雖未究名顯揚卷舒
無心道則臧高誦義文接虞唐屏棄支曼掃秕糠同心雅
詠沐蘭芳汲引筌蹏驟康莊潛德振曜後必昌我徵斯銘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三

003-288

王大經

王先生大經字倫表江南東臺人幼育於楊冒其姓長而歸宗明季嘗應童子試其後投徒養親不復出康熙閒廵鹽御史魏雙鳳見先生文曰當世軼才也薦之朝辭不赴會詔舉博學鴻儒科大僕卿郝浴將薦先生先生力辭乃已嘗爲許由巢父論曰天下何爲而亂也王子曰亂生於求求生於欲多所欲則多所求強者求之以兵戈弱者求之以色笑人求之以智力詐僞物求之以爪牙角毒於是其有敗倫壞紀寡廉鮮恥傷類圯族刺膚橫噬伏屍流血之事而天下乃馴至於大亂堯舜治亂之聖人也其爲道孜孜皇皇已飢已溺誠恐天下後世有急功利務聲華者必藉口堯舜以陰濟其欲而明騁其求天於是生許由巢父使與堯舜並世而處有堯舜而養人之欲給人之求

使天下安然各得其所欲各遂其所求而天下之亂以治
有許由巢父而一無所欲一無所求使天下之貪者廉躁
者靜競者讓澹焉各懷一無欲無求之意以去泰去甚而
天下之亂又以治然則堯舜巢許者皆治亂之聖人也孔
子之贊堯舜也曰巍巍不與曰蕩蕩無名彼堯舜者絕不
以天下介其中而不翦不斲監門臣虜堯舜之心曠然一
巢許之心也其所異者特用耳雖然堯舜以有用爲用而
許由巢父以無用爲用終不可謂堯舜有巢許之心而巢
許遂無堯舜之用也是故堯舜許巢者皆治亂之聖人也
嗟乎大庭栗陸之世其民泐泐穆穆老死不相往來人人
皆許由巢父也自世道漸降大樸漸漓而嗜欲日開營求
日甚膺時違會者乘便邀利而無真事功授徒講學者希
榮稽古而無真學術砥飭高行者世味貫深而無真名節

則皆巢許之臯人也不觀南陽之卧龍乎澹泊明志甯靜
致遠方其躬耕隴畝若將終身及應聘而出卒能輔昭烈
定漢室稱王佐才繼而託孤寄命鞠躬盡瘁推古今臣節
第一嗚呼孔明天下奇才吾不難其才而難其用才之心
然則孔明者有巢許之心而出爲堯舜之用者也使無其
心縱有才亦不可用國家尙何賴有才臣哉故吾謂學堯
舜者必自學巢許始先生所著有周易釋箋毛詩備攷
三禮折衷四書逢源錄史論字書正譌醫學集要諸書皆
佚惟文集八卷存又嘗輯秦中十場志十卷重修靖江縣
志十八卷年七十二卒

陳確

先師戴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注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儻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蕤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根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

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人尊天不惟誣人並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穠菱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粹

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
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
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
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豕何不言萬物資始
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
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
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種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
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
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
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
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
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
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

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

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功夫始有著落今不思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旣死之後的道理儒者祇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功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祇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

之所欲亦卽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

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止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甯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庵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攜知已同問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刮磨

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
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
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
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
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爨
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
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
甲申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
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
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
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眞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
教者晚而病廢不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
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先卒二十

七年子二人長翼次 死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
丙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
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
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藁方識指歸有負良
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或言或瓶新渠導水入海而反
填淤唯我蕺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土闢之
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飮彼書蟬欲抹
微言與時浮沉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
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能
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聖清淵源錄第五終

聖清淵源錄第六

道學錄卷七十六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顧炎武

先生諱炎武初名絳號亭林學主明體達用經世濟人年十一從其祖受資治通鑑閣二年而卒業由是貫通經史上下古今以卓犖不羣之才抱俯仰無窮之志足跡半天下所交皆賢豪有道之士而卒著書以老使人追慕於簡策之間而不能置夫先生之爲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制度典禮而在學問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實凡所論述權度惟精往往折衷於朱子嘗謂王文成所輯朱子晚年定論今之學者多信之不知當時羅文莊已嘗與之書而辨之矣其書

日詳朱子定論之編蓋以其中歲以前所見未真及晚年始克有悟乃於其論學書牘三數十卷之內摘此三十餘條其意皆主於向裏者以爲得於既悟之餘而斷其爲定論斯其所擇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謂晚年者斷以何年爲定偶考得何叔京氏卒於淳熙乙未時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後二年丁酉而論孟集注或問始成今有取於答何書者四通以爲晚年定論至於集注或問以爲中年未定之說竊恐考之欠詳而立論之太果也又所取答黃直卿一書監本止云此是向來差誤別無定本二字今所編增此二字而序中又變定字爲舊字却未詳本字所指朱子有答呂東萊一書嘗及定本之說然非指集注或問也凡此愚皆不能無疑顧猶未足深論竊以執事天姿絕世而日新不已向來恍若有悟之後自以爲證諸五經四子沛然

若決江河而放諸海又以為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某固信其非虛語也然又以為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揆之於理容有是耶他說固未敢請嘗讀朱子文集第三十二卷皆與張南軒答問書內第四書亦自以為其於實體似益精明因復取凡聖賢之書以及近世諸老先生之遺語讀而驗之則又無一不合蓋平日所疑而未白者今皆不待安排往往自見灑落處與執事之所自序者無一語不相似也書中發其所見不為不明而卷末一書提綱振領尤為詳盡竊以為千聖相傳之心學殆無以出此矣不知何故獨不為執事所取毋亦偶然也耶若以此二書為然則論孟集注學庸章句或問不容別有一般道理如其以為未合則是執事精明之見決與朱子異矣凡此三十餘條者不過姑取之以證成高論而所謂先得我心之所

同然者安知不有毫釐之不同者爲祟於其間以成抵牾之大隙哉又執事於朱子之後特推草廬吳氏以爲見之尤真而取其一說以附三十餘條之後竊以草廬晚年所見端的與否良未易知蓋吾儒昭昭之云釋氏亦每言之毫釐之差正在於此卽草廬所見果有合於吾之所謂昭昭者安知非其四十年間鑽研文義之效殆所謂眞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也蓋雖以明道先生之高明純粹又蚤獲親炙於濂溪以發其吟風弄月之趣亦必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但其所稟鄰於生知聞一以知十與他人極力於鑽研者不同耳又安得以前日之鑽研文義爲非而以墮此科曰爲悔夫得魚忘筌得兔忘蹄可也矜魚兔之獲而反追咎筌蹄以爲多事其可乎哉東莞陳建作學菑蒔辨取朱子年譜行狀文集語類及與陸氏兄弟往來書札

逐年編輯而爲之辨曰朱陸早同晚異之實二家譜集具載甚明近世東山趙沔對江右六君子策乃云朱子答項平父書有去短集長之語豈鵝湖之論至是而有合耶使其合并於晚歲則其微言精義必有契焉而子靜則既往矣此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所萌芽也程篁墩因之乃著道一編分朱陸異同爲三節始焉如冰炭之相反中焉則疑信之相半終焉則輔車之相依朱陸早異晚同之說於是乎成矣王陽明因之遂有朱子晚年定論之錄專取朱子議論與象山合者與道一編輔車之說正相倡和矣凡此皆顛倒早晚以彌縫陸學而不顧矯誣朱子誑誤後學之深故今編年以辨而二家早晚之實近儒顛倒之弊舉昭然矣又曰朱子有朱子之定論象山有象山之定論不可強同專務虛靜完養精神此象山之定論也主敬涵養以

立其本讀書窮理以致其知身體力行以踐其實三者交
修並盡此朱子之定論也乃或專言涵養或專言窮理或
止言力行則朱子因人之教因病之藥也今乃指專言涵
養者爲定論以附合於象山其誣朱子甚矣又曰趙東山
所云蓋求朱陸生前無可同之實而沒後乃臆料其後會
之必同本欲安排早異晚同乃至說成生異死同可笑可
笑如此豈不適所以彰朱陸平生之未嘗同適自彰以牽
合欺人之弊奈何近世威信之而莫能察也昔裴延齡掩
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人主陸宣公謂其愚弄朝廷甚於
趙高指鹿爲馬今篁墩輩分明掩有爲無指無爲有以欺
弄後學豈非吾道中之延齡哉又曰昔韓絳呂惠卿代王
安石執政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愚謂近
日繼陸學而興者王陽明是傳法沙門程篁墩則護法善

神也宛平孫氏謂陽明所編其意欲借朱子以攻朱子且
吾夫子以天縱之聖不以生知自居而曰好古敏求日多
間多見曰博文約禮至老刪述不休猶欲假年學易朱子
一生效法孔子進學必在致知涵養必在主敬德性在是
問學在是如謬以朱子爲支離爲晚悔則是吾夫子所謂
好古敏求多聞多見博文約禮皆早年之支離必如無言
無知無能爲晚年自悔之定論也以此觀之則晚年定論
之刻眞爲陽明舞文之書矣蓋自宏治正德之際天下之
士厭常喜新風氣之變已有所自來而文成以絕世之資
倡其新說鼓動海內嘉靖以後從王氏而詆朱子者始接
踵於人間而王尙書發策謂今之學者偶有所窺則欲盡
發先儒之說而出其上不學則借一貫之言以文其陋無
行則逃之性命之鄉以使人不可詰此三言者盡當日之

情事矣故王門高第爲泰州龍溪二人泰州之學一傳而爲顏山農再傳而爲羅近溪趙太洲龍溪之學一傳而爲何心隱再傳而爲李卓吾陶石簣昔范武子論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以爲一世之患輕歷代之害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而蘇子瞻謂李斯亂天下至於焚書坑儒皆出於其師荀卿高談異論而不顧者也困知之記學誦之編固今日中流之砥柱矣又如蘇志言姚榮國著書一卷名曰道餘錄專詆朱子少師亡後其友張洪謂人曰少師於我厚今死矣無以報之但每見道餘錄輒爲焚棄少師之才不下於文成而不能行其說者少師當道德一風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衰道微邪說又作之時也又嘉靖二年會試發策謂朱陸之論終已不合而今之學者顧欲強而同之豈樂彼之徑便而欲陰詆吾朱子之學與

究其用心其與何澹陳賈輩亦豈大相遠歟至筆之簡策
公肆詆訾以求售其私見禮官舉祖宗朝故事燔其書而
禁斥之得毋不可乎此以知先生之所宗矣其平時論學
曰博學於文曰行己有恥自一身以至天下國家皆學之
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皆有恥之
事不恥惡衣惡食而恥匹夫匹婦之不被其澤故曰萬物
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又與友人書曰大學言心不言性
中庸言性不言心來教單提心字而未竟其說未敢漫爲
許可以墮於上蔡橫浦象山三家之學竊以爲聖人之道
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灑掃應對進退
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
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
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一切詩

賦銘頌贊誄序記之文皆謂之巧言而不以措筆其於世
儒盡性至命之說必歸之有物有則五行五事之常而不
入於空虛之論僕之所以爲學者如此以質諸大方之家
未免以爲淺近而不足觀雖然亦可以弗畔矣夫又下學
指南序云今之言學者必求諸語錄語錄之書始於二程
前此未有也今之語錄幾於充棟矣而涉於禪學者實多
然其學蓋出於程門故取慈谿黃氏日鈔所摘謝氏張氏
陸氏之言以別其源流而衷諸朱子之說夫學程子而涉
於禪者上蔡也橫浦則以禪而入於儒象山則自立一說
以排千五百年之學者而其所謂收拾精神掃去階級亦
無非禪之宗旨矣後之學者遞相演述大抵不出乎此而
其術愈深其言愈巧無復象山崖異之跡而示人以易信
苟讀此編則知其說固源於宋之三家也嗚呼在宋之時

一陰之妬也其在於今五陰之剝也有能繇朱子之言以達乎聖人下學之旨則此一編者其碩果之猶存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得不望於後之人也夫其所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謂有王者起將見諸行事以躋斯世於治古之隆而未敢爲今人道也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謂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明公文集及章奏文冊之類有得卽錄共成四十餘帙一爲地輿之記一爲利病之書亂後多散佚亦或增補而其書本不曾先定義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勢民風與今不盡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稟存之篋中以待後之君子斟酌取舍云爾肇域志則謂先取一統志後取各省府州縣志後取二十一史參互書之凡閱志書一千餘部本行不盡則注之旁旁又不盡

則別爲一集曰備錄年來餽口四方未遑刪訂以成一家之書歎精力之已衰懼韋編之莫就庶後之人有同志者爲續而傳之俾區區二十餘年之苦心不終泯沒爾其著音學五書謂據唐人以正宋人之失據古經以正沈氏唐人之失而三代以上之音部分秩如至蹟而不可亂乃列古今音之變而究其所以不同爲音論二卷考正三代以上之音注三五百篇爲詩本音十卷注易爲易音三卷辨沈氏部分之誤而一一以古音定爲唐韻正二十卷綜古音爲十部爲古音表二卷自是而六經之文乃可讀其他諸子之書離合有之而不甚遠也天之未喪斯文必有聖人復起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清古者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實有望於後之作者焉又撰金石文字記求古錄與經史相證又以杜預左傳集解時有闕

失作杜解補正三卷又有石經考九經誤字二十一史年
表歷代帝王宅京記亭林文集詩集營平二州地名記昌
平山水記山東考古錄京東考古錄謁觚菰中隨筆救文
格論等書先生精力絕人自少至老無一刻離書所至之
地以二騾二馬載書遇邊塞亭障呼老卒詢曲折有與平
日所聞不合卽發書對勘康熙間舉博學鴻儒又徵修明
史並辭末赴卒年六十九無子吳江潘耒叙其遺書行世

康姬冕子乃

邠陽約齋康君祗德礪操鄉評推重蓋闇然獨行君子也
篤緇衣之好與余神交有年其子乃心每於過庭之日聆
君義方之訓語及余輒不啻自其口出乃心賢而文以風
雅著聲關中人咸爲君慶君視之欲然深不欲其僅以文
見時令負笈跋涉川原就余問學戒空談敦實行動必循
禮昔朝邑韓恭簡公斂華就實一變至道本其父蓮峯老
人督之父子同心近代傳爲美談以今觀君可謂異世而
同風矣君生平絕跡紛囂棲懷物外未嘗高談性命而綱
常倫紀待人接物靡不曲盡理達余居恆欽其爲人故於
其卒也特破例大書於碣以表其墓

康乃心

邵陽康君諱乃心字孟謀由縣學生拔入國子監康熙己卯陝西鄉試舉第五試禮部不第丁亥六月君年六十有五卒於家予時居京師聞其訃悲傷之不已蓋予耳熟君名讀其書慕其爲人慨夫賢者不多得關中之遺獻歸然獨有君而竟云亡也又三年其子縣學生无疾以書來請云先生知先人久矣先人平生文章傳布人間行已特立有千載之志未嘗以窮少挫所交皆當世巨公長者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舉先生文以教訓子弟今先人已在壤惟大書以表之俾德潛而更光惟世世不敢忘按君弟緯次君行實及襄城李禮山來章所撰傳曾祖諱先民舉人知山東臨邑縣祖諱國祚鴻臚寺序班父諱姬冕縣學生君自少勤誦讀舉筆不屑諸俗試輒冠其儕尤留意理學經

濟之書是時崑山顧亭林先生抱絕學往來闕中與李王諸君子讀書講道君與之遊司土之吏及輜軒所過無不望風式閭君時侃侃陳利弊有功於人立商元聖碑於新村復子夏祠祀朱子於雲臺觀右平生所爲文章無不慷慨遠懷讀之興起而題秦莊襄王墓詩尤爲新城尙書王公驚歎錄之秦蜀驛程記已卯鄉試經義論策皆有源委條理海內共傳誦也居親喪盡哀待師友患難死生無間家貧而自守甚峻天子幸陝西詢其鄉之賢者給事中劉公蔭樞以君名奏左右侍從之臣多欲薦君君處之沖然有貴人踵門納交君謝以病不苟求合也修韓城平遙二縣志著毛詩箋家祭私議等書娶路氏子无疾能讀書繼其先業嗚呼君有篤實耿介之性可以廉頑立懦有蒼深典健之才以復古振今一舉於鄉而竟不遇名聞於在

上而不及待其用豈蒼生不當蒙儒者之效與抑闇然修
行於鄉其流風所漸尤遠也而今已矣君同里編修慕莘
先生與子同姓風義卓然獨稱頌君不絕口巡撫陝西都
御史鄂海公子達禮爲予言邵陽康君秦中之師表沒之
日泣然誄之君爲人所敬愛而雅服之如此 聖朝獎善
勸學必有旌其身後之典一二執筆領史局之臣方錄其
實行子與君相知於性情文字之中序次本末勒諸墓石
庶幾表君之幽以慰其孤之請過者覽之其能無悲也哉

張爾岐

先生諱爾岐字稷若號蒿庵學以篤志力行爲本一主程朱直追曾孟閻修一室惛悴終身其辨志曰人之生也未始有異也而卒至於大異者習爲之也人之有習初不知其何以異也而遂至於日異者志爲之也志異而習以異習異而人以異也志也者學術之樞機適善適惡之轅楫也樞機正則莫不正矣樞機不正亦莫之或正矣適燕者北其轅雖未至燕必不誤入越矣適越者南其楫雖未至越必不誤入燕矣嗚呼人之於志可不慎歟今夫人生而呱呱以啼啞啞以笑顛顛以動惕惕以息無以異也出而就傅朝授之讀暮課之義同一聖人之易書詩禮春秋也及其成也或爲百世之人焉或爲天下之人焉或爲一國一鄉之人焉其劣者爲一室之人七尺之人焉至於最劣

則爲不具之人異類之人焉言爲世法動爲世表存則儀
其人沒則傳其書流風餘澤久而愈新者百世之人也功
在生民業隆匡濟身存則天下賴之以安身亡則天下莫
知所恃者天下之人也恩施沾乎一域行能表乎一方業
未光大立身無負者一國一鄉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
鍾釜慈愛不外乎妻子則一室之人而已耽口體之養徇
耳目之娛膜外槩置不通疴癢者則七尺之人篤於所嗜
習亂荒遺則不具之人因而敗度滅義爲民蠹害者則爲
異類之人也豈有生之始遽不同如此哉抑豈有驅迫限
制爲之區別致然哉習爲之耳習之不同如此志爲之耳
志在乎此則習在乎此矣志在乎彼則習在乎彼矣子曰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言志之不可不定也故志乎道義未
有入乎貨利者也志乎貨利未有幸而爲道義者也志乎

道義則每進而上志乎貨利則每趨而下其端甚微其效甚巨近在宵臆之間遠周天地之內定之一息之頃著之百年之久孟子曰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人之所以孳孳終其身不已者志在故耳志之爲物往而必達圖而必成及其旣達不可以返也及其旣成不可以改也於是爲舜者安享其爲舜爲蹠者未嘗不自悔其爲蹠而已莫可致力矣所志者殊也世之誦周公孔子之言者肩相比也誦其言通其義以售於世者項相望也周公孔子之遺教未聞有見諸行事被於上下者豈少而習之長而忘之乎毋亦誦周公孔子志不在周公孔子也志不在周公孔子則所志必貨利矣以志在貨利之人而乘富貴之資制斯人之命吾悲民生之目蹙也志之

定於心也如種之播於地也種梁菽則梁菽種烏附則烏附矣雨露之滋壅培之力各如所種以成效焉梁菽成則人賴以養烏附成則人被其毒學不正志而勤其佔畢美其文辭以售於世則所學皆其毒人自利之藉也嗚呼學者一日之志天下治亂之源生人憂樂之本矣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學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張子曰未官者使正其志教而不知先志學而不知尚志欲天下治隆而俗美何由得哉故人之漫無所志安坐飽食而已者自棄者也舍其道義而汲汲貨利不知自返者將致毒於人以賊其身者也自棄不可也毒人而以賊其身愈不可也且也志在道義未有不得乎道義者也窮與達均得焉志在貨利未必貨利之果得也而道義已坐失矣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求則得之舍則

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苟審乎內外之分必得與不必得之數亦可以定所志矣其答顧亭林書曰亭林先生足下五六年來願見之切而相遇之難如此其所以願見者非敢效世俗顧從虛儀亦欲商畧道術之同異決所學之當否耳今夏同學艾兄攜所賜教函及論學書千餘字樣至喜慰莫勝反復流覽乃信昔所私意者之不謬教言訓勵諄切多所獎牖且示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之遺烈而期之修述此豈猥陋敢希萬一雖然自有識以來於六經亦常稍涉其流矣見諸儒先之言經者後先繼出注疏之典核程朱之深醇大全蒙引之語詳而擇精似已各極其至今欲修而述之未知當於何處著手學者苟能席其成業尊所聞而行所知上者可至於聖賢下者亦足

以效一官濟一隅名一善而無難私謂士生今日欲倡正學於天下似不必多所著述正當以篤志力行為先務耳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論學書粹然儒者之言特拈博學行己二事以爲學鵠確當不易眞足矻矻高無實之病行己有恥一語更覺切至學之眞僞祇以行己爲斷行己果有恥也博學固以考辨得失卽言心言性亦非宛語行己未必果有恥也言心言性固恍惚無據卽博學亦未免玩物喪志之失此愚見所以於二語中更服此語之有裨世教也弟老矣於博學無及矣敢不益勵其恥以終餘年乎在愚見又有欲質者性命之理夫子固未嘗輕以示人其所與門弟子詳言而諄復者何一非性命之顯設散見者歟苟於博學有恥眞實踐履自當因標見本合散知總心性天命將有不待言而庶幾一遇者故性命之理臆說不可

也未始不可默喻侈於人不可也未始不可驗諸已強探
力索於一日不可也未始不可優裕漸漬以俟自悟如謂
於學人分上了無交涉是將格盡天下之理而反遺身以
內之理也恐其知有所未至則行亦有所未盡將令異學
之直指本體反得誇耀所長誘吾黨以去此又留心世教
者之所當慮也寡昧之質樂求師資不敢苟異亦不敢苟
同惟幸裁正拙作本欲請教既承近日不作文字遂亦不
敢以此等相瀆也所以然者欲先生永不破除此戒耳獨
中庸論一篇似與論學書旨有偶似者謹錄奉覽倘肯一
涉筆繩削乎良晤何期惟爲道自愛爲祈其論中庸曰中
庸之見尊於天下久矣而小人每竊其說以便其私朱儒
已力明之至近日而復晦者何也蓋以言中庸而不指名
其物人得本所見以爲說摹求形似以妄意一當故高之

則以爲渾渺幽元之事卑卑者則以爲義理損其半情嗜亦損其半此中庸耳遷此之所是避彼之所非此中庸耳衆所可之衆所然然之此中庸耳從前之說旣不致詰從後之說又爲游移熟便猥近之稱而人之自寄於中庸者於是乎衆矣此無他不明中庸之所指者何事旣無所持以繩其是非故人得自美其名以各慰其不肖如此也愚嘗讀其書而思之其要至者兩言耳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夫喜怒哀樂一日之間屢遷矣自天子至於庶人苟非聖賢必不能遽中節也聖人必知人之不能遽中節又必不肯聽其不中節而無以節之節之則有其物矣不然則喜者樂者何以適得吾仁哀者怒者何以適得吾義何所藏以爲智何所決以爲勇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祭祀喪葬禫代征誅之故百司

執事典章儀物之數飲食言語揖讓登降之節何以明得失生變化富貴者何所稟以爲功貧賤憂患者何所持以自強四時鬼神之所幽山川百物之所明天地之所統綱紀之所維帝王之所公以爲制作匹夫之所私以爲學問士君子之所循以爲出處進退則又何物以善其會通吾知必禮也由禮而後可以中節中節而後可以爲中庸則中庸云者贊禮之極辭也中庸一書禮之統論約說也夫禮抑人之盛氣抗人之懦情以就於中天下之人質之所不便皆不能安不安恐遂爲道裂指禮之物而贊以坦易之辭以究其說於至深至大至盡之地所以堅守禮者之心而統之一途也故其言始之天命以著從來曰斯禮也命與性先之矣不然不汝強也極之倫彝典則以表大業曰斯禮也帝王之所考名教之所責無之或二也要之誠

明以立本事曰斯禮也非明無以通微非誠無以正隱非所以爲外也於是使愚不肖者知所跛而賢智者亦厭其意而不敢求多焉此中庸之書所以繼六經而鞭其後也使其漫無所指懸一至美之稱在事實之外聽人之所擬豈聖賢著書道善禁奸之本意乎難之者曰禮者道之文也子舉中庸蔽之於禮聖人之道無以加於禮乎曰禮者道之所會也雖有仁聖不得禮無以加於人則禮者道之所待以徵事者也故其說不可殫聖人之所是皆禮同類也聖人之所非皆禮反對也易之失得書之治亂詩之貞淫春秋之誅賞皆是物也盡六經之說而後可以究禮之說而後可以究中庸之說中庸者禮之統論約說非其詳者也而孔子之告顏淵曰克己復禮爲仁仁不得禮無以爲行並無以爲存也禮之統不旣全矣乎吾故斷以中庸

爲必有所指而其所指斷乎其爲禮而非他也漢儒取以
記禮爲得解矣世方樂中庸之便其私其疑吾說也必甚
烏知吾之說固古人之說耶其學言曰人同於始而異於
終學不同也人同而學異者志不同也故莫先於辨志定
志而後可言學所志甚大而所成不逮故相背馳者操術
有異也故次辨術術擇其正而又有奪之者則業未顯也
人多所習者皆以爲不可廢辨之而後緩急可知則一源
之道也故又當辨業學聖而行不至猶之未學也徵其迹
而或學或不學不可掩矣故次辨迹迹者人所同適也君
子履之小人亦或履之誠與僞之殊也聖者履之賢者亦
履之安與強之殊也不僞而誠則成矣安之則聖強之亦
不失爲賢故次辨成綜核之說可除蒙蔽其病必至苛察
權謀之說可開昏塞其失必爲機詐曠達之說可破拘攣

必至敗名檢清靜之說可息鬻競必至廢人事報應之說
可以勸善懲惡必至覬倖而矯誣緣業之說可以寬忿寡
怨必至疏骨肉而怠修爲養生之說可拯殉慾之害而已
必至貪天而違命蓋先生之學窮極精微參考真切所著
儀禮鄭注句讀十七卷顧先生特重之嘗曰獨精三禮卓
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又曰炎武年過五十乃知不學禮
無以立濟陽張稷若作儀禮鄭注句讀一書根本先儒立
言簡當以其人不求聞達故無當世名然書實可傳使朱
子見之必不僅謝監獄之稱許矣又著周易說略四卷春
秋傳議四卷蒿庵集三卷蒿庵閒話三卷先生教授鄉里
學者化之至今不忘朗夫陸先生作蒿庵書院碑曰齊魯
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
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徠石守道特起

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黃梨洲標宗於姚江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縉紳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亭林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醕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祠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解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額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州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旣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

報竣詠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
耆儒咸相嗟嘆請予一言文諸石子惟前使黃公以問刑
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彌教之旨今得轉運章公道義
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
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
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聖清淵源錄第六終

聖清淵源錄目錄

傳

第七

道學錄卷七十七

湯斌

湯博

湯準

張夏

寶克勤

子容遠

張壯猷

耿介

李經世

姚爾申

第八

道學錄卷七十八

聖清淵源錄目錄

道學錄卷七十七

陸隴其

張玉甲

俞存齋

范鄙鼎

李鎧

周好生

徐善建

子正龍

應搗謙

沈昀

凌嘉印

沈士則

姚宏任

徐狷石

施相

第九

張履祥

凌克貞

沈磊

何汝霖

張嘉玲

范鯤

吳晞淵

姚瑚

陳梓

祝淦

張朝晉

道學錄卷七十九

陳
一
道

皇清
御
筆
金
身
一

003-338

聖清淵源錄第七

道學錄卷七十七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湯斌

先生諱斌字孔伯號荆岷晚號潛庵歷官工部尚書少不好弄稍長益勵於學於書無不讀而尤好書宋諸大儒書嘗謂宋以前儒者患不知道今諸儒之說備矣苟好學深思人人可得第患不力行耳今雖橫說豎說何曾一語出古人範圍言愈多而道愈晦語愈精而行愈僞孔子辨爲已爲人於訥言敏行三致意焉真救世良方也欲摘周程張朱五先生要語爲後學津梁謂於此精思而力行之雖爲聖人無難所摘雖未就意固有在矣其蘇州府儒學碑記有曰國家興治化在正人心而正人心在崇經術漢儒

專門名家師說相承當詩書煨燼之餘儀文器數之目刪定傳授之旨猶存什一於千百且其時選舉不以詞章通經學古之士皆得上聞朝廷定大議斷大疑博士據經以對故其時士大夫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孝弟廉讓之行更衰亂而不變此重經之效也其後虛無寂滅之說盛聲律駢麗之習工而經學荒矣宋濂洛關閩諸大儒出闡天人性道之源流故天下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虛無寂滅非性也道不外乎人倫日用而功利詞章非道也所謂得六經之精微而繼孔孟之絕學又豈漢以後諸儒所可及歟宋史道學儒林釐爲二傳蓋以周程張朱繼往開來其師友淵源不可與諸儒等耳而道學經學自此分矣夫所謂道學者六經四書之旨體驗於心躬行而有得之謂也非經書之外更有不傳之遺學也故離經書而言道此

異端之所謂道也外身心而言經此俗儒之所謂經也宗
洙泗而彌洛閩人心之所以正也家柱史而戶天竺世道
之所以衰也今

聖朝尊禮先聖表章正學士子宜知所趨向矣吾恐朝廷
以實求而士子終以名應也苟無齋乎其名而致力於其
實則亦曰躬行而已矣故學者必先明義利之界謹誠偽
之關則貧富貴賤之非道不處不去必劃然也造次顛沛
死生禍福之間不可移易者必確然也毋爲枉尺直尋之
事毋作捷徑苟得之謀甯拙毋巧甯樸毋華甯方無圓戒
懼慎獨之功無時可閒子臣弟友之職不敢不勉不愧於
大廷亦不愧於屋漏如此則發爲議論自能息邪距諂而
鄉愿楊墨之教不得騁也出爲政事自能尊王黜霸而管
商申韓之政不得施也其斯爲眞經學其斯爲眞道學也

聖賢流金卷一
二
已否則剽竊浮華苟爲諱世取寵之具講論踐履析爲二
事卽誦說先儒世道亦何賴乎又嵩陽書院記有曰中庸
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
理將盡性而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
事物以爲窮理未免沈溺迹象旣支離而無本離事物而
言致知又近於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
日深偶爾虛見未爲真得非默識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
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閒故曰苟不至德至
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觀此則先生之言之教專主程
朱無疑矣或謂其上孫徵君書及答褚懷葛張仲誠顧亭
林等書皆以陽明與朱子並論而志學會約有致良知爲
聖學眞脈之語蓋先生師事蘇門初不欲顯違其師若友
而及其久而悔學而成也則純乎程朱矣其答陸清獻書

曰竊嘗汎濫諸家妄有論說其後學稍進心稍細甚悔之
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
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
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若夫姚江之學
嘉隆以來幾徧天下近年有一二巨公倡言排之不遺餘
力姚江之學遂衰可謂有功於程朱矣僕之不敢詆斥姚
江者非篤信姚江之學也非博長厚之譽也以爲欲明程
朱之道者當心程朱之心學程朱之學窮理必極其精居
敬必極其至喜怒哀樂必求中節視聽言動必求合禮子
臣弟友必求盡分久之人心咸孚聲應自眾卽篤信陽明
者亦曉然知聖學之有真也而翻然從之僕已衰暮學不
加造實深自愧惟願默自體勘求不愧先賢或天稍假以
年果有所見然後徐出數言以就正海內君子未晚此時

正未敢漫然附和也。今天下真爲程朱之學者，舍先生其誰歸？故僕將奉大教爲指南焉。是則先生不主陽明可知矣。而後之稱先生者，乃謂其初用陽明良知之言以立根脚。陽明頓悟何根脚之有？不細讀先生之遺稿而妄加指議，先生有知未必受其誣也。先生與朋友講習以相觀而善爲主，未嘗立有宗旨爲人指授。晚在

經筵志存啟沃，雖有撰述惟求所以發明聖賢指趣。感格兩宮，聽聞齋戒，悚惕未敢一言出於矜炫也。初出爲潼關道副使，中原甫定，大軍方下滇蜀，關中當孔道，民多避匿。先生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吾自應之。不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移嶺北道，參政治所在贛、州、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穴，其閒值海寇犯江甯，贛人騷然。先生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海上

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同謀者又一人而賞其餘黨
贛人以靖乞假養親里居二十年以薦舉復起由侍講游
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江南故習奢侈婦女嬉游以爲
常無籍子率用鬪毆恐喝民財先生悉禁止不少貸又素
多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者嚴寒劇暑鼓吹牲帛賽禱不
絕奸巫淫尼競相煽惑先生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取土
偶投諸湖中眾始駭久而大悅服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
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眾勸敷親詣學
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吳俗自是大變
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蠲十
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明神宗朝
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或
否而先生初未嘗憚煩也擢禮部尙書吳人空一城痛哭

守轅門叩留不得則塞城闔阻其行又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踰千里不絕忌者銜之及入朝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娶不撓忌者益恨力謀中傷摘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喉廷臣交章屢劾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鐫五級留任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齋手詔慰留忌者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其罪適先生病革乃已方禍急時或勸先生委曲請諸公居閒冀得稍解者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先生潛心聖賢之學盡性至命一以誠正爲本一以忠孝爲先向力行不尙講論觀其事君臨民知其學之所得者深且粹也卒諡文正從祀兩廡著有潛庵遺稿洛學編明史稿睢州志蘇州奏疏子溥字元博能繼其學弗替

書潛菴先生逸事

先生任潼關道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于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于彼何所應于上先生曰無所取于彼亦無所應于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過往之官未有以金帛爲贈者其于上下如是而已

先生任潼關時無取于屬吏屬吏不得肆暴于百姓無取于津吏津吏不得貽害于商賈無取于武弁武弁不得尅減軍糧以此行之人感德深至所以自關中來者有望門而拜者有經過塋中拜其祖墓者其得人心如此

先生爲講官曰講官所職者大宜從源頭上整理古人
正色立朝其一段至誠感孚處有格君心於不自知者
君心正而天下治此猶天之樞紐轉運眾星而人不之
見也講官又能默令樞紐轉運是何等關係

湯溥弟準

伯兄諱溥字元博先世滁州來安人始祖諱寬從明大祖起兵積功至廣東神電衛世襲百戶子諱銘調金川門百戶再傳諱庠以功升睢陽衛世襲千戶遂家焉三傳諱英襲衛職四傳諱卿累功升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五傳諱易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六傳至山西趙城縣縣丞諱希范兄高祖也曾祖諱敏州庠生祖諱祖契庠員 皇清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崇祀鄉賢父諱斌順治壬辰進士累官工部尚書崇祀鄉賢更建特祠春秋致祭母馬恭人兄修幹疏髯高顙多頤望之凜然毀齒後先司空卽嚴家訓步趨進止必使合乎法度課讀必至夜分每摘問一義偶不能對輒嚴飭故深自刻苦潛思默釋久之遂能融貫書旨爲舉子業博大精深雄渾雅健駕宿儒

上已酉年十九爲弟子員旋以高等食餼戊午先司空在
官翰林伯兄閉門誦讀不妄交遊益肆力於古文詩賦之
學凡史漢莊騷及諸子百家無不徧覽而西漢書率能上
口爲古文簡老清樸剴切詳明能暢所欲言詩則在陶杜
之間每有鬱於心而不得舒者一形之詩沈鬱痛切發乎
性情之真與世之剽竊摹擬欲以詩文自炫者迥殊尤留
意經濟之學古今治亂成敗得失無不探討凡事涉疑難
常人震懼不知所措者獨以鎮定處之性恬澹布衣疏食
無貴介裘馬之習善談論與人言秩然有序從容不迫而
指示明晰聽者莫不豁然若發蒙與俗客遇相對默然以
手畫腹客求去亦莫之留所友者吳子消學顥李牟山中
張憲潞淑文數人而已癸亥二月兄與準奉吾母馬恭人
如京師時先司空方修明史侍講筵每日五鼓入朝過

瞞方歸兄則搜傳記雜採各家文集及野乘之說纖悉俱備先司空從容詮次屬草之暇亦常與兄折衷頗採其意蓋先司空自謂以史爲職是非褒貶垂之千載毫不敢苟而兄亦盡心於此甲子受業田箕山先生之門得其閫奧操持愈益堅確卓然有壁立于仞之概凡人世之榮利舉不足以動其心八月先司空有巡撫江南之命江南事務繁多當是任者率用幕客十數先司空手自判決至於書啟文移日數百紙悉以委之裁荅無不精當先司空遇事每令敷陳所見及對先司空輒色喜曰爾於大事能了如此足以覘所學矣丙寅二月先司空升禮部尙書管詹事府事時祖母年高因留兄奉養舊有書室二閒日坐卧其中誦讀經史嘗曰古人專治一經研究精微故皆能有心得今人泛覽百家徒務淹博而鹵莽滅裂卒以無成

則讀書宜求精不宜務博也遂取平日所素習者日反復
玩味久之愈覺意味深長用力既專所得益邃丁卯九月
聞先司空病入都省視十月十一日先司空捐館兄哀毀
骨立淚盡血繼扶襯還家苦塊柩旁經營喪葬情文兼至
遠近無不歎服三年中未嘗見齒免喪後率閉戶獨居罕
與人接偶遊晉染疾抵家僅六日竟至不起時康熙三十
一年六月十二日也年僅四十二子三俱殤以吾仲兄諱
濬子之暹爲嗣兄狷介剛直沈篤好學能窺聖賢蘊奧行
已端嚴超然獨往苟理所自信不以生死禍福少使回奪
幼懷經世之志屢困棘闈夙志遂澹嘗曰今舉世沒沒善
政罕聞故論人者圓熟則以爲善宦剛方則以爲迂執不
知天下事皆剛方者所能爲非圓熟者所能辦也誠得百
里之地勸農桑勤教養三年之後庶幾乎饑饉不爲災卓

魯之治何難復見於今日也所志如此而僅以諸生終識者惜焉素工書初學頗後摹右軍蒼老秀勁不輕爲人書故存者甚少詩文率不存藁歿後搜求得詩百餘首文十數篇名良思齋遺彙行世制義之可傳者凡數百篇藏於家嗚呼兄之剛廉質直確乎有不拔之操人所知也至於通達世務可以遺大投艱世或未之知焉敢就平日所見最真最確者略述一二以告世焉

湯準

公姓湯諱準字穉平號介亭睢州文正公諱斌之四子少岐嶷有遠志年十三書聖賢自可師五字於片紙文正公喜而勛之以正學迷體究儒先默識貫穿其本於身心踐履不務講學名嘗曰爲學不在多言蔚然文正公堂構也審宇昂藏中含澄澹一時遠邇負盛名者咸爲心折願試

輒躋貢成均不希榮達雍正初元州牧欲舉公賢良方正
峻卻之闕臨漪園俯清池畜白鶴陂阜掩映竹樹扶疏昕
夕吟嘯其中悠然覺身世之兩忘篤孝友居憂不見齒視
諸兄疾若在身若灸艾分痛四十鰥居旁無侍姬雍正十
三年六月二十七日考終壽六十有五所著有臨漪園詩
藁二十卷文藁八卷贅言十卷文正公年譜二卷行世娶
侯孺人子三孫四祔葬於棘故城文正公 賜阡之次
桑調元曰予讀贅言多近裏著已不作恂悅高明狀文正
公初師夏峯晚年深有得於子朱子之學一歸確實故其
庭訓涵濡爲至真且切也嗟乎斯可闡微也已

張夏

先生諱夏字秋紹號孤川博考儒宗尊崇正學著雜闕源流錄序曰嗚呼世之學者往往陽儒陰釋以進釋退儒始而薄程朱繼而卑孔孟繇是道術凌雜世教日衰然則何以正之亦正之以儒而已孔孟其儒之始祖乎程朱其儒之大宗乎是故欲正之以孔孟不若卽正之以程朱欲正之以程朱不若卽正之以學程朱之眞儒嘗取宋明儒派合參之宋人之爭衡程朱者前有主蘇後有張陸皆禪學也彼安石父子之篡祀由京下借名競黨龜山出而一疏斥去公論昭然其蘇學亦祇行於北而程學盛行於南不以學禁稍沮朱子因之錄伊洛淵源固易辨也橫浦稱能正色立朝其得表章以史衛王報舊知特請於上史敗而聲迹旒湮象山著荆門軍之政其徒尊之乞易名置祠尙

援濂洛爲重要亦非溢數吾朱子雖嘗三黜乎歿未幾而
賜諡文旋與周張二程並躋文廡所著諸書亦皆通行而
後人爲錄考亭淵源在宋史旣成道學有傳之後又易辨
也明儒之變派則異是當其初孝陵首正道揆金華之傳
未散紫陽之教增新故台海挺立大節灑池篤勵躬行河
津標復性之宗泉南啟主一之鑰其揆一也自陳王倡異
而其徒決裂太甚隱怪有迹詖邪生心一時講壇徧地絃
誦徹天問之則皆講新學伐程朱者名爲道席之極盛實
當道席之極亂時則有若餘干蘭谿虛齋二泉諸先生皆
以醇儒守先待後而秦和三辨王學高陵出甘泉之門不
徇其說莊渠旣焚毀達摩遺跡又搜剔慈湖禍根三先生
者尤持論鑿鑿大有匡維然至隆萬閱屢議廡祀先薛繼
陳繼王而胡僅得末耐竟如晉楚分畝蔡衛爭長非閭位

之奪正乎既而東林鼎建我顧高兩夫子並作一提性善以破無善一提格物以救空知辨析絲毫庶幾障川東流俾夜復旦乃爲謫籍孤臣未免聯席倉皇異同回互尋罹瑤禍身隕節完而恩恤之後復以牽連黨議未湔謗史極於南遷尙爲口實嗟乎生不逢崇政坐講之儀結垂拱延和三召之契沒未膺涓祐從祀之典亦不聞有靖康明詔洎熙正議釐革乎其間吾道窮矣大抵宋儒之道多沮抑於小人害尙淺故其名先晦後顯明儒之道先掩飾於新學害尤深故其實雖存若亡學者居今日而尙論前人或聞其名未觀其實或習其言未考其行苟無記錄何以詳議本末終始而知其爲足以砥衰還盛也乎况邪慝流殃設吾黨不早論定得無有紊亂先型以迷惑後生者乎此雖闕源流一錄夏之所以不得已而作也惟是禪學者流

不難埽除六經其見吾錄必有掩耳閉目走匿不欲讀者
否則有倡爲不必分辨之說以調停異徒者又其甚非病
以方人卽詎爲偏黨欲箝吾口而擧吾筆將若之何雖然
吾不敢以此量天下士也斯錄也非吾之私言也一代眞
儒學程朱以學孔孟者之公言也賢者而或有取焉則於
道術之歸一世教之復興未必無少助安敢逆料其無益
而竟置之哉又曰正宗十六先生朝野久有公論揆進庶
位所宜詳慎訂正敬軒整庵兩先生傳旣折衷高子遺書
餘皆讀全集參諸錄詮次爲編而正學月川敬齋涇野涇
陽景逸六先生尤私心宗法易稿至數番始定雖淺薄不
足測海窺天而傳中具有步驟曲折亦冀同志者之細讀
有所證入也又曰陳莊王湛品正學偏君子爲吾道辨之
則是小人以私意毀之則非當時秉鈞軸而惡陳莊及欲

罪王文成者皆儼然自命爲大儒而忌賢害正不自知其墮入下流况平日出處卑污議論詭僻躬負種種悖戾又可使薰蕕同器乎是錄雖力辨陳王在所必存雖節取正論而邱氏張桂槩不之錄此稟孔門家法非敢意爲進退也又曰朱子嘗爲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贊及錄伊雒淵源獨遺涑水是歸於辨學處然後來遞進六子於夾廡竟以六贊爲據矣至謝方石氏續錄後敘中惓惓於杜清獻車玉峯兩公而遺魏鶴山馮氏考略亦遺汪文烈潘陽節先正當有主見後生未敢遽議今以夏之寡陋掛漏宜多年來頗事搜輯固有向擅儒名及購讀本傳無關學問如某某者至如朱以功馮忠齋龔端恪劉文正諸先生會窺語錄著述一班知其所學各正而朱馮龔誌傳無考記文正事者多異詞亦遂闕疑誠是錄之憾也况當老成半謝

皇清漢書卷之二
離索成愆中開出入品第有未及商改者補遺訂誤統以
俟當世大君子倘能早賜是正幸莫大焉先生辨論儒宗
毫釐剖晰而存錄之中不參一絲客氣卽此可以知先生
之學矣

實克勤

先生諱克勤字良齋號靜庵與耿逸庵湯潛庵兩先生講正學纂理學正宗自序曰自孟子而後歷漢唐之世率不聞有登聖人之堂與者此後世溯道統正傳必以宋儒爲斷而宋儒稱孔孟嫡派必以周程朱子爲歸周子太極圖通書發明易蘊舉古今萬事萬物之理包括無遺與中庸語孟相表裏程子表章六經學者始一其耳目定其趨向而知所宗歸關啟鑰功維鉅焉至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復取六經四書皆加考訂闡釋且會眾說而爲之折衷剗其繁亂補其缺略登其精義要其指歸遂使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燦然昭明於世是聖道盡在六經四書而周程張朱之功亦盡在六經四書此道統之正傳百世不易者也其間有同時共肩斯道者程子而外又有張子雖關

中之學興感於伊洛然亦號云極盛故濂洛關閩從來並稱罔敢易焉其與朱子爲友者若南軒東萊俱力承斯道論者多未及之不知友善旣久講貫益精大道昌明有倡予和女之功卽不容略安得不並及之也若夫淵源所自有親炙一堂而數傳後益光大之者如龜山載道而南歷豫章延平而朱子出焉大有功於程門矣勉齋授以深衣遞傳王何金許雖四子之所造不無讓於前人然當時論之者以爲基似和靖相似上蔡履祥親得之二氏而並充於已則夫陶成而啟佑之者居何等也勉齋之有功於朱門也不待言矣此得之師傳者爲大道所寄託斷斷缺一不可者也昔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道貫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而易與詩嗣得程朱傳其義以著其精蘊邪說者自不敢亂獨是春秋詆爲斷爛朝報若非康侯

作傳以明聖人之志誰復知爲天理權衡之書而書傳亦爲朱子未竟之業若非九峯無負父師之託以成此書誰復知二帝三王之心法治法備具於此此羽翼聖經胡蔡斷推爲先聖功臣也夫宋儒之有功於斯道者錄之從其詳而獨略於元明者取其最也魯齋遭亂世學無師授得程朱書讀之始知進學有序於小學四書深信篤好卽以其學爲教脈絡甚正學統賴以不墜敬軒踐履篤實告人以居敬窮理爲要發揮六經四書周程張朱之奧備載於讀書錄中至純粹中正明儒雖盛求其可繼程朱之統者無踰於此此元明兩代必以許薛爲正宗也噫道在天下命於天率於性盡於聖載於經學不至希聖希天非學也然不考乎經傳之所傳以求證乎吾性之本體則性不可得而復亦無由而造乎極至之域故求道者必先讀六經

四書而周程張朱之書以及遞衍周程張朱者皆分任乎堯舜以來至孔孟相傳之道也安可不遍觀盡識以求得其指要哉余於諸儒之書悉心讀之蓋不敢忽潛玩既久始知精要之所在雖聖聖相承莫有外焉者因取篇章之最切者彙而輯之閒亦妄附己意爲發明雖於全書不能盡錄然知者觀此思過半矣先生此書伊洛淵源之正傳也其詳其略要不外求統紀之一而已知統紀之一而後知聖學宗傳理學宗傳以及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皆亂統紀者也竊願天下學者人人手此書熟讀而深玩之則由許薛而程朱而孔孟豈非儒林之大慶事哉先生爲泌陽教諭做朱子白鹿洞規而擴之分立五社各置勸善規過簿月朔稽善過而勸懲之少者令讀孝經小學稍長讀五經性理人皆興行著有泌陽學條規孝經闡義事親庸言

尋樂堂家規等書

實樛村

實容遂號樛村柘城人靜庵先生子康熙乙酉舉人由中書改授新甯知縣少承庭訓究心實學與仲兄一齋孝廉擅元季之日解組歸繼靜庵先生主朱陽講席者幾四十年其學以誠敬爲宗以日用倫常爲實際著孝經管窺易卦箴二思編經學省身編敬義堂詩文集

張壯猷

先生姓張氏諱壯猷字威南嘗自名所居曰六溪邨學者亦稱六溪先生其先洪洞人自有明中葉遠祖某始占籍陽夏大父某以碩德稱鄉里父某客遊四方買田於鹿邑城西之六里井因家焉母某氏其繼某氏先生質純厚始受學刻苦自勵逾冠補諸生以文術知名聞柘城竇太史靜庵先生講學於朱陽書院卽負笈往受其業篤信力行爲朱陽高弟其治家有法喪祭一準禮經揀愛同產弟某磨採遷革終其身無毫髮閒宗女有流離失所者贖而養之旣長以禱遣嫁族中節婦二人貧困且死爲樹碑以表其墓歲饑內外親族窮乏不能自存者皆就食於先生之家至典田以給朝夕他行率皆類此繪城孫次毅先生篤行士也先生走二百里造其廬晚歲又欲謁湯川南先生

於浚川以疾作不果他凡邑中義舉如修復張中丞祠刻其遺文及建邑令紀公祠皆捐金爲眾倡而身綜其成其好賢樂善重義輕財雖垂老不替也康熙中朝廷以軍興推廣捐納事例先生由明經援例註選訓導待次未幾例停竟不果選先生之學以治經爲本以多識前言往行爲輔期於深造自得見諸行事之實平居制行端謹與人周厚而尤以專己自是爲深戒文章議論大抵宗主朱陽湖程朱而上以達於孔氏先君子嘗問業於太史之門與先生義契甚深乾隆戊午鄰以父命謁先生於家行其庭肅肅如也子弟雍雍如也僮僕訥訥如也惟謹質明未啟戶聞先生已坐聽事督小奴掃除庭內瀕行有所啟告先生聆其言凝然若有所思已而再三稱謝若自忘其爲丈人行也嗚呼是可以觀先生之養矣先生生於某年月日

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六聚常氏前卒葬於六溪邨
莊北之新阡側室鄭氏子男三曰治曰洞曰沛一女皆鄭
氏出孫男一曰某治出所著有孝經定說家訓邇言藏於
家治等卜以某年月日奉先生之柩啟常夫人墓而合窆
焉銘曰

隱山蒼蒼其下也先生之藏道宗朱陽旣明且章我作銘
詞以詔無疆

耿介

先生諱介號逸庵進士歷官巡道所至民思之丁黜回籍絕意仕進篤志躬行以倡明絕學爲己任興復嵩陽書院來學者眾士風蒸蒸其疏太極圖義曰太極之義曷昉乎昔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宋濂溪周子始爲圖以授程子至朱子表章而發明之由是太極一圖遂爲天命源頭聖教統宗理學真傳學者先須識此蓋其所謂太極者極至之理也以此理至中至正至平至庸至純至粹至微至妙無以復加故曰太極當其未有天地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陰陽上則不能化生萬物所以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遂成兩儀兩儀既立則太極在於其中一動一靜一消一息一闔一闢做出古今無限事以四德言之則元亨利貞以五行言之則水火金木以四時言之

則春夏秋冬以功用言之則生長收藏天之理雖有四只是一箇元氣流行這元氣一到萬物觸著便生是爲春生由是夏長長此者也秋收收此者也冬藏藏此者也惟其藏得深厚所以明年又春又夏又秋又冬亘古此天理亘古此元氣流行無時不然無處不在無物不有是理之在天地者如此我輩今日看太極圖若只說如何是無極如何是太極如何是陰陽五行縱使探討精深終與我無干涉此處須要體認所謂太極者人心之理也陰陽者人心之一動一靜也五行者人心之仁義禮知信也萬物者人心之醜酢萬變也天地未生人之前便先有此理然使懸空一箇理不著在人身上則亦不能參贊位育朱子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理也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故謂之天理然吾心之

天理雖有四只是一箇仁心貫徹而義宜此者也禮履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人若能完全得這箇天理則爲子便孝爲臣便忠交朋友便信以之視聽言動合禮喜怒哀樂中節卽一出入動作食息起居莫不各有天然恰好底道理分而言之物各具一太極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是理之在吾心者如此然人之不能完全此理者何也己私參之也細觀此圖上面純白底是天地本然之性純粹至善卽孟子所謂性善是也下面黑白相閒底便有夾雜便是氣質之性纔落氣質便有己私此處須著工夫如何著工夫曰克己復禮克去一分人欲便復得一分天理到得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此心明明瑩瑩渾然性善本體便是聖賢地位所以周子雖從無極太極陰陽五行說起只是指出性命源頭使人知吾性爲至善而聖人爲必可

學吃緊處則在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
無欲故靜無欲便是克己程子又於其中補出敬字來學
者以此求之庶幾有下工夫處矣其讀通書曰吾讀論語
見孔門用功只在求仁夫子罕言仁非罕言仁也不向深
微處言仁耳往往說箇入門方法教人下手去做故聖人
同天時行物生都在耳目閒不予人以難知之事周子通
書發明無極太極之理二氣五行之妙可謂深微矣今考
其言不離乎明善誠身之要修己治人之方親師取友之
道簡易明白使人有所持循而達於天道周子其去聖人
一閒乎後以湯先生潛庵薦授少詹入侍上書房未幾疾
作乞休歸里復理書院之業日孜孜以講學爲事湯先生
稱其賦質剛方踐履篤實服官冰檠自矢居家淡泊自甘
潛心經傳學有淵源老成夙素罕見其儔道其實也所著

有理學要旨孝經易知中州道學編敬恕堂存稿

道學錄卷七十七

耿介

道學錄卷七十七

李經世

先生名經世字函子家居學道有密室焉上蔡張仲誠頤
之曰靜庵人稱靜庵先生也先生始祖洪洞人明初遷禹
世居白沙鎮祖造道生二子長果琦次果珍果琦先生本
生父而以祖命出繼果珍明季州人任應辰煽眾首亂掠
白沙圍其街北砦果珍出與語賊感舊德解去州守疑與
賊有私拘之獄將殲焉先生方弱冠冒死號諸庭州守怒
併擒之不悸也辨曰必吾父與賊通當以爾時隨之去公
焉可得執執焉繫諸獄不可白其無他乎迺得直奉父避
居柳邨砦本生父母父母相繼歿權藁葬識封樹去走大
冶居未定流寇大至被虜瞋目橫刃脅使爲之下不色動
徐徐言曰爾爲飢寒困奈何遂至此背君辱所親剿兵至
禍不旋踵矣能爲厲人耶拂衣從容去賊亦莫如何也自

是轉徙他鄉數年亂平歸里禮遷兩考妣於先塋時已補郡博士弟子員名大諫赴試輒冠其軍先生不自得迺求性命學晝夜默坐忘寢食者數月已曰得無近於禪乎已未得從上蔡先生遊讀其經書疏略道學六書爲學次第書沈思潛玩上契濂洛關閩若合符節其於二氏尤能抉其病源辭而闢之不遺餘力焉先生之學仁孝爲本而主於敬或問敬與靜孰要曰敬乃所以爲靜也靜固靜動亦靜非敬何由矣方吾流離蒼黃時顧安所得靜吾自持吾敬迺遂志定氣亦定斯卽所謂靜也上蔡先生手書靜字義蓋如此密邇一室云乎哉先生晚年師事嵩陽耿逸庵牟陽冉蟬庵友事襄城李禮山同邑趙哲淵登封馮克從皆與上蔡張仲誠同傳夏峯先生之學者著有尋樂集一得錄藏於家戊寅冬曳杖庭中作逍遙歌三首二日正襟

就枕卒年七十有三子四學灝學會學蘇學朱庠彥繼其學

贊曰動靜互根道體夫聖人主靜立人極而延平教人喫緊喜怒哀樂未發時想其氣象也先生其裔與尋樂尋所自得也尋斯得之矣得可無所用尋焉先生乎

姚爾申

姚爾申字岳生鞏縣人廩生耿逸庵先生高弟也湯文正稱其義理針芥不爽逸庵先生稱其志趣高明卓然儒家正派其爲學可知矣著有太極圖辨日知錄芸窗稿已刊尚有潛陽問答嵩陽問答詩文類集未刻顏讀書之室日希庵逸庵先生有希庵說贈之余輯博訪紀竊意登封講學嵩陽必多高弟而人往風微鮮見著述試洛陽得講先生書因亟錄之

聖清淵源錄第八

道學錄卷七十八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陸清獻公

先生諱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歷官御史勵志聖賢博文約禮由洛闕而上追沂充嘗謂聖門之學雖一以貫之未有不從多聞多見入者欲求聖學斷不能舍經史又謂今之論學者無他亦宗朱子而已宗朱子爲正學不宗朱子卽非正學董子云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今有不宗朱子者亦當絕其道勿使並進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而一折衷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然後及下句用力可謂勤矣而其後自序曰去取都未能當

有先儒見到之語讀之若平澹而實闕學問之得失者不知取也有先儒一時之言讀之若無病而實開假借之途者不知辨也又有後儒微言奧義大全諸書所不及載或載而不詳者此本亦竟闕如又有兩說互異當存疑而輒輕斷當畫一而務並存每取而覆視之輒假然於心欲遂棄之則又念其曾用數年之力於此不忍便置且欲因此自知其陋鑒於前者或忘於後也先生之於學也思之慎而辨之明得之深而言之切其太極論曰論太極者不在乎明天地之太極在乎明人身之太極明人身之太極則天地之太極在是矣先儒之論太極所以必從陰陽五行天地生物之初言之者惟恐人不知此理之原故溯其始而言之使知此理之無物不有無時不然雖欲頃刻離之而不可得也學者徒見先儒之言陰陽言五行言天地萬

物廣大精微而不從我身切實求之則豈前賢示人之意哉夫太極者萬物之總名也在天則爲命在人則爲性在天則爲元亨利貞在人則爲仁義禮智以其有條而不紊則謂之理以其爲人所共由則謂之道以其不偏不倚則謂之中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誠以其純粹而精則謂之至善以其至極而無以加則謂之太極名異而實同也學者誠有志乎太極惟於日用之間時時存養時時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動之踰乎理斯太極存焉矣其寂然不動是卽太極之陰靜也感而遂通是卽太極之陽動也感而復寂寂而復感是卽太極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也寂然之中而感通之理已具感通之際而寂然之體常存是卽太極之體用一原顯微無闕也分而爲五常發而爲五事布而爲五倫是卽太

極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以之處家則家齊以之處國則國治以之處天下則天下平是卽太極之成男成女而萬物化生也合吾身之萬念萬事而無一非理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卽吾身之一念一事而無之非理是一物各具一太極也不越乎日用常行之中而卓然超絕乎流俗是太極之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若是者豈必遠而求之天地萬物而太極之全體已備於吾身矣由是以觀天地則太極之在天地亦若是而已由是以觀萬物則太極之在萬物亦若是而已天地萬物浩浩茫茫測之不見其端窮之莫究其量而莫非是理之發見也莫非是理之流行也莫非是理之循環而不窮也高明博厚不同而是理無不同也飛潛動植有異而是理無異也是理散於萬物而萃於吾身原於天地而賦於吾身是故

善言太極者求之遠不若求之近求之虛而難據不若求之實而可循故周子太極圖說雖從陰陽五行言之而終之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示人之意亦深切矣又恐聖人之立極非學者可驟及也而繼之曰君子脩之吉脩之爲言擇善固執之謂也而朱子解之又推本於敬以爲能敬然後能靜虛動直而太極在我嗚呼至矣先儒之言雖窮高極深而推其旨不過欲人脩其身以治天下國家焉耳學者慎無驚太極之名而不知近求之身也其學術辨曰陽明以禪之實而託於儒其流害固不可勝言矣然其所以爲禪者如之何曰明乎心性之辨則知禪矣知禪則知陽明矣今夫人之生也氣聚而成形而氣之精英又聚而爲心是心也神明不測變化無方要之亦氣也其中所具之理則性也故程子曰性卽理也

邵子曰心者性之郭郭朱子曰靈處是心不是性是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卽性也性也者寓於心而非卽心也先儒辨之亦至明矣若夫禪者則以知覺爲性而以知覺之發動者爲心故彼之所謂性則吾之所謂心也彼之所謂心則吾之所謂意也其所以滅彝倫離仁義張皇詭怪而自放於準繩之外者皆由不知有性而以知覺當之耳何則旣以知覺爲性則其所欲保養而勿失惟是而已一切人倫庶物之理皆足以爲我之障而惟恐其或累宜其盡舉而棄之也陽明言性無善無惡蓋亦指知覺爲性也其所謂良知所謂天理所謂至善莫非指此而已故其言曰佛氏本來面目卽我所謂良知又曰良知卽天理又曰無善無惡乃所謂至善雖其縱橫變幻不可究詰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說則人倫庶物固於我何有而特以東縛

於聖人之教未敢肆然決裂也則又爲之說曰良知苟存自能酬酢萬變非若禪家之遺棄事物也其爲說則然然學者苟無格物窮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覺以自試於萬變其所見爲是者果是而所見爲非者果非乎又況其心本以爲人倫庶物初無與於我不得已而應之以不得已而應之心而處夫未嘗窮究之事其不至於顛倒錯謬者幾希其倡之者雖不敢自居於禪陰合而陽離其繼起者則直以禪自任不復有所忌憚此陽明之學所以爲禍於天下也涇陽景逸深懲其弊知夫知覺之非性而無善無惡不可以言性其所以排擊陽明者亦可謂得其本矣然其學也專以靜坐爲主則其所重仍在知覺雖云事物之理乃吾性所固有而亦當窮究然既偏重於靜則窮之未必能盡其精微而不免於過不及是故以理爲外而欲

以心籠罩之者陽明之學也以理爲內而欲以心籠罩之者高願之學也陽明之病在認心爲性高願之病在惡動求靜我觀高子之論學也言一貫則以爲入門之學言盡心則以爲盡心然後知性言格物則曰知本之謂物格與程朱之論往往齟齬而不合者無他蓋欲以靜坐爲主則凡先儒致知窮理存心養性之法不得不爲之變易夫靜坐之說雖程朱亦有之不過欲使學者動靜交養無頃刻之離耳非如高子困學記中所言必欲澄神默坐使呈露面目然後有以爲下手之地也由是觀之則高願之學雖箴砭陽明多切中其病至於本原之地仍不能出其範圍豈非陽明之說浸淫於人心雖有大賢不免猶蹈其弊乎吾嘗推求其故天下學者所以樂趣於陽明而不可遏者有二一則爲其學者可以縱肆自適非若程朱之履繩蹈

矩不可假借者也一則其學專以知覺爲主謂人身有生
死而知覺無生死故其視天下一切皆幻而惟此爲真故
不賢者旣樂其縱肆而賢者又思求其無生死者此所以
羣趨而不能舍嗚呼縱肆之不可易明至於無生死之說
則眞禪家之妄耳學者取程朱陰陽屈伸往來之論潛心
熟玩焉其理亦彰彰矣奈何不此之學爲彼之是惑乎先
生此辨可謂拔其本而窮其源矣觀先生積誠勵行孳孳
不已自修身正家以及蒞官立朝動準古人罔有闕失儼
然程朱之氣象亦卓然程朱之事爲學程朱如先生則亦
程朱也矣豈獨如之而已哉夫以程朱之道成已卽以程
朱之道成人見有叛於程朱爲世道人心害者竟隱忍而
不置一詞乎是必不能者也孔子絕異端斥隱怪孟子距
楊墨放淫辭皆此意也豈好辨哉先生初授嘉定令見其

俗尙侈靡豪富暴橫而積逋動以萬計歎曰民不輸賦大率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奢汰變風俗爲主犯者必拘能自新者與之爲善二年而邑大治以盜案落職者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輩凡兩月乃已會總憲魏公抗章言先生寃並疏舉廉吏得

旨復原官補靈壽縣知縣於眞定最爲磽瘠俗強悍善鬪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於是舉派運之苦民者力爭而去之於開墾之益民者徧曉而導之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一曰緩征宜請二曰墾荒宜勸三曰水利宜興四曰積穀宜廣五曰存留宜酌

復六日審了不宜求益額遇荒賑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
夜以繼日府檄發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顧率盡散之以
工部尙書張公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嚴兵部侍郎李公
厚庵禮部侍郎王公吳廬交章論薦奉

旨行取御史臨行邑民攀留如去嘉定時補四川道試監
察御史上疏言畿輔民情蓋親睹小民疾苦不敢不上聞
也論奪情篤人倫也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重官箴也而
當時惡先生者執爭議蠲納保舉爲遲悞軍需擬革職得
恩原有及試俸滿以改調歸旣歸屏居泖口足跡不入城
市閉戶食貧讀書課子先是嘉定罷歸洞庭席君者嘗延
至家塾至是復懇延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講習不倦臘月
歸偶感寒疾遽卒四方學者聞之莫不盡傷嘉定之民相
率而來哭者踵相接厥後

九重念其端方廉潔召主文衡而謝世已經歲矣先生之學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故旣著學術辨三篇又與泰定叟李子喬臧介子湯潛庵范彪西諸先生書往復辨論箴陽明白沙之病且以懲涇陽景逸之偏洞悉秋毫顯微無閒非至誠至明安能若是是以篤實光輝所過者化在靈壽時集諸生講四子書諄諄於義利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其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墮賤壘斷關佛老黜陽儒陰釋始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定省溫清備極肫篤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殮爲恨服闋不忍肉食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仲歿遂終身不飲居常容止

懋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甚前輩
 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賃衣易之雖晡粟不繼不顧也為
 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執不允用是失懽又嘗以
 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而行即魏公環極屢薦
 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履蹈不苟如此所著有靈壽縣
 志先正一隅集四書講義問學錄日鈔讀禮志疑三魚堂
 文集評定四子大全評選國策去毒擬輯困勉錄未成而
 松陽講義一書當下指點語語親切讀者警醒感憤生向
 善之心是宜家置一函朝夕玩味未有不獲其益者雍正
 二年得

旨從祀兩廡乾隆元年

賜謚清獻加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陸隴其 通學錄卷七十八

張玉甲 號西山

稼書陸先生答先生書曰恭惟先生學貫天人聲徹內外
隴其自某年某處得瞻仰高山私心向往年來南北間隔
無由執鞭茲幸承乏靈邑得與令郎朝夕共事蒞任之始
又蒙不鄙遠辱台翰重以尊刻曷勝怵慰儒宗理要一書
補近思之缺去性理之煩真足爲學者指南衍義補刪筆
削精嚴有功夫文莊不淺讀青齊政略諸書則皆得之涉歷
體驗又令人爽然自失矣受教宏多肅此奉謝又答先生
書曰先生當代名賢不遺葑菲山僻下吏荷蒙垂盼俯賜
教言感佩何如每讀青齊政略剔弊釐奸澄源端本無一
不中俗吏之膏肓愚駑之姿獲此鞭策受益宏多但瞻之
在前忽然在後抱愧良深耳至大集中扶持正學諸篇直
指金谿姚江爲禪此尤世俗所依回而不決得大君子之

論定可以爲學者指南矣。令郎英年好學，以謝室芝蘭衍孔庭詩禮，將來名業正未可量。但靈壽一邑荒涼，殊甚學宮。尤極蕭條，近奉部文，有修學紀錄之例。雖不必因此起見而整頓黌序，亦羽翼聖門中一事也。不識先生亦爲令郎一助乎？便中瀆布，統祈台鑒。不宣。貞庵魏先生序。張西山文集曰：天運邇隆，有聖君主持於上，則必有賢臣輔翼於下。而尤賴有正大真醇之儒於古昔。聖賢心學之宗，講明而闡繹之。然後道統與治統相維而成。久安長治之盛。此歷代所以尊崇而矜式之。而越在有宋，則周程張朱爲最著說者。謂其得孔孟之心，傳續千古之絕學。誠非誣也。然非真知灼見，尊信而不惑，奚克臻此哉？張君玉甲系出橫渠，後自其先世徙居京師。家學淵源，卽以西銘正蒙爲窮理盡性之階梯。入籍以後，宰試武林，典禮南宮，俱有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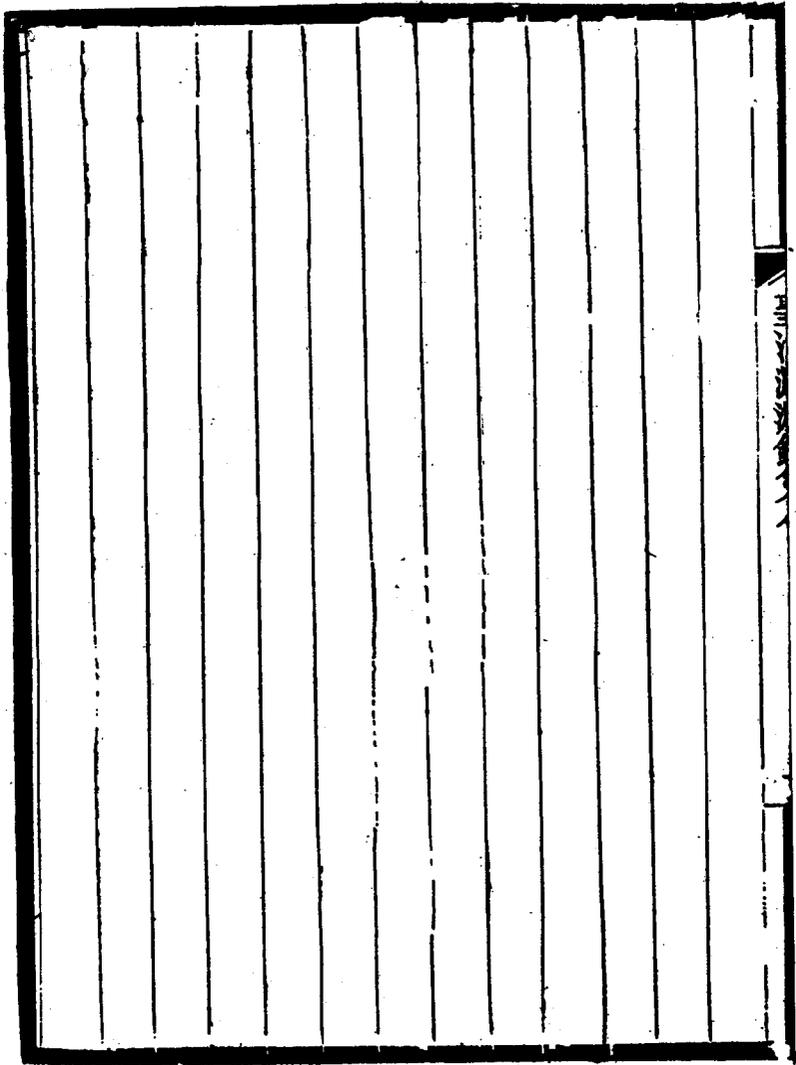
聲視學三吳三吳爲文章淵藪往者士子競好綺靡工於
輦悅張君則力追古道以致知力行之學身先多士而猶
恐其無所緣以入也復著孝經行義儒宗理要二書俾之
循誦服習不爲岐途所惑而東南之士風無復有風雲月
露之繽紛矣遷蜀少參有滅寇功補任青齊齊俗習於舊
染難以猝治如鬪雞走狗六博蹴鞠以及師巫詛咒淫詞
誕說之流不可勝紀張君深念王政之大當先教養故泣
任以後惟漸次爲之勸諭而譬解使之盡棄其舊而謀其
新而異端曲學尤在所禁其要在敦學校重農桑崇孝弟
興教化使人皆知繼善成性之本指以不至於放僻邪侈
而已此豈非明體達用道統與治統相表裏者乎至於五
經之論三教之說朱陸之異同諸子之緒言分別取舍皆
窮源極渺而其文章如布帛菽粟自然典雅光氣璀璨又

其餘也向者余亦嘗從事於程朱之學矣今視張君之正大眞醇持論不刊而猶覺余之僅得其郛廓而未窺其精微也然或者且曰張君之學僅見於一方而猶未及於天下也倘得躋公卿庶績理學文章沾丐海內使海內儒者皆知有周程張朱以定其趨向而漸臻於孔孟之闡奧其於聖學不益高大而光明乎噫治之興也自上達下化之行也由近及遠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今日者

天子方放黜浮靡敦崇實行安見張君之學不且由一方而漸及於六合以內漸及於四海以外而因以導太平盛治於無窮也哉吾是以信張君之爲輔翼世運之人也

俞存齋

稼書陸先生與先生書曰向讀紫陽大旨序知先生干城
吾道之盛心未獲親依道範山斗之仰時切寤寐去歲接
手教知方從事二程遺書當王事鞅掌之時不忘談經講
義眞超出尋常萬萬哉隴其少不知學徒汨沒制舉業中
掇其糟粕未嘗識前輩淵源率爾涉世動與時違所至掣
肘亦思與當世君子熟講而力行之而年已六旬非復強
仕之時行將從十畝詩人歸老於當湖之許或得以其暇
講理舊業稍稍窺見古人緒餘庶不負此生然非所敢期
也來札過蒙獎許殊非敢當僻處荒城久稽裁答時切悚
惕便中附候拙刻三種并塵台鑒統希垂照



003-398

范鄒鼎

先生諱鄒鼎字彪西進士隱居不仕傳絳州先儒辛復元之學教於河汾閒著明儒理學備考廣理學備考

國朝理學備考共三十卷曰竊聞之先正云論學歸宗不可不嚴與人爲善不可不廣又云吾輩不可以君子自居不可不以君子自勉予之爲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遇之入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時平湖陸子與之書曰僕浙西鄙人夙聞山右辛復元先生之名而未見其書承乏恆陽幸與山右接壤則又聞先生今之辛復元也且盡刊行辛書因託人私訪之未敢通姓名於左右者誠欲得先生之書而讀之然後竭誠求正也乃蒙不棄辱賜手教且示以理學備考諸書展卷讀之元元本本議論所及皆足發明先儒之蘊奧且三錫集居喪草具見出處不苟

守禮謹嚴蓋非徒言之實能行之有功於世道何如哉不敢私於篋笥將攜以南歸徧告鄉後進俾知太行之西龍門之東復有大儒出其閒王仲淹粹敬軒之遺風未墜相與討論而傳習之其爲惠不亦多乎微有商者備考中粹胡王陳兼收並列無所甲乙取朱子名臣言行錄之例而不取伊洛淵源錄之例日以待後之君子甲之乙之此誠見先生虛懷若谷望道未見之心然僕謂亦有不可不甲乙者譬如適京師者必先辨其孰爲坦途孰爲險徑然後可以命駕倘並舉以示人而不告之以坦險之分萬一有誤入荆棘者吾心安乎况王陳之爲險徑粹胡之爲坦途前人論之詳矣非吾敢甲乙之也以前人之甲乙者告後人何礙其爲虛懷乎至備考中謂學問只怕異不怕差此又有說學當互相發明小有異者不害其爲大同此但可

以言聖門游夏之徒大同而小異者若王陳之與薛胡則非直小異也是大差也卽其一生言行豈無可取然豈可以其小醜而並取其大疵每怪世人以陽明之功業烜赫遂不敢議其學術不知管仲墨翟非無功業者也何以見議於孔孟其中曲折非一二語可盡嘉靖中粵東陳清瀾先生有學菴通辨一書備言其弊不識先生曾見之否近有舍親刊其書謹以呈覽又有大興張武承著王學質疑一編言陽明病痛亦甚深切著明僕新爲刊之今並附呈區區之意非欲效世儒之聚訟也但不分別路徑恐學者不知所取舍不識先生以爲何如又贈詩云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粹時時在牋羹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千城愧我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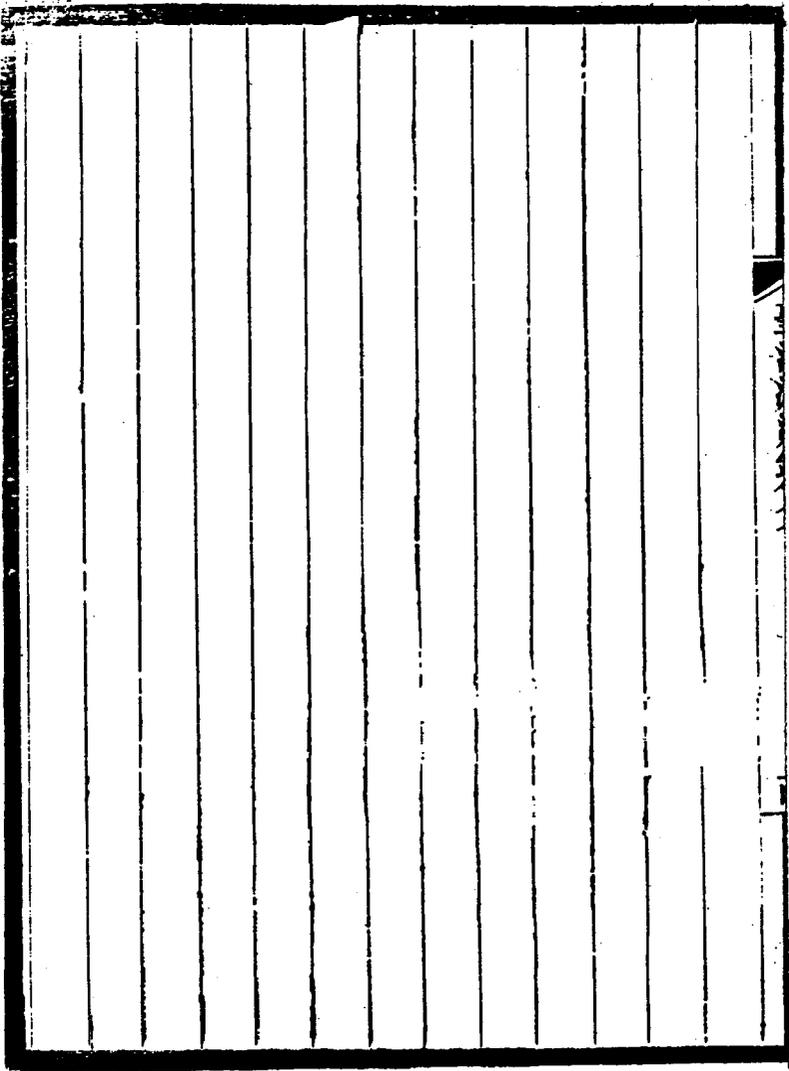
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嗟下
里音如何辱韶英觀此可以知先生矣所著尙有五經堂
文集五卷語錄一卷三晉詩選四十卷又以其父芸茂有
垂棘編作續垂棘編十九卷

李 鎧

先生諱鎧字公凱翰林歷官內閣學士重彝倫砥節行安
常守約堅確不移日用起居有裨名教其讀書雜述曰聖
人誠不易學學者用心苟不至於聖人不止且從倫物閒
一一體驗務求夫心之所安雖不能至亦將爲名教中不
自棄之人聖人之所行凡人亦可行者吾從而師之雖不
能至罔敢越焉若夫達節行權在聖人則可凡人則不可
者甯師賢者之嚴不敢學聖人之大古賢人君子確可師
法者乃因其一言之失力加排議而已之操心制行則皆
古人所不屑爲吾不知後之排之者又何如也讀書窮理
果能反求之身正恐日不暇給安有餘地較論他人是非
即使學有成就自揣不逮孟子亦不必託於不得已之辨
也道之行不行有命豈人生之升沈暹塞獨無命耶知之

眞行之篤何憂何懼不然日擾擾於升沈通塞中蓋不勝其憂且懼而卒無此命焉何也不亦徒勞矣乎又與范彪西書曰弟於先儒之學略無所知惟是官京師久足力不佳未能趨走手無餘錢不能徵逐讎會通仕宦詩文聲氣又性懶而易發赤不能常詣大人先生家取悅貢諛希冀非分窮年閉戶兀坐斗室中略不事事懼神明枯槁或致疾作因於展卷時偶有所得輒疏數語示兒輩旣歷歲月紙墨遂多罔所師承意思淺鄙以之訓初學俾正厥趨或庶幾耳於儒者性命理氣之言則概乎未之聞也又聽容言命詩四章曰戚戚憂貧賤皇皇覲榮盛擾擾百年內苦謂多算勝詎知竟相左得不得有命福常基坦途禍亦由捷徑用告明哲人尙其往古鏡方春桃李榮俄焉松柏勁四序相代謝陰陽之大命取譬人間世所趨顧庭逕烜赫

貴乘時幽貞不改性茫茫且奚適勉旃以義勝弱齡守章
句微尙景先正兀兀亦有年祇覺心跡淨誰肯棄伊顏委
蛇附趙孟繞指匪所安脅肩將無病終焉保厥初敢曰余
受命履豐能幾時貧也亦非病奈何日僕僕抗言可造命
人生苟自強庶幾我爲政不爾但謀身籌策豈制勝鄙哉
老生談君子且傾聽先生之修身立命於此可見矣



003-406

周好生

當湖陸先生困學齋記曰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坦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間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閒何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錙一銖之有無能埽顏謝徐庾之綺麗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

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間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不極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極枯矣知其不在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翠庭雷先生曰余向見當湖陸先生集多與周好生書心知陸先生廟切道義之友有周先生在京師則聞松江有周文簡庵比視浙學延爲兒輩師余資麗澤焉一日出所編次困學錄示余卽好生先生之書錄分劄記文集爲二冊循環讀之言簡而義該意懇而理切皆近裏著己之實功闢邪砭俗之要務非用心於內者不知好也竊謂先生殆似曹月川陸先生可擬粹文清然粹曹二先生生

平未嘗相見先生與陸先生較古人爲多幸焉當是時南
有黃梨洲北有孫夏峯顏習齋人品卓絕而學皆不純夏
峯門人魏蓮陸習齋門人李恕谷篤守其師說先生與之
往復辨論翼歸於一是唯桐鄉張楊園先生之學當湖起
而若合符節先生宗仰楊園與當湖相劇切故粹然一出
於正世之學者無志於正學則已苟有志其奉是爲指南
庶不至適越而北轅也夫

This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filled with vertical lines, which appears to be a redacted table or a placeholder for data. The lines are evenly spaced and run from top to bottom. On the right side of this area, there is a vertical strip containing some illegible text or markings.

003-410

徐善建 子正誼

徐善建字孝標貢生幼喪父哀毀若成人事母葉色養兼至母歿號慟嘔血數升從陸隴其學教人讀朱子小學陳北溪字義諸書謂先識體段方可下手與馮異字漢良交最契延課子若孫馮篤信謹守士也同里王又維字覲光貢生投徒養親闡發性理諸書鄉黨奉爲人師

國初吾浙純儒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者爲楊園張子繼楊園而志同道合不介而孚者爲平湖陸清獻公楊園懲明季講學流弊闢然自修獨佩蕙張氏得其傳清獻則甄陶多士而入室弟子必首推孝標徐先生先生諱善建籍嘉善祀鄉賢其學篤實而粹精教人以小學近思錄爲入手功夫而讀禮志疑一編清獻所與參訂以成者也道光初先曾大父作宰益陽與徐星城公棠傾蓋定交遂妻之以

子公爲先生來孫以才諳仁術爲當道上客名播湖湘間
泊同治甲子余薄游長沙則星城祖姑丈不及見得見怡
安表叔元燮並承其從父瓶山翁榕款接望而知爲耆碩
聆其言論無幾微越先人矩矱輒爲心折復出杉泉書屋
圖及清獻致先生手札見示因思余與徐皆浙族乃數十
年來閱四世仍締緣於楚良非偶然嗟乎余爲里兒時習
聞長老道杉泉書屋當盛時東西峙兩樓分貯書籍字畫
碑版日集名流後進登樓投餐縱觀講貫子孫攜出有禁
律顧子若孫果齋公正誼祔祀鄉賢苟令公階平祀正安
名宦世濟其美罕與比倫此詎與亭臺池館古木修篁奇
花怪石點綴園林者爭一日之短長哉自藉寇徧躡浙中
書屋蕩然鞠爲茂草破斯圖也道貌如親論世者徵文考
獻有同概焉至雒誦手札按其歲月清獻已年逾耳順夫

何異程於龜山道南之歎朱於勉齋深衣之授師弟子相契之雅別有深情亦豈晚近所可跂及余小子獲蒞觀焉不可謂非極生平之厚幸矣謹拜手稽首圖中遺像假手札薰沐錄副以歸暇日記此用抒余慨慕之私

徐正誼字方子諸生其天性淳固親喪寢苦不脫衰經卒哭乃啜蔬食三年不進蔬果免喪後不衣裘帛者十年乾隆初州郡舉孝廉方正邑人以正誼應辭不就

聖清湖湖全錄
十一

003-414

應搗謙

先生諱搗謙號潛齋性至孝節操至高殫心理學躬行實踐力追程朱痛闢新建當湖陸先生序其王學考曰自陽明之學行天下迷惑溺沒於其中者百五十餘年近歲以來好學深思之士乃敢昌言排之然以其功業赫赫於人之耳目閒者疑信且半錢塘應潛齋獨一言以斷之曰陽明之功諱而不正詭遇獲禽耳又推其本而論之曰陽明自少馳馬試劍獨學無師而始堅於自用則又直窮其病根陽明復起不能不服斯言嗚呼以陽明之天資豪邁向使自幼涵養薰陶於小學中加以良師友磨礪砥礪如二程之有濂溪朱子之有延平何至放言高論如此哉所以敢爲放言高論者其所由來漸矣故愚嘗言小學一書乃世道升降之本小學行而天下人才範圍於規矩準繩

之中然後學術一而風俗同潛齋之論可謂知本矣潛齋
論性論太極頗與程朱牴牾余不敢從然其教人用功必
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故其言多可羽翼經傳
其論次陽明言行凡一卷附於其所輯性理大中內余以
爲此當自爲一書不當附性理故特表而出之而名之曰
王學考欲知學術異同之所由來者其必有取於此也夫
其祭潛齋先生文曰先生唐之許由晉之陶潛高風峻節
可與比肩然許則高矣峻矣而文采無聞陶則文采表見
於後世矣而沈於麴蘖不可以爲訓是皆千古遺恨也先
生閱覽博物澹泊甯靜許之所無先生有之陶之所有先
生無之卓然獨立高視古今豈非宇宙正氣所鍾哉隴其
仰止高山有年辛酉之夏始會於武林道德之氣肅然肅
然如飲醇醪使人心醉先生不鄙懦劣出其著述從容指

示易詩書禮皆有成編往往發先儒所未發展卷讀之不覺神往先生又命二子訪我於西湖之澣意欲取其芻蕘之見以相切磋蓋我既重先生之學而先生又愛我之樸私竊自喜謂庶幾得藉典型以開豁其愚蒙而範圍其身心癸亥四月余又至武林先生見之益復欣然縱論古今亶亶不厭孰意一別之後遂成永訣哉嗚呼先生之學其精到處固已卓然可不朽其未成之書二子皆好學深思必能卒其父業在先生固可無憾於九原余獨悲我之失其良友讀古人書往往以不得見古人爲恨幸而得見今之世有如古人者乃隨得而又隨失之嗚呼哀哉余方留滯恆陽未得親哭几筵敬寄一芹納諸靈前先生有知其不我棄竊聞先生生平足跡不出百里隘巷短垣恬如也太守嵇宗孟數式廬欲有所贈聶喙未出及讀先生所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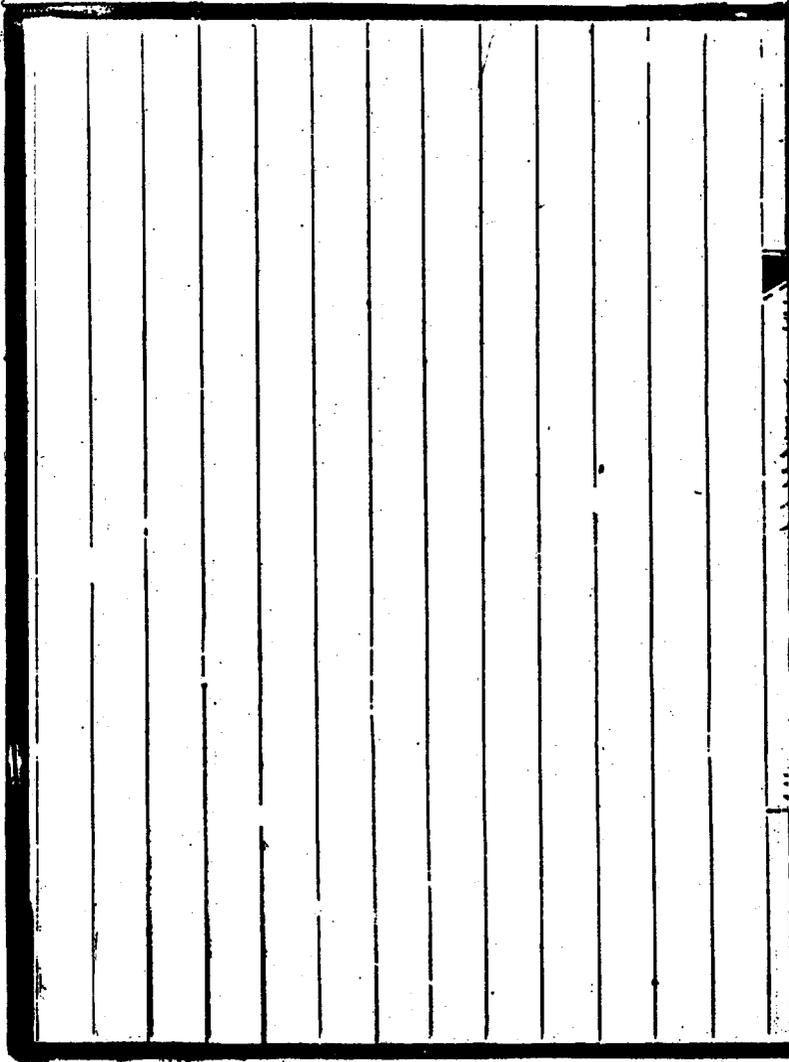
无悶先生傳乃不敢言海甯知縣許西山請主講書院造
廬者再先生辭曰令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以德足矣康
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大臣文章薦之先生輿牀以告有
司曰攜謙非敢卻薦實病不能行耳客有勸之曰昔太山
孫明復嘗因石介等請以成丞相之賢何果於卻薦哉先
生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乃免徵卒年六十
九先生於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四書各有著說又撰教
養全書四十一卷分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計漕運
治河師役鹽法十考略仿文獻通考而明代事實尤詳又
有性理大中二十八卷門人凌嘉印沈士則姚宏任傳其
學

沈 昉

先生諱昉受學於蕺山先生而以程朱為宗主敬立誠端
 本積學潛齋應先生其切劘友也生平清苦自甘嘗累日
 絕糧采階前馬蘭草食之或饋米宛轉推辭遂飢仆於地
 其人惶恐遁去既蘇笑曰其意可感然適以困我耳以喪
 禮久廢輯士喪禮說授門人陸寅年六十三卒無以為殮
 應先生經紀其喪涕泣不知所出曰吾不敢輕受賻禮以
 玷先生應先生門人姚宏任趨前曰如宏任可以殮先生
 乎日子篤行可也

聖清州原隊第
 沈昉

道學錄卷七十八



003-420

凌嘉印 沈士則

凌文衡名嘉印錢塘人年四十猶充府推官書吏性好讀書同輩皆非笑之嘗匿書直舍案下無人時私讀之夜俟眾熟睡焚膏默誦不休已而決計棄爲吏受業於應嗣寅先生盡得其所傳窮年矻矻學著書年六十餘猶手一編鈔錄不輟冬月嚴寒呵凍註禮書日幾頁膳寫日幾頁皆有課程嘗謂學者學問須到造次顛沛必如是方有得力康熙戊寅某月無疾卒年六十有七卒之日猶手註禮書一頁云沈志可名士則仁和縣學生師應嗣寅先生學禮初疑禮爲難行應先生曰爾自不行禮禮豈難行哉志可聞言汗浹背自是毅然以力行古禮爲已任居家教授端坐終日雖盛暑不去冠襪出則徐行緩步接人貌溫氣和無疾言遽色人有過正言規誠之遇於塗次或冠有不正

履有不整亦必僛僛告之居喪不用浮屠悉遵古禮功緦
之喪必服其服與志可往來者常見志可冠素冠也志可
於禮書無不講明而力行之而尤詳於古歛禮葬禮嘗云
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每諄諄爲人道焉後學或以性理大
中之說相質志可曰知師說者有凌文衡予惟學禮而已
志可卒於康熙辛巳後文衡之卒三年

姚宏任

李二曲集中別輯前代講學諸君有出於農工商賈之中者共爲一卷以勉學者以予所聞近日應潛齋高弟有曰凌嘉印沈士則姚敬恆皆拔起孤露之中能成儒者凌沈之名尤重見於沈端恪公所爲傳而敬恆躬行與相鼎足顧未有知之者敬恆諱宏任別字思誠杭之錢塘人也姚氏故杭之右姓敬恆少孤其母賢婦也敬恆不應科舉隱於市塵稍營十一之息以養家其母一日見敬恆買絲銀色下劣愠甚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惶恐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業於應先生潛齋每日朗誦大學一過潛齋雅愛之一言一行服膺師說泊然自晦凡事必歸於厚沈甸華之卒也潛齋不食二日敬恆問曰朋友之喪而若此無乃過歟潛齋喟然嘆曰爲其無以爲喪也敬恆

皇朝詞林典故

姚宏任

道學錄卷七十八

日請爲先生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潛齋不肯輕受人物惟於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非不義中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無倦潛齋之歿敬恆執喪如古師弟之禮姚江黃先生晦木於人鮮可其意者獨見敬恆而許之曰是獨行傳中人物也嘗遊於閩閩督姚公盛延之訪以海上事敬恆對曰遊魂不日底定矣但閩中民力已竭公當何以培之閩督肅然領之然敬恆以學道故所營十一之息無甚增益而勤施漸不可支遂以此落其家晚年以非罪陷縲縲寇使閱囚入獄敬恆方覽誦大學憲使異之入其室見其案上皆程張之書也呼與坐而語之大驚卽日釋之然敬恆卒以貧死其平生但事躬行不著書故鮮知者予旣附志於潛齋墓表中復撫捨其事以傳之以配凌沈二君且以待後世有二曲其人者

惜訪其母姓竟不可得

世宗朝原奏
姚宏任

道學錄卷七十八

徐狷石

馮山公集中有徐狷石傳吾友王瞿多所不滿請吾更作
予以馮傳略具首尾亦足資考證若瞿所訪得軼事可別
志之傳後也瞿曰狷石嚴事潛齋其後潛齋亦畏狷石嘗
一日過潛齋問曰何怱怱也潛齋荅曰主臣以兒子將就
試耳狷石笑曰吾輩不能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亦
已明矣然聽之則可矣又從而爲之謀則失矣於是潛齋
謝過甚窘狷石最善顧宛溪會有事欲商之宛溪而宛溪
在崑山司寇館中狷石徘徊其門不入會宛溪之從者出
因以告乃得見然終不肯入司寇亦聞之亟遣人出迎之
狷石已解維疾去矣潛齋之辭徵車也其孺人頗勸之狷
石謂曰吾輩出處之際使若輩得參其口乎潛齋遽曰謹
受教是皆瞿所述狷石軼事足以厲風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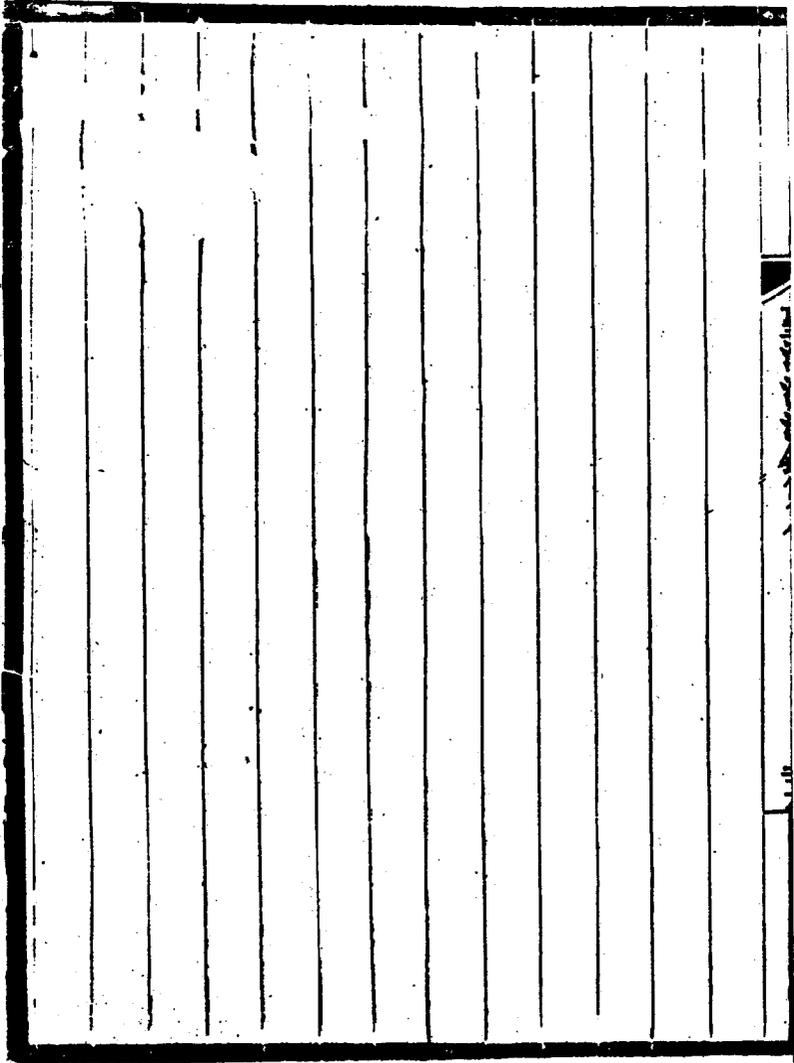
施相

石農先生姓施氏諱相字贊伯杭之仁和湖墅人也故明諸生乙酉後棄衣巾爲遺民杭有幽勝之地曰河渚四面皆水所謂西谿者也法華諸山臨之古梅數萬本夾峯相望花時舟行其下暗香疏影中時聞款乃當宋時爲洞霄宮輦道所經顧未聞有名人居之明嘉靖中甬上萬都督鹿園丙舍在焉以故萬氏子孫多守墓於此其後有鄒氏草堂則鄒孝直避人處也招集諸耆老觴詠其閒河渚之名始著孝直卒草堂客散先生遊其地樂之築幽居自城北徙宅焉徐先生狷石者故先生之學侶來依以同居而萬先生公擇亦自甬上來丙舍中三人相得驩甚於是谿上遂成講堂公擇乃爲先生首賦幽居二十四絕同志張止庵秦開地輦俱和之世所稱幽居唱和詩者也公擇嘗

曰石農雖謝人事然其中耿耿者未下傷曹檜之不振望
西都之已遙思深哉非田園之音也先生論學不傍門戶
不標宗旨公擇之學出於姚江而猶石以應潛齋爲友各
有源流然先生皆不相依附獨以所見自成其是猶石性
孤梗諤諤多所可否晚而於潛齋亦閒有糾纏顧獨推先
生故四十年相依如一日先生有子雲蒸亦賢杜門養父
其事猶石如父顧日益貧先生乃拉猶石返其故居父子
迭出謀食以養猶石未幾猶石卒先生父子適皆出門人
疑所殯雲蒸之婦曰徐先生大故焉有不於正寢者遂盡
出簪珥以成禮先生歸而喜曰不愧吾婦未幾先生亦卒
無以爲喪故人或爲未中守或爲茗中令各以百金來致
襚雲蒸再拜謝之曰是非吾先人意也使者感嘆良久而
去嗚呼卽先生之子若婦觀之而平日之立身可概見矣

先生之沒已再世予屬金觀察江聲求其遺書既得之矣
觀察之家不戒於火先生之集亦遭其厄僅存遺詩一卷
年來幽居且三易主萬氏丙舍僅餘一椽并開地之暫栖
閣皆成陳迹河渚木鐸消沈殆盡予每過谿上輒爲神傷
者久之吾友王瞿居湖墅予令其訪先生之軼事良久不
得報乃据所知爲文令納先生之墓瞿有事於杭之文獻
如先生者豈可令其脫落不傳乎酌儒高士任所位置予
文聊以充幽居之掌故焉其銘曰
匪風惻惻下泉騷騷去士夢周亦復徒勞花鳴離離柳泉
滔滔我歌一曲以當大招

聖清淵源錄第八終



003-430

聖清淵源錄第九

道學錄卷七十九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張楊園先生

先生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又號楊園窮理居敬宗法考亭知行並進內外夾持無小無大無精無粗無一念非學問無一事非學問蓋所謂言有教動有則晝有爲宵有得瞬有存息有養者是也嘗謂吾人自著衣至於解衣終日之間所言所行須知有多少過差自解衣至於著衣終夜之間所思所慮須知有多少邪妄有則改之此爲脩身第一事又謂實其心之謂誠不敢不實其心之謂敬無在而不實其心之謂一又謂爲學自不欺始不欺自親長始於親長忍用其欺何所往而不爲欺矣又謂一入聲氣便長

一傲字便熟一僞字百惡都從此起矣習奢又未足以盡之又謂人之一身當使陽和之氣多而陰肅之氣少蓋陽饒陰乏理自如此觀天地之氣亦是雨露之時多霜雷之時少又謂儒者起腳第一步是仁以爲己任然後精之以義文之以禮樂而德成行立矣否則雖能自好不免爲硜硜小人也又謂人知作家計須苦喫苦掙不知讀書學問與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喫苦掙朱子謂孟子一生忍饑受餓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且吾人於道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於身分上能掙起得幾分否動輒怨天豈不得罪於天尤人豈不得罪於人又謂朱子答何叔京書言其從容和易之意有餘莊整齋肅之功不足所存不主於敬不免若存若亡不自覺其舍而失之深有警於心自思學之無成正坐此患書於坐隅常目在之庶其有改又謂可

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
檢點庶乎鮮失矣又謂道理須是舉目可見舉足可行方
是實理功夫須是當下便做得方是實功道在邇而求諸
遠事在易而求諸難則惑之甚也又謂吾人一日之間能
隨時隨事提撕警覺便不到得汨沒當睡覺之初則念雞
鳴而起爲善爲利之義平旦則念平旦之氣好惡與人相
近否日間則念旦晝之所爲不至楛亡否以至當衣則思
不下帶而道存之義臨食則念終食不違之義及暮則思
嚮晦宴息以及夜以繼日記過無憾之義如此則庶幾能
勿忘乎若其稍忘卽自責自訟不已先生之戒懼慎獨卽
物窮理勿欺勿怠者是亦大可知矣跡其抱道在躬淑身
淑世箴瓢陋巷之中卽寓斯民飢溺之念或辨學術以回
人心或敦風教而挽世道時雖窮而道不窮身雖困而道

不困也嘗曰昔之異端在正道之外今之異端在正道之中孟子闢邪說以正人心正以聖人言仁義楊墨亦言仁義同是堯舜同非桀紂而所以不同處則有淄澠白黑之判今之爲邪說者莫不假託聖人之言以文其說猶所謂傳會經義也約而言之蓋有數種曰知行合一曰朝聞夕死曰殊途同歸曰體用有無曰權以濟經曰大德不踰小德出入曰未發之中曰求其放心曰孔顏之樂曰盡心知性曰寂然不動退藏于密若此者探本窮源不出於釋則出於功利否則調停兩可執中無權而已學術不明禍亂四起率以此也種種看破方不爲所惑亂又曰姚江良知二字特其借用名目其意只欲佐成直捷徑情之說耳因孟子有不學而能不慮而知之語故借之作證佐實未嘗服膺孟子也又曰世儒功夫只說求心至於威儀容貌言

諸行事槩以爲外而不知檢點此禪學院阱人皆習而不察也有諸內必形諸外威儀容貌德之符言者心之聲行者心之迹何往而非心者外此而求心空虛寂滅而已矣一部論語都從謹言慎行動作威儀處教人故曰博文約禮曰無行不與顏子問爲仁之目亦就視聽言動示之聖人豈不欲人做向裏工夫者乎何弗思之甚也世方惑此不鄙爲粗淺則以爲假竊可歎也夫又曰良知之教使人直情徑行其弊至於廢滅禮教播棄先典今人不知懲其敝方將攘袂怒目與人爭勝亦可哀已又曰延陵同學語予曰先師於陽明雖瑕瑜不掩然未嘗不深敬而子何疾之深也得毋同異予曰何傷乎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羞稱之彼一時此一時道固並行而不悖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只近日講學之人主靜悟者鄙躬行爲

儷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所謂談也多其辨說不根極於理道所謂淫也罔則古昔離經畔道竊異端近似之言以亂正道若苗之有莠鄭之亂雅非邪乎知其說之有微更以他說濟之或爲兩是兩非之說非遁乎此種心術存乎中臨事害事臨政害政爲禍不小又曰濂溪明道之書陽明也理會一過卻只長得他一邊見識而已伊川考亭則有意與之爲難故一切以己意排擊而不必當其情實所以深惡之者何濂溪明道之言寬大儘可從他借假伊川考亭之言緊嚴假借不得所謂罪我者其惟春秋也又曰東林諸君子有意救陽明之敝其矜尙名節是已然其流至於爭黨則以取人不免偏重才氣一邊而於闇然爲己之功不無少疏至於釋氏之書則又未嘗屏絕以云救時可矣明道或未也孟子云君子反經而

已矣明道以是救時以是又曰朱子精微象山簡率薛胡
謹嚴陳王放曠今人多好象山不樂朱子於近代人尊陳
王而訕薛胡固因人情便簡率而苦精詳樂放曠而畏謹
嚴亦緣百餘年來承陽明氣習程朱之書不行於世而王
陸則家有其書士人已淪浹其耳目師友之論復泯其心
思遂以先入之言爲主雖使閒讀程朱亦只本王陸之意
指摘其短長而已此種習尙不能丕變竊憂生心害事之
禍未有艾也其與何商隱書曰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
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所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
已他日所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竊謂
此卽所爲約禮之實也博文約禮三千之徒莫不從事於
此非獨爲顏子教也曾子所示一貫之指則曰忠恕而已
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若合

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
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卽求放心
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曰省其身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見
於易傳則有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見於中庸則曰仁者
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則亦夫子之言也至
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則與曾子子
思先後一轍矣三代以下在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在關
中則曰知禮成性在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
理一而分殊在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
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
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
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

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以從事或勤始而怠終及參以二三是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之以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則不軌以中正則仁之或流於兼愛義之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其所當言終日行行其所無事則靜矣故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象山教人以擴充四端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爲人皆堯舜學者先立乎大則小者不能奪未嘗非孟子之指但孟子之言心有等有殺之心也故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恩及禽獸功不至百姓以爲失權度之甚又曰聖人人倫之至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象山信其心知而謂本匹端以行卽堯舜所行不過是夫惻隱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扞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之羞惡而無權度則其弊恆至拔一毛而不爲故窮理爲要也苟理明而義精則或出或處或默或語皆將合乎規矩方圓之至而時措之宜矣象山黜窮理爲非是欲舍規矩而自爲方圓也正使離婁公輸子復生有難任其目力者矣知其理之一而不知其分之殊所由流入於二氏而其勢不可以止也若下此以佛老之真剽吾儒之似以文其奸言遂其無忌憚者又無論已近世學者祖尙其說以爲捷徑稍及格物窮理則謂之支離煩碎夫惡支離則奸直捷厭煩碎則樂徑省世儒動稱孟子直提簡易夫動容周

旋中禮者盛德之至義路也禮門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非孟子之言乎抑何不思之甚也然則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功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功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夫居敬窮理之方朱子以其躬行心得者諄復言之至詳至備矣吾人遵而守之日夕從事於此則亦可以有獲矣入門而升堂升堂而入室循之有其階導之有其相也或者信之不篤不免徙倚於岐途志之不勇不免徘徊於方軌以至日暮途遠進退失據耳今日朋儕中攸好之深矢志之固如仁兄者蓋已不多矣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其事之克修豈非本於仁義之心哉本仁義之心以行仁義之事所以

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是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志氣如神平日功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退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

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

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者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有關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夭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之粗而氣之昏者或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功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功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矣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雜則意分而氣散卽曰力亦有所不給矣夫數學至康節非小道矣程子已能得其槩然不以學後竟忘之曰吾所知者惠迪從逆而已吾

人聰明不逮古人遠甚約之使歸於一猶懼不克遂其初志况敢旁搜而遐覽乎夫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閒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雖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顏子惟敬之純熟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孟子之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比物此志也其與沈尹同書曰大學中庸二書所以開示後學至詳且切矣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要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誠意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者舉不越乎此矣然則吾

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詳考耳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汲汲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無惑也誠爲己也則反求諸其身遯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子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己則必

聞然必慎其初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高節善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之類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旣已有閒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智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以時用其戒愼恐懼者也然則舍卻下學爲己更無學問之可言者矣更無工夫之可事者矣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

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其與屠子高書曰承
下問格物之義非由經文本有可疑或者我兄平日於物
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
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交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
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
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
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
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
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
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
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
正如火之德本明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
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

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
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限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
至正之矩終有以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
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
孔子好古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
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
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
言爲無弊也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
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瑣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
有自得之效不覺其冰之釋而凍之解也廿三日之會不
審弟可不出否舉會亦一物也見得思義久要不忘固爲
是物之理不特此也凡與會之人細及期約地所酒饌人

舟之類無不在所當格推之物物皆然若有一知之不明
卽有一行之未篤竊謂吾人自始學以往至於義精仁熟
只是格之精熟故能知之精熟知之精熟故能行之精熟
感兄虛懷切問率其妄測之見如此其與沈德孚書曰姚
江良知之學其精微之言只吾心自有天則一語而已夫
人性本善以爲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然人之生也有
氣稟之拘有習染之遷有物欲之蔽此心已非性之本然
故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也夫子之聖必至七十然後從
心所欲不踰矩亦謂天則未能卽此心而是故須好古以
敏求耳今以未嘗學問之人而謂吾心卽是天則可乎將
恐雖無物欲之蔽猶有習染之遷卽無習染之遷而氣稟
之拘將必不免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君子之道鮮也
夫子之門雖以顏曾之徒亦不能不因其性之所近以爲

學而必待於夫子之裁之若當下卽以所知爲良而已動
符聖人無煩學慮之支離則何以顏子所見卽有不同於
曾子子路所見卽有不同於冉求以及子夏子張子貢仲
弓莫不皆然而亦何必終身服膺夫子之教哉比如子夏
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此豈不是
良知所發由曾子言之則知游夏子張所謂似聖人者正
未必然也又如一卷之書昨日讀之所見如此今日讀之
所見又如此今年讀之如此來年讀之所見又未必如此
然昨日豈無良知乎抑有兩良知乎抑今日所知或未必
良而尙待之來年乎然則所謂吾心自有天則而滿街都
是聖人者何說也整庵先生謂世間豈有見成良知是也
夫孟子之言良知良能本謂不學不慮豈非見成而願謂
豈有見成其苦心可思也已今日邪說暴行之徒莫非自

託於良知之學究其立身寡廉恥決名教流禍已極而有志於學問者曾不知察方將主張其說以鼓動學徒招來羣輩斷然自信而不疑亦難乎其爲豪傑之士矣其與沈上襄書曰去冬所論喜怒哀樂未發以前一段疑義弟初於先師語錄聞其說而悅之已而證之朱夫子與湖南諸公一書深悔前時所見之失因以爲定論而反而求之日用之間事物未感此心寂然不動有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但吾人以憧憧往來之心急卒求之是以未之見耳然欲求見此體則又非釋氏瞑目卻慮之可庶幾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吾人工夫之用竊以宜從思不出位莊敬持養而不使放心邪氣得入焉則能時行時止而無所往而非天理之流行矣不審仁兄近日所見以爲何如又如所諭君子中庸注云有君子之德而

又能隨時以處中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疑多此而
又四字弟退而思之朱子之意大約從本文兩而字體味
出來蓋天下固有有君子之德而未能隨時以處中者如
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可能而中庸則不可能又
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伊尹之任豈非已有君子之德
而未能至於時中天下亦有有小人之心而不至於無所
忌憚者如易所言包羞論語所言色厲內荏之類中藏既
不可知猶然顧畏名義不敢肆然爲非則以未爲小人之
甚者也是以分別界限言之則一爲君子一爲小人而就
君子一邊言之則君子之閒自有分數君子而時中而後
君子之爲君子至是而極就小人一邊言之則小人之閒
亦自有分數小人無忌憚而後小人之爲小人亦至是而
極正如一陰一陽判爲兩途而由復之一陽進而爲臨爲

泰爲大壯爲夬以至於六陽之乾由姤之一陰積而爲遯
爲否爲觀爲剝以至於六陰之坤陽而不至於乾則陽不
極可以爲舜之徒而未可爲法天下傳於後世陰而不至
於坤則陰不極可以爲蹠之徒而未爲惡積而不可掩罪
大而不可解由此以思則凡吾人既有志於聖賢之學而
正已不求諸盡或安於一善之成名或怠於百里之九十
其視夫婦之愚不肖疑若有闢要不可謂之君子人也且
惡知夫名義自閑不至大段決裂以昭昭然入於匪慝之
際不猶有小人之心也乎此古之人所以肖身如不及惟
日孳孳斃而後已也仁兄以爲於義不爲牽合傳會否弟
竊有感於百有餘年格物之義不明而有志於學者往往
卽於邪慝而不自知也其曰以吾心格之是已然不知吾
之心其能盡出於道心否耶如其盡出於道心也以此心

格之可也如其不然其能無過不及之差乎夫吾人自氣
拘物蔽以來其與聖賢大中正之心相去固已遠矣一
且欲以相去聖賢既遠之心宰制事物非失之過卽失之
不及不待言也正使念念自信以爲盡合於天理而不知
已爲人欲之私也是以古之爲教莫先於窮理凡人倫事
物無大無小莫不有當然之則吾心未之得也聖賢先得
之以示法則於後世今於事事物物莫不考諸聖賢之成
法而不敢以氣拘物蔽之心參之則當然之則見矣所謂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也夫
惟聖人爲能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世儒動稱天則具於
吾心夫謂天則不具於吾心不可也謂吾今日之心所出
皆中天則是猶舍權衡而求輕重離規矩而求方員無論
輕重方員施之必乖其當卽使一一無所乖謬亦祇得其

約略近似而非其至當之則也自顏子大賢夫子教之猶然博文約禮其餘又何疑乎觀此可以知先王之道矣陸清獻公嘗謂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蓋猶未見其全集云乾隆年間濮川布衣陳古民梓爲之傳曰先生居同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論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得作願學記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眞知力踐覺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旣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生復固辭旣

乃慨然訓東南壇坵西北干戈其亂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炳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闕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寡交惟茗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歇晚年寫寒風伫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恆入於濁求道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古文得八家神

隨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堂與爲則嘗云三代以
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折衷於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
語類晨夕不釋手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
訓魯齋集俱有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官貧不蚤葬燬於盜
雖罪人已得斬首祭墓粗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遺命
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草廬側碑曰楊圃先生
之墓配諸儒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與敬不及娶而沒繼
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後門人姚連輯文集及訓子
語備忘初學備忘言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
學范鵬刻之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論曰有明
一代儒者鮮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
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
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

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於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
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
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
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賸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
脈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人嗚呼危哉蓋先生遭時
艱難立身高潔以主敬爲行己之本以反經爲興民之原
羣門蓬戶具有天下萬世世道人心之憂謂爲朱子後之
一人不亦信哉大也姚氏輯其年譜古民陳氏訂之閱後
子春方氏又考正而加詳焉此補讀書齋所藏本也其全
集目次十六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詩
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答問曰門人所記
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祭雜說曰農書祝
氏注修補本勤宣堂所藏者也

遺事

先生年三十二見黃子石齋於武林石齋以近名爲戒先生謹誌之

先生曰人不可無直諫之友予年二十後得交顏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其不至失足於張溥周鍾之門者皆士鳳力也其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君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予以是懼而止故先生於士鳳之喪徒步往哭收其遺文以歸焉

先生居鄉躬耕習於農事著補農書以爲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而世道可以復古矣

凌克貞

先生諱克貞字渝安序張楊園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可離則可以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僞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日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和謂之具眾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

不違仁况渠以無善無惡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
笑不過師心自用廢卻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
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
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
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
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
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以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
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
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
理之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於心內不肯以格
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
於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蔽於事物察乎天地有物
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

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理達化道器之分釋
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
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
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
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而放縱闡蓋者
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尙况其
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
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岐之
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自誠明將等之堯舜
孔子乎况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
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
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胚胎乎張子拒之素
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

張子反經之力也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
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
反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
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老人以崇正闢邪爲
已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澈使學
者因朱子之遺書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
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
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
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立誠之
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
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
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
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

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言庸行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閒驗其素履則歷險艱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其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於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生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

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粹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又曾與楊園先生書云天下之變由於人心人心之變由於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緇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於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於俗與溺於意見耳溺於俗者不必言溺於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旣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亘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

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惟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己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闡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邁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兒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003-468

沈石磊

先生諱磊與張楊園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聞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造穎生札救朋友之急必本於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推於學門之根原命意措詞一字不苟以爲吾當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而性復忿戾不能安於世俗每欲絕類倫飄然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同但茫然四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

不能負耒又無工商之業只得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既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容此正張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與口舌爭則執途之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眾而講之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於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已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繫於詩酒或崇尙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

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略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
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
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
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文義而聖賢在是是
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尙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
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
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
無已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
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徹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倫者
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眞朱子
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棄絕然
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悟於心以爲人有生
而不聞道不唯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

虛聞則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
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聾瞽者之匍匐溝壑荆棘而不一
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者俱於身世有關
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旣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
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
得因以一覲光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
愚蒙之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著之無已
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教之

何汝霖

先生諱汝霖字商隱謨張楊園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而言論旨趣之著見於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間體驗天理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表暴眞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方事彙集惟塾中

與羣弟子語一册蓋嘗手定其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
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
正學陵夷三百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
編庶乎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

張嘉玲

先生諱嘉玲字佩慈岵瞻其號也上何商隱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凌先生執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六年然後受曉庵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惑也滋甚蓋聞民生於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立則異端爭起於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釣致之既得之患失之故或拜而

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
風靡羣然慕心學之名而好之既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
自解免迹其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流爲勢利之
門於是以講學爲倖竇以戴賢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當
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壞人心敗
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遺親後君天崩地坼而餘
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
心害事禍至此極也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
流何以回一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
興起斯文爲已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高
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問各有偏
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庵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
無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間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觀

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
年來指不多屈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
化尤莫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
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非阿私
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欲辭而不得者
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
乃關風俗盛衰今之師弟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卻贄以身
示範其亦憂深而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
童蒙而相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
而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其是
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日月之未出
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墨之橫議而廢設科
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

人用俾聖緒光昭久而不墜然至於今聖遠言湮已不勝
邪誠交作之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
之人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乖
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退則傳諸
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以盛德如先生善
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邁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既無
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
前禽不誠矣卽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
而退自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
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心於獨
善也意者門牆旣闕風動四方恐非龍潭老人之意乎竊
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同人於郊咸膺志末之
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

別先生今日既無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
嫌而敢進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才遇於
時之士帶經負耒相從於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其至
難得者於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風動四方以
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沈聲身焉用文之意固並行而
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
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
耳甯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
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
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世並育之
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
傑乎如接輿荷篠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於聖門
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

車而辟反見則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
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
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
以距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教人之成法也
語曰嫻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諷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
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
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
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已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
則能無師傅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世固有有名
宰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或曰先生雖不以師
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薰其德而善長者又不知凡
幾矣是豈有心獨善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
自無受教地耳夫復何言嗟呼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

既長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問
焉不當溺於舉業之卑汚而已至於克伐怨欲生心而不
知制情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虧悔於前而靡贖
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
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將安施也願以行負神明親不逮
養今誠不忍以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袂簪於有
道之門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懷懷丹忱懷已數年而不意
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閒容光雨露所濡不遺朽
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日師曰弟子者則上旣不獲
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搗於前下又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
於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
說於函丈者猥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日朱子
固予所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映惡乎知夫道若是

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於是而後救恐終汨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饑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生我之意於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曠得聽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世並育則師道立人倫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不

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爾上塵台
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幸甚幸甚

范 鯤

先生諱鯤字北溟姓范氏早爲諸生名諫庠序性剛正尙氣誼士黨倚爲重後忽玩易有得遂潛究洛閩諸書所造彌粹交吳江姚子塾庵昆季得楊園遺稟熟體之曰紫陽之後一人而已因編次其集懲懇諸交契及門下協力梓之凡數十餘卷揚園生亂世間修獨善世罕識其名自此書出始知姚江語水之間固有洛閩正途窮鄉末學多所興起先生之功也與澈水吳子元復往來最契南北兩湖九十九峯山水勝西玲先生挾琴書與朋好日游其間成七言百章嘗曰吾家去兩湖遠不及數游然每蠶時採桑籬下諷詠所題覺湖煙海月日盪吾胷次也先生制行醇篤居憂一遵古禮長子沒爲行服三年嚴氣正性貴游子弟靡不懽服平生喪祭特虔講求紫陽灰隔之法精密無

遺憾陝川張子莘皋篤實士也服喪哀毀爲親營葬泣血
數升以屬先生先生感其誠爲擇地於伏獅之陽躬犯霜
露董役數月克竣先生沒莘皋爲營窀穸撫其兩孤久而
不倦人兩賢之卒於辛卯八月年五十有五配錢氏繼張
氏子二一繼其弟某早殤

贊曰自紫陽以來厯魯齋河津餘千諸儒淵源不絕而
集其成者唯楊園然表章遺書昌明楊園之學以覺來
者非先生誰克任之嗚呼偉哉少汨舉業獨能翩然振
起實學躬體力踐不爲空言非豪傑之士其能然乎

吳晞淵

先生諱晞淵字元復別號克軒中丞公孫哀仲先生長子也少孤事母孝長工詩文不屑舉子業獨體究濂洛諸書沈潛晏養造詣純粹居一室危坐終日客至不聞聲及與論古今事是非少回互則作色侃侃正之片詞立剖無煩言也幼體疴弱兼涉醫術著名醫績類案親黨閒遂強之處方活者日眾先生輒託疾謝之晚益癩酬應貧窶特甚弗惜也與蟄庵姚子蜀山范子交最契後更得夏生友梅年少有志爲忘年交兩湖煙巒東南特勝先生幅巾深衣策杖游歷山中人莫不嘖嘖歎仰謂皇古之高賢也卒時年七十有六無子以從弟之子重爲後

論曰澈湖吳氏自明季以文章氣節甲於一時先生上承忠孝之後亦難爲繼矣乃以孱軀保家學於剝復之

皇清濟陽金氏
交潛思篤行以無忝厥祖考卽紫雲萬蒼蒼與有光焉嗚呼
呼自先生云亡而湖山且黯然矣悲哉

姚 瑚

先生諱瑚姓姚氏自號蟄庵世爲吳江人曾祖文學景峰公諱以正厚德孚鄉里遠近推服比之王彥方配錢孺人祖文學翼峰公諱國棟博學善屬文有聲社會閒配盛孺人繼張孺人父處士允尊公諱昌榮隱居教授行誼重一時配沈孺人前戊午孝廉元英公女生一子卽先生也側室某氏生一子諱連先生早喪母五歲隨允尊公出就館舍自幼莊重有成人之度長而好學不專科舉性耿介不苟取與表伯某溺水先生救之甦某德之酬以金先生家故貧辭不受復欲佐先生聘幣辭曰婚姻大事禮幣雖薄當自具豈可受助於人楊園先生極稱之述其事以風世先生初爲姚江之學默坐沈心自謂有得一日邂逅王曉庵先生極論儒釋之辨授以近思錄且曰張楊園先生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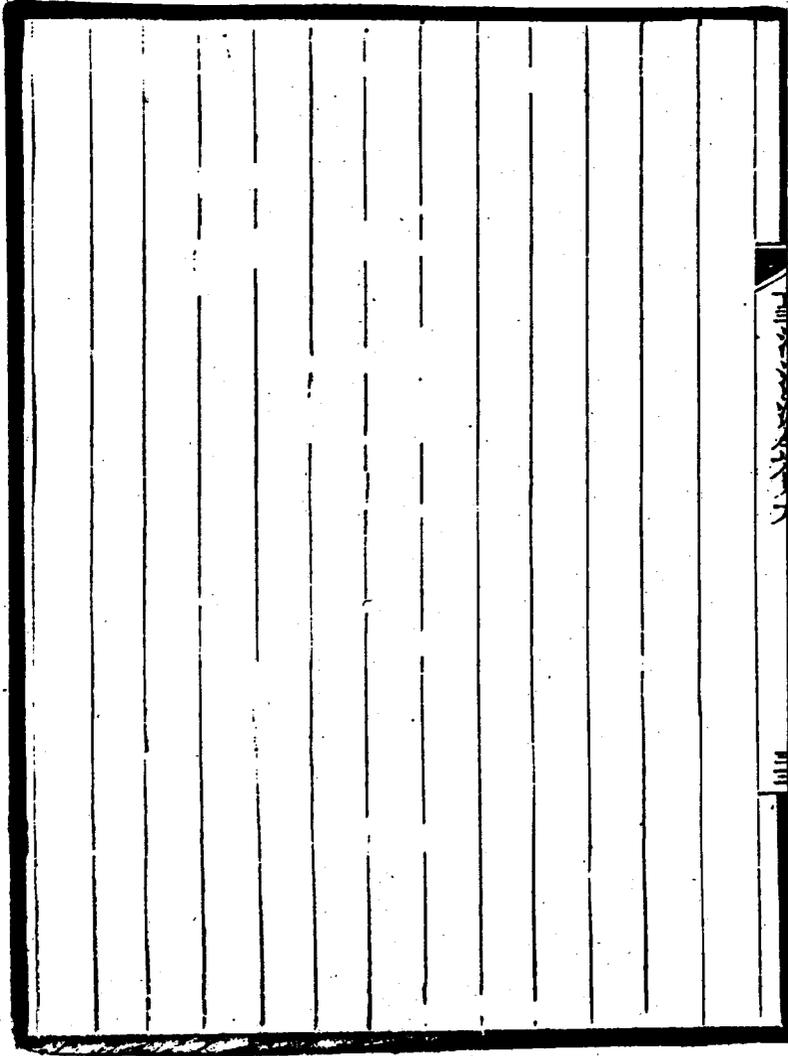
世真儒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四方學者宗之如秦山北
斗益往見焉先生聞之喜卽因曉庵謁張先生於楊園正
師弟子之禮先生自是遂翻然盡棄異學以爲今得所依
歸矣是時楊園倡道東南以興起斯文爲己任一時同志
往來年高德邵如烏程凌淪安海鹽何商隱歸安沈石長
以及王曉庵嚴穎生諸先生皆多聞博洽氣節偉然先生
周旋其閒從容陶淑識益廣學益進氣質渾厚真摯坦白
洞澈中外諸先生雅愛重之而嚴溪張佩蒾爲楊園高弟
與先生契最厚庚戌辛亥館佩蒾家辛亥之秋上書楊園
問爲學之方累千餘言懇惻動人楊園感其誠復書慰諭
先生守之不敢忘壬子楊園延先生課其子移家寓焉夫
人潘氏德性溫恭舉止端重館舍湫隘爨室隔簾箔終歲
肅然不聞人聲楊園嘗稱夫人之賢而歎先生之德化爲

不可及已而楊園卒於甲寅之春佩蔥相繼淪喪先生懼
師傳之失墜與弟肆夏搜訪遺墨彙輯成編嘉惠後學先
生性樸茂不喜爲文詞教授五十餘年未嘗課舉業一人
遊先生之門者雖鄉人皆循循雅飭以故所至人爭虛席
延之然恬淡寡營臨財廉與人厚所得館穀分贍親戚晚
益困環堵蕭然或餽粥不給晏如也人有寸長卽稱道不
置有過則陰爲掩覆接人溫然無智愚一待以至誠對之
如坐春風遇有志之士則懇懇以身心性命爲勸諄切訓
戒至涕淚交下聞者莫不興起菱溪邢復九先生始攻舉
子業爲功過格就先生求人請先生一言悟之卽棄諸生
從事正學其曲成後進類如此先生病世之學者徒事空
言而不本諸躬行以爲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獨於義禮之
本原研精極思三十餘年因有會於邵子元會運世之論

借以闡明太極圖說極爲詳悉號曰困學編嘗語學者曰
余生平有好高欲速之病但於源頭上卻見得徹然先生
虛懷下人或與後輩意見不合則遜言謝之曰且更商量
不敢自以爲是也甲寅以後諸老凋喪殆盡先生落落寡
交惟與澱湖吳克軒海昌范愚村及邢復九三先生友善
先生故多病垂暮益憊不能出門庭三先生時刺艇訪焉
論心講學則欣然終日先生無他嗜好惟喜佳山水何先
生未沒時嘗從遊兩湖閒徜徉不能去晚居鴛湖之塘北
以古梅修竹自娛尤喜陶公詩興至輒歌詠不置論者以
爲有濂溪康節之風嗚呼先生之學就所得而論之可謂
遠且大矣先生生於庚辰七月二十九日卒於辛卯十一
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潘孺人生丙戌九月十一日
卒丙辰九月二十九日榆林處士筠亭公女年三十有一

生子一志仁女一孫男二士毅士爲孫女四先是辛酉三月
月祔葬潘孺人於八都研字圩始祖墓之西偏茲以壬辰
三月奉先生櫬合焉以梓侍先生久知先生事頗悉屬誌
其墓辭不克僭敘其略而爲之銘銘曰

嗚呼先生河嶽精英師門碩果吾道干城誠貫金石行
合神明窮高極深一元渾淪遺編彪炳日月爭新胡天
不弔喪茲哲人有甯一宮太湖之濱湖山峩峩湖水潏
潏厚德無疆寒松翠筠



003-494

陳梓

先生諱梓字古民布衣作張楊園先生小傳已采入學案後其跋重輯楊園先生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踴躍而不知天之玉成先生爲紫陽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嘆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閒之祝開美者豈少哉於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陽明於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取舍明存養密精

義入神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域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道賴以復且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閭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於沒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並不聞有行狀佩蔥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道溯平昔文遊之書及願學備忘錄近鑑言行見聞訓門

人語之散見者庶幾摭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不容
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簣已十年弱冠謁蠶庵又失詳
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老馮謝何從而質所
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於門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考
行世者祇明李古冲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
餘年之謬誤者尚有今寶應之王懋竝則自今而後安知
無好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渺
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	--	--	--	--	--	--	--	--	--	--	--	--

003-498

祝 淫

先生講淫號人齋其稟訂楊園先生全書序曰明之季也橫議請張人心惑溺程朱之學不傳而孔孟之道或幾乎晦矣楊園先生生當其時恪守子朱子居敬窮理之訓以實致其崇效學法之功其遇彌艱其行彌篤其所有事不越人倫日用之常而念慮所存恆周乎天下後世蓋畜德如此其光大也先生之言曰聖人之於天道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盡之又曰求異於人卽異端也求合於人卽鄉愿也盡其當然之分斯依乎中庸也又曰詖淫邪遁之辭何必異端近日講學之家主靜悟者鄙躬行爲粗淺尊踐履者薄格致爲空言各蔽於一隅而不根極於理道生心害政正與邪說暴行無異其所以閑先聖之道者又如此先生既沒二三同志相與錄其遺文然卒未有能繼其學者

鳴呼自昔制義興而師所以教與弟子所以學無非是也
人當誦詩讀書幾不知工文詞弋科第而外復有何事卽
其閒或亦思所興起而利誘勢奪終莫必其脫然無累以
自固於禮義之域於此而好修立節不屑屑詞章名爵以
爲身圖此其人亦不多觀况夫志伊學顏守先待後者哉
然而誠無不動塞無不開自先生起而後來賢智往往聲
應氣求以嚴其辨百川之東迷途之復不可謂非先生反
經之力之所及也或者謂孔子刪定修贊朱子集爲傳註
以羽翼之道之所由明也先生著述不及六經疑若於衛
道之功猶有所未盡者不知道在千古迭更明晦聖人亦
因其晦者而明之斯已矣其所以明之不必盡同夫各有
當也先生不云乎經書從先儒發明已極詳盡但當擇善
而從優柔厭飫期於自得不宜復有著術徒亂人意由是

觀之先生祖述孔孟憲章程朱尊聞行知以明學術之正
所爲當務之急救世之大權莫過於此非必於經傳之外
別有增益然後爲得也其有所撰錄則其不得已之衷
之所流露而非徒以立言富有比德前賢又無疑也淫是
用本先生立教之旨以蒐輯遺書不敢苟同昔人取多求
備之意有畢錄者有什錄七八者有什錄二三者總而覈
之凡十有六宗曰經正錄曰願學記曰問目曰備忘錄曰
詩曰書曰初學備忘曰學規曰訓子語曰問答曰門人所
記曰言行見聞錄曰近古錄曰近鑑曰喪記雜說曰農書
卷帙之多寡各從其部淫竊不自揆以爲先生之書之必
可信今傳後以維世道而正人心者略具於此後之學者
誠由先生之遺文追而溯諸昔賢往聖之所以爲教者以
觀其淺深離合何如而恍然於斯道之不可誣焉則庶有

賴矣先生又精選備忘錄爲淑艾錄以示學者準則

張朝晉

學使新城陳侍郎承先世正學之傳所至以表章洎儒爲首務初蒞吾浙卽訪求海昌祝人齋孝廉遺書旣得其詩文授之梓人齋有哭張北湖文學使讀而慕之欲考其言行爲之立傳泰吉乃從管生庭芬所得北湖之子京顏所次年譜參以州志儒林傳謹撰事狀以獻

北湖名朝晉字莘皋晚自號北湖學者稱北湖先生先世本陸姓系出宣公明初有字均輔者自嘉善縣贅於橫山張氏承其姓祖德孺遷海昌之硤石鎮遂占籍焉六歲謁祖姑徐賜以新衣卻不服父默庵喜曰此子立志不凡十二歲補弟子員十三歲居父喪讀儀禮經傳溫公書儀文公家禮參考異同造次必依於禮三十八歲居母朱碩人喪勺飲不入口從母諭之曰若不勝喪獨不爲先人大事

計乎乃強起食粥以治喪迫營葬事歐血數升仆於地良
久藥之而甦服除遂不就試曰向者冀老母得祿養爾今
博科名何爲者於戲此北湖終事父母樂志肥遯之大略
也海昌有老儒范鯤蜀山者早歲棄科名潛究洛閩之學
得桐鄉張楊園遺藁讀之曰紫陽後一人矣因編次其集
行世北湖少從蜀山遊卽手鈔楊園全集讀之謂言行見
聞錄乃古聖賢畜德之功子朱子序小學而以嘉言善行
終篇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擇善率由此道也學者觀此編
其於樞機倫物之際有以得持循用力之方矣乃刊板藏
於永思樓永思樓者北湖奉先世神主之所四時之祭必
前期齋宿忌日則素服致哀凡祭器及儒先手跡經史諸
書皆藏焉暮年不戒於火急登樓從烈燄中抱神主以出
言行見聞錄板及自著省克錄聞喪雜錄六有齋劄記讀

書記疑讀史記疑手彙多燬惟所輯楊園未刻彙存北湖
既服膺楊園之書由楊園而推之當湖知其同源而合流
晚年猶手寫衛濱日鈔以教學者曰知之非艱躬行爲急
君等事事以清獻公爲法方有據依也自題卧榻右柱曰
臨牀伏枕須思一日所言所行差謬否右柱曰夜半眠中
或起妄想披衣起坐豁然退聽友人褚惠公見之曰此山
陰慎獨之功也不愧衾影莘臯有焉又言治病之法當理
其心動靜以敬心火自定治怒之法克己爲先否則凝冰
焦火未易消釋其荅友人書云朱子爲學之方窮理以致
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致知不
以敬無以識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無以致義理之實持
敬之方主一無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終日儼然討論典
訓存此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思

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不安於偏見
不急於小就而爲學之功成矣立家塾以課族子弟朔望
必令倍誦小學近思錄合格者勞以紙筆嘗曰孝經小學
自幼至長當日夕循誦今人往往忽視小學缺此一項功
夫先儒云小學一書當敬之如神明奉之如父母此言豈
欺我哉清獻公教人讀書必以小學爲根本其遵行之母
息於戲此北湖參匯桐鄉當湖以會歸於考亭之大略也
楊闇嘗倣德清唐灑如葬親社約遠近多遵行之北湖於
三十年中三舉葬會貧士得葬者九十餘家有佃客將貸
金飯僧火其親北湖切責之開陳懇惻佃客感泣因示儉
葬法與金以成事寺僧聞北湖言亦悟火葬之非乃教以
窆生骨法用漆肆中舊漆桶藏骸骨以漆封蓋實築灰沙
後頗有踵行之者塲望墓祭田以祀始祖及二世墓地之

失考者立仁孝園以收族之貧不得葬者其措置規條大
率本之楊園楊園後人五棺未葬乃約同人印行蜀山所
刊全集得數十金屬姚希顏董其役製棺以贈楊園側室
陸氏楊園嗣孫文相貧不能娶贖金以助冢媳姚節婦卒
率錢耐葬楊園墓側於戲北湖之於楊園未嘗親受業其
門也既志其學而師法之又周恤之如此此非特可以式
薄俗也亦足見正學感人之深而以儒林宗派而論北湖
之於楊園不異其適嗣矣且夫楊園當明季異學充塞之
時確守朱子之學以深明乎天人合一之故而力踐夫道
器不離之寶與淩淪安沈石長我家商隱先生切劘究習
於荒邨僻壤中毅然以繼往開來爲己任然未嘗號召生
徒通聲氣於四方也苟聞而興起者無蜀山與北湖之深
知篤好以廣其傳則雖任道力行如人齋者何自而得私

淑耶蓋人齋之生後於北湖已三十年其去楊園稍遠矣
卒能蒐輯遺書闡發義蘊者北湖啟之也北湖卒於乾隆
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壽八十三

陳道

公諱道字紹洙號凝齋先代自宋進士孔明籍江西之新城居縣治世傳儒業至公之父以家落卜宅於新城之西鄉鍾溪居焉乃去儒爲商賈以治生遂以康熙四十六年五月己巳生公於鍾溪之涓公生而端重自童時不爲兒嬉甫入塾晝從師習業夜則從父受小學近思錄父命之曰吾家世受此書此爲學爲人之本也公卽莊敬誦之不倦旣成童父經商於外公則佐母理家事及冠父以郡縣試費日力乃爲援例以監生應鄉試乾隆元年丙辰今上御極特闈恩科公應江西鄉試旣呈薦以額滿落解二年奉父命加捐貢生入國子監肄業是時合河孫文定公主監事一見公卽許爲大器而廣昌黃崧甫先生永年官刑部主事工古今文力儒先之學公更從而師事之先

是公爲文好深湛之思以江右前輩爲法及從崧甫遊聞
儒先爲學之要益尋繹家傳日致力於日用動靜之際暇
則矻矻窮經務得其大意探討史傳以身處之公故饒治
事才至是遇事益精於擘畫而文亦浩乎其沛然矣崧甫
之友若甯化雷中丞鉉宣城劉觀察方謫雲南傅中丞爲
訖同鄉前輩司寇劉公吳龍皆海內賢者並折節樂與公
交公皆以師友之禮事之而公所自取友則浙江祝人齋
先生注新建夏禮園先生之瀚聚則相與講習正學崧甫
於儒先之學不專主一說意在兼集眾長以適用爲貴而
獨好羅文恭公書雷中丞祝人齋則力守程朱規矩人齋
尤嚴斷斷不少假借公日遊於賢師友閒意亦在兼集眾
長以致於用其服膺崧甫之教終不爲他說奪而公之才
尤有過人者其發揮於事者尤著雖雷祝諸公亦歎其能

自力於學也三年戊午應順天鄉試不遇四年冬省親南
還因崧甫先生言而交邑涂南池先生登及其族弟訥庵
先生瑞南池先生崧甫之執友而訥庵故嘗受業於崧甫
者也公歸益與二先生往復論學而篤守師說益摯日以
金谿陸氏居家正本制用二書教於家五年仍入監肄業
六年辛酉再應順天鄉試又不遇七年奉父召南還是年
秋江西大旱繼之以大風蟲傷秋稼民鮮穫公父時客會
城憂鄉里之困也買穀數千石將運歸以平糶及公還則
大喜亟命歸里以振鄉鄰八年春公歸里新城縣萬山中
鍾溪尤僻在一隅素樸質頗多溫飽戶民不知饑饉之苦
忽遇大荒少備豫向之溫飽者皆無以自存矣而稍有贏
餘者又方居奇閉糶於是窮民益無所得食而一二桀黠
不逞之徒藉端煽惑以搶奪爲事鄉里洶洶幾至聚眾公

既歸和調貧富諭以大義而黜柔其桀黠不逞者訟於眾
舉行平糶法或以不均不溥或贏或虧爲慮公悉心規畫
請於邑令願給十家牌宛轉曉譬俾需糶者人自領牌實
填丁口持牌赴糶計日以授計口以給必均必溥無贏無
虧雖婦孺不致擁擠如是行之眾大謹自春徂夏新穀既
升於是鄉里之貧者皆曰微陳公吾屬填溝壑矣其富者
皆曰微陳公吾屬卧不安席矣自始事及訖功數月之間
公日夜憂勞鬚髮爲之蒼白是時公年三十有七耳公自
是請於父家積穀數千石每於青黃不接之際接濟鄉里
一遇荒歉則發而平糶於是鄉里之間皆知平糶之法之
爲善而舉事有成規可循矣九年甲子公舉江西鄉試乙
丑會試下第南歸從崧甫先生識獄江南多所贊畫既歸
念江西前輩遺書多散佚欲網羅搜討都爲一集爲江西

文統屬南池先生綜其事既而南池先生病不果十三年
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見歸班候選知縣公因援例
加三級請封父母大父母而歸養暇則集親戚鄰里講
肄冠婚家祭之禮孝友睦姻任恤之行於是鄉里之間皆
知成人重冠婚重親迎而高曾祖考之際不可顯於淫祀
宗族鄉黨有相繫屬之義矣十五年崧甫先生以常州知
府罷官待勘卒於蘇公聞之痛哭爲經紀其喪歸其櫬十
六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郡守金華葉公新夙知公欲
舉公以應公固辭十七年奉父命有事於北歸途聞父訃
匍匐奔喪歸治喪葬一遵古禮必誠必信不用浮屠鼓樂
弔客至不飲燕於是鄉里之間皆知喪葬用浮屠固非卽
鼓樂燕客亦非所宜矣既終葬事本父遺意立義田以爲
范氏義田文正公當日自高祖以下族之食者百口故干

畝之入足以均其食然力能自食者無所需此不如斟酌其法變而通之由始祖以下以待夫力不能自食者庶幾君子周急不繼富之義於是以二千畝爲父祭田自歲供祭祀而外權其所入以贍族立爲規條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力不能婚喪者有贈有志向學力不能從師者有助應試乏資斧者行李有資於是鄉里之間又知贍族有義田之制矣是時也祝人齋先生來弔喪公既與之諮諫喪禮因歎議禮家言人人殊欲蒼萃先儒簡要精義爲一書俾夫學者童而習之稍有以窺古聖制禮之意屬其事於人齋以人齋曾自任注禮且以其年近五十未舉子欲俾以著書家因資以膏火費止其客遊也而公自任春秋以爲左公穀三傳傳經或誣或誕不但彼此多所抵牾其於經意亦多違悖卽後來胡氏傳義理正矣而多以己意解

經非聖人本旨至國語與左傳互見亦頗可采欲於其中
擇是去非以成一書先是公課三四兩子做哀機仲通鑑
紀事本末之例編輯左氏紀事本末一書俾之誦習至是
又刪其繁雜存其精粹以課幼子學者請其書以嘉惠後
學公歉然曰此未成之書也十九年郡守湘湄姚公修旴
江書院以膏火費不足來商於公公俾次子守貽輦白金
二千兩助之姚公欲詳請議敘公曰此體賢太守振興人
才之意敢因以爲利哉固辭之二十年公選期已屆以母
老終養辭會是時豫工例開因命長子守誠應例捐部員
外以報效 國家二十一年公年五十矣收集崧甫先生
遺集授之梓因爲崧甫先生行狀旣成稟與雷中丞南池
訥庵二先生往復商榷凡數易稟而後定蓋其慎也二十
四年長子守誠以守部候選人加捐外任選授浙江分巡

金衛嚴道公既書官戒十六條寄之旋奉母命親至其墓
勛勉之既至則扁舟訪故郡守葉公於其廬商論學業又
以視人齋先生既卒作文哭之爲經紀其喪卹其孤俾可
成立未幾母以無疾終公聞訃奔喪痛哭父母之沒皆不
及覩含殮日夜泣血毀瘠甚既終葬事遂得疾二十五年
春浙中饑其長子奉督撫檄採買江西湖廣公念民瘼攸
關力疾至章門授以機宜歸而疾益甚遂以八月乙亥終
於堊室臨終兀然端坐願諸子曰無擾吾當保此清明之
氣已而遂瞑享年五十有四公爲人嚴毅清苦自少至老
未嘗一日怠惰嘗曰憂勤惕勵人生所以成德業也反是
敗矣其言動必由於禮嬉笑怒罵之辭不出於口聲色玩
好遊觀之娛不接於目雖處饒家而衣服飲食儉於寒素
夏葛冬裘歲有常御雖故不易其閒居肅然其接人也謹

然居鄉黨之中人無貴賤賢愚相接必以誠聞人有善行
 則獎之惟恐不及苟有過則祇獻歎息若疾痛之任其身
 有可與言者必盡言以規之俾改而後已遇人疾病死喪
 水火之見必力振卹之其於三黨至親體卹尤至然不爲
 姑息之愛必以德成全之後生子弟有相從問學者諄諄
 誨之不倦嘗以文義訓學者云人之爲義兩足豎立旁無
 依倚如此方謂之人人而橫開一層能任大事則可謂大
 人矣大之上加一畫則天也故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人而
 能爲大人則不愧天地之心矣如此則爲人爲學思過半
 矣生平讀儒先書體諸身不形諸論說自集崧甫遺書後
 又以近思錄例集四子書日自考鏡得失又集周程張朱
 陸王鄒文莊公羅文恭公之書之切於身者爲一編朝夕
 省覽其於文不苟作有所作必本其中之所得爲言嘗曰

讀古人書行之不暇何暇以文爲其所欲注春秋五傳尙未成書所存者僅得古雜文六卷古今體詩二卷皆關於倫理之大者其於師友存沒之際亦足以考見其始終不渝之槩已仕驥成童以制舉業事公公爲示以正學而戒以勿近名勿爲口耳論說年今五十矣距公之沒已久而頑然無所成就追維公教泚然汗出惕然恐墜念公生平篤志儒先之學仕驥雖淺陋未敢知其精微之蘊於儒先何如而其所行著見於人耳目者足以型方足以訓俗竊以爲古士大夫之教於其鄉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公其無愧矣 國家化民成俗采鄉之賢者祀於學官誠得如公者以應斯典其庶幾足以興起後之學者與今幸去公之世未遠其行事皆有實蹟可稽鄉之人皆歷歷能言之因公之孫曾又從仕驥學制舉業故詳著其行於篇

以示之且徵於鄉之人俾後世之舉鄉賢者得有所徵信焉

聖清淵源錄第九終

世宗皇帝家範
陳道

通學錄卷七十九

The image shows a large rectangular area filled with vertical lines, suggesting a redacted table or a scan artifact. The lines are closely spaced and run vertically across the entire width of the rectang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rectangle, there is a small, dark, vertical strip that appears to be a binding or a margin, with some faint, illegible markings.

003-520

聖清淵源錄第十目錄

道學錄卷八十一

傳

陸世儀

盛敬

陳瑚

江士韶

第十一

道學錄卷八十一

王夫之

唐端笏

胡承諾

彭大壽

劉醇驥

米元佃

譚瓊英

劉宗源

第十二

道學錄卷八十二

熊賜履

張貞生

陳廷敬

施瓚

汪璣

蕭企昭

喻國人

程大純

李殿邦

蔣鳴奎

張燕翼

夏力恕

望清淵源錄第十

道學錄卷八十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桴亭陸先生

先生諱世儀字道威號桴亭隱居不仕篤志聖賢謹守程朱家法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程以居敬窮理省察克治爲工夫謂只提一敬字便覺此身舉止動作如在明鏡中又謂主一無適不是心有所繫任所遇之自然祇時時提掇此心認清天理一邊做去覺得不期敬而自敬又謂居敬是主宰窮理是進步處文公之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本又謂致之工夫祇心爲嚴師隨事精察入個字心爲嚴師卽居敬隨事精察卽窮理著思辨錄前後十四類前集曰小學曰大學曰立志曰

居敬曰格致曰誠正曰修齊曰治平後集曰天道曰人道
曰諸儒曰異學曰經子曰史籍先生之學主於身體力行
不尚空知空論其辨析物理至精至實舉凡天文地理禮
樂農桑井田學校封建郡縣河渠貢賦戰陣刑罰薦舉科
目鄉飲賓射祭祀喪紀非惟考覈之詳明實乃體認之精
察蓋理無不窮而隨處有會心也觀其一言一動一視一
聽一卧一起一瞬一息察之又察省之又省存之又存養
之又養其功可謂深矣是以用力之久窺見天文之微發
周子太極圖說所未宣明程子朱子性理所未盡其言曰
周子作太極圖發揮天地萬物之理太極二字原本繫辭
不過祖述孔子之舊至於主靜立人極人極二字則自周
子開闢出來後半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一段都是說人
極人極與太極句句相對則知人身與天地處處相合絕

非矯揉造作故人能踐形卽能盡性能盡性卽能達天天
與人總是一理此是周子獨得處又曰周子定之以中正
仁義而主靜立人極主靜二字是立人極之本中正仁義
又是主靜之實落處此總是聖人盡性工夫又曰中正仁
義而主靜周子立言甚周而然主靜之下又自註曰無欲
故靜無欲者無人欲也無人欲則純乎天理矣是周子以
天理爲靜以人欲爲動主靜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則
靜固靜動亦靜矣豈有偏靜之弊乎又曰中正仁義句周
子自註曰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夫周子之學似重
主靜然不曰主靜而已矣而曰仁義中正而已矣乃知仁
義中正之外別無主靜離仁義中正而言主靜者非主靜
也又曰論性祇有程朱二處說得全備程子曰論性不論
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二之則不是者謂

性祇在氣中耳朱子曰論萬物之一源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理不同者謂人爲萬物之靈獨能具眾理而稱性善也又曰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又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人生而上不容說朱子曰性須是箇氣質方說得性字若人生而上祇說得箇天道下性字不得兩夫子不是實實見得性不離氣質如何敢開此口又曰張子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語甚開闢有功然又謂天性在人猶水性之在冰如此則天命與氣質之分何在謂之氣質者謂其與天地之性不同故也若水凝爲冰冰釋爲水有何不同緣張子祇就聚散上起見認理氣原不分明故有此語又曰諸儒謂孟子道性善祇是就天命中說未落氣質然讀孟子人無有不善之言是就人有生以後看卽

下愚濁惡亦無有不性善者蓋孟子論善祇就四端發見處言因其四端卽知其有仁義禮智人人有四端卽人人有性善也不必說到渾然至善未嘗有惡然後謂之性善又曰太極圖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旣生矣神發知矣形生質也神發氣也有形生神發而五性具是有氣質而後有性也不落氣質不可謂之性一言性便屬氣質又曰論性離不得氣質一離氣質便要離天地蓋天地亦氣質也一離天地則於陰陽外別尋太極於陰陽外別尋太極則太極不落於空虛卽同於一物觀此則先生之於性理可謂語語著實矣其自敘曰儀於性學工夫不啻數轉起初未學時祇是隨時師說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亦喜同禪和方外禪說不睹不聞無聲無臭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真已及至丁丑下手做工夫著實研窮始覺得禪

和方外固非分性爲二者亦非於是得力於理先於氣一言於理氣之間盡心體驗始知太極爲理兩儀爲氣入之義理本於太極人之氣質本於兩儀理居先氣居後理爲主氣爲輔條理井然終覺得性分理氣究未合一既而悟理一分殊之旨恰與羅整庵先生暗合便灑然覺得理氣融洽性原無二然未察到人與物性同異處也既而知人與萬物之所以同又知人與萬物之所以異於禽獸草木上皆細細察其義理氣質於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論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二語大有契入於是又識得天地萬物本同一體處然而性善之說則終以先入之言爲主以爲孟子論善祇就天命之初繼之者善處論未敢說到成之者性直至己亥偶與兩兒言性始覺得成之者性以前著不得性字既說成之者

性便屬氣質既屬氣質何云性善於是曠覽夫天人之原
博觀於萬物之際見夫異異而同同者始知性爲萬物所
同善惟人性所獨性善之旨正不必離氣質而觀也於是
取孟子前後論性語反覆讀之始知孟子當時亦祇就氣
質中說善而程朱以後尚未之能晰也於是又取孟子以
後周程張朱之言觀之周則無不脗合程朱則間有一二
未合而合者常八九也然未敢與世昌言至庚子講學東
林而始微發其端至丙午論性毘陵而始略書其槩然而
性與天道難言之矣世之學者尙未見一二層而遽與之
言第七八層不駭而欲絕乎予故稍筆於此以誌予三折
肱之槩彼時龔子無競讀先生性善圖說與先生論性終
日先生曰五圖大旨不過云孟子所稱性善在成之者性
不在繼之者善耳成之者性以屬氣質故卽就氣質發明

之人習聞氣質之惡今見稱其爲善不覺駭怪要之不駭
怪不宥究心不能透徹先生又敘其得仁字曰仁字是聖
門大頭腦吾儒終身止須盡此一字自聖化衰微道學不
講士大夫雖讀孔孟遺書諸儒傳註而茫然不解所以至
專以愛字當之如此則與墨子奚別間有一二究心者又
以仁爲第一義不敢遽稱胥失之矣愚自丁丑春始從事
斯道便識得仁字面目竊謂仁字之義諦其遠且大者雖
極千聖之微言不足以盡其蘊奧語其精且約者卽俗諺
一言已自至當不易俗諺云人心天理卽是箇仁字又云
瞞心昧己便是箇不仁字又自敘得理一分殊四字曰理
一分殊四字最妙窮天地亘古今總不出此四字會得此
四字然後知當然所以然之理然後可與立亦可與權千
變萬化不離規矩予自庚辰夏始會得此四字嘗以之贖

觀天地古今無有不賁因念堯夫遇物皆成四片此祇是於陰陽老少處看得熟然未若見得理一分殊親切則遇物一片亦可千萬片亦可覺得四片終落氣數也整庵困知記其言若出於一是真先得我心者先生言理氣若是分明若是融洽可不謂之豁然貫通乎陸清獻公序其思辨錄曰士生斯世而欲言學豈不難哉功利之習浸淫於人心根深蒂固而不可拔幸而能自拔於功利矣則或溺於記誦詞章終身竭蹶而適長其浮薄驕吝之氣幸而又

不溺於是而有志於道矣則佛老之徒又從而惑之舍三代以來聖賢相傳之道而欲求所謂虛無寂滅者求之愈力去道愈遠幸而不惑於佛老而歸於儒矣而儒者之道復分途各騁宋之洛閩金谿明之河津餘干新會姚江同師孔子同講仁義其辨在毫釐之間而其流至於相去懸

絕若方圓冰炭之不同學者未審辨其同異析其疑似浮慕乎學之名而用力焉其不舍坦途而趨荒徑者幾希矣於此有人焉以身示之且別白而告之其有功於世何如也余家居時聞太倉陸桴亭先生之學而未獲親炙及承乏嘉定去先生之鄉咫尺而先生已成古人乃訪其遺書得所謂思辨錄者其辨同異析疑似一準於程朱其於金谿新會姚江雖未嘗力排深拒而深知其流弊之禍世其教人先小學而後大學以立志居敬爲本而以聖經之八條目爲程然後漸進於天人之微旁及百家之言其先後次序悉闡之遺法也雖未熟識其生平然考其發於言而著於書者可謂有道之士矣蓋先生自言二十七歲卽志於斯學心體躬行未敢稍懈則所以能成就如此者亦非一日之故也嗚呼處功利浸淫之日而能自振拔又不溺

於詞章記誦又不惑於佛老又不惑於儒之近佛老者而
卓然自立豈不難哉先生之子名顧正者請余敘其書余
不敏雖於先儒異同之間嘗聞其大略然明不足以察理
勇不足以衛道優游歲月將汨沒之是懼何能敘先生之
書哉姑記其仰慕於先生者如此尙當盡求先生之書而
訪於其良友高弟以琢磨焉其庶幾乎釋清獻之言蓋有
高山仰止之思矣清獻因明末學術之害深以陽儒陰釋
者爲當力辨故序中及之今查後集中如曰無善無惡之
說極易流弊得其說者愚不肖之人便入告子一邊賢知
之人便入陽明一邊告子無論矣主陽明之說者就此處
尋向上去則爲人生而上爲父母未生前無始以前就此
處說到下來則爲情亦無善無惡意亦無善無惡知亦無
善無惡物亦無善無惡原頭一差毫釐千里與告子較祇

是過猶不及又謂今之學者好言工夫卽本體本體卽工夫此種言語看去極是高明祇是古來聖人卻不如此說字字句句剖判得分明的確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本體也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工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本體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工夫也性相近本體也習相遠工夫也天命謂性本體也戒懼慎獨工夫也性善本體也察識擴充工夫也細勘古來卽堯舜孔子未嘗說一句見成語未嘗扯一句高苗語乃自嘉隆以後謬學流傳卽乳臭狂童兔園野叟一拾唾餘便說性譚天直出堯舜周孔之上世道之憂未知所底其病祇在心無實得而專欲口角勝人故甘心陷溺而不悔也又謂古人多說盡性今人多說復性復性者修爲以復其性從湯武反之說來全要重在學慮故大學一部嘗開口命名便是一學字得止工

夫到底重在一慮字中庸學問思辨行五箇字不過祇學慮兩字學與慮卽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也今人說復性祇講不學不慮以爲不用思維不須把捉祇信口說出信步行出但認得箇圓陀陀光燦燦的東西便左之右之無不宜之試思孔子孟子何曾有此說話又謂郁天民辨傳習錄疑義言言切當天民與陽明同邑而能不爲其所汨是亦實學之士矣又謂天泉宗旨四言在陽明已露出破綻至龍溪四無之語則是文人口頭聰明語絕無意義雖禪宗之有得者亦不取也其流弊之害至萬厯時凡諸老會講專拈四無掉弄機鋒問話過日其禍蓋不止如王衍之清談矣萬厯之末人心委頓馴至大亂其明驗也九解之作出海門汝登周氏時海門講天泉無善無惡之旨於南都許敬庵聞而疑之作九諦相難海門又作九解以

解之夫九解之說海門固非矣敬庵九諦初無卓見又烏能相難乎亦徒爲角口而已又謂王龍溪南遊會紀句句是禪字字是禪昌言三教絕無避忌以至老子莊子都打合作一家四書六經不知撇向何處嗚呼龍溪不足責矣天泉證道而遂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物使之流弊至此則陽明先生不得辭其責也陽明嘗曰我在南京時尙有箇鄉愿意思在今則實實信得是箇聖門狂者以龍溪爲回賜以上人豈猶有鄉愿之意耶此數條者辨之明而詆之切先生憂世之心其亦同於清獻乎思辨錄外著有宗禮典禮折衷治通治鄉三約甲申臆議入陣法門城守要略先儒語錄集成明儒語錄集成禮衡易窺詩鑑書鑑春秋討論讀史筆記考德錄諸書

本傳全祖望撰

理學心學之分爲二也其諸鄧潛谷之不堪乎夫理與心豈可歧而言乎是亦何妄如之當明之初宗朱者蓋十八宗陸者蓋十二弓冶相傳各守其說而門戶不甚張也敬軒出而有薛學康齋出傳之敬齋而有胡學是許平仲以後之一盛也白沙出而有陳學陽明出而有王學是陳靜明趙寶峯以後之一盛也未幾王學不脛而走不特薛胡二家爲其所折而陳學亦被掩波靡至於海門王學之靡已甚敬庵出於甘泉之後從而非之而陳學始爲薛胡二家聲援東林顧高二公出復理格物之緒言以救王學之偏則薛胡二家之又一盛也蕺山出於敬庵之後力主慎獨以救王學之偏則陳氏又一盛也是時晉楚之從幾交相見要之溯其淵源而折衷之則白沙未始不出於康齋而陽明亦未嘗竟見斥於涇陽也是乃朱子去短集長之

旨也耳食之徒動詆陳王爲異學者與疇昔之詆薛明爲俗學者相報復亦不知諸儒之醜駁何在故言之皆無分寸桴亭陸先生不喜陳王之學者也故能洞見其得失之故而平心以論之苟非其深造自得安能若是先生之論白沙曰世多以白沙爲禪宗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於灑脫曠間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故其平日亦多賦詩寫字以自遣便與禪思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答之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觀岡見顯而惟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針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義所謂必有事焉也白沙但以勿忘勿助爲要失却最上一層矣然白

沙本與敬齋俱學於吳氏皆以居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后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一毫之不誠則粉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論陽明日陽明之學原自窮理讀書中來不然龍場一悟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之法元非朱子格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陽明少時實嘗從事於禪宗而正學工夫尙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道非有深造居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鞅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然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之熟處難忘亦不免逗漏

出來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然切莫打破敬字乃是壞良知也。其致之亦豈能廢窮理讀書然陽明之意主於簡易直捷以救支離之失。故聰明者喜從之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則每厭窮理讀書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卽此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根也。故陽明在聖門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其論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庵困知記一書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年垂四十始志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徧天下而整庵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則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庵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深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

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庵十分之五整庵才氣不及陽明十分之五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其論白沙弟子日甘泉隨處體認天理卽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爲求之於外此是陽明之誤也然讀甘泉之集未見其體認得力處也而門戶之盛則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質過於文行過於言其氣象相似敬軒而後如二泉如虛齋涇野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東林繼統欲救其弊而終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賈禍此有明一代學術升降之關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其替人者以不立門戶耳然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方山之不肯附於講學可以

見當時講學之風之日下矣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
吾必以緒山爲巨擘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
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今
師亡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
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耶此蓋爲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
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惟以天泉之會壓於龍谿然不
負陽明者緒山也終背陽明之教者龍谿也又嘗謂學者
曰世有大儒決不別立宗旨辟之大醫國手無科不精無
方不備無藥不用豈有執一海上方而沾沾語人曰舍此
更無方無藥也近之談宗旨者皆海上方也凡先生思辨
錄所述上自周漢諸儒以迄於今仰而象緯律厯下而禮
樂政事異同旁及異端其所疏證剖析蓋數百萬言無不
粹且醇予不能盡舉也其最足以廢諸家紛爭之說而百

世俟之而不易者在論明儒顧明史儒林傳中未嘗採也
故撮其大略於此篇桴亭先生姓陸氏諱世儀字道威明
南直隸蘇州府太倉人也少嘗從事於養生之說而喜之
有所得矣既而翻然曰是其於思慮動作皆有禁甚者涕
唾言笑皆有禁凡皆以祕惜此精神也如此則一廢人耳
縱長年無用乃亟棄之作格致編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
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敬天爲入
德之門及讀薛敬軒語錄云敬天當自敬心始嘆曰先得
我心哉自言於性學人而始融初見大意於丙子丁丑間
而了然於丙午丁未後蓋三折肱矣世之略見者恐言之
太易也初四明錢忠介公牧太倉一見卽奇之曰他日必
以魁儒著張受先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哉山其今日
之碩果乎曷與我往叩之先生擔簦從之受先不果而止

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之士陳言夏反覆致精流寇之患
日甚先生謂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大破成格凡進
士舉貢監諸生不拘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
以治兵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
將兵者所至皆有呼應今拘以吏部之法重以賄賂隨人
充數是賣封疆也時不能用國亡嘗上書南都不用又嘗
參人軍事旣解鑿池寬可十畝築亭其中不通賓客桴亭
之名以此風波旣定至圃明哭忠介歸家始應諸生之請
庚子講於東林已而講於毗陵復歸講於里中當事者屢
欲薦之力辭不出諸生嘗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
而行不逮者知者是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
故未可以槩而論之及其至也眞知卽是行眞行始是知
又未可以歧而言之聞者無不嘆服浙之西安葉靜遠鏡

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先生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
慰未見之憾矣予惟 國初儒者曰孫夏峯曰黃梨洲曰
李二曲最有名而梓亭先生少知者及讀其書而嘆其學
之邃也乃倣溫公所作文中子傳之例采其粹言爲傳一
篇以爲他日 國史底本

盛敬

先生諱敬字聖傳號寒溪其撰思辨錄輯要序曰思辨錄
吾友桴亭陸子言道之書也桴亭性通明氣識高遠其於
聖人之道蓋童年已篤好之出乎天性非有先生長者耳
提而面命之也予遇桴亭年十五桴亭少予一歲一見即
相得甚歡當其少時言動之間輒則古昔厭薄聲華不耽
舉子業好讀書喜談大義與予同事者三年厥後予罹家
厄流離播徙相去稍遠而桴亭學益進交益廣復時時念
予思成就之至崇禎丙子始與陳子確庵江子藥園有講
學之舉予復得朝夕焉時大道久息絕學初興慮驚世駭
俗深用韜秘煒煒四人促膝連牀晦明風雨或黃經論難
或卽事窮理反覆辨析要歸於是甚有商榷未定徹夜不
寢質明而後斷或未斷而復辨者蓋桴亭開確庵精敏

藥園懇到予屏息聽之未嘗不心開目明聞所未聞也既而同志漸多設規立約日以充拓歲時旬月皆有常會每會之期必講貫終日凡身心性命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太極陰陽鬼神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蹟無不根究本末要於中正講論之樂嘗恨古人不及見之退則仿先儒讀書記之法各有所錄旬日不記卽互相糾虔以爲學問進退之別茲桴亭思辨錄皆十二年間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見則疾書以自識其所得也桴亭於體用之書無所不窺於體用之學無所不貫其所著述充筭滿篋思辨錄特其一耳然其人其學亦足以見大凡矣今戊子春桴亭投書里中以古道教後學登其門者日盛每月朔日考德問業課文習禮蓋彬彬乎有安定之風焉藥園長君與余兒子皆竊追隨於其後因相與其論少年

力薄未暇博覽况師門正學尤當詳究則思辨一書正今日之津筏也但其間所紀皆因年隨筆未有倫次藥園乃纂輯精要類分而書之以小學大學立志居敬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爲一集凡若干卷又天人儒釋經史爲一集亦若干卷予不敏不敢怠惰實用佐成焉夫三代而下所以無善治者本於無人才三代而下所以無人才者本於無善教今梓亭之爲書者若彼而藥園之輯之者若此凡及門之士讀其前集則凡所謂身心之奧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學在是矣讀其後集則凡所謂太極陰陽之秘儒釋之辨經史百家之頤在是矣其事半其功倍諸子何憚而不學哉雖然竊有願焉梓亭之爲書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也卽予與藥園之共輯是書亦非僅欲以示及門諸君暨予等之子弟也孔子沒微言絕天下而有能讀是書者

吾黨之所敬求也其尙知桴亭之心及予與藥園之心哉

陳 瑚

先生諱瑚字言夏號確庵生於明季與陸桴亭先生講義
 理之學著有聖學入門書分小學為六日入孝日出弟曰
 謹行曰信言曰親愛曰學文分大學為六曰格致曰誠意
 曰正心曰修身曰齊家曰治平小學先行後知大學先知
 後行小學之終即大學之始而每日課程以敬忘善過自
 考其序曰人之所同者心也心之所同者理也同此心同
 此理而或不同者拘於氣質之偏而特於物欲之累也氣
 質物欲不同矣而可以至於同者學也蓋嘗取而譬之木
 之生也曲直巨細長短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規矩準繩
 而已矣人之生也智愚賢不肖之不齊然而有齊之者學
 而已矣學也者為人之規矩準繩也三代以上其法大備
 入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蓋自王公卿士以及州閭

皇朝經世文編

陳 瑚

道學錄卷八十一

族黨之俊秀皆莫不出於學而其所以學者又莫不出於一而無百家眾說雜糅於其間此治化所以日隆而人才所以日盛也吾夫子以匹夫而師天下從其教者三千之徒蓋已眾矣而其所以訓成人而造小子者不越乎入孝出弟之數言與博文約禮之二事入孝出弟古者小學之法也博文約禮古者大學之法也然則小學大學豈非爲人之規矩準繩而作君作師之所不能外者哉秦漢而後下逮五季其統中絕宋程朱大儒輩出始尊信聖經而考訂之兼輯內則少儀諸篇以補小學之闕然後古人之教法粲然復見明與紹百王之統緒集諸儒之大成於大小學諸書家誦戶曉而課士取人以此爲準沿習既久則又僅爲口耳餽飭之陋習而毫無當於身心家國之際殊有悖乎朝廷建立學校作養人才之盛意噫亦可歎矣愚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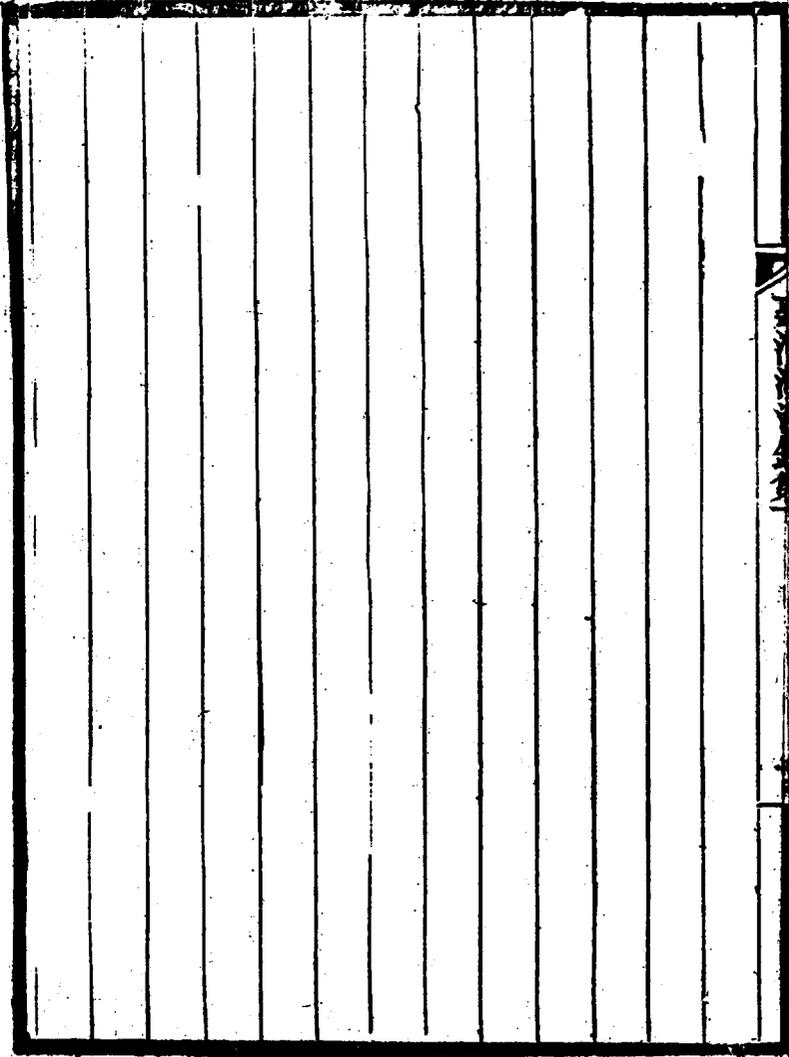
崇禎丁丑始與杵亭陸子寒溪盛子葉圃江子相約爲遷善改過之學時杵亭作格致編首提敬天二字窺見千聖心法愚用力此道頗得要領因定爲日記考德法而揭敬勝怠勝於每日之首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於每月之終自是以後同志漸廣旬有旬會月有月會講習切嗟多歷年所方且以爲絕學可興而古道可復也不意己午之交歲且洊饑蝗蝻疫癘民不聊生而轉盼之間更有不忍見聞者矣嗟乎國家之盛衰視其人才之消長人才之消長視其教化之興廢教化興廢之關人心生死之會也人心不死則天命流行而乾坤立人心死則天命不行而乾坤亦幾乎毀矣治亂之故豈非人心爲之哉邇愚邂逅蔚村朝夕往來得瀾上數友而吾婁諸同學往往過而問焉間從虞膠長者遊大約所感歎者世道人心之故所砥礪者道

義名節之語始益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人皆可以爲
堯舜非虛語也乃敢有蓮社之約其一章曰父子有親君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竊附於呂氏藍田
文公白鹿之意以期善相勸過相規然不過大略而已尙
未足以暢厥旨也不揣固陋復取大學中格物誠正修齊
治平之目條分縷析盡爲義例俾同人有所遵守而小學
則本夫子弟子數言約其大凡以附其後令遜邈二子亦
從事焉合之曰聖學入門書悲夫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
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愚年方四十茫乎未有知覺而
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爲之且懼且恥猶幸得從諸君
子之後竊聞聖人之緒而輯爲是書願與吾黨兢兢奉行
如規矩準繩之不可廢倘有聞吾黨之風振起而昌大之
者將人心可以死而復生大道可以晦而復明三代之人

材可以絕而復續也不亦千古之一快也哉其論曰省敬
怠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小學不繇乎敬則無以涵
養乎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之節與詩書六藝之教大學
不繇乎敬則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明德新民之
功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有內敬主一無
適是也有外敬整齊嚴肅是也有靜時之敬戒慎不睹恐
懼不聞是也有動時之敬喜怒哀樂發皆中節是也有一
日之敬終日乾坤夕惕若是也有一息之敬終食之間不
違仁是也有統體之敬欽明恭己聖敬日躋緝熙敬止是
也有物物之敬足容重手容恭非禮勿視聽非禮勿言動
是也先儒曰敬勝百邪入小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父母
之訓誨師保之提撕入大學者一日之中時時若上帝之
臨汝鬼神之來格豈非所謂一敬立而萬善從之者乎故

容有善而未必敬者矣未有敬而不善者也學者誠繇是而用力焉則庶乎其近道矣其論曰省善過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遷善改過此君子集義之學也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所以爲聖人之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所以爲百世之師古之聖賢下學而上達未有不從事於遷善改過者或曰儒者分卑而力微無善可爲亦無過可紀奈何曰人之爲善非必有所矯揉造作而爲之也善過無他是非而已但於一動一靜之間存心察之何者爲是是卽爲善何者爲非非卽爲過則善過將有不可勝道者矣况天下之理無有介於善不善之間者一出乎善卽入乎過而又何善之無可爲何過之無可紀哉然善過一也有似重而實輕似輕而實重者有本大而反小本小而反大者有本爲善而

有爲而爲反可爲過有本爲過而觀過知仁反可爲善者
卽此便可窮理卽此便可精義此又存乎吾心之權衡臨
事之裁斷能用力於此者當自知之先生語語切近隨處
鞭辟近裏不襲明季講學家窠臼故婁東之學特爲篤實
云



003-558

江士詔

先生諱士詔字虞九號藥園其謨思辨錄輯要序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文字盛而聖賢之道晦奚以明之天地之道陰陽而已矣陰陽無形非行生何由見陰陽聖賢之道仁義而已矣仁義無象非著述何由覩仁義則文字之所係豈不重哉結繩以降太昊始之皇農諸聖人繼之而集諸聖人之大成者爰有孔子漢唐以降濂溪始之洛閩諸大儒繼之而集諸儒之大成者爰有朱子開闢以迄今此兩大文字者或在三代或在後世其時雖異其道則同故曰文字興而天地之道明也然而羣言淆亂莫知折衷其溺於詞章牽於訓詁者勿論矣自禪元之學盛而二氏標榜於是異學與正學爭自心宗之學盛而三教合一於是儒者與儒者爭浸淫至於末季所推儒者巨擘大約爲

異端立赤幟耳閉關以迄於今此兩怪文字者或樹敵門
外或操戈室中其旨似異其害實同故曰文字盛而聖賢
之道晦也夫言之而足以明吾道則病乎其不言也言之
而反足以晦吾道又病乎其言之也立言之得失係斯道
之存亡嗚呼豈不重哉吾友桴亭之有思辨錄與思辨之
有輯要寒谿述之詳矣予不復贅獨是桴亭之爲是書無
間寒暑無間窮達無間治亂蓋十二年如一日殆予所謂
言之而足以明吾道而惟恐其不言者歟則繼朱子而集
大成者桴亭何多讓焉予又何敢爲桴亭諱焉嗚呼此心
同也此理同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世之人誦之習之或
從而歌舞詠嘆之以爲是桴亭之功桴亭言之而天下萬
世之人疑之阻之或從而訕笑詬厲之以爲是桴亭之罪
而皆無容心也道存與存道亡與亡聽之天而已矣庶幾

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以俟天下萬世之知桴亭而能讀是書者

聖清淵源錄第十終

聖清淵源錄第十終

聖清淵源錄第十一

道學錄卷八十一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王夫之

先生諱夫之字而農號薑齋明崇禎舉人明亡隱於湘西
蒸左之石船山學者稱船山先生云先生理究天人事通
今古探道德性命之原明得喪興亡之故流連顛沛而不
違其仁險阻艱難而不失其正窮居四十餘年身足以殲
金石著書三百餘卷言足以名山山川遁迹自甘立心恒苦
寄懷彌遠見性愈真奸邪莫之能撓渠逆莫之能攝嶽崎
莫之能躡空乏莫之能窮先生之道可以奮乎百世矣其
爲學也由關而洛而閩力詆殊途歸宿正軌觀其於大學
補傳爲之行曰經云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遞推

其先則曰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而意誠以及於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而爲先所當知者明矣故以格物爲始教而爲至善之全體非朱子之言也經之意也蓋嘗論之何以謂之德行焉而得之謂也何以謂之善處焉而宜之謂也何以謂之至善皆得咸宜之謂也不行胡得不處胡宜則君子之所謂知者吾心喜怒哀樂之節萬物是非得失之幾誠明於心而不昧之謂耳非君子之有異教也人之所以爲人不能離乎君民親友以爲道則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靜道其固然也今使絕物而始盡焉舍天下之惡而不取天下之善墜其志息其意外其身於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一有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萬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窮測意念求吾心之所據而不可得於是棄其本有疑其本無則有如去重而輕去拘

而曠將與無形之虛同體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謂之覺則莊周瞿曇氏之所謂知盡此矣然而求之於身身無當也求之於天下天下無當也行焉而不得處焉而不宜則固然矣於是曰吾將不行奚不得不處奚不宜乃勢不容已而抑必與物接則又洗洋自恣未有不蹶而狂者也不然則棄君親殘支體而猶不足以充其操也雖然彼自爲說而爲君子之徒者未有以爲可與於聖人之教也有儒之駁者起焉有志於聖人之道而憚至善之難止也且知天下之憚其難者之衆吾與之先難而不能從則無以遂其好爲人師之私欲以收顯名與厚實也於是取大學之教疾趨以附二氏之塗以其恍惚空明之見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體用一知行合善惡混介然有覺顧然任之而德明於天

下矣乃羅織朱子之過而以窮理格物爲其大罪天下之畏難苟安以希冀不勞無所忌憚而坐致聖賢者翕然起而從之嗚呼彼之爲師者與其繁有之徒其所用心吾旣知之矣若其始爲是說者修身制行之間猶不遠於君子而試之事功者亦成亦其蚤歲未惑之先嘗用力於講習討論之學故雖叛卽異端而所蓄猶存可以給其終身之用乃昧其所得力之本而疾攻之則爲誤亦甚矣將問之曰今子之所用以立言而制事者爲離物求覺以後而乃知之乎抑故然已有所知而陰用之也其口雖辨而愧詐亦無以自釋矣况乎爲之徒者無其學問之積而早叛其規矩天理無存介然之覺不可恃奚怪其疾趨於淫邪而莫之救與補傳之旨與夫子博文約禮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盡天德之深微而淺者亦不亟叛於道聖人復起不

易朱子之言矣其行中庸曰中庸大學自程子擇之禮記之中以爲聖賢傳心入德之要典迄於今學官之教取士之科與言道者之所宗雖有曲學邪說莫能違也則其爲萬世不易之常道允矣乃中庸之義自朱子之時已病乎程門諸弟子背其師說而淫於佛老蓋此書之旨言性言天言隱皆上達之蘊奧學者非躬行而心得之則固不知其指歸之所在而佛老之誣性命以惑人者亦易託焉朱子章句之作一出於心得而深切著明俾異端之徒無可假借爲至嚴矣終不能取未涉其域者之違心而一一喻之也當時及門之士得體其實於言意之表者亦寡矣數傳之後愈徇跡而忘其真於是朱門之餘裔或以鉤考文句分支配擬爲窮經之能僅資場屋射覆之用而無與於躬行心得之毫末其偏者則抑以臆測度趨入荒唐墮二

氏之郭郭而不自知其爲此書之累不但如游謝侯呂之
小有所疵而已也明興河東江右諸大儒既汲汲於躬行
而立言之未暇爲干祿之學者紛然雜起而亂之降及正
嘉之際姚江王氏始出焉則以其所得於佛老者殆攀是
篇以爲證據其爲妄也既莫之窮詰而其失之皎然易見
者則但取經中片句隻字與彼相似者以爲文過之媒至
於全書之義詳略相因巨細畢舉一以貫之而爲天德王
道之全者則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錢羅之流恬
不知恥而竊佛老之土苴以相附會則害愈烈而人心之
壞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爲而不屑
一與之辨也故潛承朱子之正宗而爲之衍以附諸章句
之下庶讀者知聖經之作朱子之述皆聖功深造體驗之
實俾學者反求自得而不屑從事於文詞之末則亦不待

深爲之辨而駁儒淫邪之說亦尙息乎凡此二篇今既專
行爲學者之通習而必歸之記中者蓋欲使五經之各爲
全書以見聖道之大抑以知凡戴氏所纂四十九篇皆大
學中庸大用之所流行而不可以精粗異視也先生之學
宗程朱於是可見矣其著述之已刊者周易內傳十二卷
周易外傳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考異一
卷書經稗疏四卷尙書引義六卷詩廣傳五卷詩經稗疏
五卷考異一卷禮記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
家說七卷春秋世論五卷續春秋左氏博議二卷四書義
訓三十八卷四書稗疏二卷考異一卷先生通訓諸名物
象數辨覈精詳而又涉獵釋老莊列之中知其所以亂道
者抉其伏而抵其瑕於易外傳中往往見之先生之著書
也大抵爲人心之衰世道之遞學術之不明也汪洋浩瀚

煙雨迷離以綿邈曠遠之詞寫沈苑隱幽之志激而不盡
其所欲言婉而不失其所宜語蓋胷中之蘊蓄深而腕下
之樞機密也斯其爲有道君子乎先生之兄曰介之字石
子號石崖與先生同舉於鄉性至孝獻賊陷衡州執其父
以購之與弟百計營護乃得脫明亡匿而不出先先生卒
先生爲撰傳略其門人李樸大譔墓誌銘稱貞獻先生云
著有周易本義質四卷詩經尊序十卷春秋四傳質十二

卷

唐端笏

先生名端笏字須竹一字躬園衡陽人明季諸生事親以孝聞服勤色養父母有疾朝夕不改帶藥與淚俱進奉醫士如奉長吏親喪號踊切摯弔者爲之感泣求蜀材岳絹親鬻歸製殯殮之具旦夕與匠者偕苦思得築塋法廬墓月餘方成又月餘俟其固始歸家終制以此爲王船山所知遂受學焉常欲訪廬山求安成陳二止先生觀歐陽懷雲先生霖宗師事之以父病不果又極九老人以書訂船山同住青原船山不欲往遣先生行達意又以母病不果行嘗讀白沙集定山集傳習錄諸書嗜之迎船山住馭閣巖爲剖示源流因知朱陸異同及後來心學之謬船山示以思問錄內外編及柳岸吟周易內外傳及船山歿先生思築室山中以釋所學著有懶說悔說先生之志可謂篤

矣

三平沙金全二

三

003-572

胡承諾

先生諱承諾字君信號石莊明崇禎舉人入國朝謁選吏部以老丐歸閉戶不出卧天門巾柘間窮年誦讀於書靡所不窺而深自韜晦生平無講學之名而析理至精考道至切持身至峻論事至平著繹志六十一篇中間出聖賢修身立命以及帝王之任官行政制事治人名臣賢士之所以持躬成業凡民之所以居室盡倫兼綜條貫靡不原本道法切近人情考據古今推準時會凡二十餘萬言體之可以淑身心可以治天下其所學爲何如乎蓋其堂奧先賢追縱正學博稽經史彙括諸儒融會古今不齊之事變杼軸天下百出之機宜毫髮不參已見纖微悉當人心令人讀之凜然知意心之不可欺惕然知言之不可不慎惶然知出處進退之確有據依憬然知盛衰隆替之

大有倚伏吁備矣至矣如是書豈可多觀哉其自敘曰三代以前人之所學五品親遜而已堯命舜舜命禹始言中始有人心道心之辨人心形氣之私道心義理之正精一則心全乎道矣全乎道則中矣中則仁矣言仁昉於孔子變中言仁者中無定位仁所以體中也孔門之學求仁最切言仁最備或狀其體或舉其功或辨其疑似或謹其畔岸或實其行事蓋至微之理得孔子之論而可指可視其有功於先聖甚大曾子之學得於一貫子思受於曾子故言萬殊一本爲獨詳日用之間所以與萬物相通通人事相酬答者不越乎分之各殊者與以至足之理理之至一者歸於不二之原處異說紛紜之日獨以執中之旨名其書而實以庸行中者聖之所以相繼也實以庸行近在人倫日用之間而僞不能亂也孟子受學於此而有得於集

義蓋其爲學取當時諸家之論是非得失折衷先聖如持
權衡以校輕重事無大小皆以人心之裁制赴天理之自
然卽以天理之自然節吾心之裁制其剛大之氣足以充
塞兩間故生雜伯縱橫異端充塞之時眞知義之有益於
人而舉以示法與孔子之仁相輔以扶世也蓋堯舜精一
之旨孔子以克己復禮明之子思性教之後孟子以集義
廣之屢發明而愈備經體驗而彌近所以引人從事不疑
誘人致力孔易淵源相續若四時代行不息者皆欲使人
復其性也然而質有偏全學有眞僞聖人欲天下之人明
道者衆不獨喜見完行亦思成就偏德又懼天下之人不
明道者多故不獨惡其畔道者更惡其亂眞者是以言道
言性皆使人有所持循如立朝居鄉出處語默長幼疾徐
動容周旋飲食起居哀樂之際利用愛物豐儉之宜以爲

道固在人皆舉近人之事以明道也推而廣之周公經制大備後之行王政者取法焉孔子述作大明後之論王道者折衷焉皆教人以復性之事也君子於此無事則安於仁有感則動以中安於仁樂之本也動以中禮之本也禮樂者中和之實也中和盈於中私欲退聽一身之內具有四德隨其所發皆有繩檢焉有不復之性乎荀卿雖能言聖道然所謂聖人不過大儒也仲尼子弓並稱而無願學私淑之意淺深可見矣楊雄言聖較荀爲優然而遜於不虞有愧明哲是鳳鳴而鷲翰也王通爲學甚正亦有可用之實惜其降年甚促功有所未至從游之士崎嶇數郡間其道未能大明又不能降心發明聖道遂欲與聖人並峙而離立是以後世未之許也夫聖賢統緒在乎其書俗儒以文字說之異端雜之故發爲事業皆淺露乖離持以修

身率滲漉頗僻周子生絕學後默契道體太極一圖可以
探二氣五行之運見中正仁義之本識神聖動靜之別雖
廣大高深不外乎日用飲食也二程潛心遺經以聖道爲
已任謂聖必可學而至其志必欲學而至於聖朱子得統
於此以爲天地之心萬物之情吾身無不有焉隨事取足
皆義也反身備理卽仁也源流甚長根據甚多陰陽五行
其質也古今聖賢其與也經史典籍其據也凡文字偏見
功利鄙說屏棄不道直承二帝三王統緒所言存理去欲
卽人心道心也所言致知力行卽惟精惟一也以居敬爲
主而嚴於不睹不聞隱微幽獨則允執之謂也先正所以
爲教後人所以爲學必如是爲得其宗也楊子曰天精天
粹萬物作類言天惟精粹故能分給萬物而各從其類也
又曰觀乎賢人則見眾人言眾人皆具賢人之質也觀乎

聖人則見賢人言賢人皆能聖人之業也觀乎天地則見
聖人言聖人皆合天地之德也聖人之道萬事萬物所從
始也與太極同體者也聖人之法順之則吉逆之則凶與
鬼神同功者也學聖人者操術有法卽功有事曷言乎其
法也求諸六藝之中驗諸身心之內凡尊卑上下陰陽剛
柔之理民彝物則典禮刑賞之事善善惡惡敬天勤民之
心褒貶予奪重內輕外之法經曲常變屢中蹈和之文莫
不誦數以貫思索以通得其嚴毅以檢束形氣得其和平
以優游心志言而思步動而思躡形氣自檢束矣從容以
俟之沈潛以思之心志自優游矣所當言而言卽不爲聖
人之言有以合乎聖人立言之意所當行而行卽不爲聖
人已行之事有以合乎聖人力行之心如赤子學步所蹈
必實舉足必曳踵如是久之然後去人而獨行此其法也

曷言乎其事也其自治也以憂 勦惕厲之常心約束紛紜
放逸之心雖利害攻取大中不 易故聖賢所具皆爲道心
道心所發亦常備於聖賢凡人 多私故動不離人聖人無
私故乘六龍以御天也其成物 也當安者安當治者治當
生者生當用者用故無遺物當 安者委曲以求其安當治
者委曲以求其治當生者委曲 以求其生當用者委曲以
求其用故無棄物也學者如此 講習誦說所知卽經綸天
下之知子臣弟友所行卽安定 國家之行內焉齊一所以
爲應事之主外焉博依所以葆 內心之存入而自謀必以
天德出而語人必以王道雖進 退出處不妨各行其志而
彼此同心不忍坐視天下之亂 不以天下易一夫之命不
以利天下之大而有憾於心則 其揆一也此其事也張子
曰易之爲書欲人趨時盡利順 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者

也君子學於聖賢不能不著書立說其義亦猶是也少則爲學壯則服官隱則求志行則達道道周性全無得而稱濡跡蒙垢有爲而出或趨一身之時或趨天下之時也傳心有道治天下有法不獨辨別是非亦欲修舉廢墜使人守經據古不惑於心行權達變承敝更化莫不儲之有具應之有方度以尺寸不爽行於斯世所如皆吉觀於古道所爲必成所以盡天下之利也欲聖人之道常在耳目見聞言之親切有味行之踴躍欣喜爲有用成材不爲無用敝器也爲廟堂美質不爲里巷斷朽也唐虞殷周已試之效詩書禮樂靜可與深動可與幾盡其道而洽於心小則成小大則成大如江河之流澗溪之毛元氣無不充周無不流行所以盡性命之理立三才之極也故爲文之指三一日務實務實者欲事事可行也二曰務平務平者欲人

人能行也。三曰從道。道則從，非道弗從也。依五經法言同先賢，是非奇僻之書，異端之學，黜而不入。諸子百家之文，非至精粹者，不稱引也。若夫離事而別言理，故處事不以理所行無當乎道之事，又所言之理皆不足處事，亦無當乎道之理。空疏之極，必生迷惑。迷惑之極，至於反悖。猶復雜採其學，卑隘其志，盈滿其氣，堅僻其心，膠固其識，倣詭其辯，不得乎體之一，而欲其用之通如銖銖而較寸寸，而度終必有差也。聖人知道不行，故爲述作以教後世。君子學乎聖人，不必有所授受。觀其遺書，超然有得，沛然莫禦，不必有所督責，而自任甚重，自爲甚力。蓋知聖人之道在天地間，故表章聖學，申警來哲，如道人木鐸，所循皆時王政令也。如女子有行，施衿結縵，申父母之戒也。此亦不能自已。云爾。石莊子有官不受，告老而歸，陳篋於前，日授一

劄以記所得六載而成二十餘萬言乃進子襄而告曰汝知吾所事乎古人著書或久而後成或久而後出不以且夕馳聲不若詩賦雜文偶爲事會所須可以一時取具也徐幹中論曾鞏稱其治心養性能不悖於理其得於內者又實能信而充之以想見其爲人顏之推家訓曰自以爲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又且夜覺早非今悔昨失故留此篇章詒厥模範此二者詞非奧渺旨存勸戒後人所勸當法也予之先世皆以講習義理爲業飲於鄉者四世而五賓廣文太僕兩公起家服官惟是六經之旨修諸身而見諸事詳在家傳子孫世守之嗣父屬疚之日猶以歲一讀性理通鑑爲訓中更亂離手澤無復存者予是以作先德詩三章用自觀省其一章曰大父中大夫醇謹長者以布衣飲於鄉其詩曰長松生空谷瑞草封其根大耋在閭里能

達絕市門肥榮期樂機息漢陰園歲稔魚菽美天寒緇
衣温立德絕名象內行冠邱樊笙歌迎介僕憲乞聽嘉言
靜者仁爲壽地勢載以坤神和年愈峻身隱道斯存其二
章曰先中大夫起家廣文棄官不仕隱居二十有餘年其
詩曰廣文雖薄宦修潔勵清真遺榮及未艾脫縱絕風塵
苜蓿留官舍絢蕭撰良辰曰予豈不仕陟岵有老親抽簪
二十載應門兩三人代耕無良田安土樂敦仁嚼骨翔天
表淑氣扇熙春益懷萬石慎再觀太邱醕其三章曰嗣父
少爲諸生晚頗好道天資孤潔多所不堪其詩曰介士不
偶俗孤峯立天際尺捶理常足舟壑神無滯蟲臂任爾爲
龍性吾所勵排名慕貞隱翛然脫維繫張單能交養向嵇
晚投契階下紅藥翻架上丹書霹鐘鼓既不響孫子亦委
蛻乘雲躡華嵩羣動何微細詞雖鄙僊見祖父懿德焉太

僕吾長兄也居官大節莫如拒絕瑄祠一事天啟丙寅丁卯間所在爲魏瑄立興都之祠鴟吻與泰禋殿絜其飛翔蜀撫瑄私人也諷兩司趣其役太僕時爲左藩班次居前首對以蜀方用兵帑藏空處不敢訾公家財給私門役若配諸民間則度一錢役一人皆得罪朝廷不敢以身試法也倡言者默然止思所以中之微是翁甯渠不祠者擬以罪斥去更用他人爲蜀太僕亦奉是年計最入都期以靜受流斥而瑄敗矣所以天下皆祠獨蜀無祠夫以彌天狂談過諸方熾舉世蒙蠱一方囁然誰之力也身在遠藩不克折其奸鋒守職以抗非義之爲屹然不可移者雖堪曾伏鎖莫能奪矣若使居觸邪之處以難孔壬爲職其於宵佞之側必不能一朝居否則廓清澄汰默運於不言不第以請劔擊笏取名也而朝野無由采錄吾兄亦以崔瑗屏

語自安愚竊恨焉常以爲對丹青而思古賢不如追家世
之芳躅汗簡筴以寫奇編不如觀祖考之遺意殫哀慕而
通寤寐不如覲居處笑語於文字之屬俯几筵而薦嗜好
不如致怵惕悽愴於未竟之志於以遺跡奮德聰聽而力
行無異乎傳柁邑之器懸大夫之車也是編之旨先人雖
未嘗投諸簡冊遺具在推而廣之以訓迪子孫是予事
也無朝參之勞簿書之擾故可退習居學無淫詞之好小
道之耽故可講求正業少不弄戟衰免據鞍故常不棄寸
陰老而猶勤也何爲文之有焉昔伊川論明道所言平平
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今此編文易
而指明語近而用遠鈎鉅析亂激詭險仄皆所不取獨以
傍貫五際洽通百慮戰兢而無泰溫恭而有恪歸諸補益
於世以此各充其量或庶幾焉然不肯於學是以我爲政

聖賢言行錄卷一
三
也有益於世是以人爲政也以人爲政者難期擇其自爲
政者致力焉是書旣成名曰釋志釋志者釋已所志也禮
所云君臣父子之鵠亦其志焉爾於是復撮其指要而綴
其後惟人則靈以學而著爲山日增敬業斯豫上自黼冕
下逮凡庶遜志敏功有漸勿遽辨義不精立德誰據如乘
敝舟陽侯莫禦憎彼盍且長鳴求曙虛聲遺實君子所去
長善救失辭尊遠譽釋志學第一典禮陰陽天人性命道
之大原古今弗竟升必自卑愚可作聖君子處常王路居
正持盈出險起衰濟盛其貫同風有覺無競異端曲學或
持柯柄覆轍傾軛辨言亂政閑先在茲邪慝奔迸釋明道
第二天地至道聖人至德乾健坤順柔剛之則始乎下學
間然內拭終乎天載聲臭元默比以玉溫象其隅直廣厦
惟基崇山累陟志卑叢垢心馳聚慮危若駭機係用徽纆

俗情蝟起善端茅塞釋立德第三心爲形君外融內瑩虛
一則精清謚斯定在昔虞夏言簡理罄聖賢繼起先後共
證何與斯人欲動情勝舍爾神明參其臂脛迷方失歸臨
歧忘徑釋養心第四天覆無外地廣無垠何以參之藐然
此身是身之修克邁日新服義立禮履信依仁旣統四德
兼備十倫聖功靡間道體故純學衰俗敝鮮克聽真崩若
隕抵崇若累塵行汗共棄怠勝胥淪能自得師我思古人
繹修身第五樞機在躬鶴名子和言宜彼我行克負荷中
正文明受福則那畸行絕俗辨言驚坐嶽嶽尋折礎礎易
破口起羞辱身離坎珂白圭常復深淵恐墮捫舌自箴程
功矯情武無隱情僖能補過韋弦之佩道之所大釋言行
第六道待人行心由禮制精義之學適時爲帝賊仁義者
兼權任計柔固多愆決亦貞厲聖人成務考衷司契執持

規矩協從卜筮其應如響因貳以濟釋成務第七義路高
閔利門厓陳仁如叟穆鷺甚舐談理欲在躬互爲盈歉此
抑彼抗人禽忽奄君子宅心寬冲繩檢宵壬孔艱偏側銳
剡大惑有三冥昧蹀躞珉玉淄澠率多倏閃不辨厥初徒
悲絲染繹辨惑第八堯舜開成殷周統紀聖王異時道心
則邇敬勝斯純學古有毗翼翼孳孳百行粹美天惟顯思
皇祖庭止山必附地載舟惟水持盈守成民神咸喜觀我
王度就將不已六箴在御十思銘几藝事以諫敢告司辰
繹聖王第九帝入四學在昔令典元良齒胃一事三善降
若後代經筵更闡麗正唐開延和宋展風雨不輟班行有
踐師傅之官朝端冠冕詔無北面禮優迺輦甘盤桓榮千
秋尊顯繹睿學第十帝典皇墳六經之指水行表深造車
合軌不膠者卓覆篲成時太平無象稽古正始純懿可復

如反掌爾弓矢擬盜盜亦潛擬法令誨奸何以異此幽厲
板蕩秦政蛇豕取象駒步勿踵人砥繹至治第十一天地
崇卑陰陽律呂流行不息散殊有序明聖述作禮樂具舉
宜榭灰燼秦庭土苴兩生鄙儒二家齟齬曠代綿祀荒棄
廢沮君子物身斯須不去器異陶甕行隨里旅匪邁之謀
如室斯處畫地爲圖前席而語釋治本第十二文明在下
利見者上取士惟身育才以養篤生不匱資用日廣虞周
試吏黜幽陟朗僉慮協贊羣情嚮往宗臣元輔在天垂象
天子是毗官方待獎一德同心類從兼兩繹任賢第十三
邪正之爭龍戰於野君子堅貞行高和寡所謂伊人宅心
惟雅真諸蒼蔚危若栖苴誰秉國成恢宏大治止惡於幾
遠佞無捨明用水鑑決齊湍瀉福歸疇類功在宗社繹去
邪第十四在天成象帝車斗筐宣通八風經緯三光考德

鳴鳥述職甘棠忠信自周品物咸昌一代之初師濟廣厲
不挺不撓內直外方時有遷貿與物抑揚志安小枉用必
善藏錄觀世變惟臣之綱繹大臣第十五駿民叡后自古
有作采矚形雲暉流丹閣拔奇夷難披草簪橐隆彼勝塗
受茲好爵吁嗟末季義險冰薄不飭簠簋弛守管籥應對
乖方執事靡恪莫戒坐宥常思治躔從如升堂違比赴壑
繹名臣第十六禮不顯諫最上用諷屏營以思積誠以動
聽則歸美譴乃內訟亦有直節志存愚憲不避險阻獨懷
憂痛常乘白馬屢叩丹鳳哲后虛已慎簡侍從日引七爭
參聞三重心僕繩木義比采葑繹諫諍第十七書勳盛典
載在前志紀於太常撫以彝器元祀既從金石加賜豈無
辟嗣猶從八議相彼喬木願瞻封識矧縱尋斧降爲皂隸
漢光遠鑑不責吏事別求大賢分憂共治世臣匹休民之

攸暨繹功載第十八妙簡銅墨昔賢則良慈諒多愛惻福
無章學以資治行必有常分憂不忝聖主斯臧旌嘉舊典
載在策方璽書增秩燕好承筐君子爲心弗馨弗康盈其
孚岳率彼周行誰嗣之歌可比甘棠釋吏治第十九澤宮
旣盛髦士日積賢良之後乃見九品貴族方競側陋觀閔
承做易變制科惟允比年受業重以敦敏經術甲胄治政
干楯秣爾白駒乘我畫軫始於俊造終焉師尹繹選舉第
二十邪佞譽斯正直虎啞物性旣區發憤彌烈危行抗論
激揚斥絕世嫉名流莽云歲孽元黃之戰起於萌蘖蘭芷
先摧步玉改轍凡此警機匪由明哲賓游不簡刺探漏洩
鑒在前車劉班殷鐵繹朋黨第二十一四放之罰兩觀之
誅天討所施實繁有徒豈繫末季主聽睽孤愛其奔走受
其道腴威福上陵膏澤下枯君爲汎梗國類瞻烏安處衽

席危甚韃韃紀綱先潰奸佞後趨辨之於微不見是圖釋
辨姦第二十二三德瑚璉五典梁榷忠祀始歆津流待濟
神聖之業教學克勵風敦俗燥漸性啟滯昔在西郊論道
講藝免胄執經懷璽奠幣玉鏡將淪勝地先駑委贖弗遵
寂寥誰請名存實亡是謂陵替繹教化第二十三賢君稽
古政在養民東郊勸穡千畝祈春甘露祥雨封枝浹神維
時厥庶依我皇仁棄末崇本貴粟賤珍其生可樂其家不
貧政吏駢惡去鄉忍親室餘簪并進旅狂榛暴背敵骨山
租水濱誰噓朽壤功歸大鈞繹愛養第二十四什一而稅
事舉其中量入爲出品物滋豐飲蜡擊壤其樂融融計臣
似智培克似忠近奪恬熙遠燼鴈鴻井里蕭條不盈蕪蕪
富溢左藏怨起大東民貧誨盜政酷興戎釋稅租第二十
五九府圖法子母相權盜鑄如雲利盡則遷煮海之滋畜

我石田士飽馬騰粟流百塵征商無藝算及車船五均六
甞身焚趾顛吏市官糴逸口噉然取彼計臣投異騰鷗繹
雜賦第二十六導川有法觀水所居其腹既盈必潰於虛
毀齧不已分釀爲渠明德之遠歸功禹疏九支湍滅三派
瀾徐防厥兩涯事逸人紆領以都水治以官胥橫截奔流
令遠壤疏咫尺不戒民復作魚繹導引第二十七民生在
三天討惟五懸諸象魏與眾共睹昔在皋蘇敬慎稽古肺
石無冤甘棠可拊國蓄四靈家藏二醕酷吏弄法莫子敢
侮笏格盈前輯絮旁午將身自墮亦填牢戶繹勅法第二
十八列戟爲墻坐甲當關高墉滄壑深宮臺門中有可欲
盜屬於垣子文糗筐公儀蔡園壁不緜錦墓不璵璠中無
可欲外戶決藩哀此瘖人膚革僅存探丸椎冢日暝塵昏
抱鼓不息亡精悸魂隨會爲政晉偷自奔繹治盜第二十一

九籍氏司禮容官戒且以茲精禋協諸幽贊賚我思成亦
日萃渙七室排楹二時抗觀山川晷緯股肱爰象神故人
雍禮衷義祭石檢畫封竹宮夜燿心馳杳冥謬積河漢淫
祀無福煩躋斯亂繹三禮第三十方伯運帥卒乘邱甸升
中嶽宗覲后行殿肉刑之議慘斷悚戰是曰古制毗俗驚
眩新君諒陰遠祖壇墀五官舉時二賓式燕非所宜言生
今愚賤炎黃圖緯秦漢封禪疏牘矯誣比諸誕諺繹古制
第三十一九鼎所居是曰帝宅車書輻輳奚取險阨金湯
萬雉守在這貊城郢浚洙卑之不獲四時之田服猛驅逆
匪事從禽烝嘗薦腊苑規千里陸海盡斥臺起中天趾必
累驛聖王弛禁兼聞罷役繹建置第三十二陰陽五行洪
範庶徵漢代名儒惓惓服膺匪瞰倒影匪躡陵競敬天之
渝誰敢不承疇人事業聖王與能眠視千里望氛百層法

星夜徙彤雲晝凝紀遠或乖靡人弗勝繹祲祥第三十三
善師不戰善戰不陣仗義卹災舍逆取順固壘舞干血不
慚刃末季佳兵崇詐棄信川谷量鬻陵岑積殪三世爲將
厥宗亦殉仁人之師卽戎必慎不忘省躬矧敢觀彘偃革
建藁苞蘖潛震集泮懷音受壁焚櫛繹兵略第三十四國
之大事是日參伐首重推轂次及賞罰軍法不立紛亂交
捩潢池始張長鯨凶勃臨以天威如火斯發度劉必克猶
豫斯蹶長慶廣明栖遲屑越繹運政第三十五井甸旣逸
府衛最精繩敝紐弛木朽蠹生車軌未同私土旅爭三辰
乖分五嶽縱橫亂政蕪制披裂夷庚聖主耆定乃衷厥成
干戈初戢投田耦耕服此黛耜棄彼朱英室家餉饋模糈
充盈飛輓無艱鷺猛可平萬世不易是謂師貞繹武備第
三十六維師尙父繆權於幽訛疾以雅觀德鳴球剖符東

海錫土西州武成之祀古今罕儔其他宿將河鼓參旂長
策成城猛氣橫秋挈遠龜鼎扶翼委裘杖箠從漢釋位謀
周草昧啟疆邊陲扞揶錄其膚功以勛壯猷繹名將第三
十七帝王代起明聖宜昭天與人歸舜麓禹橈慶增祚永
澤逮裔苗湯武驅除子卯之朝荒屯盪滌造命肖翹功以
義濟京室四朝生民有庇勿爲莽澆聚族殲夷膏斧膺腰
班識皇運翊融違囂繹興亡第三十八聖賢立教引凡舉
例其則不遠歸諸道濟仁義都居禮樂陞衛見坎斯止乘
流斯逝度已以繩接物用榘散爲片錦聚成匹幣百爾君
子有勤勿愒習熟乃心優游是戾繹凡事第三十九民生
在三事之惟一比於君父天所陰隲如彼晦夜照以皎日
奈何末季崇虛失實舍此春容變其殼率治師鑄金醫工
去疾毀棄型範謬誤參尤悲哉若人終古漆室繹立教第

四十麗澤講習益求直諒比志合聲並歡齊暢義等金堅
情掖雲上撫翼馳驅攜手間曠夷險可嘉苑枯無妄淡以
久成造道相忘伐木絕響谷風興悵松菌異區蘭鮑殊鄉
五交三疊俗薄道喪釋論交第四十一聖如化工程形賦
物彼我具盡清濁咸迄不虜幼賤不畏彊偏聲其廉恥矜
其闇叻好我者衰威我者艱順事恕施有鞠無荆相如拒
秦遇頗則屈臧孫哭孟疚疾是祓狎虎放麕禍福燦燦釋
人道第四十二進則文明退亦亨嘉或漸於磐或需於沙
同物標舉志孚跡遐道消時謬害氣紛拏曉曉者缺隆隆
者汗名流佞諛志士回邪草野耿介目曠舌喏乃谷乃葭
乃舍其車栖真處璞杳冥蔽遮釋出處第四十三利可幅
也亦日倚刀鶴雛芳潔鴛馬棧槽惟人所趨逃義曰逃治
古道腴衰末風饕倫常葭葦禮誼弁髦上下交征危若銷

膏匹夫晚食焉取太牢文銷既厭等諸緼袍踰憲超顏其
樂陶陶釋取與第四十四爲盈爲實倚伏多有哲人知微
謹身杜口一介之士忍譏含垢譬彼輕鯁何懼習習心藏
不測仇機授手變態須臾倒戈賀首坐中銷骨車上接肘
虹貫燕圖笄磨代斗咄爾莊生焉用李叟九卦是師二儀
爲母百年已分保茲黃耆釋慎動第四十五民之質矣日
月飲食教始鄉閭政成闔闕二簋有時三爵溫克仰正冠
綏俯端履纒世惜不貲俗耽大惑悅彼華津陋茲悃悞豐
屋美居視淫聽側天下弊薄誰與匡敕見龍文明庸行自
飭繹庸行第四十六后王降典志在孝經謹始慮終通幽
洞靈如臨如履靡聲靡形施於有政不出戶庭勿日無忝
倏忽頽齡情存駒犢望絕疊餅兄及弟矣同此甯馨芳華
棠棣羽翼鶴鳩淮南之歌君子弗聽繹父兄第四十七有

懷二人以親九族燕飲歡暢詠歌雍穆施恩有序迄於無
服喜同蹈舞喪及匍匐道義相勸孤莞共育慷慨卽遺榮
樂無獨凡厥卿士下逮黨塾取庇累葛無私詘饋周道敦
厚仁及草木繹宗族第四十八家人之義內明外齊觀厥
刑于豈在纓笄召南麇包歸妹羊封耽若紫甚玷已白圭
終始敬慎乃獲令妻女德無極同居志際冶容長舌險詖
勃僂數踰闔門不戒晨雞班母作訓以儆中閨釋夫婦第
四十九祀先之禮迥乎祭統致愆薦芬色愉志重顧瞻宗
祊徘徊壤壟霜露悽愴棖柝攢拱思慕著存儀容笑啐自
然之感鼓而遂動薄俗委巷解弛倥傯舍我水木徼福悽
寵苦懸蕙嶺象人作俑誰使正之式以周孔繹祀先第五
十子文逃死嬰恐失富達人曠觀取節斯具治生非累旣
飽則飫鱸鮓橫江井谷奚慕楚相狼饑虞馬齒暮家同洗

稜身若朝露盈虛同歸良士瞿瞿繹奉身第五十一六氣
之淫二至之爭所居必戒所受必清勿使眾瓢共射一彌
勿使眾瓢共酌一瓢山夷淵寶日入月生此道不毀焉問
廣成繹養生第五十二易本三聖書傳道心詩思無邪禮
毋不欽春秋經世志古匡今人事備矣天隲以陰住稽來
依顯徵幽尋坊表家國覺悟人禽併幪夏屋仰止高岑辨
言破正綺詞勸淫觀乎滄海焉用蹄涉龍門虎觀衍衍情
惜敦崇六藝翼彼儒林繹經學第五十三聖經有五述史
者三遷直而覈固詳而瞻文高義炳體備法嚴東觀以後
記繁志纖收穢壽乞范賊許儉新舊兩唐長短相兼公論
如火抑之愈炎直道如川激之彌漲宜舉南董遠追佚僖
居巢之編是謂箴砭釋史學第五十四脩辭居業以聖爲
歸百家騰躍終入範圍政衰文敝樹敵揚榘析辨詭說途

分用違太行焦原投足者稀聯騎疊鞍莫如郊畿步蹇坐
鼓心搖銖衣售偽棄眞直堪累欲繹著述第五十五文者
明道適用則貴九章爲卮鼎實爲味通達國體心存敬畏
譬彼日月陵空馭氣譬彼山川縱橫經緯大儒立言永監
淫費綺靡繁多比於鄭衛伎目惜心虛車共嚼繹文章第
五十六道惟一 是並立則諄博采眾義詎達不廢吁嗟哲
人心存誘誨形生終始六合外內觀以會通正其昭昧章
畫志墨歸諸天載勿雜異端勿徵神怪蕩而弗經君子所
戒釋雜說第五十七學古議事元元本本披條索貫發通
見遠畫地南宮抵掌藝苑實爲武庫亦云補袞失類亡羊
得均飲饌釋兼採第五十八孔稱焉度孟曰尙論匪鑒於
水惟聖是憲發揚幽潛屏斥狂全有益疏通兼策愚鈍圭
影既揆驥足同奔推見至隱無取支蔓何以度衷大中之

建澤尙論第五十九既曰學古亦云致知經緯錯綜損益
有時上下千載盡去羣疑間間小智憧憧爾思曾無準臬
取具須斯佈覆塵霧旁皇離歧我則粲然從容指揮順彼
長道度以良規經廣徵第六十惟繹志尊所授指聖真正
偽謬道德崇仁義就慎獨知嚴內疚草昧闢金石透去長
夜滌清晝苞天地彌宇宙覽陰陽效占繇建官司樹王后
垂典章教纓胃美從王嘉禦寇正班爵帥長幼褒好會平
怨構篤親懿周邈遁理性情參物候察謠俗表芳臭賤馮
生貴靈秀人事浹王道究廣隆基任崇構療調飢時哺糗
持盈滿觀坐宥稽雅故訪耆舊採理窟塞情竇借斯人躋
仁憲繹自敘第六十一觀此則先生之書先生之學可想
見矣先生以勝國遺貞著書於順治年間垂二百年而書
始傳傳亦未嘗徧於天下何其晦而不彰若是耶先生自

擬其書於徐幹中論顏之推家訓中論家訓豈能如是其
廣大精微乎先生蓋深自韜晦矣然後世有眞儒出必有
牽先生之書以傳先生之學者是又豈區區之私言耶李
君念慈原序稱先生尙有讀書說若干卷與是書相表裏
亦必傳之作又稱著有菊佳軒諸詩宏深博奧不屑爲新
穎秀發以趨時尚今皆無傳

彭大壽

先生諱大壽字松友其先河南人也關繼先公知撫州軍事以兄諫垣公獲罪坐落職遂居臨州生四子先生其仲子也年二十五補邑庠生後應詔考拔貢庚寅後遂絕意進取獨成關上接程朱之傳投徒自給屢空晏如有昔人所難者行載孝感縣志與鄉賢錄及行狀生於萬厯四十年壬子二月初九日子時卒於康熙二十九年四月二十日午時享年七十有九葬彭家岡馬草陂所著書有語錄存是大易合解詩經合解春秋合解魯岡通禮兩官錄賢相集高尙集孝義錄杜詩益古文益何李詩集魯岡藏藁自娛草實學八要三十箴共一百三十四卷元配吳氏繼娶劉氏許氏子男一女三許氏出子名珙字二采娶胡氏早卒無嗣女長適匡次曹次林以同姓于祖陶爲珙嗣門

劉醇驥

廓庵劉先生卒垂十年猶在淺土余寓書藕灣張日庵議
葬事日庵既已爲之傳而以墓表屬余余逡巡辭讓未遑
也居亡何日庵下世是不可辭矣然兩先生束髮共學以
至白首共爲傳也質而覈後有作者又何以加諸乃撮其
傳以表之曰劉醇驥字千里號廓庵廣濟人大父思郊父
芝圃兩世皆績學以文名千里生而有文在手曰厯里媪
饒一見奇之許字以女留居親授句讀稍長念諸外傳無
足師者則構樓齋延思郊曰請阿翁授孺子家學十五入
邑學聰明志古蓬垢忘寢食芝圃沒逾益知學舅氏太僕
仁常胡公佐之書自九經歷代史及諸子集竭膏晷搜括
期會不見客每憶宋元以來文習日卑孱因奉左國史漢
爲繩孃詩宗初盛五七言近體尤雄深雅健或苦其文宏

麗生猶稟兀幾不能句議之千里益自喜更曲折興盡乃止其爲諸生試日數千言無起草加點試輒冠太倉王公澄川無錫高公彙旃尤才之方是時千里名諫全楚性方直簡僿人亦多忌焉獨與黃岡樊紫蓋維城何韋長謙子安昌祚遊好年過壯始悔雕篆日取周程張朱象山慈湖餘姚山陰內江書沈劇植蓄時天下風鶴賊兵千里冀一遇以用世然久之不第也崇禎壬午高公聘修楚四朝文獻錄癸未亂日劇千里閉門讀易作周易孔旨元明論數十卷論學書數十篇亦時交方外互相啟發焉順治丁亥督學王公念尼聘主通社以歲貢當上公車不欲往已念都會英傑畢集因入京與柏鄉魏公厚庵曹公環溪魏公講業極懽或勸仕爲有司者千里曰吾固不在是抑非其時也遂歸里李公五鹿呈祥分巡興國射率博士弟子數

十人以師禮迎至赤庵後得士如盧邁心高華公望士瞻
皆成進士順治丁酉盧以待從出臬兩浙迎千里往數月
汪君鶴孫等皆師事之於是海內嘖嘖稱千里者日益眾
作語孟學庸解通書太極圖定性識仁諸箋高微明捷融
合靡罅康熙丙午復由吳入燕道曲阜謁孔墓作文告聖
廟癸丑有旨修直省通志方伯張公九如徵千里等分
局著書未及成而止甲寅家居秋病疴乙卯四月倦弱氣
息不勝惟以學不終易天下爲憾以七月初八日卒於正
寢生萬厯丁未距乙卯年六十九所著書詩賦傳記通書
五經諸解大易論語孟解學庸古本解共百卷先是里人
釀金二百爲刻芝在堂集十五卷行世餘未梓千里貌頎
而癯好深沈簡默介然高岸語無擇貴賤不可狎或告宜
委折盡人情不可強也不善治生產業以故貧窶歿至不

能具棺衾焉元配饒無出繼娶胡子一名光智庠生女一
適藕灣子佳岳縣學生康熙壬戌藕灣與諸生舒峻極爲
請於督學宜興蔣公得祀鄉賢壬申秋光智亦卒無嗣嗚
呼天生先生豐其材矣乃嗇其用旣不得如廣川天人三
策對敷殿廷受異數之知以顯當世又不得如伊川召對
陳正學以發摠其生平之懷抱而第以山林鉛槧之業藉
手同學故人表章於身後抑獨何歎余辛酉公車道柏鄉
謁相國魏公於里第執余手而言曰君廣濟人廣濟劉千
里君子也壬戌大司寇環溪魏公出千里當年贈別可亭
篇屬余書後嗚呼兩魏公好賢如緇衣皆有古大臣風千
里往矣而思念不置乃弗能汲引徵辟如有明康齋慕川
故事也豈非命也哉芝在堂集明忠列傳 國朝初明遺
臣傳楚先賢列傳及先大六墓誌銘敘事整贍頡頏班史

穆叔所稱三不朽德與言先生兩立焉鄉賢之祀抑與社稷並永矣後之修郡縣志者採摭人物尙於墓表是徵哉
葬以某年月日歲時展墓者則先生子增張佳昂暨先生同懷弟縣學生醅醜龍友之孫某也

米元侗 譚瓊英 劉宗源

米元侗字吉人湖南辰谿人順治甲午與弟元侗同鄉舉
杜門積學不涉人事少工詩古文晚年悉棄去講求性理
身體力踐涵養充然同時譚瓊英衡山歲貢生明季正學
不明人喜詆毀程朱剽竊子書以駁爲奇以僻爲奧瓊英
嫉之與子弟講學論文一出於正邑議徭賦及有興建令
長重其行必以諮之劉宗源亦衡山諸生明刑部員外郎
紹先孫也潛心理學爲邑人矜式投徒養親友于兄弟心
性之學與年俱進舉鄉飲賓

楊如炯

楊如炯字異三湖南新化恩貢生幼時卽以聖賢自待敦行孝友與同鄉黃又憲吳奉炎謝大任曾正性及其族楊可震爲友每以砥礪廉隅崇尚風義相勸勉或邑有公事指陳切中時務當道倚重焉其學自漢唐經傳注疏及宋儒性理諸書無不融貫於心反求諸己尤熟於通鑑綱目旁及諸子百家不爲俗儒記誦詞章之習所著述爲最多

聖清淵源錄第十二

道學錄卷八十二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熊賜履

公諱賜履字青岳湖北孝感人順治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康熙二年遷國子監司業四年遷弘文院侍讀六年五月聖祖詔臣工直陳政事得失公於是上書曰臣荆楚鄙儒猥蒙

先帝簡拔授以清班繼荷

皇上殊恩累遷今職

兩朝知遇高厚難名中夜捫衷汗流浹背伏念臣自幼讀書辨志竊以聖賢爲師數年來恭遇

皇清通志卷之三
皇上高拱深居

經筵未舉區區獻納微忱無由上達且以出位陳辭典制有禁因循緘默尸素到今臣之辜也亦臣之分也茲者伏遇

皇上恪謹天戒軫念民依虛已下詢采及葑菲此正微賤小臣圖報涓埃之日也謹仰遵

明詔殫竭愚衷惟

皇上留神省覽伏讀

詔書有曰今聞直隸各省人民多有失所疾苦窮困深可軫念或因官吏貪酷腴削民生或因法制未便致民失業嗚呼

皇上此心乃二帝三王之心

皇上此言乃二帝三王之言也夫民生今日其困苦亦孔

亟矣國家日言生聚而凋敝愈甚日言軫卹而創痍不起
日言招集言蠲免而流亡滿目逋欠浸多近而畿甸遠而
各省流離瑣尾所在皆然遡厥由來惟是官吏之剝剝徭
賦之繁重有以致之誠有如

聖諭所云者蓋小民水耕火耨終歲勤勞僅足以贍給俯
仰而夏稅秋糧朝催暮督賣絲糶穀十室九空私派倍於
官徵雜項浮於正額分外之誅求無名之賠補種種剝刻
剝膚及髓一有不應卽已顛頓呼號於捶撻敲扑之下而
無能安其室家井廬之樂哀此小民正使年熟歲稔尙難
保須臾之命一旦水旱頻仍饑饉見告其不轉徙流亡填
溝渠而委道路者幾何哉蠲賦則吏收其實而民受其名
賑濟則官增其肥而民重其瘠疆者斬木揭竿弱者析骸
易子此理勢所必至者嗚呼此固民情之大可憫而國計

之重可憂者也雖然此不獨守令之過也上之有監司又上之有督撫

朝廷於守令方責之以廉而上官實教之以貪

皇上授以養民之職而上官實課以厲民之行今日之爲守令者亦甚難矣督撫廉則監司廉守令亦不得不廉督撫貪則監司貪守令亦不得不貪表有影原有流此又理勢之必然者也今之爲督撫者求所精白乃心爲

國家安輯地方愛養黎庶者臣不敢謂無其人獨是

國家以全省民命舉而付託於其身畀以察吏安民之權屬以興利除害之任其待之不爲不隆而任之不爲不重矣乃日望其察吏而吏治日壞日望其安民而民生日蹙日望其興利除害而一利未行一害未去不可不謂之上

朝廷下負生靈矣大抵有司之職業在地方而上官之激勸在舉劾年來督撫之所薦揚者果小民之戴爲父母而尊若神君者乎其劾爲貪庸者果百姓之畏若豺虎而疾如蛇蝎者乎是未可知也以督飭爲能而不問其慈惠以催科爲政而不問其撫綏以夤緣之巧拙爲優劣而不問其材幹之短長以禮節之厚薄爲殿最而不論其品誼之高下此風一倡爭相效尤交蟠互結牢不可破是以數年以來旱澇時聞死亡載道而此輩與金饌玉暮宴朝歌恬焉不知有困窮疾苦之足念在此輩不過爲一時之利梯一己之貪欲而不知其歛怨聚愁爲國家釀此不解之毒在廷諸臣習爲瞻徇務相容隱不肯舉發其貪惡之迹以告

皇上間有一二指名糾參者亦不過淡寫輕描微示其意

而

皇上亦莫得洞悉其蠹國養奸橫虐殃民之實狀故此輩得以夤竊威權爲壟斷之長計而無辜赤子顛連莫告者正未知何日有再生之地也伏乞

皇上將見督撫大加甄別其賢而能者加銜久任其貪汙不肖者立賜黜退無令人居人上荼毒生民嗣後遇督撫缺出不拘內外大小臣工果有端方清正望重才優如古大臣其人者

敕下部院大臣從公保舉授以茲任其考課也以民生之苦樂爲守令之賢否以守令之貪廉爲督撫之優劣則督撫得其人監司自得其人監司得其人守令亦得其人自然廉者勸貪者懲有利必興有害必除而民之不獲其所者寡矣不此之計日敝敝焉言計吏言安民言舉劾言獨

賑終不過空文故套美人聽聞毫無補於吏治民生之實
事何則任之非其人行行之失其意雖周官周禮祇足爲厲
民禍世之具而已此

聖諭之所已及而臣詳切言之者也雖然內臣者外臣之
表也京師者四方之倡也本原之地在乎

朝廷而已

朝廷一舉一動萬方之則倣九土之

觀瞻於是乎出而其大者則在立綱陳紀用人行政之間
今

朝廷之可議者不止一端臣請擇其至重且大者言之一
曰政事極其紛更而國體因之日傷也從來聖君賢相開
國承家必取一代之典章法制斟酌損益著爲百世不易
之令模遠之子孫率由無變亂之患近之臣民遵守無叢

勝之虞三代盛王所以保世滋大無疆惟休也我

國家所用章程一踵勝朝之舊雖其事極敝而難行者類無不承訛襲陋苟且因仍不聞略加整頓去其太甚而急功喜事之輩又從而意爲更變於其間但知趨目前尺寸之利以便其私而就中莫大之憂無窮之患潛滋暗伏不知所以爲之計朝舉夕罷旋罷而旋舉甲張乙弛候弛而候張王言屢變朝政滋煩議論日多成功絕少此時事之最當講究者也伏乞

皇上敕下議政王員勒大臣九卿科道將

國家制度文爲詳慎會議何者當沿何者當革何者宜益何者宜損參以古制酌以時宜務期允當勒爲會典著爲成憲則上有道揆下有法守億萬年無疆之基業在此矣
一曰職業極其墮窳而士氣因之日靡也

國家之設官滿漢相制堂屬相雜使事無偏畸責無他委近見各衙門臣工大率以意見爲嫌疑以和同爲推委明知其事之必不可行而不以爲否明知其事之必不可不行而不以爲是緘默瞻顧而奸人猾胥因得以舞文弄法偷換手眼比年以來此風尤甚外託老成慎重之名內懷持祿養交之念憂憤者謂之疏狂建白者目爲浮躁廉靜者斥爲矯激端方者詆爲迂腐間有修身體道讀書窮理之士則羣指爲道學之人而誚笑之排擯之勢不至於禁錮其終身而不已此識者所爲深憂永歎而不能不爲世道之感也伏乞

皇上立振頽風作興士氣申飭滿漢諸臣虛衷酌理實意任事化情面爲肝膽轉推委爲擔當是曰是非曰非可則可否則否漢官勿阿附滿官堂官勿偏任司官等執盡心

論思勿以唯諾爲休容臺諫極力糾繩勿以鉗結爲將順
則職業修舉而官箴日肅士氣日奮矣一日學校極其廢
弛而文教因之日衰也宋儒程顥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
賢才爲本又曰三代養賢爲本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明
乎學校爲賢才之藪教化之基而學術事功之根柢也今
者庠序之教缺焉不講也矣師道不立經訓不明士子伏
案呻吟惟是揣摩舉業以爲弋科名投富貴之具絕不知
讀書講學求聖賢理道之歸卽號爲高明有志者或汎濫
於百家沈淪於二氏惑世誣民充塞仁義斯道之淪晦未
有甚於此時者矣伏乞

皇上隆重師儒興起學校畿輔則責成學院各省則責成
學道使之統率士子講明正學非六經語孟之書不得讀
非濂洛關閩之傳不得講扶持正教削去從前浮薄偏曲

之陋習與空虛荒誕之邪說而又舉行貢監之法令於士子中擇其志趣端卓英俊可造者縣學一人州學二人郡學三人貢之國雝寬其館舍以居之豐其廩餼以養之廷臣中有老師宿儒如宋胡瑗元許衡其人者特簡一二人使司成均主教導日進諸生而陶淑造就之其道必本於人倫達乎天德其教自洒埽應對以至於義精仁熟漸摩誘掖循循有序三載之後學成才就司成次其優劣等第彙送吏部量其才之大小學之淺深而授之秩其公卿大夫之子弟亦如之至於山林高蹈之士有經明行修德業完備者仍請

敕下地方官悉心咨訪據實奏聞優禮延聘加意褒崇以爲士習人心之勸則道術以明教化大行人才日出矣一日風俗極其僭濫而禮制因之日壞也禮者聖王所以節

性防淫而維繫人心者也小民至無知也其氣易勝其情
易流勝者每至不可禦流者常至不可遏其不至於橫潰
四出者由有禮教持之於先又有法制繩之於後也臣觀
今日風俗其奢侈凌越不可殫述一裘而費中人之產一
宴而靡終歲之糧輿隸被貴介之衣倡優擬命婦之飾習
爲固然爭相雄長彼又安知

王章之不可渝天敘之不可紊乎夫禮教之不行自貴近
始

朝廷崇儉約重等威誰敢有好侈靡逾制度者風行草偃
理有固然夫奢則必貪廉恥喪矣奢則必僭名分蕩矣奢
則必驕奢則必競禮讓衰節文亂矣嗚呼此飢之本寒之
原也盜賊獄訟水旱災荒之所由起也伏乞

皇上躬行節儉爲天下先

明詔內外臣民一以儉約爲上自王公以及士庶凡宮室
車馬衣服僕從一切器用之物俱規定經制限以成數不
許少有逾越久之儉德日彰貪風日息民俗隨人心厚以
幾敦龐之治不難矣雖然猶非本計也至於根本切要之
地端在我

皇上之一身矣蓋

皇躬者萬幾所受裁萬化所從出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董子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二子之
言萬世之龜鑑也聖如堯舜可謂至矣而諄諄於危微精
一之誠明雖生知之聖亦藉學問之功也我

皇上神明天縱睿哲性成豈區區常情之所能窺然生長
深宮春秋方富誠宜撰擇左右輔導

聖躬薰陶德性伏乞

慎選耆儒碩德置之左右優以保衡之任隆以師傅之禮不必勞以職事拘以文貌使之出入禁閤時親便座從容間燕講論道理又妙選天下英俊使之陪侍法從朝夕獻納切劘治體毋徒事講幄之虛文毋徒應經筵之故事毋以寒暑有輟毋以晨夕有間至於大學衍義尤爲切要下手之書其中體用兼舉本末貫通法戒靡遺洪纖畢具誠千聖之心傳百王之治統而萬世君師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也伏願

皇上延訪眞儒深明厥旨者講求研究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實體諸躬默會諸衷以爲敷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習必端其選綴衣虎賁亦擇其人壬人佞倖不置於前艷色娃聲不御於側非聖之書擯而不

讀無益之事戒而不爲內而深宮燕閒之間外而大廷廣眾之際微而起居言動之恒凡所以維持此身者無不備所以防閑此心者無不周君志清明君身彊固舉夫立政敷教知人安民無非天德之流行天則之昭著是

皇上直接夫二帝三王相傳之心法自有以措斯世於唐虞三代之盛又何吏治之不清民生之不遂哉易傳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此

聖諭之所未及而臣推本言之者也臣志學有年竊知章句凡所敷陳率皆聞諸師友考諸經傳而非敢妄爲臆說以自干罔上之誅昔宋儒朱熹入對有戒其勿以正心誠意之說進者熹曰生平所學止此四字臣之心亦如是而已矣伏乞

皇上諒其樸愚恕其狂妄俯賜包涵留神采擇天下幸甚

疏入輔臣鼂拜惡其侵已請治公妄言辜

聖祖弗許曰彼自陳國家事何預汝等耶七年遷秘書院侍讀學士復上言朝政積習未除國計隱憂可慮年來災異頻仍饑荒疊見正宵旰憂勤徹縣減膳之日講學勤政在今日最爲切要乞

時御便殿接見羣臣講論政治設誠而致行之庶可轉咎徵爲休徵疏入鼂拜傳

旨詰問積習隱憂實事以所陳無據下部議降二級用

聖祖原之八年鼂拜敗

聖祖手書前事付廷臣令並案輔臣欺罔辜公再疏請舉經筵設起居注官會

聖祖欲巡幸邊外公疏言水旱頻仍

聖駕不宜輕出

詔罷前命並嘉其直俾斷今以後事有未當其悉陳所見
朕不憚改焉九年四月擢國史院學士

召入內廷命作楷書公大書敬天法祖知人安民入字以
進復承

命講大學中庸首節

聖祖首肯者數四十月改內三院為內閣設翰林院以公
為學院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明年二月肇舉

經筵大典於保和殿以公為講官知經筵事頃之

聖祖以春秋兩講為期闕疏遂

命公日進講弘德殿每詰日進講

聖祖有疑必問公上陳道德下達民隱引伸觸類竭盡表
裏蓋公自初應

詔上書即力言

聖學爲第一要務其後屢以爲言會

聖祖日益勤學既開

經筵益盡心於堯舜羲孔之道暨周程張朱五子之書咨
諏討論達於政事仁浹而義炳其端緒實自公發之及公
去位後

聖祖每論侍學諸臣未嘗不稱公之忠益也十年夏乞省
母疾歸尋還朝十一年

命教習庶吉士十二年充會試副考官其年冬公以疾假
數日疾已入直時有

詔徹三藩

聖祖舉以問之對曰國家方太平以無事爲福道在休養
綏定之而已今無故徒數十萬安居樂業之眾移置窮荒
不毛之墟倉卒逼迫勢逐刑驅未有不生懟怨眾怒不可

激一夫稱亂所至瓦解前事如此可勿戒與

聖祖以語諸大臣皆言吳三桂僅一子質於朝可勿慮其
他又安能爲未及三桂反明年耿精忠反十四年春授公
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尙書公疏辭不許既受
命參畫軍機及請道糧餉竝請

嚴飭軍行所過不得蹂踐禾稼使兵不病民民不失業時

方纂

太祖

太宗聖訓孝經衍義重修

太宗實錄公竝充總裁官十五年陝西總督有開復疏防
官員一疏內閣誤票三法司覈擬既檢舉大學士索額圖
索初擬票彙不得謂公有改寫情弊請祭議免歸家於江
甯二十三年

聖祖南巡

召對行在賞賚有加尋書經義齋三字題其居二十七年夏起禮部尚書冬丁母憂歸先是公因進見言西夷噶爾丹且有變宜爲備至二十九年邊人告警

聖祖念公言趣起前官三十年充經筵講官及武會試正考官明年春

命往江南鞫河督王新命侵帑事論臯如律冬移吏部尙書會河督靳輔請豁近河公占民田額賦

詔公會督撫察勘遠奏免高郵山陽等州縣額賦三千七百二十八頃有奇三十三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五年春聖祖親征噶爾丹公言內大臣費揚古可重任

聖祖命爲撫遠大將軍統西路兵前行及戰大捷噶爾丹尋走死三十六年復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拜東閣大

學士知經筵如故嘗進海內又安休養化導言正在此時
宜益崇學校廣教化豫積財戒奢汰則萬世太平之業也
每燕見輒陳四方水旱官方得失推古聖人所以憂民保
治之意竭慮無隱

聖祖輒改容稱善三十九年充會試正考官四十二年復
充會試正考官四十四年春公年六十九乞休

詔解機務留京食俸四十五年疏辭食俸乞歸江甯陛辭
聖祖召入講論累日公因言

巡幸所至官民供辦不惟煩費惟

上留意

聖祖頷之

命馳驛歸官爲護送明年

聖祖視河工幸江甯

賜御用冠服會纂朱子全書

詔李文貞與公移書往復商定公平生論學以默識爲眞修以篤行爲至教其居也恭其動也毅其事上也誠其與人也恕辭達而已不爲飾時措而已不爲矯以是由程朱之途而上溯乎孔孟其言曰聖賢之道不外乎庸庸乃所以爲神也所著書有學統學辨學規學餘經義齋諸集四十八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

命禮部遣司官二人視其喪

賜銀一千兩祭葬如制贈太子太保諡文端子三人志伊志契志夔志伊以疾廢五十一年

聖祖追念公學行召志契志夔入京以年稚不能應

詔六十年二子年十餘始入京吏部引見

聖祖命俟年長錄用且憫其家貧

諭諸大臣飭公故舊門生各助金買屋京城以居餘交江甯織造生息歲廩其家逾年志夔卒乾隆九年授志契翰林院孔目公之薨碑誌之文缺焉紹升讀公書恨未悉公行事三十六年入京與志契遇得其家所書公事略竝考集中諸疏及論學書爲之狀竝史官采錄焉

學案唐鑑撰

先生諱賜履字敬修原字素九歷官東閣大學士諡文端尊朱子閩陽明著學統閑道錄程朱學要十子學要下學堂劄記會約等書謂洙泗之統惟朱子得其正濂洛之學惟朱子滙其全又謂自開闢以來未有孔子自秦漢以來未有朱子朱子乃三代以後絕無僅有之人又曰不有孟子則孔子之道不著不有朱子則程子之道不著而孔孟之道亦不著不有羅子則朱子之道不著孔孟周程之道

亦不著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亦因之不著蓋羅子之道
朱子之道也朱子之道程子之道也卽孔孟之道也卽堯
舜以來相傳之道也列聖諸賢授受惟一而守先待後閑
聖距邪之功則戰國之孟子宋之朱子明之羅子尤其昭
日月而垂天壤者也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羅子之功不
在朱子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夫羅子豈可與朱子比
哉特以良知肆行之時而能謹守朱子砥柱狂流則亦朱
子已矣又曰孩提不學而不能不慮而知聖人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論其本體誠如是也然能卽能其所學者知卽知
其所慮者中卽中其所勉者得卽得其所思者學卽學其
所能者慮卽慮其所知者勉卽勉其所中者思卽思其所
得者且不學而能是不學之學不慮而知是不慮之慮不
勉而中是不勉之勉不思而得是不思之思不能而學是

學其不學不知而慮是慮其不慮不中而勉是勉其不勉不得而思是思其不思若徒驚於不學不慮不勉不思之虛名坐棄其與能與知自中自得之實理廢置有本體之眞工夫冒認無工夫的假本體希圖自在厭棄修爲而不知其與禽獸同歸也亦甚非聖賢教人之本意矣又曰不學而能是良能學而能亦是良能不慮而知是良知慮而知亦是良知能而不學是良能不能而學亦是良能知而不慮是良知不知而慮亦是良知人但知不學不慮之爲良知良能不能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乃所以爲良知良能但知不能而學不知而慮之非良知良能不能不能而不學不知而不慮之尤非良知良能也孟子此言正爲不善學不善慮者指出不學不慮之本體又爲泥煞不學泥煞不慮者指出不學而學不慮而慮之工夫使人知不學

而能者竟以廢學而成不能不慮而知者竟以廢慮而成不知不學而能者必以學而後無不能不慮而知者必以慮而後無不知其所謂不學所謂不慮者究不足恃而所謂學所謂慮者乃終不可廢也是所望於善讀孟子者又曰無思無爲不在思爲之外不學不慮不在學慮之外思只思這無思的爲只爲這無爲的學只學這不學的慮只慮這不慮的無思無爲何曾少得思爲不學不慮何曾廢得學慮無思之思無爲之爲何礙其無思無爲不學之學不慮之慮何害其不學不慮錯認本體以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爲元空爲自在爲不致毫力爲不起一念錯認本體因錯認工夫以思爲學慮爲鶩外爲襲義爲倚靠墮落爲幫貼障蔽殊不知聖賢之所謂無思無爲不學不慮者果指何物且旣曰無思無爲不學不慮矣而復諄諄教人以

思爲學慮之方者豈聖賢立言自相矛盾如是耶學者所當深長思之也又曰命也性也道也教也一以貫之也如云無善無惡則是在天爲無善無惡之命在人爲無善無惡之性率無善無惡之性爲無善無惡之道修無善無惡之道爲無善無惡之教幾不知成何宇宙甚矣姚江之徒之謬也讀此數則可知先生之學矣先生中年被罷流寓金陵奇懷園林溪壑曰愚齋曰樸園曰歸潔園曰豁然樓曰默默軒假名勝以徜徉擇幽深而遊息依山傍水間柳尋花則與逕客之流連騷人之寄託同其懷抱也

附錄

康熙五十一年

上諭吏部曰朕初立講官原任大學士熊賜履日以內聖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本直言議論務得至理而後已

且品行清正學問優長身後屢加賜恤至今軫於懷可
錄用其子以示不忘耆舊之意其後侍郎方苞疏請以
公祀賢良祠初格於吏議後卒從之

張貞生

先生諱貞生字幹臣號箕山進士歷官侍講學士建言銷
級去爲司業時刻鄒南舉宗儒語略頗闡良知之說其後
乃一宗考亭居京師寓邸舍蓬蒿滿徑笑無炊烟瀕行不
能具裝故人餽贖一無所受其涓介有如此者著庸書二
十卷聖門戒律八條唾餘若干卷三魚堂粹語載箕山集
內有與魏庸齋論尋孔顏樂處庸齋云舍功問效如舍舟
渡水舍梯登屋終日尋不能得否則講說高妙動涉禪機
茫無把握不若溯流窮源從切實下手處尋去水到渠成
自有樂地箕山云樂者卽吾之本體成之性得之天非從
外面攙和非從後來添設獨恐爲境遷爲物撓爲欲蔽遂
舉本來樂體被無端怨尤填胸滿膺非用一番工夫一番
尋求便說曠達放誕總非向來眞樂又云識本體固難復

本體尤難二先生說尋字最好皆本集註朱子之意庸齋
又云從何處尋曰下學上達克己復禮實山又述其山房
舊有扁命云尋孔顏樂處聯云問孔子何以樂曰發憤忘
食問顏子何以樂曰既竭吾才又云知孔顏樂處卽知思
孟樂處皆足補註所未及又實山集云執著有執著之失
和平有和平之失此非著實體認者不知又與人書云人
欲合知行爲一我必分知行爲二單提致知不如直說篤
行爲明白切實若以力行工夫總以致良知三字盡之雖
是透脫恐學者竟走入空寂一邊此條最羽翼程朱又與
熊青嶽書云若提明性善二字謂可包知行則致良知亦
可包知行姚江復起將有辭於我矣與前書同意不知青
嶽何以有此論又與羅先生書云令師青老見解不偏考
究有年其閑道錄頗與某私淑羅文莊之意有合又實山

語錄云學問自有漸進工夫別無頓悟法門又云諸家言
 自然言頓悟不問元氣虛實專用表散之劑不啻人不止
 矣此最足見其學之正又云儒者言學謂人所謂過者不
 必更說然舍人所說過者更從何說聖賢語言愈讀愈有
 味越講越無窮又深取章楓山先儒之言曰盡之說此足
 見其學之樸實又論氣云氣無動無靜以所行有動有靜
 矣氣無聚無散以所附有聚有散矣論陰陽云陰陽有相
 生之時無未生之時此又足見其體認之細又云儒者之
 學不宜單提靜字以類於禪然靜則悔吝少亦收斂雜亂
 之一端此說得亦斟酌又閱張篔山與熊青嶽書論學問
 經濟不是兩個畢竟經濟有從學問來者亦有不從學問
 來者從學問來者學顏子之學卽志伊尹之志不從學問
 來者則爲驕吝爲器小爲執拗甚至爲奸險非不自謂有

皇朝詩林卷之三 真貞生

道學錄卷八十二

猷有爲而其實毒蒼生而誤國事者卽此自命爲經濟之人其論最快又箕山謂天子之道中以貫之謂曾子言忠恕是誠以貫之若程朱重主敬則又敬以貫之此當互看

陳廷敬

先生諱廷敬字說巖號午亭歷官大學士先生童稚之年
卽知嚮慕正學壯而愈篤老而彌專著有困學緒言若干
則其言曰吾學亦屢變矣其始學詩當其學詩而見天下
之學無以加於詩矣其繼學文當其學文而見天下之學
無以加於文矣其繼學道及其學道而見天下之學無以
加於道矣又曰太極圖括盡天地人物之理然其所以接
聖道之統開理學之傳者所貴學者以此理實體於心耳
若不實體於心則天地萬物亦何與於吾事乎故曰君子
修之吉修者修此而已又曰克己復禮禮言復本有也禮
卽性也夫曰禮其善可知烏有所謂惡哉故絕天下之惡
而成天下之善者性善兩字之功也又曰羣居最奪人志
學者言貌必恭謹如以諄浪笑傲爲能便僻僂巧爲才亦

甚失其本心矣。日入其中，幾何而不與之俱化哉？又曰：凡事入手，皆須忍耐，稍緩則其理自著，應之庶幾少錯矣。又曰：古人讀書，直是要將聖賢說話實體於身心，如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其鄭重如此。今童蒙初學讀書，未有不取大學熟爛誦習者，其後果能行得一言一字，否？父師之所以教子弟，之所以習爲作文辭取科名之具而已。蓋以是爲圖，然而莫之能知，古人爲學之意也。書雖讀而道益不明，不行矣。謂之未嘗讀書可矣。又曰：或言道學不可不行，而可不講，曰是也。然雖講之庸，何傷？講之所以求爲君子，不爲小人也。若性慕君子之名，而身冒小人之行，不愧於己，必愧於人。愧夫人之，以小人目之也。既愧小人之名，將慕君子之實矣。愧於人，必愧於己。其致一也。若都不知愧，又何須講？且猶講之，必至於愧，愧其不

爲君子則必不至於爲小人矣使天下羣然愧爲小人慕
爲君子此道學之所以行也又曰君子之言動以天而不
以人小人之言動以人而不以天以天者順而祥以人者
逆而禍順而祥易簡之道也逆而禍險艱之爲也棄易簡
而樂險艱豈人情哉亦弗思之而已矣又曰或問周子云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
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不知如何能見其大曰且須理
會古聖賢言語行事如理會得孔子疏水曲肱樂在其中
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此見得一分則心泰一分見得
十分則心泰十分既有所見須守之勿失漸次擴充到純
熟處則化而齊也又曰顏子曰舜何人也子何人也有爲
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夫子所謂志學亦
是如此故學者莫大於立志又曰戒慎恐懼此孔顏之所

論

皇朝經義考卷之二

陳廷敬

二

道學錄卷八十二

以樂也。程子謂鳶飛魚躍境界是戒慎恐懼。正子思絮絮下工夫處也。千古聖賢相傳正脈斷不外是。程子謂靜中有物始得。蓋有物謂敬也。敬卽戒慎恐懼。所謂必有事也。戒慎恐懼則自然勿正勿忘勿助。若靜中無物則是全無事也。而正忘助之病不勝其紛紛矣。此異學之空虛不可語於吾儒中正之道。禪家受病正坐此。以之處靜且不可況動乎。故合動靜而交致其功。斷非戒慎恐懼不可。又曰行莫善於思。然戒在三思過。莫貴於悔。亦不可數悔。故曰再思曰不貳。過又曰凡人役志於榮利紛華。一旦小失意則戚然如不欲生。蓋其生平患得患失至此而益不能自持。所謂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也。若夫有道之士不處非義之富貴。不去非道之貧賤。其自處有素。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也。焉得而不浩浩哉。觀此先生之學而有

得可知矣先生經學邃深待

講席最久觀

經筵奏對諸錄日有敷陳時申啟沃以喜起明良之遇盡
都俞吁咈之誠堯廷舜陛極一時賡頌之盛矣先生精於
韻語雅頌風賦無體不備而所著各體文亦遍肖曾韓諸
大家言中有物其有以歟

施璜

新安施先生諱璜字虹玉以會友輔仁明道立德爲宗主
作塾講規約九條一尚道德二定宗派三持敬四繹註五
力行六習六藝七育英才入務謙虛九防間斷其嚴始進
慎晚節一遵紫陽舊規崇尚正學與汪先生同其功焉

注 璣

先生名璣字文儀別號默庵漢陽人先世居新安先生游楚始入漢上籍補庠生生而穎悟十齡通五經諸史而文章宗仰昌黎然不屑事俗儒章句於韓文尤惓惓於原道年十六卽潛心性理諸書從所好也性孝友事其尊人惟晦公色養備至守身寡過貽親令名寶筵之御榮於詒贈居內外憂哀毀骨立行道傷之以仲弟天憂勞成咯血證越四十餘年復爲其季及兩發舊疾人歎以爲眞中更喪亂兼治生以贍俯仰而絀誦弗衰文名藉甚淡如也唯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平生不妄交游所師友者錫山高巢旃先生及孝感熊文端公湘潭陳恪勤公紫陽吳徽仲鴻川汪惕若吳趨徐俟齋數君子而已故高奇詩有云游吳握手皆奇士還里論心有碩儒所著有讀易質疑

二十卷凡八易彙而研究愈精孝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專以洛閩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誠大有功於四聖矣年七十而卒疾革前數日仍手答吳門蔡九霞先生論格物致知之義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已陳恪勤爲之贊曰予少與鄰石同岸得拜先生於漢上儀範肅然望如山嶽及聆其警效談論則累日坐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與予反覆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作令信安猶寓書敦勉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可謂勤懇矣今先生旣沒其言立凡所論著皆大有補於先儒嘉惠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不徒稱獨行君子云又有語餘漫錄文集悠然草詩集儀典堂文集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若干卷

蕭企昭

先生名企昭字文超漢陽人順治十四年副榜貢生遊太學名動公卿嘗云學莫先於辨志作定志說著客應隨筆一卷再筆二卷雜筆一卷統名性理譜亦曰蕭子語錄閣修齋稿一卷東野樓集病餘詩存各若干卷學植淹博崑山顧亭林先生炎武深推之贈詩云晚得逢蕭君探蹟窮魯汲車中服子慎一見語便洽上攷三傳訛獨授尼父法孝感熊文端賜履尤重其學故所論多見於文端閑道錄中遵程朱而排陸王獨能心平氣和無明人喧鬧之習講學而無門戶之見爲難也

喻國人

喻國人字春山湖南郴州人生時父瓏夢仙人蘇耽驅鹿入室故小字鹿壽少負軼才習聞天人性命之旨舉明崇禎壬午鄉試至革鼎後絕意仕進隱居三十餘年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博覽羣籍窮極理要學成弟子日進復以其徒周游四方寓京師受業者集滿漢士一時名公卿爭相推服著書三十五種大旨以求仁爲歸以明倫爲要此外圖書象緯輿地樂律及月令河渠井田兵制皆別出識解以立說孝感熊賜履序其責已錄後學政潘宗洛復訪求其遺書彙編而爲之序其尤者得入四庫餘多佚不傳

程大純

程大純字漢舒孝感人康熙初歲貢生官黃岡縣教諭孝感自大學士熊賜履著學統涂天相從之討論講學之風日盛而閑道錄下學堂劄記申朱排陸抑揚太過大純所撰筆記二卷則謂陸王雖矯枉過正然用之以救口耳之學不爲無益論甚持平

李殿邦

李殿邦字左釐孝感人康熙乙丑進士授編修著慶齋日
劄大學士熊賜履敘之

蔣鳴奎

蔣鳴奎字西章漢陽人幼通孝經小學十歲陷賊凍餓四十餘日得疾父母不忍令就學嘗竊燈夜讀補郡諸生益肆力六經性理子史諸書所坐一室顏曰思過閒有感發隨註於冊皆身心性命之要書法似米得者寶之于二次魯傳

張燕翼

張燕翼字安仲江夏人順治會試一榜官禮部司務究心
理學言動以禮士人奉爲楷模嘗有以金寄者其人已沒
訪其孤遺之

夏力恕

先生姓夏氏名力恕字觀川孝感人生三歲能以意推字
偏旁得其音義稍長於書無所不讀尤長於詩酒閒席次
引杯刻燭爲之愈捷愈工然殊不屑意弱冠讀宋五子書
窮日夜不倦灑然遂有所得康熙庚子以第一人舉於鄉
明年成進士與其兄力忠同選庶常時號二夏旋以館課
詩受知於掌院徐公未散館薦授編修雍正癸卯順天鄉
試同考官甲辰山西正考官加日講官起居注忽心動曰
母念我也卽日告歸逾年轉病假制撫強起修湖廣通志
母卒侍父鈍最公於斯水學暑請終養許之先生自通籍
以來至於屬纊屏跡林下垂三十年未嘗一日廢學先生
之學務在窮理隨事體念以求自得而未嘗有所標目故
其爲教也平易和樂不立異同眾人易從而賢智者終身

由之無復流弊主江漢書院負篋至者歲數百人循循皆由禮法或問爲學之指第教之立志而歸於因文以見道蓋是時場屋之文務爲浮靡人皆揣摩習熟不復嚮學先生以爲制藝正則人心正而學術有所從出自爲課藝輯題解引伸推廣而究極其本學者於是翕然皆知返而求之六經二三年間楚中風氣爲之一變先生曰可以休矣辭歸益引疾不出著四書劄記二十卷證疑備覽八卷杜詩筆記十二卷菜根精舍詩十卷古文四卷易論二卷四書文已行世者更定改本藏於家先生聞道最早沈潛義理久而彌篤劄記一書剖析微言貫穿洞達自謂生平精力盡積於此已脫稟猶手寫至再往復訂正意趣油然而乾隆丙辰舉鴻博丁卯舉經學皆固辭居母憂哀毀骨立鈍最公年益高事之益謹飲膳非親嘗不進族人貧者頗以

舉火無慮數十家晚年名所居村爲上農布袍竹杖往來
間里望若神仙或與田父野老煮茗道故欣然忘倦因自
比於農學者遂稱澗農先生云鈍最久年九十二無疾而
終先生年六十五卒亦無疾晨起整衣端坐書得其意義
沛乎蒼冥數字輟筆遂逝蓋先生之學深造自得悉由心
悟其爲文章縱橫出沒神明變化於古人之法而主於得
其意義之所歸故自言如此力忠字映川先生少師事之
見萊根精舍家傳

聖清淵源錄第十二終

聖清淵源錄目錄

傳

第十三

道學錄卷八十三

賈之彥

韓逢吉

胡煦

劉榛

劉嗣固

耿埭

胡具慶

裴表

馮惟憲

宋振麟

蔡宣之

潘天成

高玠

王如岳

陳履中

呂濩曾

劉鳴珂

史調

劉宗泗

子青蓮青芝

馮濂

李孝慤

朱用純

陳復平

吳 慎

高 愈

高世泰

彭 鵬

顧 樞

吳 光

王石隱

劉 洵

吳之枚

謝廷賓

周振業

秦雲爽

譚 旭

沈 彤

李 慶箕

第十四

道學錄卷八十四

張伯行

張師載

李榮芳

詹明章

冉觀祖

湯豫誠

第十五

道學錄卷八十五

李光地

李光坡

從子鍾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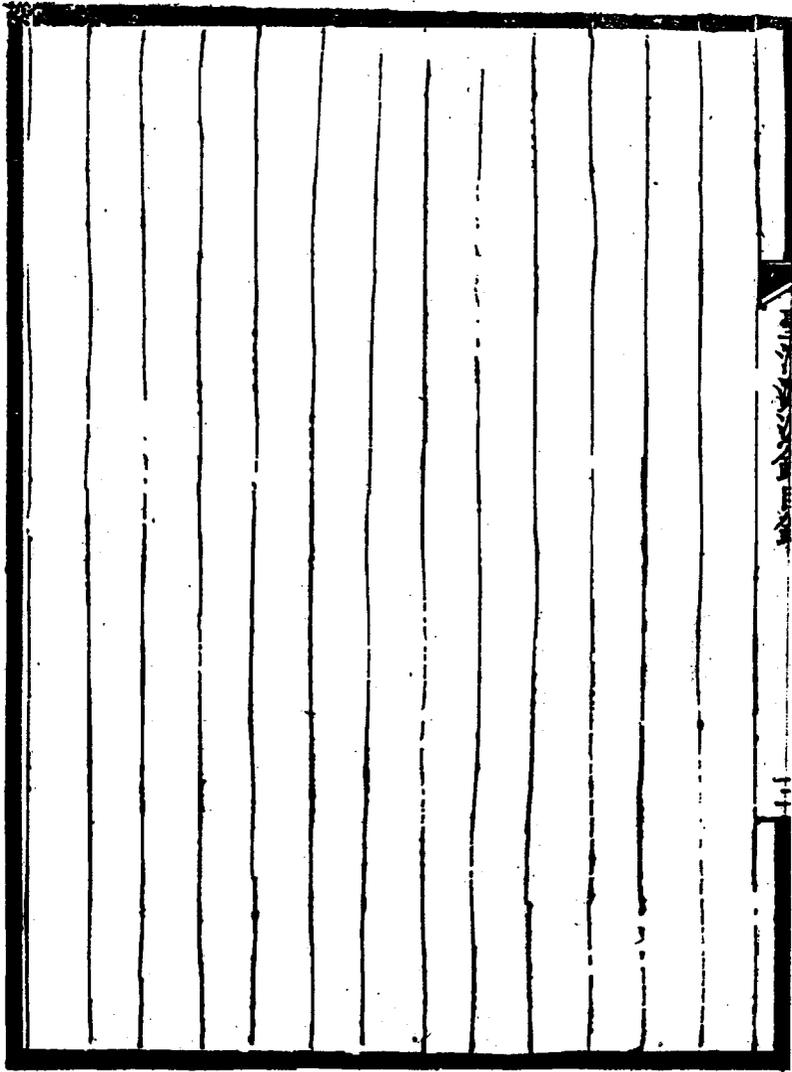
楊名時

王之銳

徐用錫

皇朝詞林典故

通學錄卷八十三



61 B

003-670

聖清淵源錄第十三

道學錄卷八十三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賈之彥

賈之彥字漢公號澶溪洛陽人康熙辛未進士陝西會甯縣知縣政暇時與李二曲先生往來講學解組歸田後建澶陽書齋以教洛中人士與耿逸庵冉蟬庵兩先生講道嵩陽著有恭繹

聖諭條講幼學格言要錄大學經傳要錄等書已刊

韓逢吉

韓逢吉字旋元鄆陵人貢生早孤母梁氏教以義方幼時
言動舉止若成人及長苦志力學以斯道爲己任晚年潛
玩先儒所註經傳每得精奧與從游者講解終日不倦學
者稱爲西齋先生著有四書本旨周易簡註禮記輯要

胡煦

胡煦字滄曉光山人康熙壬辰進士授檢討邃於經學尤精於易直南書房同大學士李光地分纂周易折中仕至禮部侍郎卒諡文良著有周易函書約存十八卷約註十八卷別集十六卷卜法詳考四卷列入四庫全書子季堂字升夫號雲坡仕至直隸總督卒諡莊敏克承家學詳見先正事略

劉榛

劉榛字山蔚商邱人諸生讀史至董子下帷三年不窺園
歎曰有是哉因自謂董園以自勵生平以古人自處好學
深思粹然一出于正孫徵君湯文正皆亟稱之性尤至孝
以不及事父廣庵公爲恨因自號事庵著有虛直堂集女
史韻統

劉嗣固

劉嗣固字正夫光州人康熙乙酉舉人內閣中書少孤家
貧力學年五十四始以五經膺鄉薦自傷祿不逮親遂以
授徒終老教學以經書性理爲本講貫之暇卽覃思儒先
奧旨爲儀封張清恪公所稱賞著有性理大全纂補四書
大全皆散佚纂補易經大全稿十二卷尙存其家未刊

耿 塚

耿塚字錫公晚號問翁襄城人曾任睢州教官康熙甲寅
解組旋里不逾月卒咸豐初耿東山先生興宗輯有中州
珠玉錄不知何以遺之余讀其學庸嚙語四書讀註提耳
兩書明白簡易可爲後學津梁摘錄其略以見讀書煞有
見地非僅口耳之學

胡具慶

胡具慶號侯齋杞縣人康熙庚子舉人乾隆壬戌中明通榜官石泉縣知縣先生幼就程朱書倣呂新吾省心紀自立一編言動隱微得失備誌嘗言為學宜先辨義利義利明然後不汨于俗學著有四書惕中錄讀易自考錄孝經外傳禮記顛詮求志山房文集等書全集未見正學論等篇從文徵錄出

皇朝詞林典故卷之三 胡具慶 表
 道學錄卷八十三

斐 表

斐表字九章新安人居蘆院里因爲號康熙己亥進士隨父館澠池讀曹月川集歎曰一代真儒也弗是之學亦虛生耳後遂肆力於學慨然以斯道爲己任中年筮仕得粵西貴縣時吳逆僭亂或沮其行先生曰甫爲人臣卽規避爲自全計謂所學何旋改溧陽知縣仕至兵部員外郎其學自慎獨而力行仁孝根心順達不窮旣私淑曹月川循其隆緒復矩步於孟雲浦呂明德之芳躅以儉居德以禮善俗呂大司農履恒銘其墓曰先生之德柔惠且直教起於家政施於國爲得其真云

馮惟憲

馮惟憲字慕寅，獲嘉人。貢生。邃於經學，以朱子爲宗。一言一動，必守聖賢軌轍。其教人以躬行爲主，以變化氣質爲功夫。名其齋曰化硯。居著有化硯居文集。

宋振麟

宋振麟字子禎陝西涇化人恩貢生母病目盲振麟曲意
事之日夕以舌舐其目三載母目復明人咸異之爲學博
雅旣而與同邑姚開先羅萬藻討論性命之學吏部檄授
教職辭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亦不起所至人事之爲
經師有大學知止義說二程語錄寶鑑及詩文若干篇

蔡宣之

蔡宣之字德修蕭山人奉父避兵甫出城卽衝散號泣歸
嗣尋見父於隔岸已被執亟攬身入河泗水救之然素不
習水也及岸則父已在又下迺以身死請代死兵亦感動
得兩全去旣而潛心理學有各行從學者甚眾題其門爲
匠門與從兄大敬先生仲光同祀鄉賢云

潘天成

先生諱天成字錫疇溧陽諸生幼與父母避讐相失年十五乞食行求往來徽甯萬山中走且哭每至一村持藪大呼作鄉語觀者輒笑至江西界母金氏自巷中出遂相持哭迎父母歸傭飯以養先生之學以子臣弟友爲主年七十四窮餓以死藁葬惠應寺側遺書鐵廬集五卷

高 玠

高玠字荆襄柘城人康熙戊辰進士中書舍人仕至御史
歸田後講學文正書院人士慕向雁簡雉疏交錯於道著
有三素堂文集讀史管見

王如岳

王如岳號四水洛陽人康熙丁丑進士性孝謹宰龍巖諸所敷施胥如朱子知南康軍時政教在閩所得士如謝允登潘士錦廖溶等皆授以朱子心法而其立教之宗旨直指本體俾其居敬窮理深思而自得之蔡文勤志其墓曰世遠生朱子之鄉志洛閩之學而得所宗主則自受業四水先生始著有四水文集

陳履中

陳履中字質夫商邱人康熙辛卯舉人官甘肅糧道周覽朔方長城凡數千里建置沿革疆域形勝與夫營壘亭障戰守屯戍之宜詳爲一書又著河套志暨四書臆解性理詮四書三傳合考金石文字記宋州人物志

呂澹曾

呂澹曾字宗則新安人康熙癸巳舉人祥符教諭善音韻
訓詁之學著古唐詩可毛詩可力園詩草又本忠節公日
月燈爲韻可二十四卷魯曾煜序之曰此暗室一炬可爲
近代曰通曰轉不師字母者發大光明

劉鳴珂

先生名鳴珂字伯容蒲城諸生自少有志聖賢之學大抵以正心誠意爲指歸其於天人理欲王霸儒釋之分辨之極精闡然自修不求人知康熙壬申歲大荒就食延安日傍柏林寺古柏袖書披讀寺僧異之問曰乾坤何等時也求生不得讀書何爲曰該餓死不讀書也死不該餓死讀書卻不得死其時有富翁路姓欲延先生教子而辭其師馬姓者先生曰君延我我生辭馬馬死甯我死耳辭不就未幾馬病死乃延先生先生又曰馬先生韓城人韓亦荒今馬死妻子歸亦死不歸亦死君能養其妻子待年豐並其柩送歸我卽應君否則否也路聞先生言益欽服學生值日支應馬妻子閒有惰者輒責之於是馬妻子得不死友人死無所歸先生爲之殮其志節如此潛心程朱隨處

體認有所得輒筆之於書父克佐嘗有句云借問當年程
伯子觀物何似靜中天母和苦撫羣孤化及異類哺雛雞
死他雞代哺如已雛卒各成蓋先生之學其來有自嘗曰
古人高山景行處處皆是吾仁厚不及吾父寬洪不及吾
母沉靜淵默不及吾弟一門之內皆吾師也況古人乎又
曰天地人物本是一箇物只是多一殼子耳旁註云壬申
避荒至洛邑卧於大樑之下仰觀天俯察地悠然有會因
援筆書此又曰論心便有人心道心大學明德則以心之
純乎道心者言又曰心者理氣之會也氣之精明在此理
之凝聚亦在此又曰精義所以爲集義之地徙義所以盡
集義之事又曰伊尹樂堯舜之道卻變揖讓爲征誅非精
一工夫到極頭處如何做得此事出又曰曾子曰與朋友
交而不信乎又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博約工夫俱資友

以成離卻信字講學輔仁終有不盡處又曰孟子論友發前聖所未發說不挾貴直到天子友匹夫說取善直到尙友千古眞石破天驚之論道理卻極平實極精當又曰人生百年瞬息俗事不得不應俗人不得不接但精力有限義皇以來之心法並未得貫徹於一心而髮已白齒已動搖尙與碌碌者輩討生活耶古人杜門謝客不爲無見至論陰陽禮樂精微之致尤多允當明晰足補先儒所未備卽此可見先生所學之深矣所著有硯身集大中疏義又有易疏義古文疏義唐詩疏義惟硯身集行世

史調

先生名調字勻五號復齋華陰人父克嶷明武清令標之
季子先生幼篤謹長潛心經史康熙庚子鄉捷後得王復
齋集讀之恍然曰讀書非爲科名已也將以求其在我者
遂立志以聖賢爲師搜近思錄二程遺書及薛胡諸儒集
日夜勤劬自衣冠居處之細及應事接物咸恭恪有法度
居華山雲臺觀二十餘載教授生徒四方從遊者甚眾崔
虞村中丞重其學延掌關中書院後謁選得福建仙遊令
至則設學行才三則取士聞有孑然特立足不履公庭者
從一奚奴式其虛觀者不知爲邑宰也簿書餘暇卽與諸
生講學建書院置膏火以獎勸多士折獄惟恐下情不達
不輕事笞杖其他救荒緩征賑窮懲盜諸惠政不可枚舉
竟以柄鑿不入十閱月而告歸嘗言士人立身大節出處

皇清游初錄卷三
二
去就胡可苟同流俗蓋其不屑不潔養之誠有素也歸田
後主講臨潼橫渠書院教人以存心立品辨明義利爲大
端零川王巡泰實出其門沒之日孫酉峯先生表其墓曰
史君急流勇退有勁骨有恒心足以羽翼關學云所著有
志學要言從政明言鏡古編雜著語錄共若干卷行世

劉宗泗

青蓮青芝附

劉宗泗字恭叔襄城人康熙庚午舉人兄宗洙廣傳皆以
殉母前喪恭叔以一身支柱門戶撫育諸孤教子姪於制
舉外讀宇宙綱常名教之書友四方志節學問之士以身
爲型以義爲方六子薰陶德義孝友傳家蔚然爲一方望
族著有抱膝廬文集子青蓮青芝蓮字華嶽歲貢生弟芝
館選留都蹋雪二千里走視之入門相向哭失聲計別纔
一歲耳芝遂乞假歸不復出著有七一軒稿耦船題跋古
今孝友傳學禮闕疑等書芝字芳草號實夫康熙乙酉舉
人性至孝己丑後以父母老遂不與計偕凡十有七年父
母歿與兄蓮友愛益篤雍正丁未當謁選不忍離兄兄責
以大義始行是科成進士入翰林以兄念之入都遂偕歸
以讀書著述爲事晚號江村山人乾隆乙亥卒年八十一

著有尙書辨疑學詩闕疑周禮質疑史記紀疑史漢同異
是非續錦機等書刊入劉氏家傳集行世此父子兄弟以
德行著述傳者

馮 濂

先生名濂字周溪甯晉人故明大司寇英之元孫也少時寡言笑而內多慧聞人性皆善語輒欣然若有得祖端祺異之遂命名濂而字曰周溪蓋以周元公之無所因承而繼學者期之也弱冠補弟子員旋食廩餼四試畿闈不售以恩貢補學正安貧自好不汲汲於仕進其讀書一遵朱子之法以居敬窮理爲務日用飲食動靜語默整肅不苟教人必由小學始不紛紜亂講有未慊此而問彼者先生曰此猶未得何遽多求嘗以中庸尊德性道學問章句數語書置座右終日晤對於周易則專取本義謂諸家總不如朱子之潔淨精微實得四聖心傳日讀一卦十旬一周往復無閒至老如一日遊京師名公卿皆嚮慕就見未嘗投刺先謁也所至以發蒙育德爲己任量材設科蔚然有

成高相國東軒從先生幾二十年嘗迎至江蘇織造署朝
夕觀摩請業如少時樂道忘勢人尤傳爲盛事年七十有
四衣冠端坐而逝北學編云

李明性

李孝愨先生以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卒葬有年矣其子堪登康熙二十九年庚午鄉書明年試禮部既歸而嫡母馬孺人卽以是年閏月又卒與先生合葬服闋慨然曰禮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並亡誰當讀者客有以予所著口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二書餽之讀而悅然卽束裝越三千里就予受樂凡三日盡得舊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十二律諸遺法去且能正予書譌謬二十餘字瀕行再拜曰先孝愨儒者也不孝身親凶功已一十五年未有片石填土中而先慈從之幸而封甫乾將復琢柱於壟傍且以麗牲先生其可無一言褒施之乎予曰然按保定多儒者容城孫奇逢以奇節講學蘇門閒祁州舉人才包聚生徒里閭先生獨篤行卻

講謝弟子謂學貴實踐合內外期於有用乃闔門從謹身
始型於家惇於所親漸以及邦人邦人信之大率貌樸而
莊衣布袍覆瓦壘巾或高胎絨巾而禮容溫然言論伉直
而訥訥不卽出性嚴介而予人以和當太公在時雞鳴盥
漱率馬孺人拜於庭然後登堂聽寢聲徐徐問安顧太公
春秋高日必五六食每食必燥溼甘苦察所宜手捧持之
會天寒雞鳴而起淪豕羹於稷稻之間先然鐙於堂反持
羹而燈已熄念置羹取火羹必寒如何正徬徨閒而鐙燼
忽然若神助者或曰此孝之感云至其自奉則礮糧連屢
作糞和菜菹而沃以沸水頃刻一二盃不知其麤也先生
嘗慨世儒悻詭求身心不實舍求事物乃求事物又不實
徒窮致物理於古所編摘之書而註事說物益復不實乃
遂屏棄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赤皆斥之爲舍

已爲人之事然則學亦安用矣因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學又感五公山人王餘佑大節與之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鑑事蹟可施用者顏習齋者博陵儒也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究竟彷彿班氏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乃謂先生崇實學與其說合齋宿過先生先生不與見旣而見不答先生於諸客之過未嘗不答而獨不答於習齋卽習齋亦不以先生不答而不之過嘗過先生值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先生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願習齋籍博陵而寄儗於蠡城之東村先生由里居之鄉由鄉之里居必經習齋門不一入也然而先生遇雖疏終以其學切實遣子瑛與游瑛雖秉家學然亦學

其所學云先生諱明性字洞初孝慈者學人所易名也少與兄成性弟盡性皆叅縣諸生有聲譽鼎革初先生不出試客有以出試勸先生者先生飲之酒既醉浩歌使客不得言順治八年兄以 覃恩貢於廷授府判官而是年

恩詔郡縣舉學行兼優一人時已推先生先生辭之初居城東曹家叢園田令下廬舍疆畝皆受園於旗獨奉太公入城居太公卒復奉母居鄉之賸廬及母又卒而兄弟之子有不幸者復爲之經理遺幼往來鄉城閒嘗在邑里修比師閭長之教凡婚喪祭祀養老讀律必躬帥盡禮而其

在鄉則出民入民各有程度暇卽與鄉人較射每鉤弦目光箕張鄉耆老見之輒流涕曰李二公少時嘗崇禎之季羣盜蠡起二公從太公帥鄉人保守戒勿爲盜鄉人感之卽他盜過二公門插幟門左禁勿入當是時二公揮利兵

用長木箭跨生馬疾驅可敵萬人惜今不見也

朱用純

朱致一名用純江南崑山人父集璜諸生貢太學 大兵
下江東城陷不屈死致一恫焉慕王褒攀柏之義自號曰
柏廬隱居味道以諸生老其學確守程朱知行並進而一
以主敬爲程長洲徐昭法與致一爲通家友屢以書問學
答之曰竊觀吾兄酬應人倫微喜諧謔雖無損大節
要非君子所宜爲何者書云德盛不狎侮身狎侮其職不
修心狎侮其體不立孔子曰修己以敬己非外人物而爲
孤子之己修亦非外人物而爲偏寂之修故一修己而人
安百姓安矣若視它人一分可忽便是自己一分學力未
到蓋聖賢實見人之與我此心同此理同吾無可驕於彼
彼無可爲吾所忽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共知與能及其
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夫又何可忽乎哉夫又何

可忽乎哉狎侮之心畢竟起於忽人忽人之心畢竟起於不自修未見自修之至而猶恐忽人者也此溫恭克讓所以爲堯之德溫恭允塞所以爲舜之德也昭法又言先須發悟而後可以言學致一曰聖賢之道不離乎事事物物卽事事物物而道在卽事事物物而學在苟欲先得乎道而後言學則離道與事物而二之亦析學與道而二之矣朱子曰人須是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然後可到易簡地位若先以易簡存心便入異端唯卽事物而達簡易之理故應天下之事接天下之物不覺其煩難若舍事物求簡易則雖應一事接一物便覺煩難不勝紛錯聖賢之學無過一敬敬猶長隄巨防滴水不漏敬之至也一敬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能事畢變通鼓舞盡利盡神希聖希天之學俱在於是致一居平精神甯謐動止有常晨起謁家

祠退卽莊誦孝經數徧手書其文教學者置義田修墓祭
贍宗族友愛諸弟白首無閒遇事變斬然不撓自言識得
天理熟當機立應如離弦之矢更不擬議更不矜張何思
何慮行所無事康熙十八年或欲以博學鴻儒薦固辭乃
免其後有司欲舉爲鄉飲賓亦弗應居家投徒講學來者
必先授以小學近思錄繼進之以四子書每歲孟春率諸
弟子行釋奠先師禮禮畢講四子書一章進止肅恭誠意
激發興起者甚眾已又患學者空言無實得復作輟講語
反躬自責言多痛切其論學未嘗爭持同異曰知所當知
爲所當爲可矣它非所暇也三十七年卒年七十二前歿
之三日設先人位彊起拜於堂曰吾可告無辜於先人矣
顧弟子曰學問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勉之有愧訥集及大
學中庸講義行於世無子以弟之子導誠嗣

陳復平

陳復平字虞章海澄歲薦士也少孤哀毀骨立事寡母以孝聞順治乙酉海寇踞澄欲羅致之利飴威脅皆不屈賊怒囚之八日伺懈得脫載木主負母逃於金砂寨乙未賊破金砂得之脅以從不可殺其妻蔡氏以脅終不可賊義而釋之甲辰以海氛不靖遷沿海居民於內地復平僑居郡東與生徒講明正學先品行而後文藝親戚乏者分束脯贍之播遷之餘耕具多缺復平鬻產分給雖困不悔展復後捐廩以修學宮置祀田築潰隄鄉人賴焉生平不事干謁年八十猶鍵戶窮經學博養粹卒祀鄉賢

論曰陳復平可謂有道矣身可囚妻可殺而賊必不可從此之謂志士與生徒講誦程朱先德行而後文藝此之謂正學孝親敦族至老猶鍵戶窮經不事干謁一舉

一動皆足型方訓俗明經二字復平無愧焉

吳慎

吳徵仲名慎江南歙縣諸生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盡心於孔曾思孟宋五子著書三十餘種其行世者有周易粹言大學中庸章句翼論學以敬爲主故號曰敬庵初游梁谿於時主東林書院者爲高先生彙旃先生名世泰忠憲公從子恪守家法化導不倦徵仲與其州人汪文儀施虹玉無錫張秋紹等同受業高先生春秋釋奠畢升堂卽席以次開講威儀儼然見者莫不欽容傾聽也已而歸歛會講紫陽還古兩書院興起者甚眾老於家文儀名燧居徵之金城里年十六卽手錄先儒書朝夕觀省旣長篤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所著書甚具一以雒閩爲宗其讀易質疑尤見推於時卒年七十四虹玉名璜休甯人初爲舉業詣府應試入紫陽書院聞鄉先生講學瞿然曰學者

當如是矣。遂棄舉業發憤自力於躬行。已而書院會講皆推虹玉虹玉先一日肅齋戒至期攝衣登座務設誠以感人。教學者九容養外九思養內以造於誠。學者翕然宗之。已而游梁谿事高先生將歸與高先生期某年月日當赴講。及期高先生設榻以待。或曰千里之期能必信乎。高先生曰。旣生篤行君子也。如不信者吾不復交天下士矣。言未旣虹玉挈其子僮囊至矣。著思誠錄小學近思錄發明行於世。秋紹名夏隱居菰川之上。孝友力學。初受業於馬文肅之門。已而入東林書院。其爲學先經後史。博覽彊記。而歸本自治。高先生旣歿。並推秋紹主講席。湯文正爲巡撫。至東林與秋紹論學。躋之邀。至蘇州學宮講孝經小學。退而著孝經解義小學淪注。又考先儒遺書著雒閩源流錄。卒年八十餘。

高愈

先生諱愈字紫超無錫忠憲公之兄孫也十歲卽知向學
 日讀忠憲公遺書及先儒語錄謹言行嚴取舍植身艱苦
 嘗曰士求自立當自不忘溝壑始晚年窮困餒粥七日矣
 方挈其子登城眺望充然樂也張清恪公巡撫江蘇延主
 東林書院講會先生以疾辭年七十八卒嘗撰朱子小學
 註又著周易偶存春秋經傳日鈔春秋類春秋疑義周禮
 疏義儀禮喪服或問

高世泰

先生諱世泰字彙旃無錫忠憲公從子也少侍忠憲公講席體認有得尊聞行知篤守家學晚年以東林先緒爲己任葺道南祠麗澤堂於梁溪一時同志皆遵遺規祁州刁包等相與論學學者有南梁北祁之稱孝感熊文端出先生門下曾與東林講會歛人汪學聖者援儒入禪旣至東林乃悟前非徽州汪知默陳二典胡鼎江佑吳慎朱宏施璜輩講朱子之學於紫陽書院因汪學聖以問學東林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

彭鵬

先生諱鵬字奮斯號無山莆田人舉人耿精忠叛凡九拒
 偽命卒得不污賊平厯官至廣東巡撫其各奏疏書牘侃
 侃無所撓屈清苦刻厲罷官後貧無以存活云著有古愚
 心言八卷

皇朝詞林典故卷五 彭鵬 鳳樓 三 通學錄卷八十三

顧樞

先生諱樞無錫人端文之孫也從高忠憲講求朱子之學
入國朝韜形遁跡不入城市不赴講會淹貫五經尤深
書易晚爲易稿折衷至當心體躬行而已嘗論明儒服膺
辭胡而謂陳王不免有差又曰端文主無欲忠憲主格物
並直接宋儒其志趨之正可知矣

吳光

先生諱光字與嚴號野翁武進人著有弄丸啜一卷大學
格致辨一卷論孟合參一卷中庸臆說一卷讀書錄鈔二
卷五願齋文集耕娛集遂初集野翁日錄共若干卷而易
柏十箋象數義理兼詣其極

王石隱

先生失其名石隱其字也浙江人三魚堂日記云識莊甫以太倉王石隱書來並致所刻說文論正十二本石隱書自云此書十年靜悟十年考正彙成三十萬言誠字內所未有之書亦字內不可少之籍其自喜如此莊甫言石隱少習醫壯而友桴亭確菴乃勉於學二子皆兄事之其學不從入股入而能刻勵成一家言

劉洵

先生諱洵，蕺山先生之子也。蕺山先生死，明唐魯二王皆遣使祭蔭，以官先生皆辭之。既葬居蕺山一小樓，二十年杜門絕人事，考訂遺經以竟父業。通家故舊亦峻拒之，或勸之舉講會，不應。臨卒戒其子曰：「若等安貧讀書，守人譜以終身足矣。」所卧之榻，假之祁氏，病強起，易之曰：「吾豈可終於祁氏之榻。」

吳之枚

吳之枚字卜臣江南無錫人世居邑之間江少喪父家貧年十八未知書味採樵以養母會以逋賦爲縣吏所辱或云爲弟子員則可免乃發憤讀書孫祁雍誨之作文之枚晝夜苦讀食止粥一盂齋數莖秦道然聞而餽之食之枚笑而卻之繼登道然門之枚性素魯道然授以高子遺書一見有省服膺終其身

○謝廷賓

公諱廷賓姓謝氏幼字稻孫別號逕庵太學生其先晉祭酒公諱衡始居會稽之始甯至宋簡與公諱造任台州同知遂家焉十四傳爲長二公諱某奉泰和皇太后命避地於餘姚之第四門村爲公之始遷祖七傳至原廣公諱廉以曾孫文正公諱遷貴贈如其官由贈公五傳爲公之高祖南睦公諱德榮曾祖元軒公諱一可化以孝行著祖玉華公諱遴升以耆德重於鄉考耿章公諱彥禕庠生沈毅有大略妣王孺人公生而穎異八歲誦書過目不忘長善屬文獨不利於試師叔祖文誠公嘗訓公曰學者當思置身古人中作何等人公悚然敬受遂慨然有志於聖賢明體達用之學而尤切切以經世爲務顏其齋曰願學農父講貫由經史旁通百家於兵農錢穀及歷朝典故生民利弊

一一洞悉其原委一日過山陰證人書院謁劉忠端公像聞良知家言頗惑之歸手鈔傳習錄擬奉爲心法旣而反覆於紫陽語類諸書乃恍然曰道脈之正在是矣今而後吾其無負於願學之志乎自是心究力踐所造彌醇公旣不得志於有司於是體明道愛物濟人一語欲出而驗諸實用戊午遂南游入安溪幕時耿逆餘燼尙熾賊數出剽掠州縣公在圍城中令適往州眾懼公投方略城守某督兵民登陴飛書促令歸先是有盜林某嘗受僞命多不法令欲按治或稱其技勇慮激變公曰此中多英豪可折簡致林至與語果非常人公披肝膽示林林遂屈服至是公密檄林率死士十八人護令入城賊怒發礮聲震天洞空雉堞令惶怖計逸去公毅然曰官守死職義也公卽脫獨不爲全家計乎乃伏兵夾擊賊遁去城賴以全林家萬

山峭壁間公嘗過其廬以大義激勸之林爲感泣然次年賊再至城卒陷時公已告歸而林亦莫爲之用矣庚辰遊京師館戚晚索相公家不合去金大成者誠慤士也銓成邑典史貧不能赴公曰治有大小官無尊卑但期實惠及民耳卽資之借入秦邑凋敝甚公首條於令緩其征民競傳神虎爲患公笑曰人虎耳迹之果獵戶斲木虎足印地攫財者抵其罪夏旱蝗令欲禳之公曰邪術能格天乎爲文告城隍神翌日蝗盡投水死俗強悍馴以絃歌風丕變隴士之儁若汪仍陳藻等並執弟子禮至四民皆稱公夫子雖傭隸遇公於途必拱立起敬德化之移人如此公狀貌奇偉少習手搏絕倫旣棄去工楷篆爲詩文直抒己見不規規摹前人事親至孝居喪哀毀循禮終三年不酒肉御內待族人恩禮不衰尤不妄交與自忠端公孫惕庵姜

公子學在外落落無幾人晚年唯與汪孝子鑒爲忘年交
生平闕佛極嚴鈔書及仙佛字輒漫去他如巫覡堪輿子
平姑布凡不衷於聖者一切屏絕浙江儒者何王金許而
後咸以洛閩爲宗自王文成首倡良知之說諸狂且和之
卽戢山證人不免鶻突生其鄉者耳孺目染汨沒不得出
公獨巋然築紫陽之隄以遏其衝雖橫流潰決一手不足
以障之亦可謂豪傑之士矣配馮孺人素崇佛以公故遂
終身不誦經先公卒公生於順治己丑卒於康熙己亥年
七十有一耐葬於費家灣祖塋之右生子五長起龍次某
某孫五長秀嵐次某某憶乙丑之秋或以梓姓名告公且
述梓一二迂闊事公喜曰卽此見吾道之不孤也公歿十
餘年孫秀嵐奉其考蕉軒公所譔行狀屬銘於梓公固嘗
知予者因志其略爲之銘曰

東山之英兮驥莫售兮同谷發軔兮民其瘳兮姚江之濤
兮蛟怒噴兮四門砥柱兮風不奔兮費灣之巖兮雲黯黯
兮維公之宅兮鹿不犯兮

周振業

余癸卯南闈網羅才俊最後所得卷尤根柢理學蘊聖賢之淵微發古今之宏深其風俗益近乎古而光芒愈出而不可窮者曰周子振業願其卷後出解額已定遂屈置副榜予時時引爲已過而周子老不獲雋家又極貧猶往來燕楚間纍然自力於衣食廢其身終不可用乃歸而杜門又三數年卒以窮困勞苦而歿歿之後數月諸孤與從游之士將會葬於同里祖阡之別穴來請其墓上之文以表其風素予方以不克舉賢爲周子愧願今親表其墓石觀於周子之學之行不肯同於千百庸眾之爲卒使抱其志以歿則予之所以愧周子者滋無窮也周子字右序一字意庭振業其名世爲吳江人父昱祖廷祉本生祖廷禧曾祖宗建明監察御史天啟初疏請誅魏忠賢郭鞏及奉聖

夫人之再入宮也與給事中侯震暘極諫語尤危切客魏
交懾噉工部主事曹欽程誣劾逮繫詔獄竟以身殉當是
時直聲震天下顧其家無尺寸之庇右序幼時貧不能具
束修其父母更督教之稍長衰然有忠毅祖風其讀書以
反經正誼爲功故其講學必以誠敬爲主闡洛閩之奧突
闢姚江之門戶其大較也以爲仁由親始故其行義先盡
事親之道以遞及於宗族鄉黨方其父孝昌先生早卒右
序衣敝緼羈旅關河以事母吳孺人而不見其難弟妹貧
寡日分給以館穀而不見其少恤人之患難周人之急經
紀人之喪禦人之侮展轉於寒暑雨雪跋涉顛躓於風濤
鼎俎之下而不見其勞宜其及門之士於右序之歿爲之
咨嗟涕洟悲吟思慕欲以其不朽者相與沈淵樹山謂右
序之神明直寄焉爾也右序生於順治十七年正月五日

卒於雍正八年十月十八日壽七十有一娶吳氏繼娶顧氏子男五人孫男六人右序平生著述滿筐篋其友許甘泉陳狷亭陳雪川及其從弟漢甸皆先右序卒以是其詩古文無論次而傳之者然右序既已不見用於世而精英之所發又日醅而肆則今雖無傳後必有傳者予獨因其及門所爲狀摭其大端書之於墓云

秦雲爽

先生諱雲爽字開地錢塘人著有紫陽大旨八卷專爲糾
陽明朱子晚年定論而作也分入門曰朱子初學曰論已
發未發曰論涵養本源曰論居敬窮理曰論致知格物曰
論性曰論心曰論太極陽明之論亦間附載以互證

譚旭

先生諱旭新建人著有謀道錄謀道續錄蓋隱居未仕守程朱之學以教人者也其論斥王庭理學辨曰偶過坊間見王言遠理學辨悅其名也購得之時一披覽百孔千瘡殊不可耐據其所言宋代直無完儒異哉邪說之害道一至此乎如以混沌言太極以心知言性以用言道以心言理天人看作兩股內外判成兩截甚至周子無極等說程子性卽理等說邵子道爲太極等說張子鬼神二氣良能等說都一例譏彈而其闢朱子也尤甚又謂釋氏見性成佛與中庸未發之中相似又謂吾儒體認未發以前氣象與禪家不思善不思惡時看本來面目相近又謂老子是易之坤道儒者是易之乾道和合三教全無義理其他支離破碎非聖叛經並取陸王之學者尤難縷述云云

沈彤

沈彤江蘇吳江人自少力學以窮經爲事貫串前人之異同折衷至當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報罷與修三禮及一統志書成授九品官以親老歸彤淹通三禮以歐陽修有周禮官多田少祿且不給之疑後人多沿其說卽有辨者不過以攝官爲詞乃詳究周制撰周官祿田考以辨正歐說分官爵數公田數祿田數三篇其說自鄭注賈疏以後可云特出又撰儀禮小疏一卷取士冠禮士昏禮公食大夫禮喪服士喪禮爲之箋疏足訂舊義之譌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訂正經學之文若周官頒田異同說五溝異同說井田軍賦說釋周官地征等篇皆援據典覈又撰春秋左氏傳小疏尙書小疏氣穴考略內經本論卒年六十有五

李夢箕

李君夢箕字季豹閩之連城人年十五而孤方是時師役繁興箕斂無藝君莞莞於兵燹艱困之中獨精進學業雅知崇尙朱子一破明李狻猖誕怪之習故其爲文卓有繩準旣補弟子員食餼值耿逆叛卽脫儒冠著犢鼻自屏深處慨然曰長鯨激浪會當暴顛士君子豈宜使波瀾泥沈耶 大師定閩君乃出歲庚午省試同考得君文以爲寸珠片玉而竟不售乙酉始領歲薦性介潔不通干謁自號穩卧先生其教人輒言爲善最樂人忽之曰素聞矣曰爲之難汝爲之否乎繼善成性善之原仁義忠信善之實利善之間幾也善不擇則不明不固執則不能得而弗失問曰其樂何如曰不愧不怍曰孰與孔顏之樂曰熟之而已矣家苦儉然至於施捨則稱力未嘗有所吝或事倡於人

亦必竭力襄之曰苟利於物惠無小也能成其惠不必出於已也歲丁丑邑大饑民相聚劫掠有司不能禁過君門則相戒曰毋犯李先生家事兄如嚴父撫姪如子每語諸子以氣質之偏使知變化易簣時謂所親曰吾生平竭力檢身將無有不及省者第言之得聞過而終亦云幸巳年八十一神魄清整端坐而逝所著有四書訓蒙穩卧軒詩文集若干卷

論曰余見君仲子孝廉圖南京師嘉其志尙與之語窮理修身之學圖南因備述君之學行而請爲之傳余嘉君以諸生獨能明大義戢景藏采於豨奔豕突之時惜乎其不究於用也

聖清淵源錄第十三終

聖清淵源錄第十四

道學錄卷八十四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張伯行

先生河南儀封人姓張名伯行字孝先號敬庵學者稱儀封先生從所居邑名之也先生七歲入小學恂恂有儒者氣康熙乙丑成進士讀有宋五子之書以聖賢爲必可學有毅然遠紹之志一時學者歸重焉甲戌改中書舍人丁父喪越三年建請見書院於邑之西郊與鄉人士講明正學奮興者甚眾己卯夏大雨北關隄決水汎溢入邑中居民憂之先生募人夫囊沙土填築得無患總河張公鵬翮異之題赴河工效力以勞績懋著遷山東濟甯道值歲荒傾家財運穀以賑并載錢及棉衣數船分給凍餒者俄有

旨賑濟先生奉檄賑汶上陽穀等縣以擅動倉穀數萬石將挂彈章因申辨其略曰賑濟乃奉 恩旨非本道敢於擅動也動倉穀以推廣 皇仁非希圖名譽也救濟饑民非私侵肥己也使奉 旨賑濟不動倉穀坐視各州縣之流離死亡而不救倉有餘粟野有餓殍本道之罪其可追乎昔漢汲黯過河內以便宜持節發粟賑貧民武帝賢而釋之今本道以擅動倉穀題參理應順受第恐將來山東各官皆以本道爲戒視倉穀重民命輕害有不可言者矣事得寢在濟四年多惠政於河務尤盡心灑河每當秋溢淹民田數十萬頃先生疏濬宏深又築五岔口使鄆城等十五州縣皆安流士民至今尸祝啟利運闢注水南旺糧艘得遄行遷江甯司臬 聖祖南巡以先生爲江南第一清官徧問大學士督撫以下皆推獎無異詞 天顏大

悅曰汝等何莫保舉朕保之將來居官好天下以朕爲明君若貪贓壞法天下笑朕不識人至松江投福建巡撫入閩值旱荒疏請動支庫帑買米賑濟民得不饑而永安漳平無賴陳首魁吳海等煽誘愚氓竄山谷爲孽先生密諭漳守趙完壁撫平之衰廉糾墨訪猾吏奸胥之爲民害者悉中以法由是訟庭一變教化大行崇獎孝弟嘉惠農商置社倉興積貯建龍峯書院延九郡一州才品卓越行誼端方之士讀書談道其中爲明體達用之學設藏書樓置古今經籍四百六十餘種膏火之資捐荆獨厚視山左時所建清源夏鎮濟陽數書院又迥不同矣福州有所謂五帝者瘟神也廟祀徧城鄉土人惴惴崇奉先生悉毀之或改爲義塾祀朱子覈省城尼僧令所親贖回匹配其崇正關邪多此類云在閩三載風聲日上 當宁以江南重地

移先生巡撫江蘇庚寅春抵任適淮揚一帶荒歉疏請海
高等縣暨徐州之食軍民設法賑救又以江蘇等屬帶徵
災漕一年完年半之租民力不贍請暫緩以紓其困皆報
□可上動帑平糶疏與閩事先後一轍但拜疏卽日舉行
謂臣因災黎窮迫恐俟 命下部文往返遲延時日專擅
之責伏望鑒原□旨嘉納之是夏赴常州會審欽件多所
平反與總督不合總督者嚙禮也性奇貪以先生扼吭未
敢動先生直己行道興除舉劾如恐不及嚙禮惡之每掣
肘不得行所志先生以疾辭請解任奉 旨張伯行操守
清潔立志不移朕所深悉江蘇重地不得以衰病辭因勉
強復視事辛卯秋江南大比物議沸騰姑蘇士子迎財神
入文廟事 聞 詔尙書張鵬翮出偕江南督撫案驗先
生奉 命如揚州會鞠弊端畢露總督故驕橫張威勢欲

遇之夙熟視莫敢撓先生奮然上疏劾督臣抗 旨欺
君營私壞法請正 國典以彰公論其略曰 皇上臨御
以來內外臣工罔不奉法兩江督臣禮受豢養不爲不久
蒙委任不爲不專稍有人心自當仰圖報效不謂督臣自
履任後文武屬員逢迎趨附者雖穢跡昭彰亦可包荒藏
垢守正不阿者雖廉聲素著難免吹毛索瘢此在 聖明
睿照之中無容臣再爲贅瀆可異者江南今科鄉試盛傳
總督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臣以督撫藩司皆 朝廷
大吏豈有喪心病狂至於如此之極迨後榜揭不公主考
臣左必蕃疏內有或發督臣嚴審之語又聞總督要銀五
十萬兩保全無事臣雖未敢遽信固已心竊疑之及奉
旨會同察審則舉人程光奎吳泌供稱關節是實藩司書
辦李啟供與家人軒三買賣舉人是實督臣大怒不容直

聖清洪武金錄卷十四
三

言臣再三勸解歷詢諸犯皆有確據及提訊軒三語多曖昧事涉督臣夫 國家設科取士以供將來任使必科目之中有正士斯 朝廷之上有正人我 皇上諄切訓戒以期風清弊絕不謂賄賂公行自有 制科以來未有江南辛卯之甚者奉 命徹底詳察而督臣必不肯詳察奉 命嚴加審明而督臣必不欲審明推其抗違 聖旨始終庇護之故則以前通同監臨提調攬賣舉人以後要銀五十萬兩保全無事之說情眞事實不爲無稽之浮論矣其欺 君壞法之罪督臣雖百喙奚辭若不請 旨解任一併發審而通同作弊之人爲奉 旨察審之人眞情何由得出 國法何由得伸哉故自督臣震怒之後至今要犯一名不能提眞供一句不可得皆由督臣驕橫之氣足以震懾人心臣實有欲提不能欲訊不得者不得不大聲

疾呼煩瀆 聖聽我 皇上明見萬里無微不至而督臣
敢於欺 皇上 皇上待督臣高爵厚祿何等隆重而督
臣竟忍負 皇上擅作威福賣 朝廷之官賣 朝廷之
法復賣 朝廷之舉人惡貫滿盈兩江之人知之在朝之
人知之天下之人無不知之祇緣權勢赫奕莫敢攫其鋒
以賈禍臣非不知此言一出天下之人無不爲臣寒心但
臣自念一介豎儒候補中書數年之間超遷巡撫受恩之
深無過於臣圖報之難亦無過於臣故在督臣敢於欺
皇上負 皇上臣則斷不敢顧慮身家長避權勢同爲欺
君負恩之人貽譏天下後世是雖言出禍隨亦所不惜
況臣之功名予奪出自 朝廷性命死生亦有定數督臣
雖甚殘險亦豈遂能加害無辜臣又何憚而不言哉仰祈
皇上下大奮乾斷將兩江督臣禮解任發審俾狐鼠之輩

失所憑藉而承審之官亦無瞻顧庶真情得出 國法得伸振千古之綱常培一時之士氣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將見天下後世咸仰 聖主除奸燭弊之神明億萬斯年永享 國家賢良喜起之福澤矣疏入噶禮亦誣先生他事以互訐俱解任 詔遣張鵬翮赫壽並按之士民聞先生解任罷市輟業扶攜集公館號泣失聲環當道籲保留蒼黃奔走數十日山蔬野品各持獻不受則膝行前曰公在官止飲江南水今將去無卻子民一點心固跪弗起先生亦弗能遏也五月審案上以先生所劾全虛例革職治罪噶禮免議部覆如之 詔尙書穆和倫張廷樞再出確審審如前覆奏部議又如之 聖祖以先生爲天下清官第一此議是非顛倒 命九卿臺諫矢公據實再議九卿持平上 聖祖復諭曰治天下要於至公朕御極

五十年諸事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
噶禮操守朕不能信微伯行在彼江南股削半矣朕自幼
讀書研窮性理如此清官不爲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
而凡爲清官者何所賴以自安乎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
制定再遣往審與前無異汝等旣係大臣知張伯行清官
當會議時何無一言及朕有諭旨始同聲贊其清亦已晚
矣汝等體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無所畏忌則海
宇享昇平之福翊日命先生仍留原任噶禮革職科場
作弊諸人尋亦正法有差方是時噶禮聲勢蟠結浩大舉
朝莫不悚息而先生孤忠獨立自分無救不意當宁撥
瞻霾而揚日月得至於斯也江左士民歡聲徧郊野勝於
門曰天子聖明還我天下第一清官焚香結綵拜龍亭
呼萬歲者至數十萬人復有數萬人赴京師暢春園跪疏

謝恩願各減一齡益 聖壽萬萬歲以申眞實感激之誠
而闔省士民亦不謀而合若赤子之慶父母也先生念有
宋五子發孔孟之蘊於千載不傳之後使聖道如日中天
其所論說足配六經語孟因輯粹精可誦者爲訓詁詳釋
以示後學號五子書集解又作續近思錄廣近思錄皆獻
之於 朝所建紫陽書院集諸生講論正學規模次第如
在閩時極江左人文之盛鎮江故濱海承平水師戰艦多
入主者囊或察驗以民船支吾鷁點無所別先生條陳海
洋舟楫分營哨商漁編列號數又奏免揚州落地稅民皆
稱便先是奉 旨出海搜捕逸賊鄭盡心等與蘇松提鎮
查緝防範先生慮海疆任重勤慎有加動輒奏 聞同事
愠之甲午乙未間以奏報張元隆張令濤等海案 詔尙
書張鵬翮之江南按驗効狂妄自矜解組嚴訊擬置極刑

羈候鎮江城隍廟中俟 朝命先生讀書著述晝夜無閒
纂修四書周易正宗爲子姪講解經書積有講義數十篇
置死生度外俄奉 命進京陛見當事者以同知胡某監
之行仲冬二日渡江自瓜洲至淮揚父老數百人焚香拜
岸上士民夾兩岸隨舟行四十里不絕乞暫停一見爲胡
同知所格弗得近越日過邵伯高郵亦如之至淮安總河
來會見先生所乘舟朽蠹將潰敗大驚曰曷坐此若渡河
沈矣以已舟易之行暮將泊清口胡同知不許督舟子乘
夜渡黃河急雨怒風周天如墨濤浪湍急人對面不相見
皆曰命畢矣然不得不行俄而雨霽浪靜星斗燦爛如晝
遂渡黃河舟人皆大喜相慶賀先生亦不以爲意也至京
召對乾清宮明日 召講民可使由之一章復 召講
太極圖說擢倉場總督發倉平糶貧民得霑實惠奏請設

立社倉依朱子社倉法增益條例十六款奉 旨赴永平
經畫社倉事宜丁酉典順天鄉試晉少司農辛丑主禮闈
所得士來謁必告以聖賢之學不可汨沒勢利實心報
國無負科名河南馬營口決條奏黃河水勢情形 旨嘉
之冬十月以母病乞假 命於臘月旋京便道閱河南武
陟決口壬寅春 召赴千叟宴畢 賜坐 諭羣臣曰汝
等皆大臣大臣職分當仰體君心惠愛百姓如張伯行爲
巡撫是真能以百姓爲心者也後 召對澹甯居論事久
暈眩色變 命大臣扶掖以出雍正初體恤舊臣眷注逾
格會議大政保舉大員皆 命同親王大臣在乾清門預
議晉秩一品 封三代廕一子員外郎未幾遷禮部尙書
先生以濂洛關閩五子書集解進呈 上親書禮樂名臣
四大字賜焉復進續近思錄廣近思錄及宋儒文集數種

皆蒙 嘉納凡朝端衡文如搜羅鄉會遺卷考試官生翰
 林咸 命校閱祭祀大禮如 郊壇視牲辟廡祭告向皆
 王公大學士之事多 命先生行之而闕里一役追封
 先聖五代 命以便道旋省家鄉尤異數云錫賚便蕃有
 加無已緯冠蟒袍錦綺珍玩龍飛鳳舞之書玉振金聲之
 文松花之硯金花之扇西洋之鏡內造器皿囊香之飾繹
 絡頻頒炫燿於道以及南方鮮荔西域異瓜大內新棗護
 苓茶膏時果節物鹿羊雞魚天廚之饌罔不充牣几席滿
 車滿家每 召進乾清宮以年老 諭旨免跪嗣後請安
 諸事多以不能久跪免勞頓 奏事跪久輒 命內侍扶
 之起雍正三年春二月以疾卒年七十有五遺疏請崇正
 學勵直臣爲千古第一首出之君絲萬世無疆之福無一
 語及私家事 天子悼之遣王公大臣臨奠加太子太保

張伯行

延學錄卷八十四

全禮祭葬諡清恪於卹典常例外加祭一壇 詔舉朝公
卿臺諫咸臨其喪及殯亦如之所著書進呈外有困學錄
居濟一得學規類編家規類編道南原委伊洛淵源續錄
性理正宗正誼堂文集凡若干卷藏於家光緒六年從祀
文廟

藍鼎元論曰先生之於學可謂醜矣流俗滔滔沈湮滅
頂科舉訓詁詞章皆謂之學彼其志不過取富貴利達
而止去聖人之道遠也或稍自振拔無賢師友之撤其
障蔽又不免陽儒陰墨近似亂真爲學術人心之害悲
夫先生自幼毅然以聖賢爲必可學志趣固已不侔崇
尙程朱薪傳獨正排異學之爲程朱難者大聲疾呼欲
與天下共正之卽治水賑饑刑兵錢穀紛呶糾錯之會
以及坎陷交訐死生危急之秋罔不敬業樂羣守道自

娛所謂造次顛沛於是者乎自古大儒罕竟其用先生際兩朝明聖極千載一時之盛與伯夷后稷爭埒矣任督撫時禁止饋送檄一絲一粒我之名節一釐一毫民之脂膏寬一分民受賜不止一分取一文我爲人不值一文誰云交際之常廉恥實傷儻非不義之財此物何來此文質確如古謠詞

先生學以程朱爲準的不參異說不立宗旨主敬以端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以聖人之道爲必可學以聖人之功爲必不可一蹴而致循序漸進若無一非困而知勉而行者歷艱險崎嶇千磨百鍊以成其確乎不可拔凜乎不可干之氣象而猶且退然不自足隨時隨事檢束身心考驗德性善者我果能有之否不善者我果能無之否朝夕體察有一理之未融於心一

事之未協於道則潛思極慮以求之此困學之所以自
始至終不能輟也先生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敬者聖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萬善之理統於一仁千聖
之學括於一敬故道莫大於體仁學莫先於主敬又曰
天地大矣立三才之中必能與天地同體而後不愧於
天地聖賢往矣生百世之下必能與聖賢同心而後不
負乎聖賢學者立志可不遠且大哉又曰格物窮理存
誠主敬是爲學實地工夫古來善學者無如朱夫子而
或者每議其支離無他避難而就易務爲苟道而已豈
知舍格物窮理存誠主敬而言學舉非學乎又曰義理
無窮學然後知不足試觀文王望道未見孔子曰未能
曰何有非示謙也直見道量無窮歇腳不得之意又曰
古之學者爲己須是不求人知方好若有一毫求名之

意要人知道工夫便不真實便有間斷試思仁義禮智
吾心之所固有孝弟忠信吾身之所當爲那一件是求
名的事易云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論語云人不知
而不愠中庸云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須是存這一副心
腸方是實落做工夫的人方能有長進處又曰學者誠
有志於道須是無以貨利損行無以嗜欲忘生無以驕
奢敗德而後可以求進於向上一路又曰學者貴卓然
自立尤貴奮然有爲只一箇待字斷送了古來多少人
故因循最是害事有待而興便是凡民凡民自甘爲凡
民非天有以限之無待而興卽是豪傑豪傑自命爲豪
傑非人有以助之又曰人必於道理上見得極眞而後
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住亦必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腳
住而後於道理上守之愈固又曰大凡處順不可喜喜

心一生驕侈之所由起處逆不可厭厭心一生怨尤之所由起一喜一厭皆有動於中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以理處之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又曰今之學者只求做官不求做人蓋務舉業飾文辭博科第拾青紫此求做官者也以立身行己爲先以綱常名教爲重以孝弟忠信爲實修以禮義廉恥爲防檢此求做人者也求做官自不暇求人求做人自不暇求做官此兩事也而做人好做官自好做官好必由於做人好此又相因者也若不求做人祇求做官決不能爲好官不求做官但求做人斷未有不爲好人者也學者須是急求做人莫要急求做官又曰天下只有一箇是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若曰兩存其是豈有此理譬如之燕都者一人之北一人之南必告之以之北是之南不

是然後人有所適從今日兩存之則誤人多矣今之明
儒學案理學備考得毋類是又曰羅整庵云理之所在
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愚按心統性情謂心之所有
謂之性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似欠妥蓋理之所在
謂之心是有道心而無人心虞書何以曰人心惟危道
心惟微乎謂理具於心則可謂理之所在謂之心則不
可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所在將不謂之心乎
觀程子曰性卽理也心則知覺之在人而具此理也便
見又曰學者實心做爲己工夫須是先讀五經四書後
讀近思錄小學則趨向旣正再讀薛文清讀書錄胡文
敬居業錄然後知朱子得孔孟之真傳當恪守而不失
再讀羅整庵困知記陳清欄學部通辨然後知陽明非
聖賢之正學斷不可惑於其說從此觀諸儒語錄則是

非了然胸中邪正判如墨白可以無歧趨之惑矣又曰
天下事多壞於僞君子今有人焉觀其容貌君子也觀
其言論君子也觀其威儀動作無往非君子也而其最
不能假者每在利害之間蓋見利必趨見害必避乃小
人之真情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觀人者
亦觀其喻義者爲君子喻利者爲小人而已容貌言論
威儀動作舉不足憑矢天誓日舉不足信也持此以觀
人則小人之情無所遁矣又曰人於物外件件要好只
有一箇心與身是自己的偏不要好失所重輕矣或問
心何以好曰還其心之所固有去其心之所本無如此
而已問身何以好曰吾身之所當爲者不敢不爲所不
當爲者必不敢爲如此而已心之所固有仁義禮智信
是也身之所當爲忠孝廉節是也又曰何以爲學曰致

知力行何以爲治曰厚生正德何以治己曰存理遏欲
何以處世曰守正不阿何以待人曰溫厚和平此五者
其庶幾乎又曰司馬溫公章奏皆有關於君德有關於
民隱有關於世道人心其剴切詳明可法可傳獨乞印
行荀子揚子法言狀爲不宜行韓文公云荀與揚也擇
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溫公乞印行之烏得無誤乎程
朱有功於萬世以其表章四書五經倡明孔孟之大道
也設使荀揚之言得行孔孟之道又何由而著此一章
奏不得不爲溫公之錯又曰此心不敬則事事皆病此
心能敬則百樣病痛皆無自而生故敬字爲聖學要訣
中庸言慎獨孟子言求放心皆是敬字註腳又曰朱子
之學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爲
功切實可循但學者畏其艱苦難入自姚江之徒以不

檢飭爲自然以無忌憚爲圓妙以恣情縱欲同流合污
爲神化以滅理敗常毀經棄法爲超脫凡一切蕩閑踰
檢之事皆不礙正法天下有此便宜事誰不去做而聖
學之藩籬決矣卽姚江亦不意其流弊至此然作俑者
誰按律當分首從其罪亦何所逃於天地間乎又曰伊
川先生每見學者靜坐便歎其善學予謂靜坐而思念
俱冥者此坐忘也靜坐而思念紛擾者此坐馳也皆不
得謂之善學也須是靜坐時有存誠主敬之功方可中
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存養其要矣
又曰程篁墩道一編信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幾欲混
朱陸爲一使學者茫然莫辨得陳清瀾學節通辨朱陸
之異始見朱陸之早同晚異始見陳清瀾大有功於朱
子大有功於後學也又曰傳習錄云蕭惠好仙釋先生

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爲不足學其後得見聖人之學簡易廣大始自歎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此正所謂差之毫釐謬之千里者陽明自謂錯用三十年氣力不知一生氣力皆錯用豈但三十年哉於聖人之學何曾夢見又曰夫子不以一貫示他人而獨示曾子周子不以太極圖示他人而獨示二程曾子卻又不言一貫而言忠恕二程夫子卻又不言太極而只言人倫日用當盡的道理無非要人從極平常處循循做將去自有入手得力處張橫渠先生以禮教人使人有所持守朱子纂小學近思錄亦是這箇意思又曰人有不爲是其操守堅定處可以有爲是其才識練達處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伊尹之不爲也以天下爲己任放

桐復辟以安社稷非其有爲者乎西山探薇恥食周粟
伯夷之不爲也叩馬一諫犯左右之不測留君臣之大
義非其有爲者乎伊尹之功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
操者伯夷之操人皆知之矣而或有忘其功者然伊尹
之功在一時伯夷之功在萬世倫常在一日卽伯夷在
一日吾安能知其始終哉又曰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
材也難古之時耳目之所接心思之所存無非義理也
以義理相漸摩故其成材也易今之世耳目之所接心
思之所存無非勢利也以勢利相追逐故其成材也難
又曰權者變而不失其常也必於道理熟悉胸中乃可
言權若學未至而遽言行權不入於委曲遷就則流於
機械變詐上之僅可以爲鄉愿下之卽入於小人又曰
孟子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

也不特庸庸碌碌與世浮沈者爲鄉人卽志趣遠大德業聞望無所表見者亦鄉人也不特一介匹夫側身寒微者爲鄉人卽公卿大夫不能建立功勳法今傳後者亦鄉人也先將鄉人二字辨得明白而君子之所憂可知矣又曰君子之辭受取與皆有一定的道理非可以苟焉而已小之係一己之貪廉大之關世運之興衰顯之見風俗之厚薄微之係人心之純漓學者甚不可以小事而忽之也又曰知行有分用處有交勉處知是要曉得這事行是要實踐其事這是分用處知之旣真則行逾力行之旣力則知益進此是交勉處又曰時勢之當然事體之亦然只有可不可一定的道理聖人只是可者還他箇可不可者還他箇不可不先存一可不可之見這便是聖人之無可無不可耳又曰善教者無他

法只是教人實下手做工夫便是善教善學者亦無他法只是從實地上下手做工夫便是善學實下手做工夫如何曰朱子不云乎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已又曰敬字是徹上徹下工夫當致知之時要用敬當力行之時要用敬卽至成德之後仍少敬字不得又曰讀聖賢書當思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是如何我之所以未至乎聖賢而求至乎聖賢者又當如何其合乎聖賢者則行之其不合乎聖賢者則改之必求如聖賢而後已先立定這箇根基日積月累自然漸有長進若不先定趨向讀書時知有聖賢到應事時依舊還是庸人隨俗俯仰與世浮沈徇情縱欲流蕩忘返汨沒而不能自振迨至日暮途窮歲月逾邁而始歎生爲徒生死爲徒死不亦晚哉又曰明道先生論建

學擇師曰俾諸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
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
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
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
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言以成德
者爲太學之師聚天下子弟而教焉此皆坐而言可起
而行者安得施之今日而收其效乎又曰學以聖人爲
至不爲聖人之學而爲世俗之學無爲貴學矣治以先
王爲法不遵先王之治而爲世俗之治不足言治矣又
曰吾人爲學須是日新月異而歲不同方好今日勝似
昨日明日勝似今日今日月勝似前月後月勝似今日推
之一歲有一歲之功不可放曠了親切工夫不可虛度
了少壯時日自然日有進益若今日如是明日亦復

如是今年此人明年依舊此人與不學之人何異又曰
人之初學要整齊嚴肅之意多方見得立志之專學之
既成要溫厚和平之意多方見得所養之厚又曰韓昌
黎以仁義禮智言性以喜怒哀樂言情大端已自不差
但不知補出氣質之性來其性有三品所以不同者尙
未分曉直至程張說出氣質之性來今言性之家始不
辨而自明又曰仁無可名惟公近之蓋有公心而後有
仁心也敬無可名惟畏近之蓋有畏心而後敬心生也
又曰君子比德於玉素練易染也白壁投泥而不汚則
所云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不足以定君子矣君子比操
於松黃葉易彫也青松凌霜而獨秀則所謂榮者易枯
盛者易衰不足以限君子矣又曰視聽言動四者皆合
於禮辭受取與一介必準乎義此眞志伊尹之志學顏

子之學者也希聖希賢須從此始又曰客氣與氣節不同傲世凌物謂之客氣持已守正謂之氣節故客氣不可有氣節不可無功利與事業不同功名富貴謂之功利輔世長民謂之事業故事業不可無功利不必有又曰士之難知也久矣其守正不阿者有似乎迂其不枉道以求合者有似乎拘其不同流合污有似乎矯其守先王待後學有似乎亢其持己之潔清而不樂受人之汶汶有似乎傲是數者皆其不合於時宜者也持此數者不合之資而欲求合於人亦誠見其難矣自非具大識力大眼目安能識於風塵流俗之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以此觀之亦可以得其人之大概矣又曰人生百年者有幾卽以九十年計之前三十年旣爲舉業文章所牽纏中三十年又爲富貴

皇清漢江金錄卷一
三

功名所消磨到六十以後既發憤欲爲聖賢而精力已竭日暮途窮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此所以真儒難得而大道乏傳人也學者必自幼卽志聖人之學以舉業聽之時命庶乎將來有眞人品眞事功程子云每月以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至言也又曰中庸集註云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此地須時時要慎如念慮初動時此衷先覺其眞妄是意之初起處固獨也須嚴以防之存其眞而去其妄至事物交接時亦有暗地自覺其是非者是意之已成亦獨也須密以證之是者從之非者戒之卽事物應酬後亦有默默回想其中之是非處是意之旣往亦獨也須有挽回之法是者不鄰於非而非者終返於是此君子慎獨之法也又曰人不可以不聞道學者無向道之志則已果有向道之

志便當立時奮發定其趨向時時用力不可一刻放過
如呂新吾五十始謀道詩曰從今便立志打起真精神
半世雖已過猶爲半世人此五十歲立志便從五十歲
用功今日學者三十歲謀道卽從三十歲用功四十歲
謀道卽從四十歲用功警省奮力不爲他物所搖奪日
積月累久而彌精其於造道也何難之有卽至六十歲
謀道七十歲謀道便從六七十用功豎起脊梁踏定
腳根止是一息尙存此志不容少懈終亦必有見道之
日是一生皆有立志之日卽皆可聞道之時亦願人之
自待何如耳若悠悠忽忽庸庸碌碌除衣食之外無餘
事只是空來世上走了一番豈不可憐又曰蔣西章云
學者志不立每曰世趨日下正學難行不知道無今古
近世此道旣孤君子益當以身任之維持聖教越要在

難立之時立得住方見豪傑有功聖門其高卓更有加於吾道大行理學昌明之日者矣又云一日之間有許多危險關頭心一放便墮下去了又云若說道不可行學不該講則是文廟可毀四書五經可焚何爲而崇祀日盛傳誦不已乎議論最警策可破學者推諉因循之弊又曰論人品當取先儒長處以決趨向論學問兼要知先儒錯處以定從違非苛責也正恐辨之不明以致貽誤後人又曰陳清澗之學蒞通辨張武承之王學質疑應潛齋之王學考皆有功於朱子大有功於後學學者不可以不讀又曰朱子曰易大概欲人恐懼修省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

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胸中洞然於易之理無纖毫蔽處故云可以無大過觀朱子之言知易非特爲卜筮而設惟時時讀之則時時戒懼修省臨事占之則臨事愈加戒懼修省夫子之所謂無大過者以此又曰陸象山曰六經皆我注腳陸稼書先生云率天下之人而禍六經者必此言也正朱子所謂以意捉志而非以意逆志也讀書者貴乎以我之心體貼聖賢之理若象山則硬使聖賢之書來從我此其所以爲學者之害也又曰耿逸庵曰吾身之有心猶天之有日日者天之陽氣心者人之神明天以陽氣生萬物吾人以神明宰萬事陽氣不著之地則物便鬱抑而不暢遂神明不照之處則事必差錯而不恰好故須常常存養此心如日之光明萬事萬理無不洞澈則

王學叢書卷之二
二

大本立而達道行此作聖之本也此說在逸庵集中是極精粹者故特表出之又曰陸稼書先生校對高忠憲年譜見其與管登之辨云以覺包理則理乃在外又云謂氣在空虛中則是張子所謂以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虛是虛氣是氣不相資入矣先生云此條大可理會大抵梁谿一派看得性儘明白卻不認得性中條目後又閱其靜坐說乃知高子所謂性體亦是指心實大異於程朱也其不欲以覺包理特欲自伸其見耳先生可謂深知梁谿之學矣其評論甚當先生以前無人敢發此言又曰或問太虛程子曰亦無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又曰有形只是氣無形總是道薛文清曰天地萬物渾是一團理氣理萬古只依舊氣則日新胡敬齋亦云只是一箇真實道理流

行而天地萬物各得其性當細思而靜體之覺道理無一毫空闊無一息間斷參破及此真有手舞足蹈之樂人特習於其中而不察耳困學錄所載語語皆切實工夫可以推闡程朱之所已言引申薛胡之所未及而按之先生之平生踐履歷官品節眞所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也閩之蔡先生爲之序曰吾師僕封張清恪公所著困學錄嗣君師忝師載校梓竣事郵京屬世遠序之世遠讀畢肅而歎曰

國朝稱理學正宗陸稼書張武承二先生最著先生之學則與同揆合軌不參以異說者也其學以立志爲始復性爲歸生平所自勉及所以勉人者一以程朱爲準的拳拳然服膺不倦深憫世俗之汨沒於勢利惑溺於詞章其高明者又爲姚江頓悟之學所誤大聲疾呼如

救焚拯溺嗚呼先生之於道可謂不遺餘力者矣憶康熙丁亥歲先生巡撫吾閩世遠年方二十有六先生使郡守詔之來學晉謁之際授以讀書錄居業錄二書曰由此而體究程朱由程朱而上溯孔孟由孔孟而上溯堯舜道豈有二哉侍學二年獎誨日加故稍稍有所聞知不敢忘所自也先生生逢明盛遭遇

聖祖仁皇帝及今

皇上眷遇之隆始終一德

聖祖每稱曰天下清官第一

皇上賜之匾曰禮樂名臣其學術事功炳耀天壤生榮死哀鮮有倫比世遠獨歎先生躬行實踐之功爲不可及也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先生自少至老發言制行表裏洞達可不謂不欺者乎整齊嚴肅者主一之功

先生自私居以至羣萃未嘗戲言戲動可不謂主一者乎學必先於義利之辨先生爲濟甯道時值歲飢攜家資數萬賑活數十萬人所屬倉穀不待申請輒行賑糶幾以此得罪而不顧自爲中書游歷內外終大宗伯常俸之外未嘗受一錢寸絲粒粟皆取之家中惡古節度之進羨餘以自浼者凡有公餘悉爲恤民養士之費可不謂義利之界辨若淄澠者乎自古聖賢莫不以好善爲心先生見人則助以第一等人事業有一善好之不啻口出撫闔時訪求讀書敦行之士延入書院厚其旣廩月三四至躬爲講論爾時闔學大興窮鄉僻壤翻然勃然至今風聲猶昨及身爲大臣薦達皆天下之選及已薦而人不知者何限此所謂身有之故好之篤如斯也或以爲先生溫厚和平而風節未甚表著此又耳食

之見先生歷官四十年未嘗以私干人人亦莫敢干以私撫閩三年舉劾悉當吏肅民安撫吳則直劾同官之奸貪疏辭有除兩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天下共傳誦之卒賴

聖明公道得伸然當其始亦岌岌乎殆矣夫識時觀變之士守令監司苟有攀援之私者罪狀昭彰尙依違繫戀欲上彈章而不能自決若先生直節勁風憂國忘家雖朱子之參唐仲友許魯齋之劾阿合馬何異大儒風節萬古一轍俗子徒以小聰明才辨而傲體道力行篤學之儒亦見其不知量而已矣先生刊布理學節義諸書共五十餘種所自纂輯者則學規養正諸書集解則四書濂洛關閩書及正蒙等書皆刊行於世斯錄多先生心得之言自效力河干以至垂沒之年皆有成卷策

躬覺世言之重詞之切總不外自為聖賢與勉人共為
 聖賢之心先生往矣撫卷沈思懼玷河汾之門常羞櫟
 社之木用誌余愧非能表揚萬一也聞之之於先生猶
 勉齋之於朱子知先生深故其言先生也當而先生之
 道可謂有傳人矣吁自稼書楊園兩先生倡正學於南
 天下之誤入姚江者稍知所趨向而獨河洛間斷斷焉
 競而不為之屈則以夏峯之主持故也先生能不感溺
 於鄉先生而卓然歸於至正兢兢以程朱為法守則今
 日之有志於洛學者非先生之師而誰師乎先生見理
 學宗傳理學備考明儒學案等書調停夾雜而不歸一
 是因而纂性理正宗以一統紀而正塗轍其有關於學
 術人心何如哉

張師載

張師載字又渠僕封清恪子康熙丁酉舉人官至河東總
河謚愨敬先生幼承庭訓講明正學躬行實踐一以程朱
爲主嘗舉董子正誼明道二語以立教謂必如此方能專
一於學不生躁妄之心生平以改過爲要著有改過齋文
集課子隨筆

李榮芳

君諱榮芳字某父世昇當耿精忠反時以團練兵破盜事甚偉語具余所著傳中君與弟榮英以文學下一邑邑人命曰二李而榮英少籍武自臺灣入中國天子厭兵武士絀榮英謁所著書京師士大夫以武士故絀其書不省也榮英大怒歸閉門卧出遇文籍生必氣折之或刺其文中紙語戟手訶笑而君遇人謹慎無長幼貴賤皆與爲禮推轂後進詩文一言句之佳吟之終日若不能稱意故邑士皆畏榮英之氣而樂親君君於學喜有宋諸儒之說所謂濂洛關閩者以身驗之非禮不動巡撫張公伯行徵修理學書旣成同事者服其識辛卯舉於鄉八上公車不第榮英旣侘傺死無後而君有賢子曰俊君沒以古歌詩知名教授弟子甚盛居大樞下學者稱爲樞圓先生後十七

年將以夫人祔葬君墓先期來請銘余謂李氏自團練公
至君兄弟咸偉於世而卒不大遇蓋李翱曰位不稱德者
有後而周史筮敬仲曰非此其身在其子孫今李氏三抑
而槐園以賢嗣於二古人言者其將有以驗也已夫人姜
氏温而恭淑惠能宜於君以善其子後君十六年卒生子
二人長曰某次卽俊也孫二逢年逢春墓在里北三里曰

墓巢銘曰

周柱史裔家於儒逃言五千立詩書義仁戴首觥元虛諍
從以道一則愚於焉谿谷爲禮樞終咽不聲世乃瘖土瘞
明德惋天誣九原未瞑良後圖遺經傳子子又儒拓張皇
極穴聖腴繼明繹繹收東隅

詹明章

詹先生諱明章字莪士號兼山漳州海澄人康熙五十九年四月享年九十有三以卒越明年卜葬於某山之陽漳浦蔡世遠表於其墓曰嗚呼先生儒而隱者也先生以勝國遺民隱居不出力學著書至老不倦世遠未識先生時先君子嘗語世遠曰吾漳有詹兼山先生者在都門時嘗爲我言河洛之學甚粹其人蓋隱君子也世遠心識之歲丁亥儀封張公撫閩建鰲峯書院世遠幸隨先君子後與講席之末張公廉知先生名問及世遠對曰是家君子之所敬畏也先生應聘修書周張朱子之編多所手定因得朝夕聚處世遠少先生五十三歲先生以通家子畜余未嘗不諳諳訓誨也世遠後官京師適柏鄉魏君守漳郡因往告之曰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年八十餘篤行著書

聖賢以爲金龜
三
手不釋卷所著易義及河洛解等書皆已刊行君其加禮
焉以爲都人士率先魏君至遂式其廬屬以參訂其先相
國所輯四書朱子全義用進 乙覽大稱

上意政府安溪李公太倉王公各上摺嘉歎先生雖不出
而學大行名益重魏君爲築景雲樓月出粟肉以優之乙
未歲相國安溪公假歸將禮聘之以老病辭然公嘗言之
制府滿公曰吾聞有詹兼山先生者隱君子也魏君觀察
江南又取先生所著先天圖卦說繕寫以書屬滿公進呈
滿公未及行而先生捐館舍矣嗚呼故老湮沒典型不作
有心同悲況世遠於先生得附世交之末親承其言論風
旨者哉憶前歲戊戌漳遭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先生景雲
樓亦傾世遠自漳浦往見先生僦居斗室中日不再食諸
孫多有饑色先生蕭然自得也世遠贈以酒肉先生笑納

之且使告龍溪令君曰大風雨壞室廬且半君與郡侯出
 金振貧顧安可使詹先生因饑餓哉令君躬自往見贈以
 金當事及親知斂金為興景雲樓嗚呼先生真隱君子也
 方其幼壯或隱於江右或隱於都門或隱於幕下輕先生
 者不過以為無用老儒生耳孰知其堅節苦學至死不厭
 不可磨滅嗚呼世學不講長大傑出者耳孺目染安其故
 業後生小子又多厭聞宋儒之書以為迂而不切於用世
 遠自友教鼇峰以來方率七閩人士大聲疾呼而同志無
 多數人方藉先生以為標的孰知其竟不憊遺也嗚呼以
 先生之養之學年九十餘勤勤懇懇惜及寸陰況如世遠
 又可輕自怠廢哉用表其阡昭隱德也

皇朝明倫彙編
 卷八十四

冉覲祖

先生諱覲祖字永光號蟬庵中牟人康熙癸卯舉鄉試第一雅志好古不及汲進取而殫精著述潛心理學登豐耿逸庵先生特延主嵩陽書院先生昌明道學著爲學大指十八則及天理主敬一圖以示生徒問業者雲集一時稱盛辛未成進士改庶常官檢討旋乞假歸里翛然寂處銳意實學時僕封張孝先先生方闢請見書院延先生主教事相與闡明洛閩之學一遵程朱粹如也年八十有二卒於家所纂有五經四書詳說及詩文雜著約二十種朝廷遇有纂修或就其家採擇焉洛學編云

湯豫誠

湯豫誠字素一號川南儀封人康熙己丑進士少質魯而
用功篤實張清恪建請見書院延冉蟬庵先生主講與先
生深相契合官海豐縣設施一本實學仕至直隸道嘗作
學辨言君子小人義利之分極爲痛切商邱郭春山先生
越境從學成名儒著有四書困學編春秋經傳輯解周易
象說詩經說畧清源堂政畧等書

聖清淵源錄第十四終

聖清淵源錄第十五

道學錄卷八十五

二品頂戴軍機處存記陝西候補道漢陽黃嗣東輯

傳

李光地

先生諱光地字厚庵號榕村安溪進士歷官大學士譚經講學一以朱子爲宗其所以學朱子者曰誠曰志敬曰知行嘗謂性誠而已矣聖賢之學亦誠而已矣明根於誠而誠又根於明誠者成始成終之道而明在其間故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實理渾然而萬物皆備於我此所以謂自誠明而爲性之體萬物散殊無非完其性之固有此所以謂自明誠而爲教之用事於性者尊德性之事也事於教者道問學之事也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卽誠

也主於忠信以誠致明尊德性也故德修而爲業之本辭
修誠立以明致誠道問學也故業居而爲德之資德業相
資故誠明相生也會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忠其德也
恕其業也孟子曰反身而誠忠也強恕而行恕也忠恕皆
誠也忠則所謂大哉乾乎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恕則所謂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終始於誠而明在乎其間
此聖學相傳之要二千年之遠而有周子知之故曰君子
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此則存
誠以爲克己之地又曰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不善之
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此則克己以致立誠
之功也又謂朱子言學敬知行而已五峯胡氏則前有立
志北溪陳氏又加以虛心今觀虛心在立志居敬之內雖
不別爲條可也故曰立志所以植其本也居敬所以持其

志也窮理所以致其知也躬行所以蹈其實也此非獨近
儒之說蓋上古聖賢之說也四事者一時並用非今日此
而明日彼故欲行而不知則俛俛然其何之求知而不敬
則心昏然而不能須臾敬而非志則又安得所謂日強之
效也且志而非敬則此志何以常存敬而非知則措其心
於空虛之地知而非行則理皆非在我而無實矣然四者
雖相須並進而其序既有先後則得效亦有難易淺深故
夫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志已立矣三十而立蓋敬始
成也自不惑知命耳順而知始精又至從心不踰矩而行
始熟先儒以爲因其似以自名爲學者立法是已古學校
之教亦然始視離經辨志觀其志之何如也繼視敬業樂
羣察其能敬與否也又視其博習親師論學取友則知學
問思辨之口新卒乃知類通達強立不返則知力行之有

成矣然此四者循環迭用日月有日月之功終身有終身之驗聖人有聖人之效學者有學者之益雖一日服行朝暮之間亦可以旋變又如志於道亦立志之謂也據於德亦持敬之謂也依於仁者真知允蹈乎天理之中游於藝則義精仁熟之事也立志之與存誠異者誠其主志其趨向蓋誠又志所自出也然未有志不立而誠存者立志而居敬以持之則存之又存而成於性矣其朱陸析疑曰有宋中葉運膺五百之期天顯聚奎之象其所以紹絕學理遺經使聖人之道復明於斯世者豈偶然哉周邵程張皆以先覺之資任道統之重又幸而相師相友講明其所未至其淵源所漸所以深造直達於聖人之蘊者必有非後人之所能窺者矣虞廷羣后鄒嶧諸哲以來於斯爲盛是以千餘年之蕪翳堙塞啟之闢之攘之剔之聖人之道灼

乎其可見坦乎其可循嗚呼其功可謂偉哉南狩以後而朱子出焉祖孔孟宗周程正六經黜百氏躡中庸之堂而入其室雖聖人有作不能易也而在當時與象山陸氏其學終不能以相一後世隨聲之徒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始也安於性之所近繼遂執爲門戶之見而不可回嗚呼彼固不知朱子然亦何足以知陸氏哉夫陸氏之論躬行必先於明理其言窮理必深思力索以造於昭然而不可昧確然而不可移此固與朱子知行之學同歸而其心悟身安言論親切雖朱子亦爲之感動震矜而爲之左次然則朱陸之道豈如一南一北之背而馳哉其始終大致之所不合者陸氏之反約也速收功也近其教人之法則徑而多疏朱子之用力也漸衛道也嚴其教人之法則周而無弊也夫破未俗之陋傳聖賢之心洗訓詁之訛發精微

之意若是者固二子之所同心然惟其訛且陋也則必有以矯而正之爬梳剔抉究其枝葉以達於本根使夫精微之意聖賢之心學者有所望而至焉豈可謂是無益之業而不復措意於其間乎孔子聖人也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宏問官於鄭子假年學易至於韋編三絕而不能休歎夏商之文獻不足足則吾將往而證焉仲尼亦胡爲孳孳而事此無益之業哉所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而天之未喪斯文者蓋在乎經也經莫大於周易莫大於先天先天之學不傳久矣自堯夫發之而陸氏以爲非作易之意無極之妙主靜之宗自濂溪啟之而陸氏以爲是老子之旨性之所以善心之所以仁主敬之要知行之方自程氏兄弟明之而陸氏以爲與孔孟之言不相似凡如此類皆可以見其講學之疏而其議論舉措之間猶未免於精神用

事而氣不可掩不如朱子之粹然平中有以極規矩準繩於無憾也揆厥所由陸氏蓋見世之支離沈溺而不能自振故刊落擺脫直接乎孟氏之傳然愚竊觀夫孟子之時發明人心而無述作者去聖未遠羣經大備故第啟管鑰示闕津以爲當世人心對病之藥而已自漢以來道喪文弊禮樂詩書埽地而盡異端邪說諸子百家紛紛藉藉相亂學者顛倒炫替於其中何由而見聖人之宗乎濂洛諸子扶持整頓者未幾或疑或信若明若昧又綿延而將絕是故朱子之矻矻著述以終其身殆有所不得已也昔周之衰王道廢而舊章亡邪說繁而大義乖於是仲尼討論墳典述帝王之道正雅頌之篇除九邱驅八索修明禮樂之遺文使萬世道術有所統一朱子之心孔子之心也若以六經爲注腳章句爲俗學豈獨足以病朱子又上以爲

孔子病矣由此言之陸子之學得無極高明而失之過反說約而弊則疏者乎是故陸氏之學吾儒之學也其閑道也猶謹其擇言也猶精非若明之中世儒墨老莊混爲一途始也師其意後也言其言靡然遂入於二氏而不可返者也雖然追原其弊則謂非陸氏爲之端不可蓋朱子之言曰今之以學自立者門戶衰塌惟陸子靜精神啟發其流禍未艾也嗚呼賢者之爲慮豈不遠哉竊觀自朱子而後幾四百年之間守其學者崇正經敦實履循循乎其不畔逮乎中明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學於是乎章句不足守文字不足求甚而典訓不足用義理不足窮經術文字議論行檢胥爲之一變而風聲大壞矣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又曰不知其形視其影生今之世有欲爲聖人之學者與吾願謹而擇之其有世教之責者與吾願審而思之

觀此則先生之心朱子之心學朱子之學可知矣夫朱子由二程而上追孔曾繼往開來使後之學者致知力行克治存省循序漸進以至於聖域者莫切於大學一書而先生乃謂知本卽格物致知傳可不補古本不必更定不亦異於朱子乎異於朱子而有補於後學則雖異而朱子亦正樂有此異也異於朱子而有害於後學則凡學朱子者不能不疑於先生也何也知本示人知明德之當先也格物致知則卽物窮理一物一事不可遺者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是也極廣大極精微極切近極真實之功也朱子喫緊爲人其在此歟先生曰大學一書古人之學的至宋程朱始表明尊行之然因明道伊川紫陽三夫子各有更定故羣議至今未息方遜志采元儒之論以知止兩節合下聽訟一節爲釋格物致知之義而去朱子補傳謂傳未

失而錯經文之中不必補也蔡虛齋林次崖是之而又升
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之而有古本
之復姚江之言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善中庸
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愚謂王氏此言雖曾思復
生必有取焉然他言說不能發明此指而多爲溷亂其言
明德新民也則以新民爲明德工夫其言致知誠意也則
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以格物爲誠意工夫似乎未悖也然
以爲善去惡爲格物則謬矣其謬之謬者曰無善無惡心
之體此則於聖門傳授全失宜乎其學大弊而不可支也
愚謂大學初無經傳乃一篇首尾文字如中庸之比耳明
德三言者古人爲學綱領也知止一條者古人工夫次第
也知止與知至不同蓋知所望慕歸向而已所引孔子人
不如鳥之嘆可知知止者開端淺切之事也知止則志有

定向所謂立志以端其本至於能靜則心不爲物動能安則心不爲物危此則又有以繼其志而持乎其志也能慮卽下之格物致知能得卽下之誠意而有以得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實也此兩節自小學入大學之規模節次一書之指要也物有本末至知之至也以能慮言也凡物則有本末矣凡事則有終始矣循其本末終始而先後之此大學之道也然必於本末終始而知所先後乃可以近道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當自國而遞先之至於誠意而尤在於究極事物以致其知正以物格知至然後能誠意以正心修身而家國天下可得而治也何謂知至知本之謂也蓋家國天下末也身者本也天子有天下等而下之雖庶人亦有家本亂則末亂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能知乎此之謂知本能知乎此之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

者至此謂知本以能得言也自曾子所受於夫子而傳之
子思孟子者一誠而已大學自均平齊治本之誠意猶中
庸孟子自治民獲上順親信友本之誠身也誠則有以成
己有以成物而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道在我所謂明善格
物蓋所以啟思誠之端而非思誠以外事也誠身者統言
之也自此心之存之發至一言一事皆必致其實焉之謂
也誠意者誠身之要也意者心之所主也心主於爲善然
而存之不固發之不果不確是無實也欲善者本心之明
今而無實非自欺而何原其所以如此者蓋以意藏於內
其實與不實已所獨知非人之所及檢是以每陷於自欺
之域而不顧惟君子慎獨以誠意誠意以誠身則心正身
修而明德明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也夫誠則形形則
著著則明明則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引淇澳以

證表裏之符暉光之盛感人之深終之以盛德至善民不能忘則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皆總之矣自明者以誠明之也新民者以誠新之也仁敬孝慈信各止其所以誠止之以其分有明德新民之殊而貫之者一誠而已無訟民之新也使民無訟明明德於天下之極也無情不盡其辭蓋民不自欺大畏厥志則民自有指視之嚴而謹其獨也誠之效至於如此故復結以知本與上章相應不曰務本而曰知本者蓋知本而後能務之此欲誠其意所以先致其知也自釋正心修身以至終篇不過著其展轉相關之效以見一誠之盡乎修己治人之要而已喜怒哀樂之不得其正與夫心不在者不誠也好惡之辟亦不誠也所令反其所好以及好惡拂人之性亦不誠也語其功之不可闕則自身家而國天下蓋有言坊行表之著紀綱法度之

施然非誠則無所以行之故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王道本於誠意也或曰子之說於經意似矣然程朱以窮理言格物致知蓋其重也今第以知本當之可乎曰夫窮理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理窮致知而至於知本然後其知至曰朱子言知至者全體大用無不明今第曰近道而已何也曰小知則已近大知則彌近也知之至則將與道爲一矣朱子所言極致之地經文所言入德之初也曰知性明善之云與此合乎曰性者善而已矣物之性猶人之性人之性猶我之性知其性之同而盡之之本在我此所以爲知性明善也此所以爲知本也曰朱子謂正心修身自有功夫而今但以誠意概之可乎曰不獨身心家國天下亦可以誠意概之矣若其功之不可闕者則前既言之也大抵此篇誠意如中庸之戒懼慎獨也正心如中庸之致中和

也戒懼慎獨所以致其中和然朱子又有彌約彌精之云移之以說此篇則不以支離爲朱子病矣曰中庸之謹獨則大學之誠意事也子於此又連戒懼之說何歟曰凡言誠者皆兼乎存誠立誠兩端夫學豈有無敬之義哉朱子補言敬字蓋以此也曰經文不言而待朱子言之何也曰知止而後定靜安卽其事也貫乎知行而無不在奚謂其不言也曰異於朱子章次柰何曰章次異矣而義不異而文同於古疑朱子未之棄也又竊謂如是以說經頗爲不費辭而理明且使姚江之徒無所容其喙焉姑以俟後之君子正之先生之學於此爲可疑矣而先生終莫之疑且自信之堅也其大學古本私記序曰大學古本自二程兄弟所更旣不同朱子考訂又異學者專用雖久而元明以來諸儒謹守朱說者皆不能允於心而重有纂置爲異端

者又無足述也。愚思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耳。然而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釋體迥然與先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餘姚王氏古本之復其號則善而說義乖異。曾不如守舊者之安欲爲殘經徵信不亦難乎。夫程朱之學得其大者以爲孔孟之傳蓋定論也。程子之說格物朱子之說誠意聖者復起不能易焉。而餘姚皆反之。編簡末事又何足以云文章制度。今古異裁以晚近體讀古書則往往多失。何則其詳畧輕重離合整散不可以行墨求而必深探其本指者古人之書也。大學之宗歸於誠意格物明善者其開端擇術事耳。朱子亦旣言之而不能無疑。故離合整散之間是以有所更緝。今但不區經傳連貫讀之則舊本完成無所缺亂者若大義一惟程朱是据。汗不阿其所好或以爲習心入之先者不知言者

也蓋先生考古之功勤而知行之不逮朱子者不可以道里計故見古本爲完成而於朱子之眞積實踐大綱細目未之有得執而不悟籠統牽合實所不免而如小知則小近大知則彌近數語殊失之支離矣且以朱子章句比之於文章之晚近體以是爲不阿其所好其得謂非失言乎先生精且博矣舉凡圖書象數樂律韻譜以至道術兵符無不參究得其蘊奧所著有榕村語錄榕村講授榕村制義榕村全集周易通論周易觀象大指尙書解義洪範說詩所孝經全註古樂經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中庸餘論論語孟子劄記離騷經註參同契註握奇經註陰符經註歷象本要太極圖通書二程遺書正蒙朱子禮纂朱子語類四纂韓子粹言古文精藻而其最有推闡者莫如周易義理家特重焉先生生平行事備載

國史學者可考而知也茲不具錄

皇清通志卷之三

九

003-796

李光坡 從子 倫

李光坡福建安溪人大學士光地之弟也生五歲與伯叔兄弟俱陷賊壘既脫難後受學家庭宗尙宋儒及鄉先正蒙引存疑諸書弱冠食餼於庠次第講治十三經濂洛關閩書旁及子史質不甚敏以勤苦致熟論學主程朱論易主邵子兼取揚雄太元發明性理以闡大義壯歲專意三禮以三禮之學至宋而微至明幾絕儀禮尤世罕習積四十年成三禮述注六十九卷以鄭康成爲主疏解簡明不蹈支離亦不侈奧博自成一家言其兄光地嘗著周官筆記一篇光地子鍾倫亦著周禮訓纂二十一卷皆標舉要旨弗以考證辨論爲長與光坡相近蓋其家學如是也光坡家居不仕康熙四十五年入都與其兄光地講貫著性論三篇辨論理氣先後動靜以訂近儒之差及歸光地貽

以詩曰後生茂起須家法我老棲遲望子傳其惓惓於光坡如此光地嘗論東吳顧炎武與光坡皆數十年用心經學精勤不輟卓然可以傳於後云光坡天性至孝父病篤炷香焚掌叩天以祈延壽病果愈及舉孝廉方正有司將以光坡應選而光坡寢疾矣卒年七十有三光坡又有臬軒文編從子鍾倫康熙三十二年舉人初受三禮於光坡又有宣城梅文鼎長洲何焯宿遷徐用錫河間王之銳同縣陳萬策等互相討論其學具有本原未仕而卒

君諱鍾倫字世得安溪人相國文貞公之冢子也公巡撫直隸余過保定留院中兼旬君朝夕就余言簡而禮恭河間王振聲曰公子性孤特視世士蔑如此曲體公心以下子耳君幼異敏甫十歲卽知孝敬親視藥物公宦於朝太夫人春秋高留閩君侍母以養大母生養死藏君常在

側公守制京邸服闋視學京畿乃相從於使院公篤志經學以官中事劇自治易詩書而以三禮屬君君所治皆有端緒不數年五官之說成故君之卒也文貞公水漿不入於口者幾三日蓋不惟子之痛痛其足以承學繼志而爲人世惜此材也君既歿二十有二年子清藻以文貞公所爲誌銘及祭告之文求表墓且曰某困公車久將遂歸卒先人業嗚呼古之學父子相繼而後成者多矣君其端有得於後耶君以康熙癸酉舉於鄉丙戌三月卒於保定官署年四十有四妻黃氏繼室何氏子三清藻丁酉舉人清藻質厚安雅余嘗謂其氣度於文貞爲近承蔭由郎官出守大名以廉正著聲清泰邑庠生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本里成道院前

楊名時

先生諱名時字賓實江陰人少嚴重有局度不爲事物倉卒搖動爲諸生卽取性理諸書朝夕尋繹得聖賢門徑所從入成進士出安溪李文貞公門下遂從文貞問學請益無間寒暑而闇然爲己一主於誠則其自得者也不盡出於師授平時存省縝密推勘精嚴劄記講義諸篇往往能補師之所未及讀其書想見其踐履之篤實操持之堅苦未嘗不令人心折焉以視夫講學家之籠統駕居之不一疑者相去遠矣其記大學也曰脩身二字所包甚闊然其功已盡於誠意中到此只是檢點身與人接處使所施之情得其當耳觀後傳以親愛等言可見正心向或專指涵養心體說工夫原不脫持養而其當檢點者則恐感物之時因喜怒哀樂之發有過不及而失其正此雖非惡然亦

未盡善也正心當屬用邊說觀後傳以忿亂等言可見誠
意向或將意字作念字看念有善惡若實其惡念亦可曰
誠意乎蓋意與念不同心上驀地發出者爲念心之經營
布置者爲意意雖不盡出於善然此處意字則以爲善去
惡之意言誠意是誠其爲善去惡之意故朱子誠意章注
云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可見力行之功盡於誠意內若
云在念頭上要他實實好善惡惡非有爲善去惡之功則
好善惡惡之意亦何由而快足乎誠意章慎獨獨者人所
不知而已所獨知蓋意之所發其能實之與不能實之皆
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也必致慎乎此則無徇外爲人之
弊若不慎於獨中欺慊之幾但致慎於人所及知之地則
自修之功亦甚疏漏矣欲正先誠謂欲正其心於應物之
際使喜怒哀樂之發皆中節而無過不及必先省察克治

誠其爲善去惡之意使所爲有善而無惡蓋喜怒哀樂之不中節其失猶小而爲善去惡之心不誠其所關尤大且未有不爲善去惡而其喜怒哀樂之發能中節者也曰天命之性大公無私所謂善也此明德之體也人能克己始能復性而克己之功必先明以察幾乃能健以致決卽物體察知萬物皆備之體乃能去有我之私此格物致知所以在誠意之先曰格物窮理乃格身心之物而窮其理理卽性也故窮理卽盡性之始事若泛然格去欲爲觀象極數之學非知窮理之要者曰今人錯認格物二字以博物爲格物不知格物是明善擇善工夫非博物之謂也如夫子之生知安行是天縱之將聖分上事其多才博物特又多能內事曰窮理者窮其性之固有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總此明善而已若格庭前一竹以爲此是窮理曾何

當於明善耶格物須明其本性之善若徒逐其形質之變而求之只格得陰陽五行之氣不曾明得善曰漢唐儒者多以訓詁名物爲學滯於外而忘其內佛氏以明心見性爲事又專於內而遺其外性合內外忘內則所謂外者亦粗迹而已遺外則所謂內者亦枯槁無用者而已知得此意知內外相爲體用而不可相無又不可因此遂謂窮理之功既當求之性情又當求之事物認作內外並重兩路用功終致分馳散漫而無歸宿須知有本有末一以貫之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此言致知之事最善所學者博而志專於爲己又切而問近而思篤字切字近字內便收入根本來灼然見爲我性皆備之體雖未及乎力行而爲仁然知得真切則仁已在其中從此加誠身之功便易爲力漢唐儒者有勉強力行而不能至

道者知不真也周程朱子之所以至道者知之真也此程
朱格物之說所以爲至而孟子之言道統必曰見而知聞
而知也曰知至而後意誠者知行本相因而並進必眼見
得到處足方踏得到也知無不至則意無不實矣曰知至
爲知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斷無知既至而意不誠者但誠
意之功本徹上下而言雖聖人地位慎獨之功未嘗息也
故注云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曰誠意者有爲善去惡
之意而能踐之於身不欺其意也若但以立心誠實爲誠
意此乃窮理力行之基豫養於其始者或以無妄念爲誠
意似與注中實其所發未脗合蓋務決去求必得實盡爲
善去惡之事方能實其好惡初意非徒不起妄念之謂誠
意是實其好善惡惡之意意字只在好一邊說誠者是惡
務決去而善求必得使好惡之意不虛也曰人有人心道

心故意念有善有惡須是爲善之意眞摯篤切絕無不善之意間雜乃能實其好善惡惡之本意而不虛曰誠意有兩解一是用力爲善去惡以實其好惡之心一是意所發有善惡須使爲善之意眞誠無僞而不雜於惡觀誠意章句則當以前說爲主蓋能實其好惡之意則發念之誠而無僞已該其中矣若單說念頭眞誠未說到盡爲善去惡之功則德潤身句尙下不得曰觀如惡惡臭好好色則意字當以好善惡惡之本意言不當兼善惡說若說實其善惡之意便講不去一解誠作純誠說言意有善惡須使其意純一而不雜亦可通但與傳文及注解不合凡意之所以不誠其受病全在轉念能不爲轉念所間阻則善必爲惡必去而好善惡惡之本意實踐而不虛矣可見誠意只主實其本意說而遏絕其轉念之一層已該在內如此則

德潤身心廣體胖其工夫俱盡於誠意中故結之曰君子必誠其意也注中實字至精非徒發念實誠不假偽之謂又案主意之意與志字相近但志是遠大之意意是細碎之志如說欲爲聖人此便是志就一事上說欲爲善去惡卻只好說得是主意不可用志字志是大而直者意是小而曲折者曰既知善當爲惡當去而立意欲爲善去惡卻不能爲之去之是自欺其意也不實其言行是欺人不實其意是自欺所謂實其爲善去惡之意而不虛之者在無自欺其意也曰爲善去惡之意本我心所發其後之實與不實惟己獨知此處須慎之以審其實不實之幾所謂實其意之所發者不但不欺人而不自欺之謂也蓋人發一言而必復其言行一事而必成其事能實其言與行者僅可謂之不欺人若發一意欲爲善去惡而念慮之間事爲

之際不能實踐則爲自欺自修者必禁止此弊於惡必去於善必爲以求自快足其意凡其不能實踐其意而自欺與能實踐其意而自慊惟己獨知而他人不知之非如言行之實不實人及知也必謹之於此以審其欺慊之幾使意之所發無一不實無異於慎於人所及知而欲其言行皆實也曰獨處用省察克治共見處亦須省察其念慮克治其私欲若說共見處心上發念亦是獨此時用省察克治卽是慎獨不知人所共見處用省察克治只算一箇慎字如何是慎獨大抵常人於共見共聞之地知慎者多於人所不及知之地能慎者少故聖賢以慎獨爲教最爲喫緊今以獨字爲己所獨知之地對人所共知之地而言其工夫甚得力能慎乎此共見共聞自無不慎說雖似粗而足以包於精若以獨爲動念處而言則必有徒謹於共見

共聞之地遂以爲吾於慎獨之功已略能做得一半至人所不見不聞處便自寬假其爲說似精而實不得力且當日聖賢之旨本不以獨爲動念處也至注中幾字莫要卽作獨字看謹之於此以審其幾是言謹之於獨以審其幾也可見人所共知之地亦有幾在亦當謹其幾也注中苟且以徇外而爲人此非正釋自欺乃是就言行能實而不欺人上說意云不可徒不欺人而已下文小人之閒居爲不善是自欺揜著則旣欺人矣自字對徇外爲人說須貼注中以求快足於己方見著力喫緊曰應物處固要謹不謹則恐言行有未盡得宜處然自己獨知處尤不可不謹若此處不謹便是自欺曰誠意卽誠身下正心脩身齊治平四章特明其相因以見誠意之重非謂誠意之後心尙有不正身尙有不脩也若不正不脩不得謂之誠矣其記

中庸也曰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非有二焉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爲生卽具此理以爲性故體之於人卽可以識此理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本來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爲知覺也不稟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理爲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豈別有所謂性而可妄加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論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說故一誠爲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然後可極其誠則卽宜用宜之道心也一有僞焉則悖宜不宜之人心也人心緣外欲而生雖人所不能無然易流於不善道心乃性之所發見亦與渾然在中之性有別程子謂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卽如太極中雖具陰陽

而不偏著於陰陽至分陰分陽則太極之所分寄非渾然之體矣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涵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命於人而爲性率之而爲道皆此生理之所凝結而布濩乎人心之所發出於至誠則與未發之本不相遠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爲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卽性卽理本然之學於是乎明陰陽太極一體之道於是乎通大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爲不虛矣曰不睹聞非眞是無睹聞也只情未發時便是朱子云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非是就一刻說乃是大概說大抵恐懼戒慎之心都是因有所感觸而起然學者卻當於無所感觸時亦恐

懼戒慎故曰由外言之以盡於內曰莫見乎隱節或以由靜而動言尙將此節與上節分作兩時不知存心謹幾有兩件工夫非有兩般時候常常提醒此心使之清明如神一有幾微之動卽以此清明之心省察克治之戒懼如燈令常明慎獨如將燈照物曰不睹不聞非真目無睹耳無聞也一日間有目雖睹而不必用意睹之如不睹者有耳雖聞而不必用意聞之如不聞者此卽不睹不聞也其因睹聞而有所感觸者方是睹聞而感觸中亦有不同有因感觸而惕然知所畏顧者此戒慎恐懼之事也有因感觸而發出念頭者卽所謂獨不可不慎者也如非禮之聲色因睹聞而入便起私欲要視之聽之此卽獨之當慎處須以義斷之曰獨字兼獨知之念慮獨知之事爲說除惡念去惡事卽大學去欺求慊之功也曰戒懼慎獨時時皆然

非一時戒懼又一時慎獨也心上提醒是戒懼正所發之念使無欺是慎獨此所謂敬義夾持蓋人無思慮及無所感發用情時本甚少當此須臾之頃全是敬用事而義未嘗不行於其間及一思慮一用情則於敬之中尤顯出義之用須知敬義雖刻刻並行而慎獨尤義之著力處也曰戒慎恐懼敬也慎獨義也凡人惕然知畏懼之心屬敬隨卽整飭容貌衣冠此整飭處卽屬慎獨蓋獨者意也凡屬意念者皆是獨無論小念大念總之一涉思慮皆是已所獨知惕然知畏之心屬敬一敬後便動念去整頓此念卽屬獨上凡讀書做事其一種不肯忽略之意卽敬也思慮之得宜卽義也義無所不在念慮之微事爲之著莫不有義焉而念慮則精義集義之切要處也曰敬無時不然義有時不顯康節云陰是循環無端陽是有首有尾的卽此

理也曰敬義無處不在如日用間容止語默之際處處有
惕然知畏意卽敬也知畏懼便加整飭使容止語默得其
宜卽義也讀書窮理之時清明專一敬也慎思之明辨之
卽義也發一念爲一事其炯然不昧主一無適敬也省治
裁斷卽義也卽有言行與人酬對時亦然總不離敬義敬
義並念而處而敬常爲首以倡義凡義之所行皆敬之所
爲也但朱子解道也者兩節卻將整飭容止語默意作戒
慎恐懼不作慎獨蓋以整飭容止語默不過略略檢點不
消大著意用力雖不可謂敬中無義然敬顯而義隱至慎
獨處亦皆敬之所爲然義顯而敬隱如此說既於不離道
意脈不相刺而敬則自外收入內義則自內達之外於下
文未發之中已發之和工夫各有歸著朱子之說亦精矣
故此章程朱之說皆可依至大學誠意之功斷見敬義兩

事若以主敬爲正心之功甚爲有弊曰注云旣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謂以此戒懼之心而加謹於此卽周子通書所謂存誠以謹幾細思此語可以知工夫非是兩截敬以直內內者吾心之本性在焉故屬未發邊義以方外外者事物之紛在焉故屬已發邊曰凡主敬者以非敬不能守義行義也若異端之惺惺但要得此心靈覺耳曰日間固常有不用意觀物聽言時雖睹若無睹雖聞若無聞卽不睹不聞也非必閉目掩耳乃爲不睹不聞也其用意觀物聽言時則所謂睹也聞也不睹不聞固是未發方睹方聞時一心用在睹聞上漸要引出喜怒哀樂然亦將發而未發也發念慮時有因睹聞而發者有不因睹聞而自發其所發或一發便是喜怒哀樂或未便是喜怒哀樂而近於喜怒哀樂蓋中節不中節之分全係於此此所謂隱

微也及至發出爲喜怒哀樂言行昭著人共見聞則見顯也曰有睹聞時喜怒哀樂之幾將發一轉卽發矣如聞人言語或看文字其不立意見虛心默受卽是戒慎恐懼工夫屬在敬邊隨察其言語文字之是非而以我意裁決之是卽慎獨工夫屬在義邊蓋喜怒哀樂之端已肇於此其因睹聞而心以爲是者卽喜之端也心以爲非者卽怒之端也因睹聞而生油然而暢遂之意者卽樂之端也生肅然悚慄之意者卽哀之端也此卽是已發蓋睹聞是物來感我隱微獨知是我心應物物感我時以靜虛之心受之是敬邊事我應物處以察治之力主之是義邊事戒懼於睹聞而及於不睹聞此未發之體所以立也慎於隱微而達之見顯此已發之用所以行也曰程子謂既有知覺卽是動朱子謂靜中之知覺雖是動不害其爲未發程子所謂

知覺以萌芽發動之知覺言也朱子所謂知覺以知覺之本體言也知覺之本體刻刻常在至慎獨字則以念慮之發已所獨知而言乃知覺之用也曰程子曰善惡皆天理所謂惡者只有過有不及耳故發不中節卽惡也若以莫見莫顯爲形容至靜中一點光景慎獨之獨卽是己所不睹不聞此便是老子所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與莊子所謂尸居龍見淵默雷聲之說非聖學相傳之心法也若如程子之說以其所不睹不聞作人所不睹不聞看卽指獨字而言戒慎恐懼卽是慎獨看得上節下節內俱兼敬義此說細究之於義甚精蓋人所不睹不聞處我心有不發念慮時有發念慮時不發念慮時惕然顧畏敬也隨卽整飭容體使合於則義也此卽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發念慮時有善念有

惡念知其爲善念而不敢棄之喪之知其爲惡念而惕然
畏忌敬也隨即於善斷然爲之於惡斷然去之義也此亦
是戒慎恐懼於不睹不聞而慎其獨知也如此看不睹不
聞所該甚廣或獨居一室或與人應接我心獨知處皆人
所不睹不聞也如此用功自然喜怒哀樂未發時能保全
不偏不倚之體及至發時能適合於無過不及之用不睹
不聞而獨知處尙未涉喜怒哀樂而喜怒哀樂之根喜怒哀
哀樂之幾俱係於此以此觀之大學誠意慎獨本兼敬義
程子之意但味其所二字似應作已所不睹聞說曰未發
是用中之體而所謂本體之性卽此而在曰注云自戒懼
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可見戒懼之功本在尋常動用
時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是慎於人所共知也
上節戒懼兼動靜確矣下節若云慎於方動之時不遺卻

應物一層耶若將應物處一段踐行工夫仍歸於戒慎恐懼內又有未安矣若云應物時發念處卽是獨朱子何以云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蓋應物時發念處只是謹幾謹幾與慎獨須有別故慎獨二字亦當對見顯一層說與上節補賅聞一例看曰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之處嘗疑應物時之動念亦卽獨也今似將應物一層推開說何也蓋平時之念慮與應物時之念慮皆已所獨知人所不知也若應物時之言行則人所共見也言行亦要檢點使之得宜然是後一層事慎獨則是主腦在念初萌處曰天地位萬物育隨人所處地位皆可說自天子至一國一鄉一家一身皆然乃是實理實事堯舜之地平天成時雍風動鳥獸草木咸若是堯舜之位育也孔子雖不得位教澤及於天下後世是孔子之

王之銳

先生名之銳號退庵仲穎其字也河南人世多知其字故以字傳先生幼志聖賢之學年十四讀書至吾十有五章瞿然曰先師成童已志大學吾去成童一年耳曾小學之未通乎於是苦心焦思深自淬礪以中庸齊明盛服語書揭卧次夜必整衣端坐或竟夜不寢康熙丁丑學使安溪李文貞公按河南以課講受知召與語大嘆賞曰南方無此學質也選貢使從遊攜之直撫幕下每公退輒與講說古先微言精義七年盡聞文貞性命河洛算數音韻之學當是時文貞以道德文章網羅才俊先生澹然沖默其間獨與江陰楊文定名時壹以切劘身心研究經義爲務文貞嘗語人曰從吾遊者不翅數千人然而潛心學問不求聞達南楊北王而已乾隆四年趙泰安相國疏薦其學行

擢國子助教居國學十二年謝病卒於家年七十有九先生之學主於躬行實踐孝弟之氣滿容充體祭必敬喪必哀忌日不樂終其身有兄暴於行動遇以非道先生怡然順受事之如嚴君或以過先生先生曰世間兄弟多貌相承吾兄遇我嚴弟我也吾何恨事之益謹及官太學兄書至必再拜然後發兄病就訣京師先生躬藥餌衣不解帶月餘卒哀慟欲去官遂服以例不可止居恒莊肅如對賓客擬而言議而動口不道人過有德於人終身不使知之自奉極薄廩祿所入節縮以奉其兄及親戚之乏者未嘗蓄一錢其德行醅備自鄉之耆宿及太學士大夫稱道如出一口方望溪先生嘗言仲穎孝友本天性學問法程朱其自命處真有矯矯不羣壁立萬仞狀而廉靜之操當世殆無其匹北學編云

徐用錫

先生諱用錫號畫堂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讀翠庭雷先生序其圭美堂集曰圭美堂者魯南徐先生讀書講學之堂也先生居宿遷在魯之南故自稱魯南云其族子楓亭周君汝峰從學久先生歿二君哀先生詩文輯而編之楓亭守雲南屬汝峰校刊以廣其傳先生嗣君致書於鉉俾共商推且請序焉先生與吾師蔡文勤公同出安溪李文貞公門文勤公嘗言服膺安溪最篤心體而躬蹈之者蝶園徐公江陰楊公及先生也鉉昔庶常假歸過宿遷拜見先生於圭美堂時先生罷官居里蕭然不聞外事獨接引後進剖析義理間及詩文書法津津有餘味焉

今上卽位首起楊公於雲南先生與鉉亦先後蒙

召命當是時蝶園徐公年八十餘矣以舊臣復敘用先生

1573158

K320.49

2

大清乾隆三十四年

年亦八十嬰鑠如壯年人鉉以晚進追隨蝶園江陰二公
同事

禁廷退而親炙先生得遂二十年仰止之私而龐眉皓首
碩德重望咸布班列何其盛也先生曰我

朝重熙累洽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耳堪陪侍從哉

天子垂念其老遂得引年而歸先生之學一以安溪爲宗
天人性命之精微以及兵農禮樂之經緯所聞於文貞公
者皆筆之於書不復自作其自持嚴毅詩序論書牘雜著
碑版古文無一苟就者二君汲汲於圭美堂集欲使天下
共探先生之學所從來匪獨不忘其師已也鉉自念生平
幸從先生長者遊今皆不可得見矣爰藉是以識之

聖清淵源錄第十五終